戰爭與和平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選集

戰爭與和平

高植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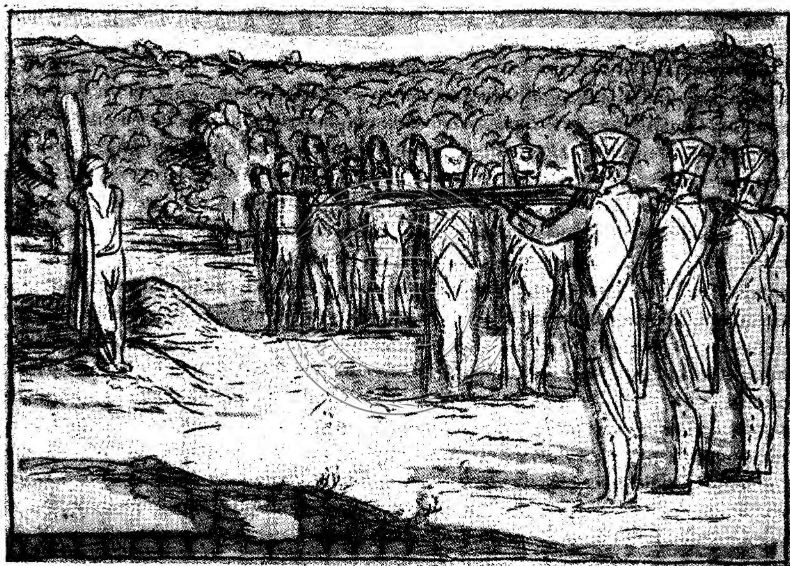
第肆卷





第一部





一

在彼得堡，在最上層團體裏，在路密安采夫派，法國人派，瑪麗亞・費道羅芙娜派，皇太子派，和其他黨派之間，此時進行着比以前更加劇烈的，並且照素常一樣，被朝廷的蜂子的嗡嗡聲所遮蓋的複雜鬬爭。但安靜的奢華的，只關心着生活的幻想與反映的彼得堡生活，照舊地進行着；由於這種生活方向，要費很大的勁才能意識俄國人民所遭的危險和所處的困境。款待和舞會是照舊的，法國戲院是照舊的，朝廷的興趣是照舊的，官職的興趣和陰謀都是照舊的。只在最高的團體中有人努力注意實際情況的困難。有了流言，說到兩位皇后㊀在這樣困難的情況裏的行動是怎樣的彼此反對。瑪麗亞・費道羅芙娜皇后關心她

㊀毛註：瑪麗亞・費道羅芙娜皇太后的丈夫是保羅（巴弗爾）。葉麗薩斐塔・阿列克塞芙娜皇后的丈夫是亞力山大一世。她是巴登的公主，卻在婚後發揚了她的俄羅斯愛國主義。

所保護的慈善機關與教育機關的安全，下令把這些機關遷到卡桑去，這些機關的設備都包裝起來了。而葉麗薩斐塔．阿列克塞芙娜皇后，在人問她有什麼命令的時候，她帶着特有的俄國式的愛國心，回答說，關於政府機關她不能夠下命令，因爲這是皇帝的事情，至於她個人的事，她說她要最後才離開彼得堡。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保羅旣諾會戰的那天，安娜．芭芙洛芙娜家有一個晚會，會中精彩的地方是宣讀總主教的信，這封信是他送聖．塞爾基的聖像給皇帝時所寫的。這封信被人當作愛國的宗教的文筆的模範。這封信要由發西利公爵本人誦讀，他是以朗誦的本領著名的。（他常常在皇后面前誦讀。）他的朗誦的本領據說是：響亮地、唱歌般地、在絕望的呼號和溫柔的低語之間、與文意完全無關地讀出文字，因此是完全偶然地把呼號落在這個字上，低語落在另一個字上。這次的誦讀，和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所有的晚會一樣，具有政治的意義。在這個晚會裏將有幾個要人蒞臨，他們定將因爲他們到法國戲院去而被羞辱，並被喚起愛國的情緒。已經到了很多客人，但安娜．芭芙洛芙娜還沒有在她的客廳裏見到她所需要的那些人，因此沒有讓朗讀開始，卻領導着一般的談話。

這天彼得堡的新聞是別素號發伯爵夫人的疾病。伯爵夫人在幾天之前突然生病，沒

有參加好幾個集會，而她是這種集會裏的裝飾品；並且聽說，她不接見任何人，她沒有請那些一向替她看病的彼得堡名醫，卻相信某一個意大利醫生，他用某種新的非常的方法替她治療。

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迷人的伯爵夫人的疾病，是由於同時嫁兩個男人的不方便，而意大利人的治療是要去除這種不方便；但在安娜・芭芙洛芙娜面前不但沒有人想到這一點，而且似乎沒有人知道這一點。

『On dit que la pauvre comtesse est très mal. Le médecin dit que c'est l'angine pectorale. 〔聽說可憐的伯爵夫人病很重，醫生說是心胸發炎。〕』

『L'angin-? Oh, c'est une maladie terrible! 〔發炎？啊，這是可怕的病！〕』

『On dit que les rivaux se sont reconciliés grâce à l'angine, 〔聽說因為發炎，情敵和好了〕……』

Angine 〔發炎〕這字眼是大為滿意地被人重述着。

『Le vieux comte est touchant à ce qu'on dit. Il a pleuré comme un enfant quand le médecin lui a dit que le cas était dangereux. 〔聽說，老伯爵

很悲傷。醫生向他說這個病有危險的時候，他哭得像小孩子一樣。」』

『Oh, ce serait une perte terrible. C'est une femme ravissante.〔啊，這是很大的損失。她是那樣迷人的婦人。〕』

『Vous parlez de la pauvre comtesse,〔你是說可憐的伯爵夫人嗎？〕』安娜・芭芙洛芙娜走上前說。『J'ai envoyé savoir de ses nouvelles. On m'a dit qu'elle allait un peu mieux. Oh, sans doute, c'est la plus charmante femme du monde,〔我派了人去探問她的病況，他們告訴我，她好了一點。無疑她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婦人，〕』安娜・芭芙洛芙娜說，對於自己的熱心微笑着。

『Nous appartenons à des camps différents, mais cela ne m'empêche pas de l'estimer, comme elle le mérite. Elle est bien malheureuse,〔我們屬於不同的陣營，但這不能阻止我對她表示應有的尊敬。她是那樣的不幸，〕』安娜・芭芙洛芙娜添說。

一個粗心的青年，認爲安娜・芭芙洛芙娜是用這些話輕輕打開伯爵夫人疾病的神祕之幕，竟敢表示驚異，說是沒有請名醫，而是由一個江湖庸醫在治療伯爵夫人，他會許用

危險的藥方的。

『Vos informations peuvent être meilleures que les miennes.〔你的消息也許比我的好。〕』安娜・芭芙洛芙娜忽然惡毒地攻擊這個沒有經驗的青年。『Mais je sais de bonne source que ce médecin est un homme très savant et très habile C'est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 Espagne,〔但是我根據可靠的來源知道這個醫生是一個很有知識很有本領的人。他是西班牙皇后的侍醫。〕』

這樣地擊破了那個青年，安娜・芭芙洛芙娜便轉向俾利平。他在另一個小團體裏談到奧地利人，他皺起了面皮，顯然是準備把牠放開，說 un mot〔一個警語〕

『Je trouve que c'est charmant〔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他說到那件外交牒文，牠是和彼得堡方面稱為 le héros de Pétropol〔彼得堡的英雄〕維特根示泰恩●所奪得的奧國國旗一同送到維也納的。

『什麼！是什麼？』安娜・芭芙洛芙娜向他說，引起別人安靜地聽她已經知道的那個

●毛註：這是六月十八十九日對法國伍第諾軍團的勝利。牒文要點是以彼得後書二章十五節暗示新近的俄奧同盟，而此刻奧軍卻幫助拿破崙打仗。

mot〔警語。〕

於是俾利平重述了他所做的外交牒文中如下的原文：

『L'empereur renvoie les drapeaux Autrichiens〔皇帝送回這些奧國國旗，〕』俾利平說，『drapeaux amis et égarés qu'il a trouvé hors de la route〔友誼的，走差的，在正路之外發現的國旗，〕』俾利平說完，放鬆了皺紋。

『Charmant, charmant,〔好極了，好極了，〕』發西利公爵說。

『C'est la route de Varsovie peut-tre,〔也許是到華沙的路，〕』依包理特公爵大聲地意外地說。大家都看了看他，不明白他說這話的意義。依包理特公爵也帶着愉快的驚異，環顧着四周。他和別人一樣，不明白他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在他的外交事業時間裏，他屢次注意到，這樣忽然說出的話顯得是很機智的，並且他每次都是說出最先到他的口頭的話，『那也許很好，』他想，『但假使不然，他們也知道應付的。』果然，在不舒服的沉默中，那個不夠愛國的人走進來了，安娜·芭芙洛芙娜正等着感化他；於是她微笑着向依包理特搖着一隻手指，邀發西利公爵到桌子前面去，帶給他兩支蠟燭和手稿，請他開始。大家沉默着。

『最宏恩的君主皇帝！』發西利公爵嚴厲地宣讀着，向聽衆環顧了一下，似乎是問，有誰要說出什麼反對的話。但是沒有人說什麼。『我們的古都莫斯科，新耶路撒冷，接待牠◎的◎基督，』他忽然地強調『牠的，』——『好像是一個母親把她的熱心的兒子們接待在她的懷抱中一樣，從升起的煙霧裏，預見到你的權柄的赫赫光榮，歡喜地高唱：啊眇啦，要來到的人有幸福！』發西利公爵用哭泣的聲音讀最後的字句。

偉利平注視着他的指甲，顯然許多人畏懼了，好像是在問，他們的過錯在哪裏。安娜芭芙洛芙娜低聲地在先複述着下面的話，好像老太婆複述聖餐的禱文一樣；『讓大胆傲慢的歌利亞……』她低聲說。

發西利公爵繼續讀着。

『讓大胆的傲慢的歌利亞帶着造成死亡的恐怖從法國的邊境來圍困俄國的境地，謙遜的信仰這是俄國大衞的投石器，要忽然痛擊他的好殺的驕傲的頭。這個神聖的塞爾基的聖像，古代的爲我國福利的熱誠的戰士，被送給皇帝陛下了。我痛惜，我的衰弱的體力使我不能爲了看見您的最仁德的體現而歡喜。我向天作熱誠的祈禱，萬能的主提高公正的種族吧，仁慈地滿足陛下的希望吧。』

『Quelle force! Quel style!（多麼有力多好的風格！）』這是他們對於朗誦者和作者的稱讚。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客人們，被這個文辭所激動，很久地談論着祖國的境況，對於數日之內就要發生的會戰的結果，作着各種各樣的預測。

『Vous verrez（你會明白的，）』安娜·芭芙洛芙娜說，『明天，皇帝生日，我們要接到消息的。我有一個好的預感。』

二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預感果然實現了。第二天，在宮中教堂裏爲皇帝的生日作祈禱時，福爾康斯基公爵被人從教堂裏叫出去了，他接到庫圖索夫公爵的公文，這是庫圖索夫在交戰的那天從塔塔銳諾佛寫來的報告。㊀庫圖索夫寫着俄軍沒有後退一步，法軍的損

㊀毛註：彼得堡距庫圖索夫所在處四百英哩，最快的交通是馬匹，不能把當晚的消息於次日送到亞力山大一世的生日是十二月十二日，八月三十日是他的命名日，假使說晚會的日期是八月廿九日就對了，因爲在三十日在教堂舉行皇帝命名祈禱時，確實接到了庫圖索夫的報告。托氏把日期弄混了。

失遠比我們的大，他是從戰場上匆忙地寫報告的，來不及收集最後的消息。因此這是一個勝仗。還未走出教堂的人立卽爲了造物主的幫助和勝利向造物主作感謝祈禱。

安娜·芭芙洛芙娜的預感證實了，城中整個的早晨都是高興的慶祝的心情。大家認爲這是完全的勝利，有的人甚至說到拿破崙本人的被俘，說到他的去位以及法國新首長的遴選。

離開戰事很遠，在朝廷生活的環境中事件極難反映出牠的充分意義和力量。一般的事件不覺地環繞着一些特殊的偶然事件。所以現在朝臣們的主要的歡喜是同等地一方面由於我們得勝，一方面由於這個勝利的消息正在皇帝的生日來到。這好像是佈置成功的意外事件。在庫圖索夫的報告中也說到俄軍的損失，並且其中提到屠契考夫巴格拉齊翁，庫他益索夫。這個事件的悲哀方面，在彼得堡社會裏也不覺地環繞着一個事件——庫他益索夫的死。大家認識他，皇帝歡喜他，他年輕而有趣。這天大家見面都說：

「多麼湊巧啊。正在大家祈禱的時候。庫他益索夫是多麼大的損失啊，多麼可惜！」

「我向您說了庫圖索夫什麼呢？」發西利公爵現在帶着預言家的驕傲說。「我總是說，只有他一個人能夠打敗拿破崙。」

但第二天沒有接到軍中消息，大家的聲調又開始不安了。朝臣們感覺到皇帝所感覺到的那種未明未確的苦惱。

『皇帝是什麽樣的處境呵！』朝臣們說，已經不像前天那樣稱讚庫圖索夫，而現在卻把庫圖索夫作為皇帝不安的原因加以非難了。這天發西利公爵不再誇獎他的 protégé（被愛護者）庫圖索夫，卻在談話涉及總司令時，保持緘默。此外，這天傍晚的時候，似乎一切湊在一起，要使彼得堡的人感到驚慌與不安，又增加了一個可怕的消息。葉侖娜・別素號發伯爵夫人突然地死於如此為人樂意談到的那個可怕的疾病。在大團體裏，大家都正式地說別素號發伯爵夫人死於可怕的 angine pectorole（心胸發炎）的猝發，但在熟人之間，他們談到詳細情形，說 le médecin intime de la reine d'Espagne（西班牙皇后的侍醫）開給了愛侖某種小量的藥劑，為了發生一定的作用；但愛侖因老伯爵懷疑她，因為她寫信給丈夫丈夫（那個不幸的放蕩的彼挨爾）沒有回信，而痛苦，便忽然吞了大量的藥劑，在未能施救之前已經痛苦地死去了。據說發西利公爵和老伯爵要控告那個意大利人；但意大利人出示了不幸的死人的那樣的信件，使他們立刻罷休了。

一般的談話集中在三件悲慘的事上：皇帝的不明情況，庫他益索夫的喪命，和愛侖

的死。

在庫圖索夫的報告之後的第三天，有一個鄉下紳士從莫斯科來到彼得堡，於是，全城之中散佈了法兵佔領莫斯科的消息。❶這是可怕的！皇帝是什麼樣的處境哦！庫圖索夫是國賊，而發西利公爵，在客人為他女兒去世而來 visites de condoléance（弔慰）的時候，說到他從前所稱讚的庫圖索夫（他在悲傷中忘記了他從前說的話，這是可恕的，）他說，對於一個瞎眼而荒唐的老人，不能夠期待任何別的東西的。

「我只是奇怪，俄國的命運怎麼能夠託付這樣的人。」

在這個消息不是正式的時候，還可對牠懷疑；但第二天寄到了拉斯托卜卿伯爵的如下的報告。

「庫圖索夫公爵的副官送信給我，他在信中要求我派警官引導軍隊上鋭阿桑大道。他說，可惜要放棄莫斯科。陛下！庫圖索夫的行為決定首都與您的帝國的運命。俄國知道了莫斯科的放棄，將要震動。俄國的偉大集中在這裏，我們祖宗的灰骨在這裏。我要跟隨軍隊。

❶ 毛註：前註庫圖索夫的報告是八月三十日到的。書中所引拉斯托卜卿的信（提到他在九月一日至二日的夜間所接到的庫圖索夫的信）是在九月四日以前不得到莫斯科的。

我搬走了一切，我所As下的事是悲哭祖國的運命了。』

接到了這個報告，皇帝派福爾康斯基公爵送給庫圖索夫如下的諭旨：

『米哈伊·依拉銳諾維支公爵！自八月二十九日以來我即未接到您的任何報告。而在九月一日，我接到莫斯科警備司令由雅羅斯拉夫方面寄來的悲慘的消息，說您決定帶走軍隊放棄莫斯科。您自己可以想像這個消息對我所生的影響，而您的沉默加深了我的驚異。我派侍從武官長福爾康斯基公爵送函，向您探問軍隊的情況以及使您作這樣悲慘的決定的各種理由』

三

在莫斯科放棄後九天，庫圖索夫的專使帶了放棄莫斯科的正式消息來到彼得堡。這個專使是法國人米邵，他不懂俄語，但是像他自己所說的 quoique étranger, Russe de coeur et d'âme,〔雖然是外國人，卻是俄國人的心和靈魂。〕

皇帝立刻在石島宮中自己的書房接見來使。米邵在戰爭之前從來沒有看見過莫斯

科，又不懂俄語（像他所寫的，）當他出現在 notre très gracieux souverain（我們的最仁德的君王）之前，報告莫斯科的 dont les flammes éclairaient sa route（火光照亮了他的路線）的大火消息時，他仍然覺得自己受了感動。

雖然米邵先生 chagrin（煩惱）的根源，和俄國人民煩惱的根由一定不同，米邵在他被帶到皇帝書房時，卻有了那麼憂鬱的面色，以致皇帝立刻問他：

『M'apportez vous de tristes nouvelles, colonel?（你帶給我悲慘的消息嗎，上校？）』

『Bien tristes, sire,（很悲慘，陛下，）』米邵嘆了口氣，垂着眼回答，『l'abandon de Moscou.（莫斯科失守。）』

『Aurait on livré mon ancienne capitale sans se battre,（他們不戰就放棄了我的古都嗎？）』皇帝忽然紅了臉，迅速地問。

米邵恭敬地報告了庫圖索夫要他報告的話，就是在莫斯科作戰是不可能的，並且因爲只能二者之間選擇一個——或是損失軍隊與莫斯科，或是只損失莫斯科——元帥不得不選擇後者。

皇帝沒有看米邵，沉默地聽着。

『L'ennemi est-il en ville?〔敵人進城了嗎？〕』他問。

『Oui, sire, et elle est en cendres à l'heure qu'il est. Je l'ai laissée tout en flammes,〔是的，陛下，現在城已經成灰了。我在滿城大火中離開的，〕』米邵毅然地說，但是看了看皇帝，米邵因爲他所做的事覺得恐怖了。

皇帝開始困難地急促地呼吸着，他的下唇打顫，美麗的藍眼裏忽然有了淚。

但這只經過了片刻時間。皇帝忽然皺了皺眉，似乎是責備自己的軟弱。他抬起頭，用堅決的聲音向米邵說：

『Je vois, colonel, par tout ce qui nous arrive,〔我知道，上校，由於所發生的一切，〕』他說，『que la providence exige de grands sacrifices de nous…… Je suis prêt a me soumettre à toutes ses volontés; mais dites moi, Michaud, comment avez-vous laissé l'armée, en voyant ainsi, sans coup férir, abandonner mon ancienne capitale? N'avez vous pas aperçu du découragement?〔天意要我們有重大的犧牲……我準備一切都順從天意；但是你告訴我，米邵，你是怎樣離開了

不戰而放棄我的古都的軍隊的？你沒有看到士氣不振嗎？〕……』

看到他的 très gracieux souverain〔最仁德的君王〕的鎮靜，米邵也鎮靜了，但是對於皇帝直接的，切要的，需要直接回答的問題，他還來不及準備回答。

『Sire, me permettrez-vous de vous parler franchement en loyal militaire?〔陛下，准許我像一個忠心的軍人那樣坦白地說話嗎〕』他說，爲了賺取一點時間。

『Colonel' je l'exige toujours,〔上校，我一向需要如此，〕』皇帝說，『Ne me cachez rien, je veux savoir absolument ce qu'il en est.〔什麼都不要對我隱瞞，我要絕對地知道一切眞況。〕』

『Sire〔陛下〕』米邵在嘴上帶着幾乎看不出的微笑說，已經在輕鬆的恭敬的jeu de mots〔文字遊戲〕的形式中準備了自己的回答。『Sire! j'ai laissé toute l'armée depuis les chefs jusqu'au dernier soldat, sans exception, dans une crainte epouvantable, effrayante……〔陛下，我離開軍隊時，他們是在絕望的非常的恐懼中，自司令官到士兵，沒有例外。〕』

『Comment ça?〔怎麼這樣的?〕』皇帝嚴肅地皺了皺眉，插言說。『Mes Russes se laisseront-ils abattre par le malheur……Jamais〔我的俄國人會因爲失敗而喪氣嗎……決不〕……』

米邵只是等待着這個，好說出他的文字遊戲。

『Sire〔陛下，〕』他帶着恭敬而遊戲的表情說，『ils craignent seulement que votre Majesté par bonté de coeur ne se laisse persuader de faire la paix. Ils brûlent de combattre,〔他們只怕陛下因爲心腸仁慈而聽從講和。他們極願作戰，〕』這位俄國人民的代表說，『et de prouver à votre Majesté par le sacrifice de leur vie, combien ils lui sont devoués……〔並且要犧牲性命，向陛下證明他們是多麼的忠心〕……』

『啊!』皇帝眼裏帶着親切的光彩，拍着米邵的肩頭，安心地說。『Vous me tranquillisez, colonel.〔你使我安心了，上校。〕』

皇帝垂頭沉默了片刻。

『Eh bien, retournez à l'armée,〔好，回到軍隊裏去吧，〕』他說，全身挺立着，帶

着親切的威嚴的姿勢對<u>米邵</u>說，『et dites à nos braves, dites à tous mes bons sujets partout où vous passerez, que quand je n'aurais plus aucun soldat, je me mettrai, moi-même, à la tête de ma chère noblesse, de mes bons paysans et j'userai ainsi jusqu'à la dernière ressource de mon empire. Il m'en offre encore plus que mes ennemis ne pensent,〔在你所到的地方，告訴你的勇士，告訴我的好百姓說，在我沒有一個兵的時候，我要親自領導我的貴族；我親愛的農民，並且要這樣地使用我的帝國的最後的力量。牠還比我的敵人所設想的更多，〕』皇帝說，愈益激動起來，『Mais si jamais il fut écrit dans les décrets de la divine providence〔但是假使神聖的天意注定了，〕』他說，向天抬起美麗的温順的閃耀着激情的眼睛，『que ma dynastie dût cesser de régner sur le trône de mes ancêtres, alors, après avoir épuisé tous les moyens qui sont en mon pouvoir, je me laisserai croître la barbe jusqu'ici,〔我的朝代要在我祖宗的寶座上斷絕，那麼，消耗了我所能運用的一切力量之後，我讓我的鬍鬚長到這裏，〕』皇帝把手比到胸脯的當中，『et j'irai manger des pommes de terre avec le dernier de mes paysans

plulôt, que de signer la honte de ma patrie et de ma chère nation dont je sais apprécier les sacrifices! …… 〔我去同我的最貧苦的農民吃山芋，而不簽訂條約羞辱我的國家和親愛的人民，我知道怎樣看重他們的犧牲！〕……』

用激動的聲音說了這些話，皇帝忽然地轉過身去，似乎是要不讓米邵看見他眼中的淚，他走到書房的盡頭去了。在那裏站了一會，他大步子回到米邵面前，用有力的姿勢握他的前肘。皇帝的美麗溫良的臉上發紅了，他的眼睛裏燃燒着堅決和憤怒的光彩。

『Colonel Michaud, n'oubliez pas ce que je vous dis ici; peut-être qu'un jour nous nous le rappellerons avec plaisir ……Napoléon ou moi 〔米邵上校，不要忘記了我在這裏向你所說的話；也許有一天我們會快樂地想到牠……拿破崙或者我，〕』他摸着胸口說。『Nous ne pouvons plus régner ensemble. J'ai appris à le connître, il ne me trompera plus 〔我們再也不能夠同時在位的。我現在知道他了，他不能再騙我了〕……』皇帝皺了皺眉，沉默了。

聽了這些話，看見了皇帝眼中毅然堅決的表情，米邵——quoique étranqer, mais Russe de coeur et d'âme 〔雖然是外國人，卻是俄國人的心和靈魂，〕——在這個嚴

肅的時候覺得自己enthousiasmé par tout ce qu'il venait d'entendre〔因爲剛才所聽到的一切而變得熱情〕（他後來這麼說）並且在他下面的話中表示了他自己的情感和俄國人民的情感，（他自認是他們的代表）

『Sire! 陛下！』他說『Votre Majesté signe dans ce moment la gloire de sa nation et le salut de l'Europe〔陛下此刻簽定了國家的光榮和歐洲的拯救〕！』

皇帝點頭遣退了米邵。

四

那時候俄國被佔領了一半，莫斯科居民逃到遙遠的各省，民團一次一次地招募起來保衞祖國，我們不是生在那時的人，不覺地以爲那時所有的俄國人，自平民到偉人，都只從事於犧牲他們自己，拯救祖國，或者哀哭祖國的滅亡。那時的傳說與記載，沒有例外地，都只說到俄國人的自我犧牲，愛祖國，失望，悲哀，和英勇。其實並不如此。我們以爲如此，因爲我們對於過去只看到那時的一般的歷史興趣，卻沒有看見當時人們所有的、一切的、個人的、人

性的興趣。然而，在實際上，那些個人的眼前興趣是那樣地比一般興趣更爲重要，以至一般興趣因而從來沒有被感覺到，甚至沒有被注意到。那時大部份的人並不注意事件的大勢，只被目前個人的興趣所領導。這些人就是那時候最有用的活動的人員。

那些試圖了解事件的大勢、並且希望用自我犧牲與英雄主義參與其事的人，是最無用的社會成員；他們見到一切混亂，而他們爲了公益所做的一切，變成了無用的蠢事，例如彼挨爾的團和馮摩諾夫的團搶刼俄國鄉村，例如小姐們所抽摘的紗布從來沒有達到受傷者那裏，等等。甚至於那些愛好思考和表現自己情感的人，說到俄國的當時的處境，不覺地在他們的言語中夾雜着作假和虛僞的痕跡，或者是對於爲了無人能夠負責的事而受指責的人們的無用的非難和憤怒。在歷史事件中，禁食知識樹果的道理是最明顯的。只有不自覺的活動產生果子，而在歷史事件中担任角色的人，決不了解牠的意義。假使他試圖了解牠，他便會發現是沒有結果的。

那時俄國所發生的事件的意義，對於愈接近地參與其事的人，是愈不明白的。在彼得堡和遠離莫斯科的各省，紳士們和太太們穿了民團制服，哀哭俄國和古都，說到自我犧牲，等等；但是在退過莫斯科的軍隊中，幾乎沒有人說到想到莫斯科，並且看着城中的火燄，沒

有人發誓要向法國人復仇，卻想到下一季的餉，想到下一個休息站，想到隨軍女商人馬特綠施卡，和類似的事。

尼考拉・羅斯托夫沒有任何自我犧牲的目的，而是因爲戰事發生時他在服役，偶然地在祖國的保衛中作了接近的繼續的參與，因此他沒有帶着失望或憂鬱的推測去看那時在俄國所發生的事。假使有人問他，他對於俄國現在的境況是什麼想法，他便要說，用不着他想的，說這是庫圖索夫和別人的事情，但他聽說部隊要補充，並且一定要打一個很長的時間，而且在目前的情況下，他不難在兩年之內做團長。

因爲他對於事情是這樣的看法，所以他聽到了派他到福羅涅示去爲本師辦理補充馬匹的消息，他不但沒有可惜他不能參與最近的戰爭，而且是極大的高興，這一點他並不隱瞞，他的同事們都很知道。

在保羅旣諾會戰的前幾天，尼考拉收到了錢和公文，先派了幾名驃騎兵在前面走，他坐驛馬到福羅涅示去了。

只有那個有了這種經驗的人——就是一連幾個月在戰爭和戰鬪生活的空氣中過日子的人——才能夠了解尼考拉離開了有軍隊徵發糧秣，軍需車輛與醫院的地方的時

候所感到的那種歡喜；在他看不見士兵、車輛、紮營的汙穢的痕跡、而看見有農夫農婦的鄉村、地主的莊房、牧牛的田野、驛站房屋和打盹的站長的時候，他感覺到那樣的歡喜，好像他是第一次看到這一切。特別使他長久驚訝和歡喜的，是年輕而健康的婦女，她們當中的每一個人沒有十來個獻慇懃的軍官，她們因爲過路的軍官和她們說笑話而覺得高興榮耀。

尼考拉，在最快樂的心情中，在夜間到了福羅涅示的客店，叫了他在軍中久未享受的一切，第二天仔細而又仔細地剃了鬍鬚，穿上久已不穿的全副軍裝，去見地方官。

民團的司令官是一個非軍人出身的將軍，是一個老人，他顯然是滿意他的軍職和階級。他粗莽地（他以爲這是軍人的特色）接待尼考拉，並且妄自尊大地問他的話，好像他有權利這麼做，又好像是在批評一般的局勢，贊同着，反對着。尼考拉是那麼愉快，因而這只使他覺得有趣。

他從民團司令官那裏去見省長。省長是一個矮小的活潑的人，極和藹而爽直。他向尼考拉指示了他可以購得馬匹的養馬場，他又向他介紹了一個城內的馬販，一個離城二十俚的紳士，他們那裏有最好的馬，他還答應了作任何幫忙。

『您是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的兒子嗎？我的妻子和您的母親很要好。我們每星

期四招待客人；今天是星期四，請您到我這裏來，不拘形跡，』省長送別時說。

從省長那裏，尼考拉僱了一輛驛車，和他的軍需官坐在一起，一直駛到二十俚外有養馬場的紳士那裏去了。在他初到福羅涅示的時候，尼考拉覺得一切是愉快的輕鬆的，這是通常如此的，在一個人自己的心情很好的時候，一切都是如意的順利的。

尼考拉所訪問的紳士是一個獨身的騎兵老軍官，一個識馬的人，一個獵人，是吸煙室，百年的香料白蘭地酒，匈牙利陳酒，和良馬的主人。

尼考拉只說了兩句話，就用六千盧布買成了十七匹精選的雄馬（他這麼說，）作爲新馬的標準馬匹。吃了飯並且多喝了一點匈牙利酒，羅斯托夫和鄉紳交換了吻，他已經同他以『你』相稱了，他在最快樂的心情中，順着最壞的道路回去，不停地催着車夫，以便趕上省長家的晚會。

換好了衣服，洒了香水，用冷水噴了頭，尼考拉到省長的家裏去了，雖然有點遲，卻有準備好了的話：vaut mieux tard que jamais〔遲到勝於不到。〕

這不是一個舞會，也沒有說到要有跳舞；但大家都知道，卡切芮娜·彼得羅芙娜要在大鋼琴上彈奏華落舞曲和蘇格蘭舞曲要有跳舞，大家都這麼打算，都像赴跳舞會那樣地

來赴會。

外省的生活在一八一二年是和尋常完全一樣的，只有這點差別，就是：城市裏較為生動，因為從莫斯科搬來了許多富家；並且和那時俄國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一樣，可以注意到某種特別的大胆生活上的無所顧忌，毫不在乎；此外，人們彼此之間所不可少的閑談，從前是關於天氣和共同相識的朋友，而現在卻是關於莫斯科，軍隊，和拿破崙了。

集合在省長家的團體是福羅湼示最好的團體。

婦女們很多，有幾個是尼考拉在莫斯科的熟人；但是男子們，沒有一個人能夠和受聖喬治勳章的騎士，購馬的驃騎兵軍官，同時又是良善的有教養的羅斯托夫伯爵競爭。在男子當中有一俘虜意大利人——法國軍隊裏的軍官，羅斯托夫覺得這個俘虜的在場，更加提高他的（俄國英雄的）重要性。這個人好像是戰利品。尼考拉感覺到這一點，並且覺得大家也是這樣地看這個意大利人，於是尼考拉尊嚴地，有約制地，對這個軍官表示親切。

尼考拉穿了驃騎兵制服一走進來，便在他周圍散出香氣和酒味，他自己說並且好幾次聽到別人向他說這句話：『遲到勝於不到，』大家便環繞着他；他所有的目光都向他注視着，他立刻覺得他是處在被大家所愛的地位，這是在外省最適合他的，是他一向所樂意的，

是此刻，他在久不享受之後，因爲他的滿足而令他陶醉的。不但在驛站上，在旅店中，在紳士的吸煙室裏，女僕們因爲他的注意而覺得榮幸，而且這裏在省長的晚會裏，（他覺得）有無數的年輕婦人和美麗姑娘不耐煩地等着尼考拉向她們注意。婦人和姑娘向他獻媚，老人們甚至在第一天就忙着要使這個青年浪子驃騎軍官結婚，安身。在這些人當中有省長的妻子本人，她把尼考拉當作她的親族，稱他『尼考拉』和『你』。

卡切芮娜・彼得羅芙娜，果眞開始彈奏華姿舞曲和蘇格蘭舞曲，並且跳舞開始了，在跳舞時，尼考拉由於他的靈巧更加迷惑了省會人士。他甚至以他的特別隨便的跳舞姿勢驚動了大家。尼考拉自己有點兒詫異那天晚上自己的跳舞姿勢。他從來沒有這樣地在莫斯科跳舞過，甚至認爲這種太隨便的跳舞姿勢是不對的，mauvais genre（是壞姿勢；）但是在這裏，他必須用什麼非常的東西來驚動大家，這種東西，他們一定認爲是都城裏所通行而是外省還不知道的。

在整個的晚會中，尼考拉最注意一個藍眼的，肥胖的，可愛的，嬌小的金髮女子，一個省官的妻子。帶着歡樂的年輕人的單純信念，以爲別人的妻子是爲他們創造的，尼考拉沒有離開這個太太，並且友愛地，有點兒共謀地對待她的丈夫，好像雖然他們不說，卻知道他們，

卽是尼考拉和這個丈夫的妻子，會相處得異常之好的。但丈夫卻似乎並不採取這個信念，並且極力不和氣地對待羅斯托夫。但尼考拉的良善的單純是那樣地沒有限制，以致有時這個丈夫也不覺地處在尼考拉的快樂心情中。但是在晚會將畢時，妻子的面孔變得愈紅潤愈生動，丈夫的臉變得愈憂鬱愈死板，好像活潑的定量是兩人一樣的，妻子方面的活潑增加，丈夫方面的便減少了。

五

尼考拉臉上帶着不退的笑容，在靠臂椅上微微向前側着，近近地向金髮女子俯着頭，向她說着神話般的讚辭。

尼考拉得意揚揚地變動着穿緊馬褲的腿子的地位，從身上散出香氣，嘆賞着他的女伴，他自己，和穿緊靴的腿子的優美線條，他向金髮女子說，他想要誘拐福羅涅示這地方的一個太太。

「什麼樣的人呢？」

『迷人的，神聖的。她的眼睛，』尼考拉看了看他的女交談者，『是藍的，她的嘴是珊瑚的，象牙的；』他瞥了瞥她的肩膀，『身材好像蒂阿娜……』

丈夫走到他們面前，悶悶地問妻子在說什麼。

『啊！尼基他·依發內支，』尼考拉恭敬地立起來說。並且好像希望尼基他·依發內支參加他的笑話，他開始說出他要誘拐一個金髮美女的計劃。

丈夫愁悶地微笑着，妻子愉快地微笑着。良善的省長夫人帶着不贊同的神氣走到他們面前。

『安娜·依格娜姬芙娜想見你，尼考拉，』她說，用那樣的聲音說出『安娜·依格娜姬芙娜，』使羅斯托夫立刻明白安娜·依格娜姬芙娜是一個很重要的太太。『我們去吧，尼考拉。你讓我這樣稱呼你嗎？』

『是的，ma tante〔我的姑媽，〕這個人是誰？』

『安娜·依格娜姬芙娜·馬爾文采發，她聽到她的姪女說你怎樣救了她……你猜得到嗎？……』

『我救了她們很多的人！』尼考拉說。

『是她的姪女，保爾康斯卡雅公爵小姐。她和姑媽在福羅涅示。啊呀，你多麼臉紅，怎麼？……』

『我沒有想到，夠了，ma tante（姑媽）。』

『那麼，好，好，啊你是多麼好的人！』

省長夫人把他帶到一個高大的、很胖的、戴藍色小帽的老婦人面前，她剛和城內最顯要的人玩完了牌戲。她是馬爾文朵發，是瑪麗亞公爵小姐母親方面的姨媽，一個有錢無子的寡婦，一向住在福羅涅示。羅斯托夫走到她身邊時，她站着在算牌賬。她嚴厲地尊貴地瞇起眼睛，看了他一眼，又繼續譴責那個贏了她的錢的將軍。

『我很高興，我的親愛的，』她向他伸着手說，『請到我家來。』

說到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她的亡父（顯然馬爾文朵發不喜歡他），又問到尼考拉所知道的安德來公爵的情形（他顯然也不能討得她的歡喜，）這個顯要的老婦人，重複邀請了他到她的家裏去，便讓他走開了。

尼考拉許諾了，在他向馬爾文朵發告別時，他又臉紅了。在提及瑪麗亞公爵小姐時，羅斯托夫體驗到一種自己所不了解的羞怯甚至恐怖的感覺。

羅斯托夫離開了馬爾文朵發，希望再去跳舞，但矮小的省長夫人把她的胖手放在尼考拉的袖子上，說她需要和他說幾句話，把他帶到起居室，起居室裏的人立刻走出去了，免得妨礙省長夫人。

『你知道，我的好孩子，』省長夫人的善良的小臉上帶着嚴肅的表情說，『這裏有你的好親事；要我替你做媒嗎？』

『誰？ma tante〔姑媽？〕』尼考拉問。

『我替你和一個公爵小姐做媒，卡切芮娜・彼得羅芙娜說到莉莉，但我說不是，——公爵小姐。你願不願？我相信你的媽媽要感謝我的。的確，她是那麼好的嫵媚的姑娘！她一點也不醜。』

『一點也不，』尼考拉說，好像是憤慨。『姑媽，我像一個軍人所應份做的那樣，我不強求任何人，也不拒絕任何事情，』羅斯托夫還沒有來得及想到他所要說的，便說出來了。

『那麼你記着，這不是笑話。』

『怎麼會是笑話！』

『是的，是的，』省長夫人說。好像是向自己在說。『不是，mon cher, entre autres,

vous êtes trop assidu auprès de l'autre, la blonde.（我的好孩子，在其他之中，還有一點，你對別人，對那個金髮美女太慇懃了。）她的丈夫的確有點可憐……』

『啊，不然，我們是好朋友，』尼考拉爽直地說：他沒有想到，對於他是那麼愉快的消遣，對於別人會許是不愉快的。

『我向省長夫人說了多麼笨的話哦！』在晚餐的時候，尼考拉忽然想起來了。『她眞要着手做媒了，但索尼亞呢？……』和省長夫人告別時，當她微笑着又向他說，『那麼你記着，』的時候，他把她拉到旁邊說：

『但是有一點，我向您說實話，姑媽……』

『什麼什麼，我的親愛的，我們坐到這裏來吧。』

尼考拉忽然覺得他希望而且必須向一個幾乎是陌生的婦人說出自己的全盤心事（這種心事是他不肯向母親，妹妹，和友人說的。）後來，想起了這個坦白的一時衝動，不是被引起的，是不可解的，但是對於他有很重要的後果的，尼考拉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總是覺得如此的，）這是愚蠢的一時之念；然而這個坦白的一時衝動，以及其他微小的事件，對於他，對於他的家庭，有很重要的後果。

『是這回事，姑媽。媽媽好久就想要我娶富家女子，但是爲金錢而結婚這個思想是我所反對的。』

『哦，是的，我明白了，』省長夫人說。

『但是保爾康斯卡雅公爵小姐，自當別論。第一，我向您說實話，我很歡喜她，我很愛慕她，並且後來，當我在那種情形之下遇見她以後，是那樣的奇怪，我常常想起：這是命運。特別是，您想想看，媽媽好久便想到這一點，但我從前沒有機會遇見她，好像總是這樣的：不得遇見。在我的妹妹娜塔莎和她的哥哥訂婚的時候，當然我那時候不能夠想到要娶她。好像是，我一定要正在娜塔莎解除婚約之後遇見她，那麼後來的一切……就是這樣。我沒有向任何人說過，也決不向人說。只向您說。』

省長夫人感激地揑他的胛肘。

『您知道我的表妹索斐嗎？我愛她，我允許了娶她，我要娶她，……因此您知道，這件事是不可能的，』尼考拉吞吞吐吐地臉紅着說。

『我的好孩子，我的好孩子，你怎麼說這種話？你要知道，索斐是沒有東西的，你自己向我說過，你父親的境況很壞。你母親呢？這要送她的命的，這是一樁。那末，索斐，假使她是有心

肝的女孩子，她要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呢?，你的母親失望，家境衰敗，……不，我的好孩子，你和索斐應該明白這一點。』

尼考拉沉默着。他聽了這些理論，覺得舒服。

『姑媽，這仍然是不可能的，』沉默了一會，他歎了口氣說。『但是公爵小姐會嫁我嗎?並且她現在是在服中。怎能夠想到這樣的事呵!』

『難道你以爲我馬上替你結婚嗎? Il y a manière et manière「做事總要有正當的方法，」』省長夫人說。

『您是多麼好的媒人呵，姑媽，』尼考拉吻着她的胖手說。

六

在她和羅斯托夫相遇之後，瑪麗亞公爵小姐到了莫斯科，在那裏看到她的姪兒和教師，以及安德來公爵的信，告訴他們到福羅涅示城姨媽馬爾文采發家的路線。關於旅途的操心，對於哥哥的掛念，在新屋中生活的佈置，和新的人會面，姪兒的教育——這一切在瑪

麗亞公爵小姐的心中壓倒了那種類似引誘的情緒，在她父親生病時和死後，尤其是在她和羅斯托夫會面以後使她痛苦的情緒。她悲哀父親的亡故的印象，在她心中和俄國的毀滅連在一起，這印象在安靜的生活環境裏過了一個月之後現在愈益強烈地爲她感覺到了。她不放心，想到她哥哥——她所餘的唯一的親近的人！——所處的危險，便不斷地覺得難受。她焦心姪兒的教育，她覺得自己總是不善於處理這件事；但在她的內心裏，有一種內在的和諧，牠是發生於這種意識的，就是她在自己心中壓下了那些正要抬頭的、與羅斯托夫的出現有關的個人的幻想與希望。

在晚會的第二天，省長夫人去訪問馬爾文尕發，和姨媽說了她的計劃（說明雖然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不能想到正式的訂婚，但仍然可以使年輕人在一起，讓他們彼此認識），獲得了姨媽的贊同，省長夫人當瑪麗亞公爵小姐的面說到羅斯托夫，誇獎他，並且說他提到公爵小姐時是如何的臉紅，這時，瑪麗亞公爵小姐並沒有感到高興的，卻是痛苦的情緒；她內心的和諧不復存在，她的願望、懷疑、譴責與希望又出現了。

在她獲得這個消息以後和羅斯托夫造訪以前的這兩天之內，瑪麗亞公爵小姐不斷地想到她對羅斯托夫應該舉止如何。有時她決定在他來訪問姨媽的時候，她不進客廳，因

爲他在重孝期間，不宜見客；有時她想，在他爲她所做的那件事之後，這是無禮貌的；有時她想，她的姨媽和省長夫人對於她和羅斯托夫有什麼意思（她們的目光和言語有時似乎證實了這個假定；）有時她向自己說，只有她帶着她的罪惡能夠對他們想到這一點：他們不會不明白的，在她還沒有卸孝的時候，在她的處境中，這個婚約對於她自己和她父親的英靈都是侮辱。假定着她要去見他，瑪麗亞公爵小姐預想着他要向她說的話以及她要向他說的話；有時，她又覺得這些話過份地冷淡，有時又覺得意義太多。在同他會面時，她最怕的是那種困惑，她覺得，牠會在她一看見他的時候征服她，洩漏她。

但在星期日早禱之後，聽差在客室裏通報羅斯托夫伯爵來訪的時候，公爵小姐還沒有顯出困惑；只是她的腮上顯出微微的紅，她的眼睛射出新的明亮的光彩。

「您見過他嗎，姨媽？」瑪麗亞公爵小姐用鎮靜的聲音說，她自己不知道她怎麼能夠這樣地在外表上鎮靜而自然。

在羅斯托夫進房時，公爵小姐把頭垂了片刻，似乎是給客人有時間向姨媽問安，然後在尼考拉轉向她的時候，她抬起頭，用發亮的眼睛迎接他的目光。在充滿着尊嚴與優美的舉止中，她帶着高興的笑容站立起來，向他伸出纖細溫柔的手，並且開始用第一次具有新

的、婦女的、胸腔的聲音來說話。部銳昂小姐在客廳裏帶着迷惑的驚異看着瑪麗亞公爵小姐。她自己是有經驗的風情女子，遇到她所要吸引的男子的時候，她的手段不能再好了。

『或者是黑色特別適稱她的臉，或者是她長好看了，我卻沒有注意到。尤其是——多麼的機敏和優美！』部銳昂小姐想。

假使瑪麗亞公爵小姐這時候能夠想一下，她便要比部銳昂小姐更加詫異她自己所生的變化。自從她看見了那副可親的被愛的面孔以後，就有一種新的生命力支配着她，使她脫離了她自己的意志而說話、舉動。她的臉，在羅斯托夫進來的時候，便忽然改變了。正如同在雕刻的繪彩的燈籠裏點起蠟燭的時候，先前顯得粗糙黑暗而無意義的那個複雜的精緻的藝術的工作，忽然帶着意外的驚人的美麗，在罩子上映出來了：瑪麗亞公爵小姐的面孔是同樣地忽然改變的。她活到現在所有的那種純潔的精神的內在的工作，第一次全部表現出來了。她的所有的內在的，她自己所不滿意的工作，她的痛苦，她向善的努力，她的溫順，她的愛，她的自我犧牲——這一切此刻都顯照在明亮的眼睛裏，細細的笑容裏，和她的溫雅面孔的每一特狀中。

羅斯托夫那麼明顯地看到這一切，好像他知道她全部的生活一樣。他覺得，他面前的

這個人和他一直到現在所遇到的人完全不同，比他們更好，尤其是比他自己好。

談話是最簡單而不關重要的。他們談到戰爭，不覺地和所有的人一樣，誇大自己對於戰事的憂愁；他們談到上次的會面，尼考拉在這裏極力把談話轉到別的題目上，他們談到善良的省長夫人，談到尼考拉和瑪麗亞公爵小姐的親屬。

瑪麗亞公爵小姐沒有談到她的哥哥，她的姨媽剛剛說到安德來，她便把話頭轉到別的題目上去了。顯然是，關於俄國的不幸，她能夠做作地說一點，但是她的哥哥和她的心太親密了，她不願意也不能夠輕易地說到他。尼考拉注意到這一點，因爲他用非他所素有的敏銳的觀察力，注意到瑪麗亞公爵小姐的性格的各方面，這一切證實了他的信念，就是她是極其特殊的非常的人。尼考拉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完全一樣，在他聽人說到公爵小姐時，甚至他想到公爵小姐時，他便臉紅而狼狽，但是在她面前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十分自由的，完全沒有說到他所準備的話，卻說了偶然想到然而合式的話。

在有小孩的地方總是如此的，在尼考拉短促的訪問中沉默的時候，他跑到安德來公爵的幼小的兒子面前，撫愛他，問他願不願做驃騎兵。他把小孩抱在懷裏，開始愉快地轉動他，並且回頭看了瑪麗亞公爵小姐。受感動的、幸福的羞怯的目光注視着他所愛的人手中

她所愛的小孩。尼考拉也注意到這個目光，似乎是明白了牠的意義，他滿意得臉紅了，並且好意地快樂地開始吻小孩。

瑪麗亞公爵小姐因爲居喪而不出門，而尼考拉也認爲不宜再來拜訪她；但省長夫人仍然繼續她的媒妁工作，向尼考拉轉達瑪麗亞公爵小姐的對他的稱讚之詞，反之亦然，並且堅持要羅斯托夫自己向瑪麗亞公爵小姐表白。爲了這個表白，她安排了這兩個年輕人在早禱之前在主教那裏的相會。

雖然羅斯托夫向省長夫人說了他不要向瑪麗亞公爵小姐作任何的表白，但他答應了去。

如同在提爾西特一樣，羅特托夫不敢懷疑大家所公認是好的東西是不是好的，同樣地，現在，在「試圖照自己的理性處理生活」和「順服地聽從環境」之間的這個短促的然而是誠懇的鬬爭之後，他選擇了後者，並且讓自己服從了那種權力，這權力（他覺得）不可阻擋地把他向什麽地方引導着。他知道，在他向索尼亞誓約了之後，他向瑪麗亞公爵小姐表白他的情感，這便是他所說的卑鄙。並且他知道他決不做卑鄙的事情。但他也知道（這與其說是他知道的，不如說是他在心坎裏感覺的）現在他順從環境的力量，和那些

領導他的人，他不但沒有做任何錯事，而且是做一件很是重要的事，他有生以來沒有做過的那麼重要的事。

在他和瑪麗亞公爵小姐會面之後，雖然他的生活方式在外表上依然如舊，但從前的一切娛樂，在他看來，都失去了牠們的魔力，並且他常常想到瑪麗亞公爵小姐；但他想到她，從來不是像他沒有例外地想到他在社交場中所遇到的一切女子那樣，也不是像他長久地有時是熱情地想到索尼亞那樣。如同所有的正派的青年一樣，他想到那些女子，就像想到未來的妻子一樣，他在自己的想像中替她們配上一切的婚後生活的情況——白換裝服，茶炊邊的妻子，妻子的馬車，小孩，媽媽和爸爸，他們和她的關係，等等，等等；這種未來的想像給他滿足；但是當他想到瑪麗亞公爵小姐，別人替他做媒的公爵小姐的時候，他從來不能想像到將來結婚生活中的任何情況。假使他試圖設想，則一切都顯得是不適宜的，虛假的。他只覺得可怕。

七

關於保羅旣諾會戰與我方死傷的損失的可怕的消息，關於莫斯科失守的更可怕的消息，在九月當中傳到了福羅涅示。㊀瑪麗亞公爵小姐只從報紙上知道哥哥負傷，沒有獲得關於他的任何消息，她預備去尋找安德來公爵（尼考拉這麼聽說，他卻沒有親自再看見她。）

聽到保羅旣諾會戰和莫斯科失守的消息，羅斯托夫沒有感到失望，憤怒，復仇或類似的情緒。但他只覺得福羅涅示的一切忽然變得無趣味而討厭，覺得一切可恥而不愉快。他覺得他所聽到的話都是虛假的；他不知道怎樣判斷這一切，他覺得只有在團裏面他才能夠重行淸楚地了解一切。他忙着結束買馬的任務，並且常常無理地對他的僕人和軍需官發脾氣。

在羅斯托夫動身的前幾天，在教堂裏有一個爲俄軍勝利而舉行的感恩祈禱，尼考拉參加了這個祈禱。他站在省長後邊一點的地方，他帶着軍人的沉着思索着各種各樣的問題，一直站到祈禱的完畢。㊁祈禱結束時，省長夫人把他叫到她的面前去了。

㊀毛註：托氏此種細節描寫皆有根據，福羅涅示在莫斯科南約一百七十英哩。八月二十六日戰事的消息在三個星期後才到達，足見當時交通之慢。

「你看見了公爵小姐嗎？」她說，用頭指示着站在唱歌班後邊穿黑衣服的女子。

尼考拉立刻認出了瑪麗亞公爵小姐，這與其說是由於她在帽子下邊露出的側面，毋寧說是由於那立刻襲擊他的，懸念、畏懼、與憐憫的表情。瑪麗亞公爵小姐顯然是浸沉在自己的思想中，在離教堂之前劃着最後的十字。

尼考拉驚異地望着她的臉。這是他以前看見過的同樣的臉，臉上有同樣的精美的內在的精神工作的一般的表情；但現在，這個臉完全不同地被照亮了。臉上有動人的悲哀、祈禱、希望的表情。和尼考拉從前在她面前的時候一樣，他不等待省長夫人的勸告，也不問他自己在教堂裏向她說話，是否應該，是否適宜，便走到她面前，向她說，他聽說到她的悲哀，並且由衷地同情她。她剛剛聽到他的聲音，她的臉上就燃着了明亮的光輝，同時照亮着她的悲哀與喜悅。

『我只想向您說一件事情，公爵小姐，』羅斯托夫說，『就是，假使安德來．尼考拉耶維支公爵不是活着的，在公報上立刻就要公佈的，因爲他是一個團長。』

公爵小姐望着他，不明白他的話，卻高興他臉上的同情者的痛苦的表情。

㊀毛註：在俄國教堂裏作祈禱時，或站或跪，而不坐下。

『我曉得許多例子，受碎片的傷』（公報上說是霰彈的傷）『不是立刻致命，便是相反的很輕微，』尼考拉說。『我們應該存最好的希望，並且我相信……』

瑪麗亞公爵小姐打斷了他的話。

『啊，這是那麼可怕……』她開始說，因爲激動而未說完，帶着優美的動作（和她在他面前所做的一切一樣）垂了頭，感激地看了看他，跟在姑母後邊走着。

這天晚上，尼考拉沒有到任何地方去作客，卻留在家裏和賣馬的人結算幾筆賬目。他算完了賬，要到什麼地方去，已經太遲了，但要睡覺又太早了，於是尼考拉在房間裏來回走了很久，思索自己的生活，這是他很少有過的事情。

瑪麗亞公爵小姐在斯摩棱斯克省給了他滿意的印象。他那時在那麼特殊的情形中遇見她；有一個時候他的母親簡直把她當作有錢的配偶，向他提起；這兩件事引起他對她的特別注意。在福羅涅示，在他造訪的時候，那個印象不但是滿意的，而且是有力的。使尼考拉驚訝的，是他這時在她身上所注意到的那種特別的精神的美。但是他準備離開，他並不覺得，離開福羅涅示失去和公爵小姐見面的機會，是可惜的。但這天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在教堂中的見面（尼考拉覺得）留在他心中的印象，比他所預料的更深，比他爲了自己的

心安所希望的更深。那副蒼白、優美、憂鬱的面孔，那個明亮的目光，那些文雅的優美的舉止，尤其是她臉上各部份所表現的那種深厚而親切的悲哀，激動了他，並且引起了他的同情。在男子身上，尼考拉不耐煩去看高尙精神生活的表現（就是因此他不喜歡安德來公爵），他輕視地稱牠爲哲學與幻想；但在瑪麗亞公爵小姐身上，正是在這個悲哀裏，他感覺到一種不可抵抗的吸力，這悲哀表現着那個對於尼考拉是生疏的精神世界的深奧。

『她一定是一個了不得的女子！正是一個天使！』他向自己說。『我爲什麼不自由？爲什麼我要和索尼亞那麼着急？』他不覺地想到二者之間的比較：在精神稟賦上一個貧乏，一個富足，這種稟賦是尼考拉沒有的，因此他那樣地重視牠。他試行設想，假使他自由了，會有什麼樣的情形。他要怎樣地向她求婚，她要怎樣成爲他的妻子？不行，他不能夠設想這件事。他覺得恐懼，並且沒有想像出任何明顯的形式。他早已向自己設想了他和索尼亞將來的情形，並且一切都簡單而明瞭，正因爲這一切是設想的，並且他知道索尼亞的一切；但他不能設想他和瑪麗亞公爵小姐的將來的生活，因爲他不了解她，只是愛她。

關於索尼亞的幻想，有一點愉快的游戲的地方。但是想到瑪麗亞公爵小姐，總是困難而且有點可怕的。

『她怎樣地作祈禱』他回想。『顯然她整個的心靈都在祈禱之中，是的，這就是那種移動山岳的祈禱，我相信她的祈禱會實現的。我爲什麼不爲我所需要的東西去祈禱呢？』他想着。『我需要什麼？自由，和索尼亞解除約言。』他想起了省長夫人的話，『她說的對，我娶了她，除掉不幸，不會有別的。混亂，媽媽的悲傷……家境的困難……混亂，可怕的混亂！並且，我不愛她。我不是像應該的那樣在愛她。我的上帝！把我從這個可怕的沒有出路的境況裏救出來吧！』他忽然開始祈禱。『是的，祈禱移動山岳，但是一定要有信仰，不要像我們和娜塔莎在小孩的時代那樣地祈禱，要雪化成糖，並且跑到院子裏去看雪是否變成了糖。不是的，但我現在不是爲瑣屑的事祈禱，』他說，把煙斗放在角落裏，並且站立在聖像前交摺着雙手。因爲關於瑪麗亞公爵小姐的回憶而受了感動，他開始那樣地祈禱，好像他是好久沒有祈禱一樣。當拉夫如施卡帶着公文進門時，他的眼睛裏和喉嚨裏都有淚。

『笨瓜！不叫你的時候，爲什麼闖進來！』尼考拉說，迅速地改變着姿勢。

拉夫如施卡用睡眠的聲音說『省長派人送信來給您。』

『啊，好，謝謝你，去吧！』

尼考拉接了兩封信，一封是母親的，另一封是索尼亞的。他從筆跡上認了出來，於是打

開第一封索尼亞的信。他還沒有看了幾行，他的臉色便發白了，他的眼睛驚恐地而又高興地睜開了。

『不行，這是不可能的！』他大聲地說。他不能夠坐定下來，拿了信在手裏念着，開始在房裏走來走去。他瀏覽一過，又把信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他聳了聳肩膀，伸開着手臂，目瞪口呆地站在房當中。他剛才帶着上帝要實現他的祈禱的信心所祈禱的事情實現了；㊁但尼考拉卻因此是那樣地吃驚，好像這是一件非常的事情，好像他從來沒有期待過這件事，並且好像這件事如此迅速地實現，正是證明這件事不是他所求的上帝做的，而是由於尋常的偶然機會。

那個似乎是不可解開的、束縛羅斯托夫自由的結子，被索尼亞的這封意外的（尼考拉這麼覺得）自動的信解開了。她在信上說，最近不幸的情形，羅斯托夫家在莫斯科的財產幾乎全部損失，以及伯爵夫人常常表現的願望，要尼考拉娶保爾康斯卡雅公爵小姐，還

㊁毛註：這是托氏用他自己的經驗的一例。他在二十三歲時，輸錢甚多，出具期票，到期不能償付。他非常憂悶，祈禱上帝幫助。第二天，他接到哥哥尼考拉的信，說有一人甚愛托氏，他贏了那張期票，他帶給尼考拉，送給托氏作禮贈。

有他最近的沉默和冷淡——這一切一同使她決定了取消他的約言，並且給他完全自由。『我想起我會成爲這個待我有恩的家庭中的煩惱或不和的原因，覺得太痛苦了。』她寫着，『我的愛有一個唯一的目的，即是我所愛的那些人的幸福；因此我請您，尼考拉，認爲您自己是自由的，並且要知道，不管怎樣，沒有人能夠比您的索尼亞更愛您。』

兩封信都是從特羅伊擦寫來的。第二封信是伯爵夫人寫的。在這封信裏寫着他們在莫斯科的最後的幾天，他們的離城，火災，與全部財產的損失。在這封信中伯爵夫人還提到，安德來公爵是在和他們同路的傷兵之中。他的情況很危險，但是現在，醫生說希望更大了。索尼亞和娜塔莎好像看護一樣地侍候他。

第二天，尼考拉帶着這封信去見瑪麗亞公爵小姐。尼考拉和瑪麗亞公爵小姐都沒有說到『娜塔莎侍候他』這話可能有的意義；但由於這封信，尼考拉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忽然接近了，好像是親戚一樣。

第二天，羅斯托夫送瑪麗亞公爵小姐上路到雅羅斯拉夫去，過了幾天，他自己回到團裏去了。

八

索尼亞給尼考拉的信，好像是他的祈禱的實現，是從特羅伊擦寫來的。這封信是這樣地促成的。要尼考拉娶有錢的媳婦的思想，愈益盤踞着老伯爵夫人的心。她知道，索尼亞是這件事的大阻礙。近來，特別是在接到尼考拉描寫他在保古恰羅佛和瑪麗亞公爵小姐會面的信以後，索尼亞在伯爵夫人家裏的生活變得愈益痛苦了。伯爵夫人不放過任何機會向索尼亞作侮辱的殘忍的暗示。

但在離開莫斯科的前幾天，因爲所發生的一切事情而感動而興奮，伯爵夫人把索尼亞叫到她的面前，沒有責備和要求，卻帶着眼淚要求她犧牲自己，解除她和尼考拉的婚約，要報答全家對她所做的一切。

『你不答應了這件事，我不會安心的。』

索尼亞悲痛地哭咽着，在哭咽中她回答，說她要做一切，說她準備做一切，但她沒有作直接的回答，在她的心中她不能決定去做別人向她要求的事情。爲了扶養她教育她的那

個家庭的幸福，她一定要犧牲她自己為別人幸福而犧牲自己，是索尼亞的習慣。她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那樣的，她只能用犧牲表現她的德行，她慣於並且歡喜犧牲她自己。但從前，在所有的自我犧牲的行為中，她高興地感覺到，她犧牲自己，是藉此在自己和別人的心目中提高她的價值，並且更加配得上她在生活中所最愛的尼考拉；但現在她的犧牲卻是要她取消她的整個的犧牲的酬報，整個的生活意義，在生活中她第一次感覺到對於那些人的怨恨，他們待她有恩惠，是為了更傷痛地使她受苦；她感覺到對於娜塔莎的嫉妒，她從來沒有經驗過這類的事情，從來不需要犧牲她自己，卻使別人為她犧牲，但她仍然為大家所愛。索尼亞第一次覺得，在她對尼考拉的平靜純潔的愛情中，忽然開始發生了一種熱烈的情緒，牠比節操、道德、和宗教還有力量；在這種情緒的支配下，被她的依賴生活不覺地教會了隱秘含蓄的索尼亞，用一般的不確定的話回答了伯爵夫人，避免和她談話，並且決定等候和尼考拉會面，為了在這個會面中，不是解除，而是反之，把她自己和他永遠連繫在一起。

羅斯托夫家最後幾天在莫斯科的忙碌和恐怖，壓下了索尼亞心中痛苦的悲傷的思緒。她高興她在實際的工作中找得了逃避。但是當她知道了安德來公爵在他們家裏的時候，雖然她對於他和娜塔莎懷着由衷的憐憫，卻有一種高興的迷信的情緒支配了她——

即是上帝不顧她和尼考拉被拆開。她知道娜塔涉只愛安德來公爵，並且不停地愛他。她知道，現在，他們在這樣可怕的環境中遇在一起，彼此要重行互相戀愛的，並且那時候，由於他們之間的親戚關係，尼考拉不能娶瑪麗亞公爵小姐。雖然有最後幾天和途中起初數日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的恐怕，這個情緒，天意干預她個人私事的這種意識，使索尼亞高興了。

羅斯托夫家在特羅依擦修道院作了旅途中第一次全天的停歇。

在修道院的客堂中，羅斯托夫家住了三個大房間，其中之一爲安德來公爵所佔用。這天受傷者大大地好轉了。娜塔涉陪他坐着。伯爵和伯爵夫人坐在隔壁房間裏，和住持在虔敬地談話，他是來拜會他的舊識和施主的。索尼亞也坐在那裏，她被好奇心所苦惱：安德來公爵和娜塔涉在說什麼呢。她在門外邊聽到他們的談話聲。安德來公爵的房門打開了。娜塔涉帶着興奮的面孔走出來，沒有注意站起迎接她的、拉住右手臂的寬袖的住持，便走到索尼亞面前，拉住她的手。

『娜塔涉，你有什麼事？到這裏來，』伯爵夫人說。

娜塔涉走到住持面前去受祝福，住持勸她向上帝和他的聖徒[一]求援助。

[一] 毛註：是建立這個僧院的聖·賽爾基。

住持剛走出去，娜塔莎便拉住女友的手，同她走進空房間裏去了。

『索尼亞，他會活的嗎？』她說。『索尼亞，我多麼幸福，我多麼不幸！索尼亞，好朋友，——一切如舊。但願他活着。他不能……因爲……因……爲爲……』娜塔莎流淚了。

『啊！我知道！謝謝上帝。』索尼亞說。『他會活的！』

索尼亞，由於她的恐懼與悲傷，和她個人的從未告人的思想，興奮得並不亞於她的女友。她哭咽着吻了並且安慰娜塔莎。『但願他活着，』她想。哭過之後，說了話，拭了眼淚，兩個朋友一同走到安德來公爵的房門口去了。娜塔莎小心地打開了門，向房裏張了一下。索尼亞和她並排着立在半開的門前。

安德來公爵高高地躺在三個枕頭上。他的蒼白的臉是寧靜的，他的眼睛閉着，並且可以看見他在均勻地呼吸着。

『啊，娜塔莎！』索尼亞忽然地幾乎叫出來，拉住表妹的胛臂，從門口向後退。

『什麼事？什麼事？』娜塔莎問。

『就是那個，那個……』索尼亞說，臉色發白，嘴唇發抖。

娜塔莎輕輕地關了門，和索尼亞走到窗口，還不明白她所聽到的話。

『你記得嗎？』索尼亞帶着驚惶而嚴肅的面容說，『你記得嗎，當我替你在鏡子裏看的時候……在奧特拉德諾，在耶誕節的時候……記得嗎，我看見了什麼？……』

『是的，是的，』娜塔莎睜着大眼睛說，模糊地回想着那時索尼亞說過的關於安德來公爵的話，她看見他躺着的。

『你記得嗎？』索尼亞繼續說。『我那時就看見了，並且把一切都告訴了大家，你和杜妮亞莎。我看見他躺在床上，』她說着，在每一個細節處，用伸出一隻手指的手作手勢，『他閉着眼睛，他正是蓋着粉紅色的被，交摺着雙手，』索尼亞說，由於她敍述了剛才她所看見的這些細情，她相信這正是她在那時候所看見的。

那時候她並沒有看見什麼，但她卻說，她看見了她心中所想到的東西；但她那時候所臆造的東西此刻在她看來，是和所有的其他的回憶同樣地眞實。她不但想起那時候她所說的，他回頭看了她一下，微笑了一下，他蓋了什麼紅的東西，而且她堅決相信，她在那時候便說過她看見他蓋淡紅色，確是淡紅色的被，並且他的眼睛是閉着的。

『是的，是的，確是粉紅色的，』娜塔莎說，她此刻似乎也想起了她說過是粉紅色的，並且把這個看作預兆的最異常最神秘的部分。

『但這是什麽意思？』娜塔莎沉思地說。

『啊，我不知道，這一切都是異常的！』索尼亞抱着頭說。

幾分鐘後，安德要公爵敲了鈴子。娜塔莎到他那裏去了；索尼亞感覺到她所極少感覺過的興奮和感動，留在窗前，思索着所發生的事情的怪異。

在這天，有了機會寄信到軍中去，於是伯爵夫人寫信給兒子。

『索尼亞，』伯爵夫人在姪女從她身邊走過時從信上抬起頭說。『索尼亞，你不寫信給尼考林卡嗎？』伯爵夫人用低低的打顫的聲音說，於是在她的疲倦的從眼鏡上邊注視着的目光裏，索尼亞明白了伯爵夫人的言語裏的全部意義。在這種目光裏表現了請求，對於拒絕的恐怖，對於要求的羞恥，以及準備萬一拒絕時的不可和解的憎恨。

索尼亞走到伯爵夫人面前，跪下來吻她的手。

『我要寫的，媽媽，』她說。

這天所發生的一切，特別是她剛才看見的幻想的神秘完成，軟化了、激動了、感動了索尼亞。現在她知道，由於娜塔莎和安德來公爵的關係的恢復，尼考拉不能娶瑪麗亞公爵小

姐，她高興地感覺到自我犧牲精神的回轉，她歡喜並且慣於在這種犧牲精神裏生活的。於是眼裏帶着淚，並且帶着完成大度的行爲時的高興的自覺，她幾次被那遮住天鵝絨般黑眼的淚所打斷，寫了那封動人的信，接到了這封信，使得尼考拉那樣地吃驚。

九

在看守彼挨爾的拘留所裏，逮捕他的軍官和兵士敵意地、然而同時又尊敬地對待他。在他們對他的態度裏還感覺到懷疑——他是什麼人，他是不是很重要的人——以及由於他們剛才和他的個人的衝突而有的敵意。

但第二天早晨換班時，彼挨爾覺得，在新的看守人——軍官和兵士——看來，他已經失去了在逮捕他的人看來他所有的那種意義。確實，第二天的看守人沒有看出這個穿農民衣服的高大肥胖的人就是那個有力的、那麼拚命地和搶刼者和巡邏騎兵毆打的、並且說了關於拯救小孩的嚴肅的話的人，他們只把他看作因爲什麼原故被上峯命令逮捕拘留的俄國人當中的第十七號。假使彼挨爾有什麼特殊的地方，那只是他的不羞怯的、集中

注意的、沉思的神情，和他的法語，法國人覺得他說法語異常之好，雖然如此，這天他們卻把彼挨爾和其他被捕的嫌疑犯放在一處，因爲他所住的單房有一個軍官要用。

所有的和彼挨爾一同被拘留的俄國人，都是最下等階級的人。他們知道了他是貴族，便都對他疏遠了，尤其是因爲他說法語。彼挨爾愁悶地聽着他們對他的嘲笑。

第二天晚上彼挨爾知道了所有的這些被捕的人（也許他也在內）都要因爲縱火受審判。第三天，有人把彼挨爾和別人帶到一座屋子裏，那裏坐了一個白鬍髭的法國將軍，兩個上校，和別的在手臂上有飾帶的法國人。他們帶着審判犯人時所常有的那種假定是超過人類弱點的精密和確定，向彼挨爾和其他的人作這樣的詢問，他是誰？他住在何處？他有何目的？等等。

這些詢問，把問題的要素丟在一邊，並且排除了發現這種要素的可能性，這些詢問，和在法庭上所發的一切詢問一樣，其目的只在設置一條溝漕，審判官希望被審判人的回答順着這條溝漕流出來，並且把他領到所希望的目標，即是定罪。他一開始說出什麼不合定罪的目標的話，他們就舉起溝漕，水就可以流到別的地方去。此外，彼挨爾感覺到被審判的人在一切的審判中所感覺到的那種疑惑；他們爲什麼向他作了這些詢問。他覺得，只是由

於垂愛或由於禮節，才需要用到設置溝漕的手段。他知道自己是在這些人的權力之下；只是權力把他帶到這裏來了；只是權力給他們一種權利要求回答他們的詢問這個集會的唯一目的是要把他定罪。因爲他們既有了權力，又有了定罪的願望，所以詢問與審判的手段是不必要的。顯然是，一切回答必須達到定罪的目的。在他們逮捕他時，他在做什麽，對於這個詢問，彼挨爾帶着幾分悲劇神情回答說，他正要把一個小孩送還他的父母，qu'il avait sauvé des flammes〔這小孩是他從火中救出的。〕他爲何和搶刼者毆打？彼挨爾回答說，他是保護一個女子，說保護受侮辱的女子是每個男子的責任，說……。他們阻止了他：這是無關要旨的。爲什麽他在失火的院子裏？有幾個見證人看見他在那裏。他回答說，他是出去看看莫斯科發生了什麽事。他們又打斷了他的話：他們並沒有問他到哪裏去，而是問他爲什麽在火的旁邊。他是誰？他們又向他重複了他說他不願回答的第一個問題。他又回答說，他不能夠說這一點。

『記下來，這是不好的。很不好的，』有白鬍髭的紅臉發赤的將軍向他嚴厲地說。

第四天蘇保夫斯基壁壘起火了。

彼挨爾和其他十三個人被移解到克利姆灘商人家的車房裏去了。走過街道時，彼挨

爾因爲煙氣而窒息，這煙氣好像籠罩了全城。各方面都看得見火。彼挨爾那時還不明白莫斯科失火的意義，恐怖地看着那些火燄。

在克利姆灘人家的車房裏，彼挨爾又過了四天，在這幾天之內，彼挨爾從法兵的談話中知道了，所有的被押在這裏的人都在每天等候元帥的決定。他是什麼樣的元帥，彼挨爾卻不能從兵士的口中知道。在兵士看來，這個元帥顯然是代表最高而又幾分神秘的權力。

起初的這幾天，在九月八日囚犯們受第二次審問之前，是彼挨爾的最痛苦的日子。

十

九月八日，一個軍官來看車房裏的囚徒，從衛兵對他的恭敬上看來，他是很重要的人。這個軍官，大概是參謀，在手中拿着一個名單，點了所有的俄國人的名字，並且稱彼挨爾爲celui qui n'avoue pas son nom〔不說名字的人〕。他漠然地懶懶地看了看囚徒們，命令看管的軍官說，在帶他們見元帥之前，要使他們穿得整齊乾淨。一小時後，來了一連兵，把彼挨爾和其他十三個人押到貞女場。那天是雨後明朗的晴天，空氣異常澄潔。煙氣沒有

低低地瀰漫着不像彼挨爾從蘇保夫斯基壁壘中被押出的那一天，煙氣卻像柱子一樣升騰在澄潔的空氣中。沒有地方看見火燄了，但各方面冒起了煙柱，全莫斯科，在彼挨爾所能看見的地方，是一個火場。在各方面都看得見有火爐和煙囪的廢墟，有時看得見磚屋的焦牆。彼挨爾看着火場，認不出他所熟悉的城中的區域。有的地方看得見完整的教堂。克里姆林宮，未被破壞，留着望樓和依凡大帝鐘塔，在遠處發白。在近處，新貞女修道院的圓頂愉快地閃爍着，從那裏發出來的祈禱鐘聲特別響亮。鐘聲使彼挨爾想起這天是星期日，是聖母誕日的節期。但似乎沒有人慶祝這個節日；處處是燒焦的火場，只偶而碰見少數的襤褸的驚恐的俄國人，他們看見法國人便藏躲。

顯然，俄國的窩巢被破壞毀滅了；但是代替被破壞的俄國生活秩序，彼挨爾不覺地感覺到，在這些破壞的窩巢之上，建起了一個極不同的然而堅固的法國人的秩序。他從那些活躍、愉快、行列整齊、押送他和其他犯人的、前進的兵士們的神情上感覺到這一點；他從迎面而來的，由一個兵士駕駛的雙馬車中某某法國官員的神情上感覺到這一點；他從場地左邊傳來的愉快的軍樂聲中感覺到這一點；特別是從今天早上法國軍官點名時所讀的那個名單上感覺到，並且明白了這一點。彼挨爾和幾十個別的人被一羣法兵先帶到一處，

又帶到另一處；似乎，他們會許忘記了他，或者把他和別人弄混了。但並不然：他在審問時所作的回答，在 celui qui n'avoue pas son nom「那個不說名字的人」的名稱之下送回給他了。在彼挨爾覺得可怕的這個名稱之下，他們現在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他們的臉上表示着無疑的信念，就是，他和其餘的犯人都正是他們所需要的，並且是把他們帶到應該去的地方去。彼挨爾覺得自己是一個無關重要的碎片，落在他所不知道的然而是正常工作着的機器的輪盤之中。

彼挨爾和其他犯人被帶到離修道院不遠的貞女場的右邊，一座有大花園的白屋子那裏。這是歇爾巴托夫公爵的房子，彼挨爾從前常常來看這裏的主人，而現在，他從兵士的談話中，知道元帥愛克牟爾公爵住在這裏。

他們被帶到階台前，一個一個地被帶進屋。彼挨爾是第六。穿過彼挨爾所熟悉的玻璃走廊、門廊、前廳，他被帶進一間長而低的書房，有一個副官站在房門口。

大富坐在書房盡頭，臉對桌子，眼鏡架在鼻子上，彼挨爾走到他面前很近的地方。大富沒有抬起眼睛，顯然是在參考面前的公文。他沒有抬起眼睛，低聲地問：『qui êtes vous?「你是誰?」』

彼挨爾沉默着，因爲不能說出話來。在彼挨爾看來，大富不但是一個法國將軍，而且是一個以殘忍著名的人。大富好像是一個嚴厲的教師，準備作暫時的忍耐，等待回答，彼挨爾看着他的冷酷的面孔，覺得每一秒鐘的延遲會使他的生命喪失；但他不知道要說什麼。說出他在初審時所說的話，他不敢；洩露自己的銜稱和地位，又是危險而可羞的。於是彼挨爾沉默着。但在彼挨爾能夠有所決定之前，大富已經抬起了頭，把眼鏡舉到額頭上，瞇着眼，注意地看了看彼挨爾。

『我認識這個人，』他用有節律的冷淡的聲音說，顯然是打算恐嚇彼挨爾。

通過彼挨爾脊背的一股冷氣，好像鉗子般挾住他的腦筋。

『Mon général, vous ne pouvez pas me connaître, je ne vous ai jamais vu,……〔將軍，你不會認識我，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

『C'est un espion russe,〔他是俄國的間諜〕』大富向房中另一個將軍說，打斷他的話，彼挨爾沒有注意到這個將軍。大富轉過身去。

彼挨爾用意外的震動的聲音，忽然迅速地說：

『Non, monseigneur,〔不是，大人〕』他說，忽然想起了大富是公爵。『Non, mo-

nseigneur, Vous n'avez pas pu me connaître. Je suis un officier milicionaire et je n'ai pas quitté Moscou. 〔不是，大人，你不會認識我。我是一個民團的軍官，我沒有離開莫斯科。〕』

『Votre nom? 〔你的名字呢?〕』大富又說。

『Besouhof. 〔別素號夫。〕』

『Qu'est ce qui me prouvera que vous ne mentez pas? 〔有誰證明你不是說謊?〕』

『monseigneur 〔大人!〕』彼挨爾用那不是憤慨而是請求的聲音大叫。

大富抬起眼睛，注意地看彼挨爾。他們互相看了幾秒鐘，而這個注視救了彼挨爾。這個注視，在一切戰爭與法律的條件之外，使兩人之間發生了人類的關係。他們兩人同時模糊地感覺到無限數量的事物，並且明白了他們倆人都是人類的子孫，他們倆是弟兄。

當大富剛從那份用數字記載人事與生命的文件上抬起頭時，在他第一次的注視中，彼挨爾只是一個偶然事件；大富可以鎗斃他，而不在良心上覺得做錯了事；但現在他已經把他看作一個人。他沉思了片刻。

『Comment me prouverez vous la vérité de ce que vous me dites? 「你怎樣向我證明你說的是眞話呢?」』大富冷冷地說。

彼挨爾想起了拉姆巴，說出了他的團，他的名姓，以及房屋所在的街道。

『Vous n'étes pas ce que vous dites,「你並不是你所說的，」』大富又說。

彼挨爾用打顫的不連貫的聲音，開始提出他的供詞眞實的證據。

但這時走進來一個副官，向大富說了什麼。

大富聽了副官帶來的消息，忽然面色明朗並且開始扣着衣扣。他顯然是完全忘記了彼挨爾。

當副官向他提起囚犯時，他皺了皺眉，向彼挨爾的方向點了點頭，命令把他帶走。但他們要把他帶到哪裏去——彼挨爾不知道：是回到車房裏去，還是到同伴們經過貞女場時向他指示的那個準備好的刑場去。

他回頭看了一下，看見副官又向大富問了什麼。

『Oui, sans doute!「是的，當然的!」』大富說；但『是的』是什麼意思，彼挨爾卻不知道。

彼挨爾記不得他怎麼走的，走了多久，走到哪裏去。他在完全沒有知覺的昏迷的狀態中，沒有看見四周的任何東西，他隨着別人一同跋動着腿子，一直到大家都停下的時候，他也停下來了。

在那個時候，彼挨爾心中只有一個思想。這就是：究竟是誰，誰判了他的死罪？不是審問他的那個委員會裏的人：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想要並且顯然不能做這件事。也不是大富，他是那末有人性地看他的。再有片刻的時光，大富就明白他們做錯了，但這一片刻被進來的副官阻撓了。這個副官顯然也不想要做壞事，但他可以不進來的。究竟是誰處罰他，殺死他，奪去他的——彼挨爾的——生命，和他所有的記憶，志向，希望與思想的？是誰在做這件事？彼挨爾覺得這不是任何人。

牠是一種制度，是各種情況的結合。

是某種制度在殺死他——彼挨爾，在奪去他的生命，他的一切，在消滅他。

十一

從歇爾巴托夫公爵的屋子，犯人們一直被帶到貞女修道院左邊的貞女場，帶到一個菜園裏。園中立着一根柱子。柱子的旁邊有一口新掘的大坑和新掘的土，在坑與柱子的旁邊，有一大羣人站成一個半圓形。人羣中一小半是俄國人，一大半是放假的拿破崙的兵士：穿着各種軍服的德國人，意大利人，和法國人。在柱子的左右兩邊，站着幾行穿藍軍服，佩紅肩章，穿軟統靴，戴高盔的法國兵。

犯人按名單上寫定的次序排列着，（彼埃爾是第六）被領到柱子那裏。幾個鼓忽然在兩邊打起來，彼埃爾覺得他的心靈的一部份似乎隨同這種聲音裂去了。他失去了思想與了解的能力。他只能看，只能聽。他心中只有一個希望，就是，希望那件一定要做的可怕的事趕快做完。彼埃爾環顧着他的同伴們，並且審視着他們。

邊上的兩個人是剃過頭的犯人。一個高而瘦；另一個是黑皮，多毛，有肌肉，扁鼻子的。第三個是家奴，大約四十五歲，有白髮和肥胖的營養良好的身體。第四個是很美麗的農民，有金黃色大鬍鬚和黑眼睛。第五個是黃而瘦的，十八歲的，穿外套的工人。

彼埃爾聽着法國人在商量怎樣射擊，各別地還是兩個一陣？『兩個一陣，』一個上級軍官冷淡沉着地回答。在兵士的行列中有了騷動，並且可以看出大家都急忙着，並且他們

不像人們急忙着做他們所了解的事情的時候那樣地急忙着，卻像人們急忙着結束一件不可少的然而是不愉快的不可解的事情的時候那樣地急忙着。

一個圍着頸巾的法國官員走到犯人行列的右邊，用俄語和法語宣讀判決。

後來兩對法國兵走到犯人面前，奉長官的命令，抓住站在邊上的兩個犯人。犯人走到柱子前面站住了，在他們取袋子的時候，沉默地環顧着四周，好像受傷的野獸看着臨近的獵人一樣。有一個儘是劃十字，另一個在搔脊背，並且嘴唇做出類似笑容的樣子。兵士們用急忙的手，開始蒙紮他們的眼睛，套上袋子，把他們綁在柱子上。

十二個射擊手，帶着步鎗，用整齊堅定的步子從行列中走出來，停在柱子前面八步的地方。彼挨爾掉轉了頭，不看那就要發生的事。忽然間有了爆裂聲和轟擊聲，彼挨爾覺得比可怕的雷鳴還要響亮，於是他回顧了一下。有一陣煙。法兵帶着發白的臉和顫抖的手在穴坑旁邊做着什麼。他們又帶去了兩個犯人。同樣地，這兩個人用同樣的眼睛看着大家，沉默地，徒徒地用眼睛請求保護，顯然不明白也不相信所要發生的事。他們不能相信，因爲只有他們知道，他們的生命對於他們有什麼意義，因此他們既不了解也不相信他們的生命會被奪去。

彼挨爾不想看，又掉轉了頭；但又好像是一種可怕的爆炸聲震動了他的耳朵，和這些聲音同時，他看見了煙，人血，法國兵的蒼白的驚惶的臉，他們又在柱子旁邊做着什麼，用顫抖的手彼此推着。彼挨爾費力地呼吸着，環顧着四周，似乎在問：這是什麼一回事？在所有的和彼挨爾的目光交遇的目光裏，有這個同樣的問題。

在所有的俄國人的臉上，在法國兵和軍官的臉上，沒有例外地，他看到了和他自己心裏一樣的驚駭，恐怖和衝突。『但究竟是誰在做這件事！他們都和我一樣地痛苦。究竟是誰？是誰？』在彼挨爾心中忽然閃過這種思想。

『Tirailleurs du 86—me, en avant!（八十六隊的射擊手，向前走！）』有誰在喊。他們單獨帶走了第五個——站在彼挨爾身邊的那個人，彼挨爾不知道他得救了，不知道他和其餘的人被帶到這裏來，只是爲了要他們看到用刑。他懷着增加不已的恐怖，看着目前所發生的事件，並不感覺到高興與安慰。第五個是穿外套的工人。他們剛摸到他的時候，他便恐怖地跳開，抓住彼挨爾，（彼挨爾掙了一下，離開了他。）工人不能走路了。他們拖着他的腋下走着，他喊叫着什麼。當他們把他帶到柱子前面時，他忽然不作聲了。他似乎忽然明白了什麼。或者是他明白了呼喊無用，或者是覺得他們不會殺死他，總之，他站到柱子

前面去了等着和別人一道被紮起眼睛，他好像一個中彈的野獸一樣，用閃爍的眼睛環顧着四周。

彼挨爾不能夠再掉轉頭了，他閉了眼。在這第五次鎗殺時，他的以及全體的人的好奇與興奮達到了最高的限度。和所有的別人一樣，這第五個人顯得鎮靜：他裹緊了外套，用一隻光脚擦另一隻脚。

當他們開始紮他的眼睛時，他自己理好了腦後的使他發痛的結子；後來，別人把他靠到染血的柱子上的時候，他向後靠着，因爲這個姿勢使他不舒服，他伸直了身體，平伸了雙脚，安靜地靠着。彼挨爾的眼睛沒有離開他，沒有遺漏他的最細微的動作。

一定是命令發出了；一定是在命令之後發出了八枝步鎗的射擊聲。但彼挨爾，後來雖然努力回想，卻想不出他聽到了放鎗的最低的響聲。他只看見，那個工人忽然因爲什麽原故倒在繩索上，有兩個地方出血，繩索因爲懸掛的身體重量鬆散了，工人不自然地垂了頭，曲了一隻腿，坐下來了。彼挨爾跑到柱子前面去了。沒有人阻擋他。面色驚惶而蒼白的人在工人的四周做着什麽。一個年老的有鬍子的法國人的下顎，在解索的時候打顫了。尸身倒了下來。兵士們笨拙地匆忙地拕他離開柱子，開始向穴坑裏推。

大家明白無疑地知道他們是罪犯，他們一定要趕快地掩蓋他們的犯罪的痕跡。

彼挨爾向坑裏看了一下，看見工人躺在那裏，膝頭向上，靠近他的頭，一邊的肩頭比另一邊的高。這個肩膀痙攣地韻律地一下一下上地動着。但整鍬的泥土已經撒在全身之上。有一個兵憤怒地兇狠地痛苦地向彼挨爾喊叫，要他回去。但彼挨爾不明白他的話，站在柱子旁邊，也沒有人把他趕走。

穴坑塡平時，下了命令。他們把彼挨爾帶到原先的地方，站在柱子兩邊的法國兵，作了半轉彎，用整齊的步伐走過柱子。站在圈子當中帶了空鎗的二十四名射手，在各連兵士走過他們身邊的時候，跑步地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地方。

彼挨爾現在用麻木的眼睛看着這些從圈子當中一對一對地跑出來的射擊兵。除了一個人，大家都回進了各自的連。這個面孔死白的年輕的兵士，把高盔歪在腦後，放下了鎗，仍然站在穴坑對面他剛才打鎗的地方。他像醉人一樣地搖擺着，前走幾步，後退幾步，維持他的要傾倒的身軀。一個老兵軍曹從行列中跑出來，抓住年輕兵士的肩膀，拖他回到連裏去了。俄國人和法國人的羣衆開始分散了。大家都垂頭沉默地走着。

『ça leur apprendra à incendier,〔這是教訓他們放火的，〕』法國人當中的

一個人說。

彼挨爾回頭看了看說話的人，看到這人是一個兵，他想要爲了剛才所做的事情設法安慰他自己，但他卻不能夠還沒有把話說完他便搖了搖手，走開了。

十二

在行刑之後，他們把彼挨爾和別的犯人分開，把他單獨放在一個小小的、破壞的、髒汚的教堂裏。

傍晚時，一個守衛的軍曹和兩個兵士到教堂裏來通知彼挨爾，說他已經被饒恕了，現在要到俘虜軍人的營房裏去了。彼挨爾沒有了解他們向他所說的話，站起來和兵士一同走。他們把他帶到草場上端由焦枯木板、柱子、和條板所搭成的棚子前，把他帶進了其中的一間。在黑暗中二十個各種不同的人圍繞着彼挨爾。彼挨爾看着他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他們爲什麼在這裏，他們所需要於他的是什麼。他聽着他們向他所說的話，但是沒有把這些話作任何結論或應用：他不明白牠們的意義。他對於向他所問的話作了回答，但他沒有

考慮到誰在聽他說，他們將要怎樣了解他的回答。他看着他們的面孔和身體，但他覺得都是同樣的沒有意義的。

自從彼挨爾看見了不願意做那件事的那些人所做的可怕的屠殺之後，在他心中似乎忽然拔出了那個維繫一切的並且使一切顯得有生氣的彈簧，一切化為一堆無意義的廢物。他雖然沒有向自己承認，但他對於宇宙秩序、對於人類、對於自己心靈、以及對於上帝的信心，卻被毀滅了。這種心情彼挨爾從前也曾感到過，但從來不曾像現在這樣強烈。從前在他發生這種懷疑的時候，那些懷疑是起源於他自己的過錯。彼挨爾那時候在他自己的心坎裏覺得，那種失望與那些懷疑的解脫，是在他自己的心中。但現在，他覺得，世界在他眼前崩潰，留下的只是無意義的廢物，這不是由於他的過錯。他覺得，恢復對生活意義的信仰——不是在他的權力之內的。

人們在黑暗中環繞他站立着：大概他有什麼地方令他們很注意。他們向他說了些什麼，問了些什麼，然後把他帶到某個地方，最後他發覺他自己是在棚角落裏，和各方面談笑着的人在一起。

『哦，弟兄們……那個親王本人，他……』在對面的棚角落裏有誰的聲音在說，特別

強調着「他」字。

彼挨爾沉默地不動地坐在牆邊的草褡上，時而睜眼，時而閉眼。但他一閉眼，便看見那個可怕的因爲牠的簡單而顯得特別可怕的工人面孔，看見那些被動的兇手們因爲不安而顯得更加可怕的臉。他又睜開眼睛，麻木地看着四周的黑暗。

一個矮小的人彎着腰和彼挨爾坐在一起，彼挨爾一開始就從他在每一動作中所發出的強烈的汗味上注意到他的在場。這個人在黑暗中用腿在做什麼，雖然彼挨爾在黑暗中沒有看見他的臉，卻覺得這個人不停地在看他。彼挨爾在黑暗中注視了一會，明白了他是在解裹腿布。他做這件事的姿勢引起了彼挨爾的興趣。

解了腿上紮裹腿布的繩子，他細心地繞了起來，立刻又一面向彼挨爾看着，一面解另一隻腿。在一隻手掛繩子的時候，另一隻手已經在解另一隻腿上的裹腿布了。這樣地細心地，用手臂的敏捷的前後朹連的圓圈的動作解開了腿布，這人把鞋子掛在頭上的木釘上，取出小刀，割開了什麼，摺合了小刀，放在枕頭下邊，於是更舒服地坐定，把雙手抱着高聳的膝蓋，對直地注視着彼挨爾。彼挨爾在這些敏捷的動作中，在他把自己的東西放在角落裏的安警安排中，甚至在這個人的汗氣中，感覺到一種愉快的，安慰的，圓形的東西，他眼不移

動地望着他。

『您看見過許多困難嗎？先生？啊？』矮小的人忽然說。在他的唱歌般的聲音中有那麼多的友愛與簡單的表情，使得彼挨爾想要回答，但他的下顎打顫，他覺得要流淚了。矮小的人在同一秒鐘之內，不讓彼挨爾有時間顯出他的不安，又用愉快的聲音說話了。

『哎，好朋友，不要傷心，』他帶着俄國老婦們說話時所有的那種溫柔的唱歌般的親切的聲音說着。『不要傷心，好朋友，只受苦一小時，但要活一輩子的！就是這樣的，我的好朋友。我們活在這裏，謝謝上帝，沒有憤怒。他們這些人裏面，有壞人，也有好人，』他說；他一面說着，一面用靈活的動作跪着轉過身，站立起來，咳嗽着，走到別處去了。

『咿唏，賤貨，來了！』彼挨爾聽到這個同樣的親善的聲音在棚子的盡頭說。『來了，賤貨，牠記得！哦，哦，好了。』

於是這個兵士推開向他跳來的小狗，回到自己的地方坐下來。他手裏有什麼東西裹在一塊破布裏。

『這個，嚐一嚐，先生，』他說，又恢復着先前恭敬的態度，放開布捲，遞給彼挨爾幾只烤山芋。『吃飯的時候有湯，但山芋好極了！』

彼挨爾整天沒有吃東西，他覺得山芋的香味是異常可愛。他謝了這個兵，動手吃着。

『啊，怎麼樣？』兵士微笑着說，又拿出一塊山芋。『你這樣辦就對了。』他又拿出摺刀，在自己手掌上把山芋切成均等的兩半，從破布裏撒了點鹽，遞給彼挨爾。

『山芋好極了，』他又說。『你這樣嚐嚐看。』

彼挨爾覺得他從來沒有吃過比這更好吃的食品。

『哦，我是很好了，』彼挨爾說，『但他們爲什麼鎗斃那些可憐的人呢？……最後一個不過二十歲。』

『吡，吡……』矮小的人說。『罪過哦……罪過哦……』他迅速地說，好像他的話總是準備好了在口頭上不覺地流出來的；他繼續說：『這是怎麼回事，先生，您這樣地留在莫斯科？』

『我沒有想到他們來得這樣快。我無意地留下來的，』彼挨爾說。

『他們怎樣抓住你的，好朋友？是從你家裏嗎？』

『不是，我去看火，他們在那裏抓住我，把我當作放火的人審判我。』

『有審判的地方就有不公平，』矮小的人說。

『你在這裏很久嗎？』彼挨爾問，嚼着最後的山芋。

『我嗎？上個星期日，他們把我從莫斯科的一個醫院裏抓出來的。』

『你是什麼人，是兵嗎？』

『我們是阿卜涉讓團裏的兵。我發燒快要死了。他們沒有告訴我們一句話。我們大約有二十個人躺在那裏。我們沒有想過，也沒有猜過。』

『那麼，你在這裏難過嗎？』彼挨爾問。

『怎麼不難過呢，好朋友。我叫卜拉東，我姓卡拉他耶夫，』他說，顯然是要使彼挨爾容易稱呼他。『在團裏他們叫我小鷹。怎麼能不難過呢，好朋友！莫斯科，她是各城市的母親。看到這個怎能不難過呢。是的，蛆啃包心菜，自己卻先死，老年人常常這麼說的，』他迅速地添說。

『怎麼，你怎麼說的？』彼挨爾問。

『我嗎？』卡拉他耶夫問『我說，事情不憑我們的計劃，卻憑上帝的判斷。』他說，以爲是在重複他所說的話，立刻又繼續說：『啊，先生，您有祖產嗎？有房子嗎？你有很多東西了！有妻子嗎？老上人在世嗎？』他問，雖然彼挨爾在黑暗中不能看見，卻覺得，兵士問這個問題時，

他的嘴唇撅成一個被約制的笑容。他顯然是覺得悲傷：彼挨爾沒有雙親，尤其是沒有母親。

『女人爲了商量，丈母娘爲了接待，但不如自己的母親那麼親愛！』他說。『你有小孩嗎？』他繼續地問。彼挨爾反面的回答又顯然令他失望，於是他又連忙說，『哦，你們還是年輕人，上帝要給的，終歸有的。只要生活和諧……』

『但現在一切都是無所謂了，』彼挨爾不禁地說。

『哎，你這個可愛的人，』卜拉東回答說。『討飯袋和監獄，你永遠不要拒絕。』他坐得更舒服一點，咳了一下，顯然是準備作長談。『我的好朋友，我還住在家裏的時候，』他開始說。『我們的祖產是富足的，土地很多，我們農民過得很好，我們有屋子，謝謝上帝。父親和我們，七個人出去收割。我們過得很好。我們是眞正的農家。事情是這樣的……』於是卜拉東．卡拉他耶夫說了一個長故事，說他怎樣到別人家的樹林裏去找木材，怎樣被看守人抓住，他們怎樣笞打他，審問他，送他去當兵。『哦，好朋友，』他說，他的聲音因爲微笑而改變着，『我們認爲那是不幸，幅卻是幸福！假如不是因爲我的罪過，我的兄弟便要去當兵。但我的兄弟有五個小孩，我呢，你知道，只要留下一個女人。我有過一個女孩，但在我當兵之前，上帝

把她拿去了。我告了假回家，我要告訴你的。我看到他們過得比從前好，牲畜滿院，婦女在家，兩個兄弟在外面掙錢。只有最小的米哈益洛在家。父親說，小孩們都是一樣的：無論咬了哪一隻手指都要痛的，但是假如不是那時候把卜拉東剃了頭去當兵，米哈益洛便要去。他把我們叫到他面前去——你相信！要我們站在聖像前面。他說，米哈益洛，到這裏來，跪到他的脚下來，你，婦女也跪下來，孫兒們，跪下來。他說，你們明白嗎？就是這樣的，我親愛的朋友。運命是找人的。我們總是批評哪個不好，哪個不適宜。我們的幸福，好朋友，好像拕網裏的水；你拕，牠脹起來但是你把牠拕了出來，什麼也沒有就是這樣的。』

卜拉東在草稭上換了地方。

沉默了一會，卜拉東站起來了。

『啊？我看，你想睡了，』他說，開始迅速地劃十字，低語着：

『主耶穌基督，尼考拉聖徒，弗羅拉和拉夫拉，㊀主耶穌基督，尼考拉聖徒，弗羅拉和拉夫拉，主耶穌基督可憐我們，救我們！』他說完，跪到地上，立起來，嘆口氣，又坐到草稭上。『就是這樣的。上帝，讓我睡下來像石頭，站起來像麵包，』他低語着，然後躺下來，把大衣拉到身上。

㊀ 毛註：弗羅拉和拉夫拉在農民心中是保護馬匹的神。

『你唸的是什麼禱告文？』彼挨爾說。

『啊？』卜拉東低語着，他已經快睡着了。『我唸什麼嗎？我向上帝禱告。你不禱告嗎？』

『不，我也禱告的，』彼挨爾說。『你說的弗羅拉和拉夫拉是什麼？』

『啊，當然，』卜拉東迅速地回答，『他們是馬神了。我們也該可憐畜牲，』卜拉東·卡拉他耶夫說。『啊、賤貨，你盤起來了。你暖了，狗的女兒，』他說，摸着脚旁的狗，又轉過身，立刻就睡着了。

外邊遙遠的地方傳來了哭聲和叫聲，從棚板隙縫裏看得見火光；但棚裏是黑暗而寂靜的。彼挨爾好久沒有睡着，在黑暗中睜着眼躺在床上，聽着躺在身邊的卜拉東的均匀的鼾聲，並且覺得先前破碎的世界現在帶着新的美麗，在新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上，在他的心靈中活動起來了。

十三

在彼挨爾進去住了四個星期的棚子裏，有二十三個俘虜的兵，三個軍官，兩個文官。

他們後來在彼挨爾的記憶中都印象模糊了，但是卜拉東·卡拉他耶夫在彼挨爾的心中永久留着最生動最寶貴的印象，並且是一切良善圓形的俄國的東西的化身。第二天黎明彼挨爾看見他的鄰人時，某種圓形的東西的最初的印象充分地證實了：卜拉東穿了法國大衣，腰間繫着繩子，戴着尖頂兵帽，穿着草鞋，他的身軀是圓形的。他的頭是完全圓形的，他的背，胸，肩，甚至他的總是好像準備要抱什麽東西的胛膊，都是圓形的，他的可喜的笑容，他的親切的棕色的大眼睛，都是圓的。

卜拉東·卡拉他耶夫，從他這個老兵所參加過的各戰役的敍述上看來，一定有五十歲了。他自己不知道，也不能確定他有多大年紀；但是他的明亮潔白的結實的牙齒，是良好的完整的，在他發笑時（他常常發笑）便顯得是兩個半圓形；他的鬍子和頭髮裏沒有一根灰毛，他整個的體格具有靈活、特別是堅強與耐勞的樣子。

他的臉上雖然有細微的圓皺紋，卻有天眞和青年的表情；他的聲音是好聽的唱歌般的。但他的談話中的主要特點是直接與恰當。他顯然從來沒有想過他所說的以及他要說的話；因此，在他的音調的迅速與眞實中有特別的不可抵抗的說服力。

他的體力與靈活在囚禁的初期是那樣地充沛，似乎他不知道什麽是疲倦與疾病。每

天晚上他睡倒的時候，他說——『主啊！讓我睡下來像石頭，站起來像麵包，』早上起來的時候，總是同樣地聳動肩膀，說『睡着彎腰，站着振奮。』確實，他一躺下來，便立刻睡着了，像石頭一樣，他一振奮，便立刻，沒有一秒鐘遲疑，着手做事，好像小孩一起身就要去玩耍一樣。他能夠做一切的事情，做的不很好，但也不壞。他烘麵包，做菜，縫衣，削木，補靴。他總是忙着，只在夜間，他才讓自己說他所愛說的話，並且唱歌。他唱歌，不像那些知道有人在聽的歌者們唱的那樣；他唱歌卻像雀鳥唱歌一樣，顯然因為他覺得這些聲音是必須發出來的，正如同人必須伸腰或散步一樣；而這些聲音總是高腔的，溫柔的，幾乎是女性的，憂鬱的，在唱的時候他的面孔是很嚴肅的。

在囚禁中，長了鬍子，他顯得是拋去了一切強加於他的不相合的兵士的習慣，不覺地回轉到從前農民的常人的習慣。

『退伍的兵士——襯衣又放在褲腰外邊了。』㊀他說。他不願說到自己的當兵生活，然而也不抱怨，他常常說，在他整個的兵役期間，他沒有被打過一次。在他說話時，他大都是說他從前的、顯然為他所寶貴的、他所說的『基督徒』生活的、卻是農民生活的回憶。㊁他

㊀毛註：農人穿襯衣，在腰間繫帶，衣擺繟在褲腰外邊，兵士襯衣的下邊卻在褲腰裏邊。

的談話中充滿了成語，這些成語不是兵士們所說的那種大都是下流粗野的成語，而是民間的成語，這些話，單看時，似乎毫無意義，但是適當地說出來時，便頓然顯出深透的智慧。

常常他說的話和他先前所說的話完全相反，但兩方面的話都是正確的。他愛說話，並且說得很好，用着彼挨爾以為是他自己發明的親愛字眼和成語修飾他的話；但他的言語的主要魔力，就是那些最簡單的事件，有時正是彼挨爾看見而沒有注意的那些事件，在他的話裏，有了嚴肅而恰當的性質。他愛聽一個兵士在晚間所說的故事，(總是一樣的故事)，但他最愛聽現實生活的故事。他快樂地微笑着，聽着這些故事，時而插進字句，發出問題，使自己明白他所聽的那些故事中的精采處。彼挨爾所了解的恩情、友誼、愛情，是卡拉他耶夫全都沒有的；但他也會愛過，也曾和他生活遭遇中的一切親愛地生活過，特別是和人——但不是和某一個人，而是和他所遇到的那些人。他愛他的狗，愛他的同伴，愛法國人，愛他的鄰人彼挨爾；但彼挨爾覺得，卡拉他耶夫雖然對他有親切的深情，(他不覺地用這個來表示他對於彼挨爾的精神生活的稱讚，)卻不會因為和他分別而有片刻的悲傷。而彼挨爾也開始對於卡拉他耶夫懷着同樣的感覺。

㊀ 原文基督徒的音『黑利斯帶阿寧』與農民的音『克來斯帶雅寧』很相近，他說得沒有分別。

卜拉東・卡拉他耶夫在其他的俘虜們看來是一個普通的兵；他們稱呼他「小鷹」或卜拉托涉，好意地取笑他，派他送東西。但在彼挨爾看來，他在第一天夜裏顯得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圓形的、永久的，簡單與眞實精神的化身，他永遠是那樣的。

卜拉東・卡拉他耶夫的心中，除了禱告文，什麼都背誦不出的。說話時，似乎他開了口，便不知道如何結束。

彼挨爾有時被他的話中的思想所感動，當他請他重述他所說的話時，卜拉東已不能記得他剛才所說的話，正如同他不能用文字向彼挨爾說出他心愛的歌詞。詞中有『本鄉的，樺樹，我心痛，』但這些字眼，若是說出來不唱出來，便沒有任何意義。他不了解，並且不能了解從話句中單獨取出的字眼的意義。他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個動作就是他所不解的一種活動的表現，這活動就是他的生命。但他的生命，照他自己的看法，作爲單獨的生命，是沒有意義的。生命只作爲整體之部份，才有意義，這個整體是他不斷地感覺到的。他的言語和行動那樣均勻地、必然地、自發地，從他身內流出來，正如同香氣從花裏發出來一樣。他不能了解一個單獨分開的行爲或字眼的價值或意義

十四

從尼考拉那裏得到了她的哥哥和羅斯托夫家一同在雅羅斯拉夫的消息，瑪麗亞公爵小姐不顧姨媽的勸阻，立刻準備前去，不但是她一個人去，而且還同姪兒一道。這件事困難不困難，可能不可能，她沒有問，也不想要知道：她的責任不僅是她自己要到也許將死的哥哥面前去，並且要盡一切可能的力量把他的兒子帶到他面前去，於是她準備動身。安德來公爵自己沒有通知她，瑪麗亞公爵小姐認爲，這是因爲他太弱不能寫字，或者是他以爲這個長途行程對於她和自己的兒子是困難而危險的。

瑪麗亞公爵小姐準備幾天之內就上路了。她的車輛是一輛家庭大轎車，（她坐這輛車到福羅涅示來的，）一輛半篷車和一輛行李車。和她同行的有部銳昂小姐，尼考盧施卡，他的教師，老保姆，三個女僕，齊杭，一個年輕的聽差，和姑母派遣的隨僕。

循通常的路線過莫斯科，是不能夠想的，因此，繞道——即是瑪麗亞公爵小姐必須取道利撇茲克，銳阿桑，夫拉濟米爾，舒雅，——是很遠的，又因爲不是到處有驛馬，是很困難的，

並且銳阿桑附近（據說）出現了法國兵，甚至是危險的。

在這個困難的旅途中，部銳昂小姐代撒勒，和瑪麗亞公爵小姐的僕人都詫異她的堅毅和精力。她睡的比大家遲，起的比大家早，沒有任何困難可以阻礙她。由於她的勤快和精力鼓勵了她的同伴們，他們在第二個星期末便到了雅羅斯拉夫。

在她住在福羅涅示的最後幾天，瑪麗亞公爵小姐感到平生最大的幸福。她對羅斯托夫的愛情已經不再苦惱她，不再激動她了。這種愛情充滿了她的心靈，成了她自身的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她不再反抗這個愛情了。近來瑪麗亞公爵小姐相信——不過她從來沒有用明白的言語向自己確定地說過——她被愛並且在愛。在她上次和尼考拉會面，尼考拉向她說、她的哥哥和羅斯托夫家在一起的時候，她便相信了這個。尼考拉沒有一個字提到，安德來公爵和娜塔莎之間的舊關係，假若他復元了，便可以恢復，但瑪麗亞公爵小姐從他的臉上看出，他知道並且想到了這個。雖然如此，他對她的態度——小心，體貼，愛戀——不但沒有改變，而且瑪麗亞公爵小姐有時似乎覺得，他高興現在他和瑪麗亞公爵小姐之間的親戚關係，使他可以更自由地向她表示他的友愛。瑪麗亞公爵小姐知道，她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戀愛，並且覺得她被愛，並且在這種關係中是幸福的安心的。

但心靈的一方面的這種幸福，不但沒有阻止她充分地感覺她對於哥哥的悲傷，而且反之，這種心靈的安寧在一方面，使她更能夠讓自己充分沉湎於她對哥哥的情感。這種情感在剛離福羅涅示時是那麼強烈，以致送行的人，看着她的憔悴的失望的面孔，相信她一定要在途中生病；但正是瑪麗亞公爵小姐所那麼勤快地處理的、旅途的困難和操心，暫時把她從悲傷中解脫出來，並且給了她力量。

正如同在旅途中總是這樣的，瑪麗亞公爵小姐只想到旅途的本身，忘記了旅途的目的。但是到達雅羅斯拉夫時，當她又想到不是在幾天之後、而是在當天晚上她可能要遇到的事情的時候，瑪麗亞公爵小姐的興奮達到了最高的限度。

被派遣先到雅羅斯拉夫去探聽羅斯托夫家的地址、以及安德來公爵的情況的隨僕，當他在城門口遇見進城的大馬車時，看見了公爵小姐的異常蒼白的面孔從窗口伸出來，看他，他恐怖起來了。

『一切都打聽到了，公爵小姐：羅斯托夫家在廣場上，在商人不郎尼考夫的房子裏。不遠，就在伏爾加河的邊上，』隨僕說。

瑪麗亞公爵小姐驚惶地疑問地看着他的臉，不明白他為什麼不回答主要的問題：哥

哥怎樣？部銳昂小姐替公爵小姐問了這個問題。

『公爵怎樣？』她說。

『公爵大人和他們住在一個屋子裏。』

『那麼他是活着的，』公爵小姐想她低聲問『他怎樣？』

『用人們說他還是那樣。』

『還是那樣』是什麼意思，公爵小姐沒有問，只是很快地不被注意地瞥了瞥坐在她前面高興地看着城市的七歲的尼考盧施卡，她垂下了頭，直到沉重的、轟轟的、顛簸的、搖動的車子停下時，才抬起來。被拉下的脚踏蹬響了一聲。

車門開了。左邊是水——一條大河；右邊是大門階台；階台上有男僕，女僕，和一個面色紅潤的有大黑辮子的女子，瑪麗亞公爵小姐似乎覺得她是令人不快地虛僞地微笑着。（她是索尼亞。）公爵小姐跑上樓梯，虛僞地微笑的女子說：『這裏，這裏；』於是公爵小姐到了前廳裏，對着一個有東方模式的面孔的老婦人，她帶着受感動的表情迅速地走來迎接她。這人是老伯爵夫人。她抱着瑪麗亞公爵小姐，並且開始吻她。

『Mon enfant，〔我的孩子，〕』她說，『je vous aime et vous connais depuis

longtemps,「我愛你，早就知道你。」』

雖然自己興奮，但瑪麗亞公爵小姐知道這是伯爵夫人，應該同她說幾句話，她自己不知道如何地說了一點恭敬的法語，她的語氣正和別人向她說話的語氣一樣；她問：『他怎麽樣？』

『醫生說，沒有危險，』伯爵夫人說，但在她說這話時，她嘆着氣抬起眼睛，在這個姿勢中，有和言語相反的表情。

『他在哪裏？能看他嗎，行嗎？』公爵小姐問。

『等一下，公爵小姐，等一下，親愛的。這是他的兒子嗎？』她向着和代撒勒一同進來的尼考黛施卡說。『我們可以替所有的人安置住處；房子很大。啊！多麽可愛的孩子！』

伯爵夫人領公爵小姐進了客室。索尼亞和部銳昂小姐在談話。伯爵夫人撫愛着孩子。老伯爵進客室來歡迎公爵小姐。老伯爵自從上次公爵小姐和他會面以後，大大改變了。那時他是活潑的，愉快的，自信的老人；他現在似乎是可憐的、茫然若失的人了。他和公爵小姐說話時，不停地四顧着，好像是問大家他做的對不對。在莫斯科和他的家產一同毀壞之後，他被拋出了慣常的軌道，顯然失去了對他自己的重要性的自覺，並且覺得他在生活中已

經沒有了地位。

雖然只希望趕快看到哥哥，雖然不高興，在她只希望看到哥哥的時候，他們招待着她並且虛偽地稱讚她的姪兒，公爵小姐卻注意到她身邊所發生的一切，覺得暫時服從她所加入的新秩序是必要的。她知道，還一切是必要的，雖然這使她覺得不舒服，她卻並不對他們惱怒。

『這是我的甥女，』伯爵說，介紹着索尼亞，『你不知道她嗎，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向她轉過身，極力壓制她心中對於這個女子所起的敵意的情緒，吻了她一下。但她覺得難受，因爲身邊各人的心情和她的心情相差的那麼遠。

『他在哪裏？』她又向所有的人問了一聲。

『他在樓下，娜塔莎和他在一起，』索尼亞紅着臉回答。『派了人去探問了。我想，您疲倦了吧，公爵小姐？』

公爵小姐的眼裏湧出了惱怒的淚。她轉過身，想要再問伯爵夫人，從哪裏去看他，這時候從門口傳來了輕微的，急速的，似乎是愉快的脚步聲。公爵小姐回顧了一下，看見了幾乎是跑着走進來的娜塔莎，從前在莫斯科會面時，她所那麼不歡喜的那個娜塔莎。

但公爵小姐還沒有細看娜塔莎的臉，便明白了娜塔莎是她在悲哀中的忠實伴侶，因此，是她的朋友。她跑去迎她，抱了她，在她肩上哭起來了。

娜塔莎，坐在安德來公爵的枕邊，一聽到瑪麗亞公爵小姐來到，就悄悄地走出他的房間，用迅速的、在瑪麗亞公爵小姐看來似乎是愉快的步伐跑來看她。

當她跑進房時，她的興奮的面孔上只有一個表情——愛的表情，對於他的、對於她的、對於和她所愛的人相接近的一切的、無限的愛的表情；憐憫、爲別人受苦、以及犧牲她自己的一切幫助他人的願望的表情。顯然這時候，在娜塔莎的心中，沒有一個思想是關於她自己的，關於她自己和他的關係的。

敏感的瑪麗亞公爵小姐一見娜塔莎的臉，便明白了一切，並且又傷心又快樂地在她肩上流淚。

『我們去，我們去看他，瑪麗，』娜塔莎說，領她走進另一個房間。

瑪麗亞公爵小姐抬起頭，擦乾眼淚，轉向娜塔莎。她覺得，她會從她了解一切，知道一切。

『怎樣……』她開始問，但忽然停住了。

她覺得那是不能用言語詢問，也不能用言語回答的。娜塔莎的臉和眼睛會把一切說

得更明顯、更深透。

娜塔莎望着她，但似乎是恐怖而又猶疑不決——要說出還是不說出她所知道的一切；她似乎覺得，對着這雙射入她的心坎裏的明亮眼睛，她不能說出她所見到的全部眞相。娜塔莎的嘴唇忽然發抖，醜陋的皺紋出現在她的嘴的四周，她嗚咽了一下，用手蒙着臉。

瑪麗亞公爵小姐明白了一切。

但她仍然存着希望，問了她自己也不相信的話：

『但他的傷怎樣？他的大概情形怎樣？』

『您，您……會看到，』娜塔莎只能說出這一點。

爲了止住哭泣，她們在樓下他的房外坐了一會，然後帶着鎮靜的臉進房去看他。

『整個的病狀是怎麼樣的？他早就病得更兇了嗎？』『這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瑪麗亞公爵小姐問。

娜塔莎說，最初的時候，因爲燒熱和痛疼，有過危險，但在特羅伊擦，危險過去了，醫生只怕一樁——壞疽症。但這個危險也減少了。他們到雅羅斯拉夫時，傷處開始生膿了，（娜塔莎知道一切關於生膿之類的事情）醫生說，化膿可能經過良好。燒熱發生了。醫生說，這個

燒熱不很危險』

『但是兩天之前，』娜塔莎說，『忽然這個發生了……』她壓制着哭泣。『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您可以看到，他是什麼樣子了。』

『他虛弱了嗎？瘦了嗎？』公爵小姐問。

『不是，不是那樣，卻是更壞。您可以看到的。啊，瑪麗，他太好了，他不能，他不能活了，因爲……』

十五

當娜塔莎用習慣的動作打開了門，讓公爵小姐走在她前面的時候，瑪麗亞公爵小姐覺得在她的喉嚨裏已經有了現成的嗚咽了。她雖然準備着她自己，努力使她自己鎮靜，她卻知道，她不能夠看見他不滴眼淚的。

瑪麗亞公爵小姐明白了娜塔莎說的他在兩天之前發生了這個這話的意思。她知道，這話的意思是說他忽然虛弱了，而他的虛弱與她的動情便是死的徵兆。她走到門口時，已

經在她的想像中看見了她在幼年時代所熟知的安德柔沙的面孔，溫順、親切、有同情感的面孔，這是他後來很少有的，因此總是那麼強有力地感動她。她知道，他要向她說出低聲的親切的話，像她父親死前向她所說的一樣，她知道她不能忍受這個，她要在他面前哭泣的。但早遲這是一定要發生的，於是她走進房去了。在她用近視的眼睛漸漸清楚地辨別着他的形體，尋找着他的容貌時，她的哭咽在喉嚨裏越升越高了，然後她看見了他的臉，並且和他的目光交遇了。

他睡在長沙發上，四周放着枕頭，穿着松鼠皮的換裝服。他消瘦而蒼白。他的一隻瘦而白得透明的手握着一塊手帕，另一隻手，用指頭的輕輕的動作，摩着長起的細鬍鬚。他的眼睛望着進來的人。

看見了他的臉，交遇了他的目光，瑪麗亞公爵小姐立刻放慢了她的快步，覺得她的眼淚忽然乾了，哭咽也停止了。看見了他的面部和目光的表情，她忽然畏怯起來，並且覺得自己有罪。

『但是我有什麼罪呢？』她問自己。

『罪在，你是活着的，並且想到生活，而死……』他的冷靜而嚴厲的目光回答。

當他慢慢地看妹妹和娜塔沙的時候，在他不是向外看而是向內看的深奧的目光裏，幾乎含着敵意。

他和妹妹接吻，照他們的習慣，手握着手。

『好嗎？瑪麗，你怎麼到這裏的？』他用那種像他的目光一樣平靜的冷淡的聲音說。假使他喊出失望的叫聲，那叫聲也沒有他的話聲這樣地使瑪麗亞公爵小姐覺得可怕。

『你把尼考盧施卡帶來了嗎？』他用同樣平靜的慢慢的聲音說，並且顯然努力地在作回憶。

『你身體現在怎樣了？』瑪麗亞公爵小姐說，她自己也詫異着她所說的話。

『這個，親愛的，應該問醫生，』他說，顯然又在努力要顯得親切，他只用嘴唇說，（顯然是，他全然沒有想到他所說的：）

『Merci, chère amie, d'être venue.（謝謝你來了，我親愛的。）』

瑪麗亞公爵小姐緊握着他的手。由於她的緊握，他幾乎察覺不出地皺了一下眉。他沉默着，她也不知道要說什麼。她明白了他在兩日前所發生的情形。在他的言語中，在他的語調中，特別是在這個目光中——在冷淡的幾乎是敵意的目光中——可以感覺到一種在

活人看來是可怕的對於世間一切的疏遠。他顯然是費力地在了解一切活的東西；但同時，又似乎是他不了解活的東西，這不是因爲他失去了了解力，而是因爲他了解了別的東西，那東西是活人不了解並且不能了解的，那東西吸去了他整個的心靈。

『啊，運命多麼奇怪地把我們帶在一起呵！』他打破沉默，指着娜塔莎說。『她一直在看護我。』

瑪麗亞公爵小姐聽着，卻不明白他所說的話。他，敏感的，溫柔的安德來公爵，他怎麼能夠在他所愛的，並且愛他的女子面前說這話！假使他想活，他就不能用那樣冷淡的痛心的語氣說這話。假使他不知道他要死，他怎麼能夠不可憐她，他怎麼能夠在她面前說這話！這只能有一個解釋，就是他覺得一切都無關重要，而一切都無關重要，是因爲別的更重要的東西向他顯現了。

談話是冷淡的，不連貫的，時時中斷的。

『瑪麗是經過銳阿桑來的，』娜塔莎說。

安德來公爵沒有注意到她叫他的妹妹瑪麗。而娜塔莎自己，在他面前這樣叫了她以後，自己才注意到。

『當眞的？』他說。

『她聽說，莫斯科全燒了，全燒了，好像……』

娜塔莎停住了：不能再說了，他顯然在作努力要聽，卻不能夠。

『是的，據說燒了，』他說。『這很可惜，』他向前面直視着，用手指不經心地理着鬍子。

『你遇到尼考拉伯爵了嗎？瑪麗？』安德來公爵忽然說，顯然希望向她們說點高興的話。『他寫信來說，他很歡喜你，』他簡單地鎮靜地繼續說，顯然不能了解他話裏的對於活人的複雜的意義。『假使你也歡喜他，那是很好的……你們結婚，』他稍微更快地加上這一句，似乎因爲尋覓了很久終於找出的話而高興。

瑪麗亞公爵小姐聽了他的話，但這些話除了證明他現在距離一切活的東西是多麼遙遠，對於她沒有任何別的意義。

『爲什麼說到我呢！』她鎮靜地說，然後看了看娜塔莎。

娜塔莎感覺到她在看她，卻沒有看她。大家又沉默着。

『安德來，你想……』瑪麗亞公爵小姐忽然用顫抖的聲音說，『你想要看見尼考盧施卡嗎？他總是提到你。』

安德來公爵第一次幾乎察覺不出地微笑了一下，但瑪麗亞公爵小姐是那麼熟悉他的面情，她恐怖地明白了這個笑容不是高興，不是對於兒子的深情，而是暗下的溫順的嘲笑——嘲笑瑪麗亞公爵小姐用她認爲是最後的方法來喚起他的精神。

『是的。我很高興看見尼考盧施卡，他好嗎？』

尼考盧施卡被人帶到安德來公爵面前來了，他驚惶地看着父親，卻沒有哭，因爲沒有別人哭；安德來公爵吻吻他，顯然不知道要向他說什麼。

尼考盧施卡被帶走之後，瑪麗亞公爵小姐，又走到哥哥面前，吻了他，她不能再抑制自己，哭起來了。

他注意地看她。

『你爲了尼考盧施卡嗎？』他問。

瑪麗亞公爵小姐哭着，同意地點了點頭。

『瑪麗，你知道福音……』但他忽然沉默了。

『你說什麼？』

『沒有什麼。不該在這裏哭的，』他用同樣冷淡的目光看着她說。

瑪麗亞公爵小姐開始哭的時候，他知道她哭的是尼考盧施卡要成爲無父的孤兒。他用很大的努力力求歸返到生命中來，並且採取他們的觀點。

『是的，他們一定覺得這是可憐的！』他想。『但這是多麼簡單啊！』

『天鳥不耕耘，不收獲，但你的父養活他們，』他向自己說，並且想要向公爵小姐說同樣的話；『但不行，他們要按各人自己的意思去了解的，他們不了解的！他們不能夠了解這個，所有的這些爲他們所寶貴的情緒，所有的這些在我們看來是那麼重要的思想——都是不必要的！我們不能彼此了解的！』於是他沉默着。

安德來公爵的年幼的兒子七歲了。他幾乎還不能讀書，什麼都不知道。在那天以後，他經歷了很多的事情，獲得知識，觀察，經驗；但即使他那時有了所有這些日後獲得的能力，他也不能比當時更深透更完全地了解他在他父親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間所看見的那個場景的意義。他完全了解，他沒有哭，走出房間，無言地走到跟他出來的娜塔莎的

身邊，用沉思的、美麗的眼睛羞怯地看了看她；他的撅起的鮮紅的上唇打顫；他的頭靠在她身上，哭起來了。

自從那天以後，他逃避代撒勒，逃避撫愛他的伯爵夫人，或者獨自坐着，或者羞澀地走到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面前（他似乎愛娜塔莎超過愛自己的姑母），悄悄地羞怯地依戀着她們。

瑪麗亞公爵小姐從安德來公爵的房中走出，充分明白了娜塔莎臉上所說的一切。她不再和娜塔莎提到救他生命的希望。她和她輪流地坐在他的沙發的旁邊，她不再流淚，卻不斷地禱告，在心靈上轉向那永恆的和不可測究的上帝——他的存在此刻是那麽顯明地在瀕死的人的身上。

十六

安德來公爵不但知道他要死，而且覺得他正在死，覺得他已經死了一半。他所感到的意識，是對一切人世的事物的遠離，和存在體的快樂的奇怪的輕飄。他不着急，不焦慮，等待

着他就要遇到的東西。那個嚴厲的，永恆的，不可知的，遙遠的東西，——他在自己的一生之中不斷地感覺到牠的存在——現在靠近他，並且，由於他所感覺的存在體的那種奇怪的輕飄，似乎是可解的，實在的了。……

從前他怕完結，他兩度經歷過對於死亡——完結——的痛苦的可怕的恐怖，現在他不知道這種恐怖了。

他第一次感覺到這種恐怖的時候，是在霰彈好像陀螺一樣在他面前打旋，他看着休耕田，灌木，和天，並且知道死亡就在他面前的時候。當他在受傷之後恢復了知覺，而那永久的、自由的、與這個生活無關的、愛的花朵，好像是從那限制牠的、生活的束縛中解放了出來，在他心中忽然開放的時候，他不再怕死亡，不再想到死亡了。

在受傷之後痛苦的寂寞的與半昏迷的時辰裏，他愈思考那向他展示的、永恆之愛的新原則，他愈不自覺地放棄塵世的生活。愛一切的東西，一切的人，永久地爲愛而犧牲自己，意思就是不愛任何人，不過這塵世的生活。他愈透察這種愛的原則，他愈放棄生活，愈澈底消滅了那個在沒有愛的時候、在生死之間所有的可怕的障礙。在最初的時候，當他想到他一定要死時，他向自己說，『哦，這有什麼關係，這樣更好！』

那一夜，在梅濟錫，當他所希望的女子在他的半昏迷中出現在他的眼前時，他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流出了悄悄的高興的眼淚，那夜以後，對於一個女子的愛情又不覺地潛入了他的心，又把他帶到生命中。快樂的，興奮的思想開始來到他心中。回想着在裏傷站裏看見庫拉根的那個時候，他現在不能再有那時的情緒了；現在苦惱他的是這個問題：他是否還活着？他不敢問這個問題。

他的病經過了他的生理的程序；但娜塔莎說『他發生了這個』這句話所指的事情，是他在瑪麗亞公爵小姐到這裏兩天之前發生的。那是生死之間的最後的精神鬬爭，在這鬬爭中，死亡得到了勝利。那是突然的覺察：他還重視生活，以他對娜塔莎的愛情向他表現的生活，——重視那最後的、被征服的、對於未知的事物的恐怖。

是在晚間。和尋常飯後一樣，他在輕微的燒熱狀態中，他的思想異常地清晰。索尼亞坐在桌邊。他開始打盹。忽然幸福的感覺支配了他。

『啊，她進來了！』他想。

確實，剛才不聲不響地走進房來的娜塔莎坐在索尼亞的地方。

自從她開始看護以來，他總是在身體上感覺到有她在附近。她坐在椅子上織襪子，側

着對他，遮着他的燭光。（安德來公爵有一回向她說，沒有人比織襪子的老保姆們更善看護病人，在襪子的編織上，有一種給人安慰的地方；從那時以後，她便學會了織襪子。）她的纖指迅速地移動着時而相碰的織針，他可以淸楚地看見她的垂頭的沉思的側面。她動了一下——線球從她的膝頭上滾下來了。她驚動了一下，看了看他，用手遮着燭光，用小心、敏捷、準確的動作俯下身體，拾起線球，照先前的姿勢坐着。

他不動地看着她，看見她在動作之後，須要深深地吸一口氣，但她不敢這麼做，她小心地呼吸着。

在特羅伊擦修道院裏他們說到過去他向她說，假使他還活着，他要永遠爲了自己的傷而感謝上帝，他的傷把他和她帶在一起；但從那個時候起，他們從來沒有說到將來。

『這是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他現在想着，看着她，聽着織針的輕微的鋼的聲音。『難道只是爲了我要死，運命才那麼奇怪地把我和她帶到一處嗎？……難道生活的眞理展示給我，只是爲了向我表示我是在虛僞中過生活的嗎？我愛她超過世界上的一切。但是，假使我愛她，我要怎麼辦呢？』他想，忽然他由於他在痛苦中養成的習慣，不覺地哏了一聲。

聽到這個聲音，娜塔莎放下了襪子，把身子向他更靠近地側着，看到了他的明亮的眼

睛，忽然輕輕地走到他面前，彎下了身子。

『您沒有睡着？』

『沒有，我向您看了很久；我覺得到，您是什麼時候進來的。沒有人像您這樣地給我柔和的寂靜……給我光明。我高興得很想要哭了。』

娜塔莎向他更靠近了一點。他的臉上顯出了狂喜的高興。

『娜塔莎，我太愛您了。超過世界上的一切。』

『我嗎？』她把臉掉轉了一會。『爲什麼太愛呢？』她說。

『爲什麼太愛？……啊，您心裏，您整個的心裏，是怎麼想法，怎麼感覺呢？我還要活嗎？您看怎樣呢？』

『我確信，我確信！』娜塔莎幾乎叫起來，用熱情的動作抓住他的雙手。

他沉默了一會。

『那多麼好呵！』他抓住她的手，吻了一下。

娜塔莎覺得幸福而興奮；但立刻想起來了這是不行的，他需要寧靜。

『但您沒有睡，』她說，壓制着自己的高興。『您睡睡看，……請您睡睡看。』

他握過她的手又放開了，她回到蠟燭的旁邊，又照先前的姿勢坐下來。她向他回頭看了兩次，他的目光明亮地和她交遇。她指定了自己織襪子的工作，並且向自己說，她不織完了，不向他回頭看。

果然，他不久便閉了眼，睡着了。他沒有睡多久，忽然在冷汗中驚醒了。

睡的時候，他還在思索他近來不斷地思索的問題，——生與死。主要地是關於死。他覺得自己更接近死亡了。

『愛情什麼是愛情？』他想。

『愛情妨礙死。愛情是生。一切，我所了解的一切，我了解，只是因爲我愛。一切有，一切存在，只是因爲我愛。一切是只被愛聯合起來的。愛是上帝，而死，——意思是，我，愛的一部份，我要回返普遍的永恆的本源裏去。』他覺得這些思想是安慰的。但這些只是思想而已。這些思想中缺少什麼，有些片面的、個人的、智慧的地方，卻缺少明顯。還有原來的不安與不明晰。他睡着了。

他在睡夢中看見他躺在現實中他所躺的房間裏，但他卻沒有受傷，而是健康的。許多不同樣的、不重要的、漠不關心的人，出現在安德來公爵的面前。他和他們說話，討論一些無

用的事。他們準備到什麼地方去。安德來公爵模糊地想起這一切都是不關重要的，他還有更重的憂慮，但他繼續說了一些空洞的機警的話，使得他們驚異。漸漸地，不覺地，所有的這些面孔開始消失，一切變為一個關閉的門的問題。他站起來走到門前去閂門、上鎖。一切都要靠他是否趕得及鎖門。他走，他要趕快，但他的腿不能移動，他知道他趕不及鎖門，但仍然痛苦地在運用他所有的力量。一種痛苦的恐怖襲擊着他。而這種恐怖是死的恐怖；牠站在門外。但正在他無力地笨拙地向門爬去時，這個可怕的東西已經在那一邊推門，要擠進來了。一種非人性的東西——死——擠開了門，他必須把門抵住。他抓住了門，運用了最後的力量去抵門，上鎖已經不行了；但他的力量微弱而又笨拙；恐怖所推的門開了，又關了。

牠又在門外邊推。他的最後超自然的力量是白費了，兩扇門無聲地打開了。牠進來了，牠是死。於是安德來公爵死了。

但在他死的那一頃刻，安德來公爵想起他是睡着的；在他死的那一頃刻，他作了一次努力，醒過來了。

『是的，那是死。我死了——我醒了。是的，死是醒覺，』這思想忽然在他的心靈中明亮了，先前遮隱着未知物的幕，現在在他心靈的幻境中揭開了。他似乎覺得，先前被束縛在他

心中的力量解放了，覺得那種奇怪的輕飄一直沒有離開他。

當他在冷汗中醒來，在沙發上動彈時，娜塔莎走到他面前問他有什麼事。他沒有回答她，不了解她，用奇怪的目光望着她。

這是在瑪麗亞公爵小姐來到的兩天之前他所發生的事。醫生說，從那天起，病人的損耗的燒熱便有了惡性，但娜塔莎並不關心醫生所說的話；她知道了那些可怕的、她覺得更是無疑的、精神的象徵。

從那天開始，安德來公爵同時有了從睡夢裏的醒覺，和從生活裏的醒覺。他覺得，和生命的期間相對的從生活裏的醒覺，並不遲於和睡夢期間相對的從睡夢裏的醒覺。

在這個相對地遲緩的醒覺中，沒有任何可怕的和猛烈的東西。

他最後的日子和時辰過得平常而簡單。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沒有離開過他都感覺到這個。她們不流淚，不顫慄，而且在最後的時候，她們覺得不是在看護他（他已經不在了，他已離開她們了，）而是看護那個令她們最逼近地想起他的東西——他的身體。她們倆人的這個感覺是那麼強烈，以致死亡的外表的可怕的方面沒有影響她們，並且她們覺得無須刺激她們的悲哀。她們不當他面哭，也不背開他哭，但也從不在彼此之間提到他。

她們覺得她們不能夠用言語表達她們所了解的東西。

她們兩人都知道，他是愈益加深地、慢慢地、安靜地離開她們，向什麼地方下沉着，兩人都知道，這是應該這樣的，這是對的。

他受了免罪禮，和聖餐禮；大家來和他訣別。當他的兒子被帶到他面前時，他用嘴唇吻了他，又把頭轉過去了，這不是因爲他覺得痛苦可憐，（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明白這個）只是因爲他覺得，這就是對他所要求的一切；但在別人要他祝福他兒子的時候，他執行了他們的要求，並且回頭看了一下，似乎是問還需要做點什麼。

當他的被精神遺棄下來的身體，作最後抽搐的時候，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都在那裏。

『完結了嗎？！』瑪麗亞公爵小姐說，他的身體已經不動地發冷地在她們面前躺了好幾分鐘。娜塔莎走上前，看了看已死的眼睛，連忙地把他的眼睛闔起來了。她闔起牠們，沒有吻牠們，卻依戀着那個令她最逼近地想起他的東西。

『他哪裏去了？他現在在哪裏？……』

當洗過的穿衣的身體躺在桌上棺材裏的時候，都來和他永別，都流淚了。

尼考盧施卡哭，因爲那撕裂他的心的、痛苦的迷惑。伯爵夫人和索尼亞哭，因爲可憐娜塔莎，因爲他不復存在。老伯爵哭，因爲他覺得，他不久也要走這同樣可怕的一步。

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現在也流淚了；但她們哭，不是因爲她們個人的悲傷；她們哭，是因爲虔敬的受感動的情緒——這情緒，在感覺到那簡單嚴肅的、在她們面前所完成的死亡的神祕的時候，支配着她們的心。

第二部



一

事件的原因的總和是人的頭腦不能了解的。但尋求原因的要求，卻懷納在人的心靈中。人的頭腦，往往不探究事件的條件的衆多與複雜（每個條件可以單獨地作爲事件的原因），卻抓住原因的第一個最易解的近似物，而說：這是原因。在歷史事件中（這裏的觀察的對象是人們的行動，）第一個最原始的近似物是神的意志，後來是那些站在最顯著歷史地位上的人們的，卽歷史英雄們的意志。但我們只要探究每一歷史事件的實質，卽是，探究參與事件的整個人羣的活動，便會相信，歷史英雄的意志不但不會領導人羣的行動，而且他們自己卻繼續地被領導。似乎是，我們這樣地或者那樣地了解歷史事件的意義，全是無關重要的。但是，有的人說西方人民到東方去，因爲拿破崙想要如此，有的人說，這件事發生，因爲牠一定要發生，他們之間所有的差別，正如同後面這兩種人的差別：有的人主張

地球是停着不動，衆星環繞地球轉動，有的人說，他們不知道什麼東西支持着地球，但是知道有定律支配地球和其他行星的運動。歷史事件的原因除了一切原因這唯一原因，是沒有的而且不能有的。但是有些定律支配着事件，一部份定律是未知的，一部份是我們可以了解的。要在我們完全放棄了在一個人的意志中探求原因的時候，才可以發現這些定律，正如同要在人們放棄了地球不動的概念的時候，才可以發現行星運動的定律。

在保羅旣諾會戰、莫斯科被敵人佔領、和牠的火災之後，一八一二年戰爭中最重要的插曲，歷史家們認爲是俄軍從銳阿桑到卡盧加大路到塔路齊諾野營的運動——所謂渡過克拉斯那亞·巴黑拉河的側面行軍。歷史家們把這個天才功績的榮譽歸諸許多人物，並且爭論這個榮譽應該屬誰。甚至外國的，甚至法國的歷史家們，說到這個側面行軍時，也承認俄國將領們的天才，但是，爲什麼，軍事著作家們，以及所有的追隨他們的人，以爲這個側面行軍是某一個拯救俄國、毀滅拿破崙的人的最精密的發明，還是極難了解的。第一點難懂的便是：這個行軍的精密與天才在什麼地方；因爲要了解軍隊的最好的地位（在牠不受攻擊時，）是在糧秣最充足的地方，這並不需要多大的心智的努力。每個人，甚至十三

歲的笨孩子，也能夠毫無困難地想得到，在一八一二年，在撤退莫斯科後，軍隊最有利的地位是在卡盧加道路上。因此，我們不能夠了解，第一點，歷史家們憑什麼理論看到了這個運轉中的精密。第二點，更難懂的，是歷史家們爲什麼把這個運轉看作俄軍的得救和法軍的覆滅；因爲，假若有了在前的，同時的，和在後的其他情形，這個側面行軍可以成爲俄軍的覆滅和法軍的得救。假使從這個運動的時候起，俄軍的地位即開始改善，則我們便不能認爲這個運動是牠的原因。

這個側面行軍不但不能獲得任何利益，並且，假使沒有其他條件的湊合，還可以消滅俄軍。假使莫斯科沒有焚燒，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假若不是牟拉沒有找到俄軍，會怎樣呢？假使不是拿破崙按兵不動，會怎樣呢？假若俄軍在克拉斯那亞·巴黑拉㊀附近，聽了別尼格生和巴克拉的建議，和法軍交戰，會怎樣呢？假使法軍當俄軍在巴黑拉河那邊開拔的時候攻擊俄軍，會發生什麼呢？假使後來拿破崙在他快到塔路齊諾時攻擊俄軍，即使祇用他攻擊斯摩棱斯克的十分之一的兵力，會發生什麼呢？假使法軍到彼得堡去，會發生什麼呢？……所有的這些假定，若是有了一種，側面行軍的得救就可以變爲覆滅。

㊀ 譯註：是流入莫斯科的一小河。

第三點，最難懂的，便是研究歷史的人，故意地不願看到這個側面行軍不能歸於任何一個人；沒有任何人曾經預見到這一點，這個調動，正如同從菲利㊀的退卻一樣，在當時，沒有讓任何人看出牠的全部意義，而是一步一步地，一個事件一個事件地，一瞬間一瞬間地，從無數量的、最殊異的情形中產生出來的，直到在牠已經完成，而且成為過去時，才讓人看出牠的整個的意義。

在菲利會議中，俄國將領的最佔優勢的意見便是當然的一直向後退，即是順着尼示尼道路向後退。牠的證據，是會議中大部份的意見，贊成這個主張，尤其是在會議之後總司令和軍需監督蘭斯考的著名的談話。蘭斯考向總司令報告說，軍隊的給養大部份儲集在奧卡河一帶，在屠拉省，卡盧加省，假若向尼示尼退卻，則軍隊與給養儲藏處要被寬大的奧卡河隔開，而在初冬渡河是不可能。㊁這是必須違反先前顯得極自然的向尼示尼一直退卻的第一個證明。軍隊更加向南走了，順着銳阿桑道路，靠近給養儲藏處。後來，法軍的不動，甚至找不到俄軍的所在，關於保衛屠拉省兵工廠的憂慮，尤其是接近給養的利益——使

㊀毛註：菲利是俄軍退往莫斯科時所到的最後的鄉村。

㊁毛註：因為有澌冰。

軍隊更加向南轉進，轉向圖拉道路了。強行渡過巴黑拉河轉上圖拉道路，俄國的將領們打算留在波道爾斯克，沒有想到塔路齊諾陣地；但無數的條件，先前找不到俄軍的法軍再度出現，會戰的計劃，尤其是卡盧加省的糧食充足——使俄軍更加向南轉進，在給養線的中心，從圖拉轉上卡盧加道路而至塔路齊諾。正如同我們不能夠回答這個問題：莫斯科是何時放棄的，我們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正在何時，並且是由誰，決定了向塔路齊諾轉進。直到軍隊由於無數的各異的力量已經達到塔路齊諾的時候，人們才開始使他們自己相信：他們希望這樣，並且早已預見到這個。

二

有名的側面行軍只是這樣的：俄軍一直照侵入軍的相反的方向退卻，在法軍的前進停止以後，俄軍改變了開始所採取的筆直方向，並且看不見後邊的追趕，俄軍自然地轉向那有充足的給養吸引牠的方面去了。

假使我們設想，俄軍的上面並沒有天才將領，俄軍只是一個沒有將領的軍隊，則這個

軍隊除了在給養最多、區域最富的地方劃着一個弧形，向莫斯科回轉，便不能做出別的了。

從尼示尼經銳阿桑屠拉而至卡盧加道路的移動是那樣地自然，以致俄軍的搶刼份子也順着這個同一的方向奔跑着，彼得堡方面也要庫圖索夫順着這個方向率領俄軍。庫圖索夫在塔路脅諾，爲了他領率軍隊走銳阿桑道路，幾乎是接到了皇帝的申斥。皇帝並且向他指示卡盧加對面的陣地，而在他接到皇帝的信時，已經在那裏了。

俄軍之球，順着牠在整個戰役中以及在保羅既諾會戰中所受的撞擊的方向，向回轉動着，在撞擊的力量耗盡而不受到新的撞擊時，採取了對於牠是自然的地位。

庫圖索夫的功績，不在任何所謂天才的戰略的調動，而在他一個人明瞭所發生的事件的意義。他一個人在那時已經明瞭法軍不動的意義，他一個人繼續認定保羅既諾會戰是勝利，他一個人——他由於他的總司令的地位，似乎一定願意攻擊——他一個人，盡了他的全力，阻止俄軍作無益的交戰。

在保羅既諾受傷的野獸，躺在跑開的獵人丟下牠的那個地方；但牠是否還活着，牠是否有力量，或者牠只是躺在那裏，獵人並不知道。忽然這隻野獸發出了呻吟聲。

這隻受傷的野獸——法軍——的呻吟，牠滅亡的表徵，就是派遣勞理斯頓往庫圖索

夫的營中去求和。

拿破崙相信，好的東西，並不是那本身好的東西，而是他所想到的東西，他帶着這個信念，把他想到卽寫的，沒有任何意義的話寫給了庫圖索夫。

他寫了：

『Monsieur le prince Koutouzov, j' envoie près de vous un de mes aides de camps généraux pour vous entretenir de plusieurs objects intéressants. Je désire que votre altesse ajoute foi à ce qu'il lui dira, surtout lorsqu'il exprimera les sentiments d'estime et de particulière considération que j'ai depuis longtemps pour sa personne. Cette lettre n'étant à autre fin, je prie Dieu, monsieur le prince Koutozov, qu'il vous ait en sa sainte et digne garde.

Moscou, le 30 Octobre, 1812 Signé: Napoléon

「庫圖索夫公爵先生：我派侍從副官長一人和你商談各項有趣的問題。請你相信他所說的一切，尤其是在他向你表達我一向對你的尊重和特別敬意的時候。此信別無目的，我祈禱上帝，庫圖索夫公爵先生，把你置於他的神聖而恩惠的保護之下。

莫斯科 一八一二年十月三十日拿破崙（簽字）〕』

『Je serais maudit par la postérité si l'on me regardait comme le premier moteur d'un ac ommodement quelconque. Tel est l'esprit actuel de ma nation, 〔若我被人當作任何調解的發動人，我便要受後輩的指罵。這是現在我們的民族的精神，〕』庫圖索夫回答，並且繼續盡他的全力阻止軍隊進攻。

法軍在莫斯科搶刼，俄軍在塔路齊諾安然紮營的這一個月之間，兩軍力量的對比（士氣和人數）有了改變而改變後的優勢是在俄軍方面。雖然法軍的情況和人數是俄軍不知道的，對比一有變化，攻擊的必要便立刻表現在無數的表徵上。這些表徵是：勞理斯頓的派遣，在塔路齊諾的給養的充足，各方面關於法軍不勁與無紀律的報告，俄軍後備兵的補充，好天氣，俄軍的長時休息，軍隊中通常因爲休息而有的急着去做他們聚集在一處所要做的事，對於如此長久未見的法軍在做什麼的好奇心，俄軍前哨現在偵察紮在塔路齊諾的法軍時的勇敢，農民和遊擊隊對於法軍所獲得的輕易勝利的消息，因此所激起的豔羨，人人心中當法軍在莫斯科時所懷的復仇情緒，尤其是——那不明顯的，然而在每個兵士心中所發生的意識：現在力量的對比有了變化，而優勢屬於我方。力量的實際對比改

變了，攻擊是不可免避的了。正如同分針轉了一圈，鐘機便開始敲打報時那樣地可靠，在上層團體中由於力量的實際改變立刻反映出加強的活動，嗞嗞聲和鐘機的敲打聲。

三

指揮俄軍的是庫圖索夫和他的參謀部，和彼得堡的皇帝。彼得堡方面在接到莫斯科失守的消息之前，已經作成了一個全部戰爭的詳細計劃，送給了庫圖索夫作指導。雖然這個計劃是根據莫斯科還在我們手裏那個假定作成的，這個計劃卻被參謀部所贊同，並且付諸執行。庫圖索夫只回文說，遠地擬定的誘擊總是難以執行的。於是爲了解決所要遇到的困難，又發出了新的命令，派出了新的人，他們的任務是監視他的行動並報告他的行動。

此外，俄軍的參謀部現在全部改組了。被打死的巴格拉齊翁和憤怒辭職的巴克拉二人的缺都塡補了。他們極認眞地考慮：A代替B，B代替D，或反之D代替A，等等調動，哪樣是更好，似乎在B與A的滿意之外，似有什麼東西要靠這個的。

在軍隊的司令部裏，由於庫圖索夫和參謀總長別尼格生的敵意，皇帝的親信們的在

場，以及這些調動發生了比平常更複雜的黨派鬬爭：在所有的可能的調動與裁併中，A倒B，D倒C，等等。在所有的這些傾軋中陰謀的對象大都是戰爭，所有這些人都是以爲是他們在領導戰爭；但這個戰爭是與他們無關地、照牠自己所應走的路線進行着的，卽是，牠從來不和人們所預想的方式相合，而是由大衆的態度的實質中產生的。這一切互相阻礙互相糾紛的計劃，在上層團體中，顯得只是應該發生的事件的忠實反映。

『米哈伊·依拉銳諾維支公爵！』這是皇帝在十月二日寫的信，庫圖索夫在塔路齊諾會戰後收到的。『自九月二日起，莫斯科就在敵人手裏了。您的最後報告是二十日寫的；在這一段時期之內，不但沒有任何舉動，反對敵人，解放古都，而且根據您的最後的報告，甚至更向後退。塞爾普好夫已被敵人的一個支隊佔領了，而屠拉和軍隊所如此必需的著名的兵工廠，有了危險。據文村蓋羅德將軍的報告，我知道有一萬敵人的軍團向彼得堡道路在推進。另一軍團約數千人，正向德米特羅夫推進。第三軍團順夫拉濟米爾道路前進。第四個軍團，是相當強大的，駐在路撒與莫沙益司克之間。拿破崙本人二十五日還在莫斯科。根據這些報告，在敵人把自己的兵力分爲強力的支隊時，在拿破崙還帶了自己的衞隊駐在莫斯科時，您面前的敵人的兵力還能夠是相當強大，不許您攻擊嗎？正相反，我們可以假定，

他大概是用幾個支隊或至多一個軍團在追趕您，遠弱於您所統率的軍隊。似乎您能夠利用這些情形，佔優勢地攻擊比您弱的敵人，把他們殲滅，或者至少使他們退卻，在我們自己手中保持着一大部份現在被敵人佔領的省份，並藉此挽救屠拉和內地其他城市的危險。假使敵人能夠派遣相當強大的軍團到彼得堡來威脅不能留下許多軍隊的首都，您是要負責的，因爲，運用交託給您的軍隊，決心地努力地行動着，您有一切方法避免這個新的不幸。記着，您對於受屈辱的祖國，還要負損失莫斯科的責任。我準備酬勞您，您有過經驗的這種準備在我心中不會減少的，但我和俄羅斯有權利期望您的全部的熱心，堅決，以及您的智慧、您的軍事天才、您所指揮的軍隊的忠勇向我們所預示的勝利。」

這封信證明，實際的力量的對比已經反映在彼得堡。但是當這封信在途中的時候，庫圖索夫已經不能阻止他所指揮的軍隊進攻，並且已經打了一仗。

十月二日，一個卡薩克兵，沙波發洛夫，在偵察的時候，用鎗打死了一隻兎子，又打中了一隻。追趕着中彈的兎子，沙波發洛夫跑進森林頂裏面去了，碰見了沒有任何戒備的牟拉軍隊的左翼。這個卡薩克兵發笑着向同伴們說，他是怎樣地幾乎落在法兵的手中。卡薩克兵的少尉聽到這件事，報告了他的長官。

這個卡薩克兵被傳去詢問了；卡薩克兵的軍官們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奪得馬匹，但是有一個認識高級長官的軍官，把這事報告了參謀部的一個將軍。近來參謀部裏的情形是極其緊張的。葉爾莫洛夫幾天之前會見別尼格生時，請他利用他對於總司令的影響，勸總司令進攻。

『假如我不認識您；我便要以為您並不希望您所請求的事了。只要我勸告這一樁，殿下就一定會做出相反的那一樁，』別尼格生回答。

卡薩克兵的報告，被派出的騎兵巡邏所證實，證明了事件的最後的成熟。扭緊的發條鬆了，鐘響了，鐘機在敲鳴了。雖然是有他的假定的權力、他的智慧、經驗、人事智識，庫圖索夫卻考慮了向皇帝作私人報告的別尼格生的備忘錄，全體將軍們所表現的一致相同的願望——他以為這是皇帝所有的願望，以及卡薩克兵的報告，他不能夠再約制那不可避免的運動了，於是對於他認為無益而有害的事下了命令，他贊同了既成的事實。

四

別尼格生所提出的關於必須進攻的備忘錄，卡薩克兵關於無掩護的法軍左翼的情報，只是必須下令攻擊的最後的表徵，而攻擊的日期定在十月五日。

十月四日早晨，庫圖索夫簽署了作戰命令。托爾向葉爾莫洛夫宣讀了命令，要他作其餘的佈置。

『好，好，我現在沒有功夫，』葉爾莫洛夫說，走出了農舍。托爾所起稿的作戰命令是很好的。牠和奧斯特理茲的作戰命令中所寫的相同，但不是用德文寫的：

『Die erste Colonne marschiert 何處何處，die zweite Colonne marschiert 何處何處，（第一縱隊向何處何處推進，第二縱隊向何處何處推進，）』等等。在紙上面，所有的這些縱隊，都在指定的時間到了他們的地方，並且殲滅了敵人。和所有的作戰命令一樣，這一切都想得非常之好，也和所有的作戰命令的結果一樣，沒有一個縱隊在指定的時間到達了自己的地點。

當這個作戰命令預備好了所需用的份數時，便叫來一個軍官，派他到葉爾莫洛夫那裏去，把文件送給他去執行。年輕的禁衛騎兵的軍官，庫圖索夫的傳令官，滿意着交他去辦的這個任務的重要性，往葉爾莫洛夫的司令部去了。

『出去了，』葉爾莫洛夫的侍役兵回答。

禁衛騎兵軍官又到葉爾莫洛夫常去的一個將軍那裏去。

『不在，將軍也不在家。』

禁衛騎兵軍官上了馬，到了另一個將軍的地方。

『不在，出去了。』

『不要我負延遲的責任就好了！多麼可惱啊！』軍官想。他走遍了整個的野營。有的人說，他們看見了葉爾莫洛夫和別的將軍們騎馬走過去的，有的人說，他一定回家去了。軍官沒有吃飯，一直找到晚間六點鐘。沒有一處有葉爾莫洛夫，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在哪裏。這個軍官在同事的地方草草地吃了點東西，又到前衞找米洛拉道維支去了。米洛拉道維支也不在家，但在那裏他聽說，米洛拉道維支到基肯將軍的跳舞會裏去了，葉爾莫洛夫大概也在那裏。

『但那在什麼地方？』

『在那邊，在挨起吉諾，』一個卡薩克兵的軍官說，指示着遠處的莊房。

『啊，在那裏，在前哨的那邊！』

『他們調了我們的兩個團在前哨上。現在那裏正在舉行宴會，糟極了！有兩個音樂隊，三個歌唱隊。』

軍官走到前哨那邊的挨起吉諾去了。離房子還很遠，他已經在馬上聽到了愉快的、親善的、軍人的、跳舞的歌聲。

他聽到唱『在草場上……在草場上！……』和嗚哨，和四弦琴的聲音，這有時被震耳的叫聲蓋住。軍官心裏因爲這些聲音覺得愉快，同時又恐懼：他這麼久還沒有送到那交他辦理的重要的命令，將要受過的。已經快到九點鐘了。他下了馬，走上在俄法兩軍之間還保持完整的大莊房的階台。在餐室與前廳裏，聽差們忙着送酒送菜。許多唱歌員站在許多窗子下邊。軍官被領進門了，他忽然同時看見了軍中所有的重要的將軍們，其中有高大的顯目的葉爾莫洛夫。所有的將軍們都解開了軍服，帶着發紅的興奮的面孔，大聲地笑着，站成一個半圓形。在大廳當中，一個紅臉的不高的美麗的將軍活潑地輕快地跳着特來巴克舞。

『哈，哈，哈！好哇，尼考拉·依發諾維支！哈，哈，哈！……』

軍官覺得，他在這個時候帶了重要的命令走進來，他要加倍地受責的，他想要等候着；但是有一個將軍看見了他，知道了他來做什麼，告訴了葉爾莫洛夫。葉爾莫洛夫帶着皺蹙

的面孔走到軍官面前，聽了報告，接了他的公文，沒有向他說什麼。

『你以爲他是偶而出去的嗎？』這天晚上，一個參謀部的同事向禁衛騎兵軍官說到葉爾莫洛夫。『這是一個詭計。這都是有意的要和考諾夫尼村爲難。吧，明天要發生什麼樣的麻煩！』

五

第二天大清早，衰老的庫圖索夫起身後，禱告了上帝，穿好衣服，不愉快地感覺到他不得不指揮這個他所不贊同的會戰，他坐上篷車走出了離塔路齊諾五俚的列他涉夫卡，到攻擊的各縱隊所要聚集的地方去。庫圖索夫坐在車裏，時而打盹，時而淸醒，聽着是否右邊有了鎗聲，是否已經開戰。但一切還是靜靜的。潮濕的陰暗的秋天剛剛開始發白了。快到塔路齊諾時，庫圖索夫看見騎兵們牽馬過路去飮水，他的馬車正在這條路上走着。庫圖索夫注視了他們，停了馬車，問他們屬於哪一團。他們屬於一個應該在前面很遠的地方已經埋伏着的縱隊。『也許是錯誤，』老邁的總司令想。但是又向前走了一會，庫圖索夫看見了各

步兵團，把鎗架了起來，兵士們穿着襯褲在煮粥，在取柴。他叫來了一個軍官。軍官報告說，並沒有接到任何進攻的命令。

『怎麼沒有……』庫圖索夫開始說，但立刻又沉默着，命令去找上級的軍官。他下了車子，垂着頭，費力地呼吸着，沉默地等待着，來回地走着，在被叫來的參謀本部的軍官艾盆亭出現時，庫圖索夫的臉色發紫了，這不是因爲這個軍官是這個錯誤原因，而是因爲他夠資格做洩怒的對象。老人震顫着喘息着，有了他在地上發火打滾時所有的那種大怒，他向艾盆亭面前衝去，用手威脅他，叫喊着用粗話罵他。另一個偶然出現的上尉不羅生，毫無過失，觸了同樣的霉頭。

『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混蛋？鎗斃！混蛋們！』他沙聲地喊叫着，揮着手臂，踹蹦着。

他感覺到身體的痛苦。他，總司令，殿下，大家都相信在俄國從來沒有人有過像他這樣大的權力，他被弄到這樣的地步——被作成全軍的笑柄。他想到自己：『徒徒地那樣忙着爲今天作祈禱，徒徒地夜間未睡，考慮一切！當我還是年輕的軍官時，沒有人敢這樣嘲笑我，……但現在！』他感覺到身體的痛苦，好像是受了肉刑，他不能不用憤怒的痛苦的叫聲表示出來；但他的體力立刻就不支了，他環顧着，覺得已經說了許多很不好的話，他坐上馬車，

沉默地回去了。

發洩過的怒火不再有了，庫圖索夫無力地映着眼，聽着辯白與解說（葉爾莫洛夫第二天才敢見他）以及別尼格生，考諾夫尼村和托爾的主張，要在第二天執行這個未執行的運動。庫圖索夫又不得不同意。

六

第二天傍晚，軍隊集合在指定的地點，夜間出發前進。那是一個有紫黑雲而無雨的秋夜。地面潮濕，卻無泥濘；軍隊無聲地前進着，只偶而聽到微弱的砲的鏘鏘聲。人禁止大聲說話，吸煙斗，打火；馬禁止嘶鳴。事件的神祕增加了牠的魔力。人們愉快地走着。有幾個縱隊停了下來，把鎗架起，躺在寒冷的地上，以爲他們到達了應到的地方：有些（大部份）縱隊走了一整夜，顯然是走到了他們不應走到的地方。

只有奧爾洛夫·皆尼索夫伯爵一個人帶了他的卡薩克兵（全體中最不重要的一個支隊）在指定時間達到了指定地點，這個支隊停在樹林邊際，在斯特羅米洛發村和篤

米特羅夫斯考之間的小道上。

黎明時睡着的奧爾洛夫伯爵被喚醒了。有人帶來了一個法軍陣營中的逃兵。這個人是波尼亞托夫斯基軍團的波蘭軍曹。這個軍曹用波蘭話說他逃走，因爲他在軍役中受屈辱，說他早就該做軍官，說他比一切的人都勇敢，因此他丟下了他們，並且想處罰他們。他說牟拉宿夜處祇和他們相隔一俚；假使他們給他一百名騎兵，他可以活捉他。奧爾洛夫·皆尼索夫伯爵和同事們商量。這個建議太動聽了，不便拒絕。大家自願前去，大家主張試一試。經過了許多爭辯和討論，格來考夫少將決定了帶兩團卡薩克兵和這個波蘭軍曹一同去。

『但是，你記着，』奧爾洛夫·皆尼索夫讓他走的時候，向軍曹說：『假若你說謊，我便下令絞死你，像絞狗一樣，若是眞的，——賞你一百個金幣。』

這個軍曹沒有回答這些話，帶着堅決的神情上了馬，和迅速集合起來的格來考夫的部隊前進。他們在森林中不見了。奧爾洛夫伯爵因爲早晨天剛發白時的寒涼打顫着，因爲由他負責所做的事興奮着，送走了格來考夫之後，走出森林，開始察看敵人的陣營，此刻牠在黎明的、和將熄的營火的光線中可以隱約地看見了。在奧爾洛夫·皆尼索夫伯爵的右邊，在敞開的斜坡裏，應該可以看見我們的各縱隊了。他看着那邊；但是，雖然在遠處也可以

看見縱隊的，卻看不見這些縱隊。奧爾洛夫・皆尼索夫伯爵覺得，特別是根據他的很遠視的副官所說的話，法軍陣營裏已經開始騷動了。

『啊，眞是太遲了，』奧爾洛夫看着陣營說。

就像在我們所信任的人不復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所常有的情形那樣，他忽然完全明白了並且淸楚地看出了，這個軍曹是個騙子，他是說謊並且只是藉兩個團的調開而破壞全部的攻擊計劃，這兩個團天曉得要被他領到什麼地方去了。怎麼能夠從那麼多的軍隊裏擒獲總司令！

『他一定是說謊，這個混蛋，』伯爵說。

『可以叫回來的，』侍從之一說，他和奧爾洛夫・皆尼索夫一樣，看見敵軍陣營時，覺得這件事是不可靠的。

『啊？眞的嗎？……您看怎樣？讓他們去呢？還是不呢？』

『下令叫回來嗎？』

『叫回來，叫回來！』奧爾洛夫伯爵看着錶，忽然堅決地說，『那太遲了，天已經亮了。』

於是副官跑入樹林裏去追趕格來考夫。當格來考夫回來時，奧爾洛夫・皆尼索夫伯

爵，因爲放棄這個試圖，因爲白白地等了還沒有出現的步兵縱隊，因爲接近敵人而興奮（這個支隊中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感覺，）他決定了進攻。

他低聲下令『上馬！』大家站到自己的地方，劃了十字……

『上帝保佑！』

『嗚啦！』之聲在森林中震蕩着，卡薩克兵一隊一隊地，好像是從袋裏倒出來一樣，橫拿着矛槍，愉快地飛過小河，向敵營衝去。

第一個看見卡薩克兵的法兵叫出一聲失望的恐懼的呼喊，陣營中所有的人，剛剛醒．來，沒有穿衣服，拋棄了大砲，步鎗，馬匹，向四處亂跑。

假若卡薩克兵追趕法軍，不注意他們背後和四周的一切，他們便擒獲了牟拉，擄得那裏的一切了。長官們正是想要這樣。但當他們獲得勝利品和俘虜時，便不能夠調動卡薩克兵了。沒有人聽命令了。在那裏獲得了一千五百名俘虜，三十八門大砲，許多軍旗，而卡薩克兵們覺得最重要的是馬匹，坐鞍，馬被，及各樣物品。他們要處理這一切，獲得俘虜大砲，瓜分勝利品，他們喊叫，甚至彼此打架：卡薩克兵們忙於這一切。

法軍不再被追趕，開始恢復鎮定，編了隊，開始射擊了。奧爾洛夫．皆尼索夫等候各縱

隊，沒有再向前進攻。

這時按照作戰命令『die erste Colonne marschiert〔第一縱隊前進〕』等等，遲了的縱隊中的步兵，在別尼格生指揮與托爾指導下，按照應有的秩序前進，並且像一向所有的情形一樣，到達了某處，但不是到達了指定的地方。和一向所有的情形一樣，愉快地出發的兵士們，開始停頓了；有了不滿意的聲音，和混亂的感覺，他們又後退到什麼地方去了。騎馬來回跑着的副官們和將軍們，呼喊，發火，爭吵，說他們完全走錯了地方而且遲了，他們責罵着什麼人，做着類似的事情，最後他們搖了搖手，只是爲了要達到什麼地方而向前走着。『我們總要走到什麼地方的！』果然他們到了什麼地方，但不是應該達到的地方，有的到了地點，但是到得那麼遲，一點用也沒有了，只是讓別人射擊他們。托爾在這個會戰中担任了威以羅特在奧斯特理茲的任務，他熱心地從這裏跑到那裏，處處看到一切亂七八糟。例如，在天色已經大亮時，他才在森林中遇到巴高午特軍團，而這個軍團是早該到達這裏和奧爾洛夫·皆尼索夫會合的。因爲失敗而激動納悶，並且認爲應該有誰來負責，托爾騎馬跑到軍團長那裏，嚴厲地責備他，並且說他因此要被鎗斃。巴高午特，年老，善戰而沉靜的將軍，也因爲這一切的延遲，混亂，矛盾而煩惱，令大家驚異地，並且完全違反他的性格，大發

雷霆，向托爾說了些不好聽的話。

『我不願接受任何人的教訓，但我能和我的軍隊去死，不亞於任何人，』他說，並且帶了一師人前進。

在法軍的砲火下走上戰場，興奮而勇敢的巴高季特，沒有考慮到他現在帶了一師人作戰是否有用，領着他的軍隊在敵方砲火下，向前直衝。危險砲彈，鎗彈，正是他在怒火中所需要的東西。最初的鎗彈之一打死了他，後面的子彈打死了許多兵。他的一師兵無用地在砲火下停留了相當時間。

七

這時，應該有另一縱隊從前線上進攻法軍，但庫圖索夫在這個縱隊裏。他明明知道，在這個違反他的意志的已經開始的會戰中，除了混亂，不能產生任何東西，他盡他的力量約制着他的軍隊。他沒有前進。

庫圖索夫沉默地騎在小灰馬上，懶懶地回答着進攻的建議。

『你我都在嘴上說進攻，卻不知道，我們不會作複雜的調動，』他向請求前進的米洛拉道維支說。

『我們不能在早晨活捉牟拉，不能在指定時間到達指定地點：現在沒有辦法了！』他回答另一個人。

有人來向庫圖索夫報告，說在法軍的後邊——這裏據卡薩克兵的情報，先前並沒有人，——現在有兩營波蘭兵，這時候，他向後邊的葉爾莫洛夫斜覩了一下，他從昨天起就沒有向他說話。

『他們都請求進攻，提出各樣的計劃，但是一到做事的時候，就什麼準備都沒有了，受到警告的敵人卻有了辦法。』

葉爾莫洛夫聽了這些話，瞇着眼，微笑了一下。他知道，對他而發的脾氣已經過去了，知道庫圖索夫的話將止於這個暗示。

『這是他拿我開玩笑，』葉爾莫洛夫低聲說，用膝蓋搗了搗身旁的拉葉夫斯基。

剛說過這話，葉爾莫洛夫就走到庫圖索夫前面，恭敬地報告：

『時候還不太遲，殿下，敵人還沒有走。您要下令進攻嗎？不然，禁衛軍就看不到一點兒

煙了。』

庫圖索夫沒有說話，但當他接到報告說牟拉的軍隊在退卻時，他下令進攻了；但每隔一百步，他停止三刻鐘。

整個的會戰僅限於奧爾洛夫・皆尼索夫的卡薩克兵的戰鬬；其餘的軍隊只是徒然損失了幾百人。

因爲這個戰役，庫圖索夫得到了一個鑽石勳章。別尼格生也得到了若干鑽石和十萬盧布，其餘的人也各按階級獲得了各種滿意的獎賞；在這個會戰之後，指揮部裏又有了新的調動。

『我們一向就是這樣做事情，一切亂七八糟！』俄國的軍官們和將軍們在塔路齊諾會戰後這麼說，正如同現在人們所說的一樣，令人覺得是某些笨人做了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我們不會那麼做的。但說這話的人，或者是不知道他們所說的事情，或者是有意欺騙他們自己。每個會戰——塔路齊諾，保羅旣諾，奧斯特理玆——每個會戰都不是像計劃者所預定地那樣發生。這是一個重要的條件。

無數的自由的力量（因爲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比在有關生死的會戰中，更爲自由）

影響會戰的途徑，這個途徑決不能夠預先知道，並且從來是不和任何一個力量的方向一致的。

假使有許多同時發生而又是方向各異的力量影響某一物體，則這個物體的運動方向不能和這些力量中的任何一個相合，卻總是折中的、最短的趨向，就是在機械中表現爲力量的平形四邊形的對角綫。

假如在歷史家的，尤其是法國歷史家的著作中，我們發現他們的戰爭和會戰是按照預定的計劃而執行的，則我們可以獲得唯一的結論，便是這些著作是不可信的。

塔路齊諾會戰顯然沒有達到托爾所定的目標：按照作戰命令順次地統率軍隊加入戰鬭；沒有達到奧爾洛夫伯爵會許有的目標：俘獲牟拉；沒有達到一舉而消滅整個軍團的目標，這是別尼格生和別人會許有的；沒有達到希望參戰立功的軍官的目標；沒有達到想要獲得比已得的還要多的勝利品的卡薩克兵的目標，等等。但是假使會戰目的是那實際上發生的事情，和當時全體俄軍的共同願望（把法軍趕出俄境，並且殲滅法軍），那末這是十分明白的：塔路齊諾會戰，正由於牠的不適當，恰是在戰爭的這個時期所必需的。要設想這個會戰的任何結果，比牠實際上所有的結果，更合時宜，是很難的，而且不可能的。在最

微小的努力和最不關緊的損失之下，雖然有極大的混亂，卻獲得了整個戰爭中最大的戎果，軍隊由退卻轉為進攻，法軍弱點暴露，並且發動了那個突擊，拿破崙的軍隊只是等待着這個便好開始逃跑。

八

拿破崙在 de la Moskowa〔莫斯科河的〕㊀光榮勝利之後，進了莫斯科城；勝利是無可懷疑的，因為戰場落在法軍的手中。俄軍退卻了，丟棄了古都。莫斯科，滿是給養，軍械，砲彈，和不盡的財物——落在拿破崙的手裏了。只有法軍兵力的一半的俄軍，在一個月之內沒有作過任何一次進攻的嘗試。拿破崙的地位是最光榮的。要用加倍的兵力攻擊俄軍的殘餘，並且把他們消滅；要談判有利的和平；或者假如和平被拒絕，則向彼得堡作威脅的推進，甚至假如失敗，則回斯摩棱斯克或維爾那，或留在莫斯科；總之，要保持這時法軍已有的光榮地位，似乎並不需要特別的天才。為了這個，只需要做最簡單最容易的事情：禁止兵

㊀毛註：法軍稱保羅旣諾會戰為莫斯科河之戰。

士搶刧準備冬衣（在莫斯科有夠全軍之用的冬衣，）適當地搜集莫斯科城內可夠全軍半年以上之用的給養（根據法國歷史家的著作。）拿破崙，如同史家們所斷言的，這個有權指揮軍隊的天才中最大的天才，卻並沒有做這類的事。

他不但沒有做這類的事，且反之利用他的權力，在他面前所有的行動路綫之中，選擇了最愚蠢的最危險的路綫。在拿破崙所能做的這一切之中，——在莫斯科過冬，到彼得堡去，到尼示尼·諾夫高羅德去，順着更加向北的，或者更加向南的，像庫圖索夫後來所走的路綫向回走，——想像不出任何一件事是比拿破崙實際上所做的更愚笨，更有害的，即是：在莫斯科留到十月，任兵士搶刧城市，後來不能決定留不留下守備隊，退出了莫斯科，走到庫圖索夫附近，沒有交戰，卻向右轉，走到馬洛·雅羅斯拉維次，又沒有企圖突破，沒有走庫圖索夫所走的道路，卻順着荒涼的斯摩棱斯克道路退卻到莫沙益司克，像牠的後果所表示的，比這更愚蠢的，對於軍隊更有害的事情，是想像不出的了。設若拿破崙的目的是要消滅他自己的軍隊，則最熟練的戰略家也想不出任何一串的行動，能夠像拿破崙自己所做的行動那樣無疑地、與俄軍所能做的任何行動無關地、那樣完全地消滅了全部的法軍。

天才的拿破崙做了這件事。但要說拿破崙毀滅了他的軍隊，因為他想要這樣，或者因

爲他很愚笨，正如同說拿破崙領了他的軍隊到了莫斯科，因爲他想要這樣，因爲他很聰明，他是天才，是同樣的不正確。

在這兩種情形之下，他個人的活動，並不比每個兵士的個人活動更有力量，僅僅是合乎事件所遵守的那些法則而已。

歷史家們完全虛僞地（只是因爲後果沒有證明拿破崙的行爲是對的）向我們表示，拿破崙的能力在莫斯科薄弱了。他卻正和從前一樣，和後來一八一三年一樣，利用他所有的智慧和能力，替他自己和他的軍隊作了最大的努力。拿破崙這時候的活動並不比他在埃及，在意大利，在奧地利，在普魯士的活動更不驚人。我們不能正確地知道，拿破崙在埃及——那裏有四十個世紀看着他的偉大——時的天才、眞實到什麽程度，因爲所有這些偉大功績只是法國人告訴我們的。我們不能正確地估計他在莫斯科和普魯士時的天才，因爲關於他在那裏活動的報告只可以從法文的和德文的資料中去搜集；整個的軍團不戰而要塞不被圍攻、卽作不可解的投降，一定會使德國人承認拿破崙的天才，是在德國所發生的戰爭的唯一的解釋。但是我們，謝謝上帝，沒有理由要承認他的天才，遮飾我們的恥辱。我們付了代價，爲了我們有權利簡單地明白地觀察事件，我們不放棄這個權利。

他在莫斯科的行動是和他在別處的行動同樣地驚人而有天才。從他進了莫斯科時起，到他出莫斯科時止，他發出了一道一道的命令，一個一個的計劃。居民和代表團的缺如，甚至莫斯科火災，都沒有使他苦惱。他沒有忽視自己的軍隊的福利，敵人的行動，俄國人民的福利，巴黎人事的動向，以及關於當前和平條件的外交考慮。

九

在軍事方面，一進莫斯科，拿破崙就嚴厲地命令塞巴斯第安尼將軍注視俄軍的運動，派出軍團到各條道路上去，並且派牟拉尋找庫圖索夫。然後他小心地指導克里姆林宮的防務，然後做出在俄羅斯全部地圖上的未來戰爭的天才的計劃。

在外交方面，他召來了被搶的、襤褸的、不知如何逃出莫斯科的雅考夫列夫㊀上尉，向他詳細地說明他的整個的政策和他的寬大，並且寫了一封信給亞力山大皇帝，在信中他

㊀毛註：他是亞力山大·赫爾村的父親，拿破崙進莫斯科時，赫爾村出世才幾個月。在亞力山大·赫爾村的回憶錄中有此事的記載。

認爲他應該向他的明友和兄弟說出拉斯托卜卿在莫斯科辦事很壞，他派了雅考夫列夫到彼得堡去了。他同樣詳細地把他自己的見解和寬大告訴了屠托明，他又派了這個老人到彼得堡去作談判。

在司法方向，在起火之後，他就下令尋找罪犯並處罰他們。惡漢拉斯托卜卿所受的處罰，是下令焚燒他的房子。

在行政方面，給了莫斯科一個憲法，成立了一個市政府，頒佈了如下的公告：

『莫斯科的市民們！

『你們的不幸是深重的，但皇帝國王陛下想要阻斷這些不幸的潮流。可怕的例子已經教訓了你們：他是怎樣地處罰違抗與犯罪。已經採取了嚴厲辦法來防止混亂，並恢復公共安全。父老行政局，由你們自己當中選出來的，將組織你們的市政廳或市政府。市政府要照顧你們，你們的需要，和你們的利益。市政府的官員用紅色緞帶掛在肩頭作爲識別，市長加繫一條白帶子。但在辦公時間以外，他們只在左臂上纏一條紅色緞帶。

『城市警察照原先編制組成了，由於他們的活動，已經有了良好的秩序。政府任命了兩個總監或警察總監，二十個監督，或警察局長，駐守城廂各區。你們可以從他們左臂上所

纏的白色繞帶識別他們幾個宗派不同的教堂已經開門了，教堂裏神聖禮拜沒有阻礙地舉行着。你們的本城的人每日有人回返他們的家，並且下了命令，使他們在家裏能獲得因爲不幸而需要的幫助與保護。這是政府爲了恢復秩序及改善你們情況所採用的辦法；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你們和他們一同努力；必須忘記你們所遭遇的不幸，假如可能的話；必須對於不甚悲慘的運命懷存希望；必須相信，不可免的可恥的死刑正等候着那些妄敢損害你們的身體和你們的賸餘財產的人，最後，你們不要懷疑，這都要得到保護的，因爲這是君王之中最偉大最公正的君王的意志。不限國籍的兵士和公民！恢復公共的信心，這是國家幸福的泉源；像弟兄一樣地過生活，互相幫助互相保護，團結起來，打倒壞心的人的企圖，服從軍政當局，你們的眼淚馬上就要停止流淌了。』

在軍隊的給養方向，拿破崙命令所有的軍隊輪流地，a' la maraude〔像強盜一樣〕到莫斯科準備他們的給養，法軍便可以這樣地獲得了將來的生活保障了。

在宗教方面，拿破崙命令 ramener les popes〔帶回神甫們〕，恢復教堂的彌撒。

在商業方面，爲了軍隊的給養，處處張貼了如下的

佈告

『你們，鎮靜的莫斯科市民，技工，工人，不幸的事件把你們逼出城外，還有你們，分散的農民，你們被無故的恐怖留滯在鄉間，你們聽着！首都的安寧正在復轉，秩序也正在恢復。你們的同鄉，看到他們被尊敬，從他們的躲避處勇敢地出來了。對於他們的，對於他們財產的任何暴力，立卽受到處罰。皇帝國王陛下保護他們，對於你們，除了違抗陛下命令者，並不看作敵人。他想要中止你們的不幸，使你們回返你們的庭院和家庭。感應皇帝的恩惠的意旨，毫無恐懼地到我們這裏來吧。居民們！帶着信心回到你們的家裏來吧：你們馬上就可以看到滿足你們需要的各種方法！工匠們和勤勞的技工們！回到你們的工作，你們的房子，你們的商店來吧，保護的衞兵正等候着你們，你們會得到你們的工作所應得的工資！最後，你們，農人們，從你們因爲恐怖而躲藏的森林裏走出來，無懼地回返你們的家，確信你們會得到保護。城中設立了市場，農人們可以把他們多餘的儲藏和土產運來。爲了保證他們的自由買賣，政府採用了以下的辦法：（一）自卽日起，農民，佃戶和莫斯科四鄉的居民，可以平安地把各種的物品運到城內兩個指定的市場，卽是，莫號伐亞街和禽畜市場。（二）這些物品要按照買賣雙方同意決定的價格購買；如賣方不能獲得他所要求的公正價格，他可以自由地把物品運回鄉村，沒有人可以在任何的藉口下加以阻止。（三）每星期日及星期

三指定爲每遇大趕集日；因此，在每星期二及星期六派有足夠的軍隊駐紮在各大路上，其與城市的距離，須能保護車輛運輸。（四）爲了讓農民帶車馬回鄉不遇阻礙起見，也採取同樣辦法。（五）爲了恢復尋常商業，要立刻採取各項方法。城鄉的居民們，以及不限國籍的工匠們和技工們！號召你們執行皇帝國王陛下的君父的意旨，並且爲了公共幸福和他合作。把你們的恭敬和信仰放在他的腳下，立刻和我們聯合起來吧！』

在提高士氣與民氣方面，不斷地舉行檢閱，發給獎品。皇帝騎馬遊街安慰居民；雖然是有政事的繁忙，他卻親自到他下令開設的戲院裏去。

在慈善——冕琉者們的最大的德行——方面，拿破崙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在慈善院的房子上他命令題寫 maison de ma mère（我母親的房子），藉此而聯合了深切的孝思和君王的大德。他視察孤兒院，把白手伸給他所救的孤兒們接吻，和藹地同居托明談話。然後，如提埃爾所暢達地敍述的，他下令用他所僞造的俄國鈔票發餉給兵士們。

『Relevant l'emploi de ces moyens par un acte digne de lui et de l'armée française, il fit distribuer des secours aux incendiés. Mais les vivres étant trop précieux pour être donnés à des étrangers la plupart ennemis, Napoléon

aima mieux leur fournir de l'argent à fin qu'ils se fournissent aux dehors, et il leur fit distribuer des roubles papiers.〔用一個和他自己和法軍相適稱的行動，來提高這些辦法的使用，他命令把救濟品分發給被火災的人。但食物太貴了，不能分發給異國人民，而且他們大部份是敵人，拿破崙認爲最好是發錢給他們，他們可以用錢在城外購買食物；於是他下令把盧布鈔票分給他們。〕」

在軍紀方面，不斷地發出命令：對於不盡軍職者加以嚴厲的處罰，並且禁止搶刼。

十

但是事情奇怪，所有這些措施，努力和計劃，都不比在類似情形中所頒佈的其他的辦法更壞，卻都沒有觸到問題的要點，好像時鐘的指針，脫離了機械，沒有套上輪子，任意地無目的地轉動着。

在軍事方面，那個天才的軍事計劃，關於這個提埃爾說『que son génie n'avait jamais rien imaginé de plus profond, de plus habile et de plus admirable

「他的天才從來沒有想到過更深奧更巧妙更驚人的計劃，」』並且關於這個計劃，和發恩先生辯論時，提埃爾證明這個天才計劃的擬定不是關於十月四日而是關於十五日的——這個計劃從來沒有執行過，並且不能執行，因爲牠和事實是完全不相近的。克里姆林宮的設防證明了完全無用，爲了這個設防，必須拆毀 la Mosquée（「那個回教堂」）拿破崙這麼稱聖發西利教堂。克里姆林宮下面地雷的埋置，只是爲了幫助實現皇帝離莫斯科時的願望，就是炸毀克里姆林宮，這好像小孩子在地板上跌痛了，要毆打地板一樣。追擊俄軍的事，那樣地使拿破崙罣心，以致發生了聞所未聞的現象。法軍的將領失去了六萬俄軍的踪跡，據提埃爾說，只是因爲牟拉的本領，並且似乎還是由於他的天才，終於好像找針一樣找到了這六萬俄軍。

在外交方面，拿破崙對屠托明對雅考夫列夫（「他最關心的事是獲得大衣和馬車」）所說的，一切關於他的寬大與公正的議論，證明了是無用的：亞力山大沒有接見這些使者，也沒有回答他們的派遣。

在司法方面，在假定的放火者受刑之後，又燒了莫斯科城的另一半。

在行政方面，市政廳的設立，沒有停止搶刧，只讓少數參與市行政的人得到好處，他們

在維持秩序的藉口之下搶刼莫斯科，或保護自己的財產不被搶。

在宗教方面，在埃及時因爲赴回教堂而那麽容易解決的問題，在這裏沒有獲得任何結果。在莫斯科被找出的二三神甫試圖實現拿破崙的意志，但其中之一在祈禱時被法兵打嘴巴，而關於另一個法國官員有如下的報告：『Le prêtre, que j'avais découvert et invité à recommencer à dire la messe, a nettoyé et fermé l'église. Cette nuit on est venu de nouveau enfoncer les portes, casser les cadenas, déchirer les livres et commettre d'autres désordres.（我所找得到並請來作祈禱的神甫清除並鎖閉了教堂。當天晚上又有人來衝破了門，搗毁了鎖，撕碎了書，並且發生了別的沒有紀律的事。）』

在商業方面，對於勤勞的工人和農民的佈告沒有發生任何反應。並沒有勤勞的工人，而農民抓住了攜帶佈告走得太遠的警官們，把他們殺死。

在設立戲院供人民與兵士娛樂方面，同樣地沒有獲得成功。在克里姆林宮和波斯尼亞考夫家裏設立的戲院立刻關閉了，因爲男女優伶都被搶刼。

連慈善工作也沒有得到所希望的結果。眞假鈔票充斥莫斯科，沒有價値。法國人收集

賊物，只要金幣。不但拿破崙所惠然散給不幸的人民的僞鈔沒有價値，銀對金的比價也降低了。

但這時候，最高當局的命令無效的最驚人的現象——是拿破崙禁止搶刼恢復紀律的努力。

這裏是軍事官員的報告：

『雖有命令禁止，而城中搶刼繼續不斷。秩序還沒有恢復，沒有一個商人以合法的方式做買賣。只有隨軍商人敢賣東西，但也是搶刼的物品。』

『La partie de mon arrondissement continue à être en proie au pillage des soldats du 3 corps, qui, non contents d'arracher aux malheureux réfugiés dans des souterrains le peu qui leur reste, ont même la férocité de les blesser à coups de sabre, comme j'en ai vu plusieurs exemples.〔我的駐區有一部份仍然受第三軍團兵士的搶刼，他們奪去躲在地窖中可憐的人民所賸餘的微少物品，還不滿足，並且殘忍地用刀斬他們，我目擊了好多次。〕』

『Rien de nouveau outre que les soldats se permettent de voler et de

piller Le 9 octobre〔除兵士們竟敢搶刼偸盜外，沒有新的事情。十月九日。〕』

『Le vol et le pillage continuent. Il y a une bande de voleurs dans notre district qu'il faudra faire arrêter par de fortes gardes. Le 11 octobre.〔偸盜與搶刼繼續。我們駐區內有一大羣盜賊，必須用強大的力量來逮捕。十月十一日。〕』

『皇帝極爲不滿，因爲雖有嚴令禁止搶刼，但仍然看見成隊的搶刼的禁衛軍回返克里姆林宮。在老禁衛軍中，不法行爲與搶刼，在昨晚、昨夜、和今天重行發現，比以前更加劇烈。皇帝痛心地看到那些選出來的兵士，是指定了保護他自己並且應做紀律的模範的，卻違反命令到那樣的地步：他們衝進了爲軍隊所預備的地室與儲庫。別的兵士更壞，不聽從衛兵與守衛的軍官，反而罵他們，打他們。』

『Le grand maréchal du palais se plaint vivement〔皇宮司儀大臣極力訴怨說，〕』總督這麼寫，『que malgré les dèfenses réitérées, les soldats continuent à faire leurs besoins dans toutes les cours et même jusque sous les fen tres de l'empereur.〔雖有一切重申的禁令，兵士們仍然在宮院之內，甚至在皇帝的窗下，任意大小便。〕』

好像一羣沒有看管的牛在脚下踐踏着可以使他們不至餓死的食料，這個軍隊，在留駐莫斯科的其餘時間裏，一天一天潰散着死亡着。

但是他們沒有走開。

直到斯摩楞斯克路上運輸隊被截奪與塔路齊諾會戰所引起的遽烈的恐怖，忽然襲擊他們的時候，他們才逃跑。這個塔路齊諾會戰的消息，是拿破崙在檢閱時意外地得到的，喚起了他處罰俄軍的願望，像提埃爾所說的，於是他下令出發，這正是全軍所要求的。

逃出莫斯科時，兵士們帶了他們所搶刼的一切。拿破崙也帶了他私人的 trésor（寶物。）看見了運輸車輛阻礙軍隊，拿破崙害怕了（如提埃爾所說的。）但是他，有戰爭的經驗，沒有下令焚燒所有多餘的車輛，如同他到莫斯科時對於一個元帥的行李車所做的那樣；他看着兵士們所坐的那些篷車和轎車，他說這是很好的，這些車輛可以用來運送給養，病兵，傷兵。

全軍的情形就像一隻受傷的野獸的情形，牠感覺到自己的滅亡，卻不知道牠在做什麼。研究拿破崙和他的軍隊從入莫斯科時到全軍覆沒時的巧妙的策略與目的，就像是研究受致命傷的野獸瀕死時的掙扎與痙攣的意義。受傷的野獸往往是聽到一點響聲，便向

獵人的射擊處衝去，跑上前又跑回來，促成自己的死。拿破崙在自己的全軍的壓迫下，做了同樣的事情。塔路齊諾會戰的響聲驚駭了野獸，他向射擊處衝去，跑到獵人面前，又向回跑，最後，和任何野獸一樣，順着最不利的危險的路徑然而是熟識的舊的足跡向回跑。

拿破崙在我們看來好像是這整個運動的領導者，正如刻在船頭上的神像在野蠻人看來，好像是領導船隻的力量，拿破崙在他的全部的活動時間裏，好像一個小孩，這小孩握着繫在車內的帶子，以爲是他在駕車。

十一

十月六日清晨，彼渙爾走出了木棚，回來時，停在門口，和在他身邊跳躍的短彎腿、紫灰色、長身腰的小狗在玩耍。這隻小狗住在他們的木棚裏，跟卡拉他耶夫過夜，有時牠到城裏各處走走，又走回來。這條狗大概從來沒有主人，現在還沒有主人，也沒有任何名字。法國人叫牠阿索爾，說故事的兵叫他費姆加卡，卡拉他耶夫和別人叫牠灰毛，有時叫他髒尾巴。牠沒有主人，沒有名字，沒有種別，甚至沒有一定顏色，——這似乎都是這條紫灰色的狗毫不介意的。茸茸的尾巴，堅強地、圓圓地、像一根羽毛向上翹着，他的彎腿伺候牠那樣地好，以致

牠常常好像不屑於用四隻腿跑，優美地舉起一隻後腿，很伶俐而迅速地用三隻腿跑着。牠覺得一切都是滿意的對象。牠時而高興地叫着仰着打滾，時而帶着思索的自重的神情在太陽下曬着，時而嬉戲着，耍弄一個木片或草稭。

彼挨爾現在的衣服是一件髒破的襯衣（這是他從前的衣服的唯一的賸餘，）一條兵士的褲子，（爲了暖和，他聽卡拉他耶夫的話，在踝上用繩紮緊，）一件農民長袍和農民帽子。在這個時期彼挨爾在身體上改變了很多。他不再顯得肥胖，但仍然有他家的遺傳的結實有力的樣子。下半個面孔上長滿了鬍髭和鬍鬚；頭上長起的零亂的頭髮，滿是虱子，現在捲在頭上像一頂帽子。眼睛的表情是堅決的，寧靜的，生動而提防的，還是彼挨爾的目光裏一向沒有過的。從前甚至他的眼光中也表現的弛緩，現在變爲對於行動和抵抗的有力的準備。他的脚是光着的。

彼挨爾時而看着草坪，這天早晨有車輛和乘馬的人在草坪上走過，時而看着河那邊遙遠的地方，時而看狗，狗裝着當眞地要咬他，時而看着自己的光脚，他快樂地把雙脚換着各種姿勢，動着髒而肥大的足趾。每次他看着自己光脚的時候，他臉上總閃現出活潑和自滿的笑容。這雙光脚的樣子使他想起他在這個時期所經歷、所了解的一切，而這種回憶是

他覺得愉快的。

幾日來，天氣是無風而明朗的，早晨有薄霜——所謂老婦的夏天。一陽光裏的空氣是溫暖的，這種溫暖混雜着空氣中還可感覺到的早霜的與奮的涼意，是特別愉快的。

在一切，在遠處的和近處的物體上，有那種幻境的、晶質的、只在秋天這個時候才有的光輝。遠遠地看得見麻雀山和村莊，教堂，大白屋。光光的樹，沙，磚，屋頂，教堂的綠色尖頂，遠處白屋的角，這一切，淸晰得不自然地，在透明的空氣中顯出最細緻的線條。近處看得見法國人所住的、熟悉的、半燒的貴族宅第的遺跡和園牆邊上生長的暗綠色的丁香灌木。甚至這個破碎的燒焦的屋子，在惡劣天氣下，因爲難看而顯得討厭，現在，在明亮的不動的光線下，顯得是令人舒服而美麗的。

一個法國伍長，居家般地敞着衣服，戴着小帽，在牙齒間含着短煙斗，從棚子角落後邊走出來，友誼地映了映眼，走到彼挨爾面前。

『Quel soleil hein, monsieur Kiril?〔多麽好的太陽呵，是嗎，基鋭爾先生？〕』

●類似中文裏的「小陽春。」

法國人都這麼稱呼他。『On dirait le printemps.〔簡直像是春天，〕』這個伍長靠着門，把煙斗遞給彼挨爾，雖然他每次遞彼挨爾卻每次拒絕。

『Si l'on marchait par un temps comme celui-là.……〔假若在這種天氣行軍……〕』他開始說。

彼挨爾問他，關於開拔的事聽到了些什麼，伍長說，幾乎所有的軍隊都要開走了，說今天應該有關於俘虜的命令了。在彼挨爾所住的棚子裏有個兵，索考洛夫，病得要死，彼挨爾告訴伍長說，應該處理一下這個兵。伍長說，彼挨爾可以放心，說關於這個有移動的和固定的病院，說關於病人是要加以處理的，說大體上，可能發生的一切，都被當局預料到了。

『Et puis, m-r Kiril, vous n'avez qu'à dire un mot au capitaine, vous savez. Oh c'est un……qui n'oublie jamais rien. Dites au capitaine quand il fera sa tournée, il fera tout pour vous〔並且，基銳爾先生，你只要向上尉說一句，你知道。啊，他是一個……從不忘事的人。在上尉巡查的時候，你向上尉說，他會替你做任何事情的〕……』

伍長所說的上尉，常和彼挨爾作長時間談話，並且向他表示各種的厚意。

『Vois-tu, St. Thomas, qu'il me disait l'autre jour: Kiril c'est un homme qui a de l'instruction, qui parle français; c'est un seigneur russe, qui a eu des malheurs, mais c'est un homme. Et il s'y entend le……S'il demande quelque chose, qu'il me dise, il n'y a pas de refus. Quand on a fait ses études, voyez vous, on aime l'instruction et les gens comme il faut. C'est pour vous que je dis celà, M. Kiril. Dans l'affaire de l'autre jour si ce n'était grâce à vous, ça aurait fini mal. (有一天他向我說:「聖托馬斯,你知道,基銳爾——他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他說法語;他是一個俄國貴族,他發生了不幸的事,但他是一個好人,他明白事理,……假使他需要什麼,他向我請求,沒有拒絕的。當人有了學問的時候,你知道,他便歡喜教育和有教養的人。」這話是我為了你才說的,基銳爾先生。那天的事情,假若不是你,結果是要很壞的。」)』

又說了一會兒,伍長走了。(伍長所提到的那天發生的事情,是俘虜和法兵打架,彼挨爾勸息了他的同伴們。)有幾個俘虜聽到彼挨爾和伍長的談話,立刻來問,伍長說了什麼。在彼挨爾向同伴們說到伍長所說的開拔的話的時候,有一個瘦而黃的襤褸的法國兵走

到棚子門口。用迅速羞怯的動作把手指舉到額頭作了敬禮，他向彼挨爾說話，問他，有一個替他縫襯衫的兵士卜拉托示在不在這個棚子裏。

在一星期之前，法兵得到了靴皮和麻布，發給了俄國俘虜們替他們做靴子和襯衫。

『好了，好了，親愛的！』卡拉他耶夫帶着摺疊整齊的襯衫走了出來。

卡拉他耶夫因爲天氣暖，爲了工作的方便，只穿了一條褲子和一件黑得像土的破襯衫。他的頭髮上，像工人們所做的那樣，紮了一條菩提樹皮的帶子，他的圓臉顯得更圓更好看了。

『約定——是工作的親弟兄。我說到星期五，果然做好了，』卜拉東說，微笑着打開他所做的襯衫。

法兵不安地回顧了一下，似乎克服了他的懷疑，迅速地脫下軍衣，穿上襯衫。在法兵的軍衣裏邊沒有襯衣，在光光的黃而瘦的身軀上，穿了一件長長的、有油跡的、有花的綢背心。法兵顯然是怕看他的俘虜們笑他，匆忙地把頭套進襯衫裏。俘虜中沒有人說一個字。

『你看，正合身，』卜拉東一面說，一面理直着襯衫。

法兵套過了頭和臂，沒有抬起眼睛，看着他的襯衫，注視着衣縫。

『啊，親愛的，這不是裁縫鋪，我沒有合式的傢伙，古話說沒有傢伙，一個虱子也弄不死；』卜拉東說，圓圓地微笑着，顯然是高興他的工作。

『C'est bien, c'est bien, merci, mais vous devez avoir de la toile de reste,〔好，好，謝謝；但麻布應該有的賸，〕』法兵說。

『你要貼身穿就更合身了，』卡拉他耶夫說，依舊高興着自己的工作『這樣就好看，就舒服了……』

『Merci, merci, mon vieux, le reste……〔謝謝，謝謝，好朋友，賸的料〕……』法兵又微笑着說，摸出一張鈔票給卡拉他耶夫，『Mais le reste〔但是賸料呢〕……』

彼挨爾看到卜拉東並不想要明白法兵所說的話，看着他們，沒有參與卡拉他耶夫謝了錢，仍舊嘆賞着自己的工作。法兵堅持索取賸料，請求彼挨爾翻譯他的話。

『他要賸料做什麼？』卡拉他耶夫說。『牠正好做我們的裹腿布。好，上帝保佑他。』於是卡拉他耶夫帶着頓然改變的、憂愁的面色，從胸口取出一束碎布，遞給法兵，沒有看他。

『哎嗎』卡拉他耶夫低聲說過，走回去了。

法兵看了看麻布，想了一下，疑問地看了看彼挨爾，似乎彼挨爾的目光向他說了什麼。

『Platoche, dites done, Platoche, 〔卜拉托示，那末，卜拉托示，〕』法兵忽然紅了臉，用尖銳的聲音叫着。『Gardez pour vous, 〔你收着吧，〕』他說後，把碎布給了他轉身走了。

『你看吧，』卡拉他耶夫搖着頭說。『有人說，他們不是基督徒，但他們也有良心。所以老年人們說：淌汗的手是慷慨的，乾手是吝嗇的！他自己光身子，卻把這個給了我。』卡拉他耶夫思索地微笑着，看着碎布，沉默了一會。『親愛的，這可以做頂好的裹腿布，』他說後，回到棚子裏去了。

十二

彼挨爾被囚禁以來，已經四個星期了。雖然法國人提議把他從兵士木棚裏調到官長木棚裏去，他卻仍然留在他第一天所住的那個棚子裏。

在被燒的破壞的莫斯科，彼挨爾幾乎經歷了人類所能忍受的極度的艱苦；但由於他的直到那時他自己還沒有感覺到的強壯體質和健康，特別是由於這些艱苦是不易察覺

地到來的，不能說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他不但是輕易地而且是快樂地忍受了他的處境。並且正在這個時候，他獲得了他從前求之不得的寧靜與自足。他早就在自己的生活的各方面尋找這種寧靜，這種自身的和諧，這在保羅旣諾會戰中的兵士們的身上那樣地感動過他，——他在慈善事業中，在共濟會中，在社交生活的娛樂中，在飲酒中，在自我犧牲的英雄事業中，在對娜塔莎的浪漫的愛情中，尋找這個；他在思想中尋找過這個，但這一切的尋找與嘗試都令他失望了。他沒有想到，他只從死亡的恐怖中，從艱苦中，從他在卡拉他耶夫身上所理解的事物中，獲得了這種寧靜與自身的和諧。

他在受罰期中所經歷的那些可怕的時間，似乎從他的想像與回憶中，永久洗去了從前他覺得是重要的、那些不安的思想與情緒。他沒有想到俄國、戰爭、政治、拿破崙。他顯然覺得，這一切與他無關，他沒有被要求批判這一切，因此不能、批判這一切。『俄羅斯和夏天沒有關係，』他複述卡拉他耶夫的話，這些話使他得到異常的安慰。他現在覺得，他刺殺拿破崙的計劃，關於神祕數目和啓示錄中的野獸的計算，是無意義的，甚至是可笑的。他對妻子的憤怒，關於名譽不受汙損的担心，現在他覺得不但是無關重要，而且是有趣的。這個女人在別的什麼地方過着她所滿意的生活，這和他有什麼關係呢？他們發覺不發覺他們的俘

虜的姓名是別素號夫伯爵，這對於別人，尤其於對於他自己，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他常常想起他和安德來公爵的談話，完全和他同意，但是對於安德來公爵的思想瞭解的稍微不同了。安德來公爵想過並且說過，幸福只是消極的，但他是帶着怨恨與諷刺的口氣說的。似乎他說這話的時候，表現了另一種思想——就是，我們心中有了對於積極幸福的渴望，只是爲了不使我們滿足，而使我們痛苦。但彼挨爾在思想上沒有任何保留地承認了這話的正確。痛苦的缺如，要求的滿足，以及因此而有的選擇職業——即生活方式——的自由，此刻在彼挨爾看來，是人類無疑的最大的幸福。在這裏，直到此刻，彼挨爾才第一次充分重視想吃時有的吃、想喝時有的喝、想睡時有的睡、冷時有溫暖、想說話、想聽人說話時有人說話的樂趣。需要——好食物，清潔，自由——的滿足，此刻，當他被剝奪了這一切的時候，在彼挨爾看來，是完全的幸福；而職業選擇，即生活，此刻，當這種選擇如此受限制的時候，在彼挨爾看來，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以致他忘記了：生活安逸的過度，破壞了需要滿足時的幸福，而職業選擇的巨大自由，他的教育，財富，社會地位，在他的生活中所給他的這種自由，就是這種自由使職業選擇困難到不可解決，並且破壞了職業的需要與可能。

彼挨爾現在的全部夢想，只注意在他將來自由的時候。然而，後來，以及在他一生當中

彼挨爾歡喜地想起並且談到這一個月的囚禁，和那些不復返的、強烈的、快樂的感覺，尤其是，他在這個時候才感覺到的、完全的、精神的寧靜，完全的內心自由。

當他第一天清早起來，從木棚中走到曙光裏，看見了新貞女修道院的起初是幽暗的圓頂和十字架，看見塵草上的凝霜，看見麻雀山坡，看見河流上彎曲的、隱沒在淡紫色遠方的林岸的時候，當他感覺到新鮮空氣的接觸，聽到從莫斯科飛過原野的烏鴉的聲音的時候，當後來忽然東方發亮，太陽的邊從雲裏嚴肅地升出來，而圓頂、十字架、霜、遠方、河流、一切都在歡樂的陽光中開始閃爍的時候，彼挨爾感覺到一種新的、沒有感覺過的高興和生活的力量。

這心情在他全部的囚禁期間，不但沒有離開他，而且反之，隨着他的處境困難的增加而加強着。

這種對一切有所準備與精神戒備的心情，由於他進棚不久之後他的同伴們對他所有的那種尊重，在彼挨爾心中更加強固了。彼挨爾的語言知識，法國人對他的敬重，他的簡單，拿出別人向他所求的一切（他獲得一週三盧布的軍官津貼，）他把釘子捺入棚壁時對兵士們所表現的力量，他對同伴們所表現的文雅，他靜坐沉思、一事不作而爲他們所不

了解的那種本領——這一切使彼挨爾在兵士們看來是一個相當神祕的上等人。就是在他從前所生活過的社會裏，對於他，即使不是有害，也是阻礙的那些特質——他的力量，他對生活安適的輕視，他的精神散漫和簡單，這一切，在這裏，在這些人當中，給了他一個幾乎是英雄的地位。而彼挨爾覺得，他們的這個看法使他負起了義務。

十三

在十月六日和七日之間的夜裏，開始了法軍撤退的運動：爐灶與木棚折毀了，車輛裝載了，軍隊和行李列車開拔了。

早晨七點鐘，作行軍裝束的法國護送隊，戴着高盔，帶着鎗和背囊和大袋子，站在木棚的前面：法語的生動談話，夾雜着咒駡，在全部行列裏發出來。

木棚裏大家都準備好了，穿了衣服，緊了帶子，穿了鞋子，只等候出發的命令。病兵索考洛夫，蒼白而消瘦，眼上有大藍暈，只有他沒有穿衣服和鞋子，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因爲臉瘦而形突出的眼睛懷疑地看着那些不向他注意的同伴們，大聲地韻律地呻吟着。顯然使他

呻吟的，與其說是痛苦——患痢疾——毋寧說是他對於單獨留下的恐懼與悲哀。

彼挨爾穿着卡拉他耶夫替他用茶箱上的皮（這是法兵拿來補鞋跟的）做成的鞋，在腰上繫着繩子，走到病人面前，在他身邊蹲下來。

『啊，索考洛夫，他們並不全走!他們有一個醫院在這裏。也許你比我們都要好一些，』彼挨爾說。

『主啊!我要死了!主啊!』兵士呻吟得更高了。

『好，我馬上再去問他們一聲，』彼挨爾說，站起來，走到棚子門口。

彼挨爾走到門口時，昨天給他煙斗的那個伍長和兩個兵正從外邊走來。伍長和兵都作行軍裝束，有背囊和高盔，和扣着的顎帶，這改變了他們的熟識的面孔。

伍長是奉長官的命令到這裏來關門的。在放出之前，必須數一數俘虜們。

『Caporal, que fera-t-on du malade?……〔伍長，這個病人怎樣處理呢?〕……』彼挨爾開口了。

但在他說這話的時候，他想起了，這人是他所熟識的伍長呢，還是別的不相識的人：伍長這時是那樣不像他本人了。此外，在彼挨爾說這話的時候，忽然聽到兩邊的鼓響。伍長對

彼挨爾的話皺了皺眉，說了無意義的咒罵，砰然地關了門。木棚子裏面變成半暗的了；鼓在兩邊尖銳地響着。壓下了病人的呻吟。

『牠來了！……又是牠！』彼挨爾向自己說，一陣不自覺的冷氣穿過了他的背脊。在伍長的改變的面孔上，在他的聲音裏，在激動的震耳的鼓聲中，彼挨爾認識了那個神祕無情的力量，那使人們違背自己意志而去殺死自己的同類的力量，那個力量，牠的作用，他在行刑的時候看見過。恐懼，力求逃避這種力量，向那些爲這種力量做工具的人們作請求，或勸告——這都是無用的。彼挨爾現在知道這一點。必須等待並且忍耐。彼挨爾沒有再走到病人的面前去，也沒有回頭看他。他皺了皺眉，沉默地站在棚子門口。

棚子的門打開時，俘虜們好像一羣羊，互相擁擠着，擠在門口，彼挨爾擠到他們的前面，走到那個，據伍長保證說，準備爲彼挨爾做任何事情的上尉那裏。上尉也作行軍裝束，在他的冷淡的面孔上，也表現了彼挨爾在伍長的話裏與鼓聲裏所認知的那個「牠。」

『Filez, filez, 「走過去，走過去，」』上尉說，嚴厲地皺着眉，看着從他身邊擁擠走過的俘虜們。

彼挨爾知道他的試圖要落空的，但仍然走到他面前去了。

『Eh bien, qu'est ce qu'il y a? (哦，有什麼事？)』軍官說，冷淡地看了一下，好像不認識他。

彼挨爾說到病人。

『Il pourra marcher, que diable! (他能走，該死的！)』上尉說。『Filez, filez (走過去，走過去)』他繼續說，沒有看彼挨爾。

『Mais non, il est à l'agonie (但是，他要死了)』彼挨爾正要開始說。

『Voulez vous bien (請你)……』上尉憤怒地皺了皺眉，叫了一聲。

嘣嘣，嘣嘣嘣嘣，鼓響着。於是彼挨爾明白了，那個神祕的力量已經完全控制了這些人，現在再說什麼也是無用的了。

俘虜軍官和兵士分開了，並且奉命走在前面。軍官，有彼挨爾在內，大約三十人，兵士大約三百人。

從別的棚子裏走出來的軍官都是陌生的人，都穿的比彼挨爾好的多，他們都不相信地、奇異地、看着他和他的鞋。離彼挨爾不遠，走着一個穿卡桑式長袍的，用布巾繫腰的，面部肥胖、蒼黃、憤怒的，顯然是被同伴們所尊敬的胖少校。他一隻手拿着煙草袋子放在衣襟裏，

另一隻手拿着長煙管。少校喘息着，呼吸急促，對大家埋怨而生氣，因爲他覺得他們在擠他，他們在不需急忙的時候急忙，在沒有可驚異的事情的時候表示驚異。另外一個矮小的瘦軍官和大家在談話，推測着他們現在要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今天能走多麼遠。一個穿氈靴和軍需制服的官吏，向各方面跑着，觀看燃燒後的莫斯科，大聲地報告他的觀察，說燒了什麼，說他們所看見的莫斯科這一部份那一部份是什麼地方。第三個軍官在發音上顯出來是波蘭人，他和軍需官在爭執，向他說，他錯認了莫斯科城廂的地方。

『你們在爭論什麼？』少校忿怒地說。『是尼科拉街，還是夫拉斯街，有什麼關係；您知道，都燒光了，都完結了……你爲什麼要擠，路窄了嗎？』他忿怒地向背後那個並未擠他的人說。

『哎，哎，哎，他們幹的事哦！』看着火場的俘虜們，在兩邊同時發出這樣的聲音。『還有莫斯科河那邊，蘇保佛街，克里姆林宮裏……看吧，賸下的沒有一半了。我向您說過，整個的莫斯科河那邊，果然不錯。』

『好，您知道燒了，還說什麼！』少校說。

走過哈摩夫尼基街（莫斯科少數未燒的地區之一）經過教堂時，所有的俘虜們忽

然擠到一邊，並且發出恐怖與厭惡的叫聲。

「這些混蛋這些邪教徒！一個死人，是的……把他塗了什麼。」

彼挨爾也向教堂走近了一點，引起叫聲的東西便在這裏，他模糊地看見有什麼東西依靠在教堂的柵欄上。聽了比他看得清楚人的話，他知道那是一個死屍，靠在柵欄上站着，臉上塗了煤炱。

『Marchez, sacré nom …… Filez …… trente mille diables ……〔走呀，該死……走呀……三千魔鬼〕……』這是護送隊的咒罵聲，法兵帶着新的怒火，用刀背驅趕那羣看死屍的俘虜們。

十四

在哈摩夫尼基區的小街裏，只有俘虜們和護送隊向前走着，屬於護送隊的篷車和行李車跟在後邊；但是走到糧食倉庫時，他們落在廣大而擁擠的砲兵的車輛夾雜着私人車輛的行列裏面了。

大家都在橋邊停住了，等候前面的人走過去，俘虜們在橋上看見他們前面和後面是不盡的、運動的、行李車輛的行列。在右邊，在卡盧加道路從聶斯庫期內旁邊轉彎的地方，不盡的兵士與車輛行列一直伸展到遙遠的地方。這是最先開跋的保哈奈軍團的兵士。在後邊，順河沿和石橋上，伸展着奈伊的軍隊與行李列車。

大富的軍隊（俘虜歸他們管）在過克利姆灘，有一部份已經進了卡盧加道路。但行李列車伸展得那麼長，保哈奈的最後的車輛還沒有走出莫斯科進卡盧加道路，奈伊的先鋒已經出了大奧登卡街。

過了克利姆灘，俘虜們向前移動了幾步，又停下來了，又向前移動，各方面的車輛和人越來越擁擠了。走了一個多鐘頭，走了橋與卡盧加道路之間的數百步，走到莫斯科河區的各條街和卡盧加道路相會合的廣場上，俘虜們擠成一團，停下來了，在這十字路口等了幾個鐘頭。各方面發出不息的好像海吼的車輛聲，和脚步聲，以及不斷的憤怒的呼喊聲與咒罵聲。彼挨爾被擠得緊貼着燒過的房屋的牆壁站立着，聽着這些在他的想像中和鼓聲相混雜的聲音。

幾個俘虜軍官，爲了看得更清楚，爬上了彼挨爾身邊的一個燒過的房屋的牆。

『這些人這麼多人……連砲上也堆了東西看哪皮貨……』他們說。『壞蛋們，他們搶刼……看那個人後邊的東西，在車子上……那是從聖像上拿下來的東西，我的天啦！……他們一定是德國人。一個俄國的農民，我的天啦！……啊，壞蛋們，……他揹了那麼多東西，走不動了！他們連那些郵車也搶了！……他坐在箱子上。天啦！……他們打架了！……』

『就那樣打他的臉，打他的臉！這樣要等到天晚才走得了。你看，看，……那一定是拿破崙自己。看，多麼好的馬匹！有個寫字母和王冠。那是一個活動的房子。那個人掉下了袋子，沒有看見。他們又打架了。……一個女人帶着一個小孩，她還不醜。是的，一定的，他們就要那樣讓你過去……看，沒有完結。俄國的賤女人，憑天，他們是賤女人！你看她們在車子上坐得多麼舒服！』

一陣共同好奇心的激動，好像在哈摩夫尼基區教堂旁邊一樣，又把俘虜們帶到路上去了，而彼挨爾由於他的身材，從別人的頭上看見了那個引起俘虜們好奇心的事情。在三輛夾雜在軍火車輛之間的馬車上，互相緊擠着坐着許多穿鮮豔的花衣服的、搽紅胭脂的、用尖銳的聲音在叫喊的女人。

自從彼挨爾認識了那神祕力量的出現以後，他便覺得沒有東西是希奇的是可怕的：

無論那是爲了開玩笑而臉上塗了煤炱的死屍，還是這些急着要走的女子，還是莫斯科的火場。彼挨爾現在所看見的一切，幾乎沒有給他任何印象——似乎是他的心，準備作艱難的鬥爭，拒絕接受那些可以使他軟化的印象。

女人們的車子走過去了。在她們的後邊又伸展着載運車兵士，輜重車，兵士，砲車，馬車，兵士，彈車，兵士，有時是女人。

彼挨爾沒有各別地看見這些人，只看見了他們的運動。

所有的這些人和馬似乎被某種不可見的力量向前驅使着。在彼挨爾注視他們的這一小時之內，他們都從各街道湧出來，都具着同樣的願望：趕快走；他們都同樣地和別人撞擠，開始發火，打架；白牙齒露出來了，眉毛皺起來了，互相吐出同樣的咒駡，在所有的面孔上是同樣的胆大堅決的和殘酷冷淡的表情，這表情在早晨鼓響的時候在伍長的面孔上曾使彼挨爾驚訝。

傍晚的時候，護送隊的長官集合了自己的部隊，帶了喊叫與爭吵，擠進了行李車輛之間，於是四面被環繞的俘虜們走上了卡盧加道路。

他們走得很快，沒有休息，直到太陽開始下落的時候才停住。行李車一輛一輛靠攏着，

人開始準備歇夜了。大家都似乎有脾氣，不滿意。各方面早已發出咒罵聲，忿怒的喊叫和打架聲了。護送隊後邊的一輛馬車，碰上了一輛護送隊的車子，車子上戳了一個洞。幾個兵從各方面跑到車子那裏去了；他們有的打拕車的馬的頭，把馬拉開，有的互相毆打，彼挨爾看見一個德國人在頭上受了刀的重傷。

似乎，所有的人，現在停在田野中，在寒涼的秋天的薄暮裏，都感覺到那種同樣不愉快的覺悟情緒，覺悟到開拔時那支配大家的慌忙和趕路的急切。停下來了，大家似乎都明白了他們還不知道是向哪裏去，而在這個旅程之中，還要有許多艱難與困苦。

在休息中，護送隊對待俘虜們比在開拔時更壞了。在這裏，第一次用馬肉來分發俘虜的肉食。

從軍官到小兵，人人顯出了好像是對於每個俘虜的個人的怨恨，牠那麼意外地代替了先前的友好的關係。

在俘虜點名時，發覺了有一個俄國兵出莫斯科時在混亂中假裝疝病疼痛而逃跑了，這時候，這種怨恨更加強烈了。彼挨爾看見一個法國人，因爲一個俄國兵離路太遠而把他毒打；聽到他的朋友上尉，爲了俄兵的逃跑而責罵一個軍曹，並且威脅他說，要把他送交軍

事審判。軍曹回答說，這個兵有病，不能走路，軍官說有了命令：凡是落伍的兵都要鎗斃。彼挨爾覺得那個宿命的力量——牠在行刑時壓倒了他但在囚禁時期沒有被他注意到——現在又控制着他的身心了。他覺得恐懼；但他覺得，隨同宿命的力量爲了征服他而作的努力，有了一種與牠無關的生命力在他的心中生長了，並且加強了。

彼挨爾吃了裸麥麵粉馬肉湯的晚餐，和同伴們交談着。

彼挨爾和同伴中的人，都不談到他們在莫斯科所看見的事情，不談到法國人對待他們的粗暴，不談到向他們所宣佈的鎗斃的命令。好像是反抗他們的逐漸變壞的境況，大家都特別活潑而愉快。他們說到個人的回憶，說到他們在戰爭中所見的有趣的事情，卻避免談到他們的現狀。

太陽早已落下了。明星閃灼在天穹的各處。升起的圓月的赤紅如火的光彩，照射在天邊，這個巨大紅球在灰色的霧氣中奇怪地搖蕩着。空中變亮了。晚間快要完了，夜間還未開始。彼挨爾離開他的新同伴，從營火之間走到路那邊，他聽說俘虜的兵停在那裏。他想和他們說話。法國步哨在路上阻止了他，命他回轉。

彼挨爾回轉了，但沒有回到營火那裏，沒有回到他的同伴們那裏，卻到了一個無人的、

卸了馬的車子旁邊。他盤了腿，垂了頭，坐在車輪旁的冷地上，沉思着，不動地坐了很久。過了一個多鐘頭。沒有人打攪彼挨爾。他忽然笑出了胖人的好意的笑聲，笑聲那麼高，使得各方面的人都驚異地回顧這個奇怪的、顯然是孤獨的笑聲。

『哈哈哈！』彼挨爾笑着。他大聲地向自己說：『兵不讓我過去。他們抓住我，關了我。把我囚禁了。我是誰？我？——我的不朽的靈魂！哈哈哈！……哈哈哈……』他在眼中含淚笑着。

有一個人起來了，到這裏來看這個奇怪高大的人獨自在笑什麼。彼挨爾止住了笑聲，立起來了，遠遠離開那個好奇的人，向四周環顧了一下。

廣大的不盡的露營，先前發出響亮的營火爆炸聲與人聲，現在寂靜了；紅紅的營火弱熄了、暗淡了。圓月高懸在明亮的天空。森林與田野，先前在營地外邊看不見的，現在遠遠地看得見了。在森林與田野那邊更遠的地方，可以看見明亮的搖蕩的，引誘人的，不盡的遠景。彼挨爾看了看天和迴遠的閃灼的星斗。『這一切都是我的，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這一切就是我！』彼挨爾想。『他們抓了這一切，放在圍了木板的棚子裏！』他微笑了一下，走到自己的同伴的旁邊，躺下來睡覺了。

十五

在十月初，又有一個軍使帶了拿破崙的信與和平的建議來見庫圖索夫，這是佯稱從莫斯科寫來的，而這時拿破崙已經在卡盧加舊路上離庫圖索夫不遠了。庫圖索夫回答了這封信，像他回答勞理斯頓帶來的第一封信一樣：他說，和平是談不到的。

在這件事之後不久，接到了在塔路齊諾左邊活動的道洛號夫的游擊支隊的一個報告，說在福明斯克發現了法軍，他們是不魯歇的師，並且這個師與其他的軍隊隔開了，可以很容易地被消滅。兵士與軍官又要求打仗了。參謀部的將軍們，被塔路齊諾那裏的輕易勝利的記憶所鼓動，堅求庫圖索夫執行道洛號夫的建議。庫圖索夫認爲不需要任何攻擊。結果是折中辦法，這是必然的；派了一小支隊到福明斯克去攻擊不魯歇。

由於奇怪的偶然機會，這個任務——後來證明了是最困難的最重要的任務——落在道黑圖羅夫身上；那個最謙遜的矮小的道黑圖羅夫，沒有人向我們描寫他作過軍事計劃，在軍隊前面飛奔，把十字勛章丟在陣地上，等等的情形，他們認爲他、並且說他無決斷不

明察，但就是這個道黑圖羅夫，我們發現他，在奧斯特理茲戰役到一八一三年所有的俄法戰爭中，只在最困難的地方指揮作戰。在奧斯特理茲，在大家都逃跑死亡而後衛裏沒有一個將官的時候，他最後留在奧蓋斯特堤上，集合軍隊，救他所能救的。他發着燒熱，領了二萬人到斯摩楞斯克去守城，抵抗拿破崙的全軍。在斯摩楞斯克的馬拉號夫門他在燒熱發作時剛剛睡着，就被轟擊斯摩楞斯克的砲聲驚醒了，而斯摩楞斯克守了一整天。在保羅旣諾會戰中，在巴格拉齊翁已經打死，我們左翼的軍隊損失了十分之九，法軍的全部砲火向這個地方射擊的時候，被派的不是別人，正是這個無決斷不明察的道黑圖羅夫，而庫圖索夫，當他派了別人到那裏的時候，連忙改正了自己的錯誤。於是矮小的沉靜的道黑圖羅夫到那裏去了，於是保羅旣諾會戰——成了俄軍最大的光榮。在詩歌散文中向我們描寫了許多英雄，但是幾乎沒有一個字提到道黑圖羅夫。

又是道黑圖羅夫被派往福明斯克，從那裏被派往馬洛·雅羅斯拉維次，在這裏，和法軍發生了最後的會戰，而法軍的敗亡顯然是從這裏開始的；在戰爭的這個期間又有了許多天才和英雄被描寫給我們，但關於道黑圖羅夫卻一字不提，或者說的很少，或者說的很懷疑。關於道黑圖羅夫的這種沉默，極明顯地證明了他的功績。

不懂得機器的動作的人，在看見機器運動時，很自然地，會以爲這部機器最重要的部份，是那個偶然地落在機器裏、在機器中轉動、阻礙機器行動的碎片。不知道機器構造的人，不能懂得機器的主要部份之一，不是這個破壞並阻礙工作的碎片，而是那個無聲地轉動的連接的小齒輪。

十月十日，道黑圖羅夫已經走了到福明斯克的一半路程，停在阿銳斯托福村，準備嚴格地執行他所奉到的命令，就在這一天，全部的法軍，在痙攣的運動中到達了卡拉的陣地，他們似乎是要打仗，卻忽然無故地向左轉，上了卡盧加的新路，開始進入只有不魯歇所駐紮的福明斯克。這時，道黑圖羅夫所指揮的軍隊，除了道洛號夫的部隊，還有非格聶爾與塞斯拉文的兩個小支隊。

十月十一日晚上，塞斯拉文帶了一個被俘虜的法國禁衛軍的兵來到阿銳斯托福見指揮官。俘虜說今天到福明斯克的軍隊是全軍的先鋒隊，拿破崙也在裏面，全軍離莫斯科已經五天了。在這天晚上，一個從保羅夫司克來的家奴，說他看見了大軍入城。道洛號夫支隊的卡薩克兵來報告說，他們看見法國的禁衛軍順大路向保羅夫司克推進。根據這些情報，顯然判明了，以爲是只有一個師的地方，現在卻有了全部的法軍，他們是出了莫斯科順

着意外的方向，順着卡盧加舊路走的。道黑圖羅夫不願做任何行動，因爲他現在不明白他的任務是什麼。他奉命攻擊福明斯克。但在福明斯克，先前只有不魯歇一個師，現在卻有了全部法軍。葉爾莫洛夫想憑自己的判斷採取行動，但道黑圖羅夫堅持一定要奉到殿下的命令。於是決定了送一個情報到總司令部去。

爲這件事情選了一個能幹的軍官，保號維齊諾夫，他在書面報告之外尙須口述一切。夜間快到十二點鐘時，保號維齊諾夫，接受了文書和口頭命令，帶了一個卡薩克兵，和備換的馬，到總司令部去了。

十六

是黑暗、暖和的秋夜。已經下了四天雨。換了兩次馬，在一個半小時之內，走了三十俚泥濘的粘着的道路，保號維齊諾夫，夜間一點多鐘，便到達了列他涉夫卡。在編籬上懸着「總司令部」的牌子的農舍前下了馬，放了馬，他走進了黑暗的門廊。

『立刻要見值日將軍！很重要的事！』他向一個站立起來在黑暗的門廊中嗅鼻子的

人說。

『他晚上就很不好過，三夜沒有睡了，』侍從兵的聲音懇乞地低語着『您應該先叫醒上尉。』

『道黑圖羅夫將軍派來的，有很重要的事情，』保號維齊諾夫說着，走進他所摸索的打開的門。

侍從兵走在他前面，開始喚醒着一個人『大人，大人，信使。』

『什麽，什麽！誰派來的？』睡意的聲音說。

『道黑圖羅夫和阿列克塞·彼得羅維支派來的。拿破崙在福明斯克，』保號維齊諾夫說，在黑暗中看不見誰在問他，但從聲音上推斷他不是考諾夫尼村。

被喚醒的人打了呵欠，伸了腰。

『我不想叫醒他，』他說，摸索着什麽，『他害了病了！也許這是謠言。』

『這是情報，』保號維齊諾夫說；『我奉命立刻交給值日將軍。』

『等一下，我來點火。該死的，你總是放到哪裏去了？』伸腰的人向侍從兵說。他是柴爾必寧，是考諾夫尼村的副官。『找到了，找到了，』他添說。

侍從兵打着火，㊀柴爾必寧摸索着蠟燭台。

『啊，混蛋！』他厭惡地說。

在火花的光亮中，保號維齊諾夫看見了拿蠟燭的柴爾必寧的年輕的面孔，和前面角落裏另一個睡覺的人。這人是考諾夫尼村。

當硫片的先藍後紅的火燄在火絨上燃亮時，柴爾必寧點了一支蠟燭（從燭台上跑走了幾個啃蠟燭的蟑螂）看了看信使。保號維齊諾夫全身是泥，用袖子拭臉時，把臉上也粘染了泥。

『是誰來的報告？』柴爾必寧接了文件問。

『消息是的確的，』保號維齊諾夫說。『俘虜，卡薩克兵，偵探，都一致地報告同樣的話。』

『沒有辦法，一定要叫醒他了，』柴爾必寧說，站起來，走到那個戴睡帽的蓋着大衣的人那裏。『彼得·彼德羅維支！』他說。考諾夫尼村沒有動。『總司令部傳！』他微笑了一下說，知道這句話一定可以喚醒他。

㊀毛註：在燐頭火柴以前取火的方法是用鋼打火石，火花落在火絨上，使牠着火。然後把漬過硫磺的木片放到着火的火絨上就有火了。

果然，戴睡帽的頭立刻抬起來了。在考諸夫尼村的兩腮燒熱發紅的美麗而堅決的面孔上，那種遠離現狀的睡夢的表情，還停留了一會兒，但他立刻便抖擻了一下，他的臉上顯出素常鎮靜的堅決的表情。

『啊什麼事？誰派來的？』他立刻便問，但並不急迫，對燭光映着眼。

考諸夫尼村一面聽着軍官的報告，一面打開文書，開始閱讀。他一讀完，便把穿毛襪的脚放在泥地上，開始穿鞋。然後他取下睡帽，梳了梳鬢髮，戴上尖頂帽。

『你到這裏很快嗎？我們去見殿下。』

考諸夫尼村立刻明白了，他帶來的這個消息是很重要的，不能躭擱的。這是好是壞，他沒有想，也沒有問自己。這引不起他的興趣。他不是用智慧，不是用理性來看整個的戰爭，而是用別的東西。他心中有一個深深的沒有表出的信念，相信一切都會好的；但是不應該信任這一點，尤其不該說出這一點，卻只要做自己的工作。他做了他的工作，他對於他的工作盡了他的全力。

彼得·彼德羅維支·考諸夫尼村，和道黑圖羅夫一樣，只是由於禮節的原故被包括在所謂一八一二年的英雄們——巴克拉之流，拉葉夫斯基之流，葉爾莫洛夫之流，卜拉托

夫之流，米洛拉道維支之流——的名單中他和道黑圖羅夫一樣具有了這種名聲『能力知識極其有限的人；』他和道黑圖羅夫一樣，從來不作軍事計劃，卻總是在最困難的地方；從他被任命為值班將軍的時候起，他總是開了門睡覺，並且下令讓任何信使喚醒他；在作戰時他總是在火線下，所以庫圖索夫因此責備他，而不敢派遣他到前線上去；他和道黑圖羅夫一樣，他是不被注意的輪齒之一，這些齒輪沒有咿啞聲和吱喳聲，卻是機器的最主要的部份。

考諾夫尼村在潮濕黑暗的夜裏走出農舍，皺了皺眉，這一部份是由於加劇的頭痛，一部份是由於心中有這個不快的思想：他想到參謀部裏所有的這一羣有勢力的人，尤其是在塔路齊諾戰役之後和庫圖索夫短兵相見的別尼格生，聽到這個消息，會怎樣地發生騷動，他們要怎樣地提議、討論、發出命令、撤消命令。他覺得這個預感是不愉快的，然而他知道這是不能沒有的。

果然，托爾——他是去向托爾報告這個新消息的——立刻向同住的將軍發表自己的意見，考諾夫尼村沉默地疲倦地聽了之後，提醒他說，他們一定要去見殿下。

十七

庫圖索夫和所有的老年人一樣，夜間睡得很少。他在白晝常常忽然打盹，但在夜間，他穿着衣服躺在床上，大都是沒有睡並且思索着。

他現在也躺在床上，用肥胖的手托着沉重的破像的大頭，沉思着，一隻睜開的眼睛向黑暗中注視着。

自從和皇帝通信的，而在參謀部中最有力量的別尼格生開始逃避他之後，庫圖索夫對於這件事放心了——不再有人強迫他和他的軍隊去參與無益的攻擊行動了。庫圖索夫所痛心地記憶着的塔路齊諾會戰的和前一天的教訓，也應該影響他們，他這麽想。

『他們應當明白，我們攻擊只有失敗。忍耐和時間，是我的戰士武士！』庫圖索夫想。他知道，蘋果青的時候，是不該摘取的。牠熟的時候，自己會掉的，但你在青的時候摘取，便是損害了蘋果和樹，而且要使牙齒發酸的。他像有經驗的獵人，知道這隻野獸已經受傷，並且傷得只有俄軍的全力才能夠使牠這樣受傷，但是否致命，這還是一個尙待解決的問題。現在，

由於勞理斯頓和柏代來米的來使遊擊隊的情報，庫圖索夫幾乎確知這隻野獸受了致命傷。但還需要證明，應該等待。

『他們想要跑去看看他們怎樣打傷了這隻野獸，等一等，我們就明白了。總是調動，總是攻擊！』他想。『爲什麽？只是要自己立功。好像打仗是什麽有趣的事。他們好像是小孩，關於事情發生的經過不能從他們獲得有條理的說明，因爲都想要證明他們是多麽會打仗。但現在要點不在這裏了。這些人向我提出了多麽精巧的調動！他們似乎覺得，當他們想到了兩三個偶然事件的時候，』（他想起了彼得堡發出的一般計劃）『便是想到了一切。但偶然事件是無數的！』

這個未解決的問題——在保羅既諾所受的傷是否致命——在庫圖索夫的頭腦裏已經想了一整月了。一方面，法軍佔領了莫斯科。另一方面庫圖索夫一心一意地、無疑地覺得，他和全體的俄軍盡全力所作的可怕的打擊，一定是致命的。但無論怎樣，這是需要證明的，他已經等待了一整月，時間過得愈久，他愈不耐煩了。在睡不着的夜裏躺在床上，他正做着年輕將領們所做的、他因而責備他們的那種事。他和年輕的人一樣，預料一切可能的偶然事件，但是有這點區別，他不把這些假定作根據，而且他不是只看見兩三件，卻是成千的

偶然事件。他思索愈久，偶然事件出現愈多。他預料拿破崙軍隊的全軍的或部份的任何運動，——進攻彼得堡，進攻他，或者包圍他，他也預料到（他最怕的）這種偶然事件，就是拿破崙會許用他的武器反對他，留在莫斯科等待他。庫圖索夫甚至預料到拿破崙軍隊回返滅對恩與尤黑諾夫的運動；但有一點他不能預料的，就是所發生的這件事：拿破崙軍隊在離莫斯科後最初十一天之內的瘋狂痙攣的驚逃——這驚逃使庫圖索夫那時候還不敢想到的事情變為可能：就是法軍的全部覆沒。道洛號夫關於不魯歇師的情報，遊擊隊關於拿破崙軍隊的艱苦的消息，關於準備退出莫斯科的傳聞——這一切都證實了這個假定，就是法軍受了打擊，準備逃跑了；但這些只是假定。對於年輕的人似乎是重要的，對於庫圖索夫卻不然了。他憑六十年的經驗，知道對於傳聞應該有什麼樣的看法，知道有所希望的人們很會收集一切的消息，讓這些消息好像是證實他們所希望的事情，並且知道，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很樂於忽略一切相反的情形。庫圖索夫愈是希望這個，他愈不敢相信這個。這個問題吸取了他的全部的精力。他覺得其餘的一切只是日常生活的慣事。這類日常生活的慣事就是他和參謀人員的談話，他從塔路齊諾寫給斯塔葉夫人㊀的信，讀小說，發獎賞，和彼得堡的通信，等等。但法軍的滅亡，只有他一個人預見到，是他心中唯一的希望。

十月十一日夜間，他靠在手臂上躺臥着，思索這件事。

在隣房裏有了響動聲，並且聽到了托爾考諾夫尼村和保號維齊諾夫的脚步聲。

『哎，誰在那裏？進來，進來！有什麽消息？』總司令向他們大聲說。

在聽差點蠟燭時，托爾報告了消息的內容。

『誰帶來的？』庫圖索夫問，在蠟燭點亮時，他臉上的冷淡嚴厲的表現使托爾詫異了。

『無可懷疑的，殿下。』

『叫他進來，叫他進來！』

庫圖索夫坐着，從床上垂下一隻腿，他的大肚皮架在另一隻彎曲的腿上。他瞇着那隻完好的眼睛，好更清楚地看着來使，似乎他想從他的面容上看出他所關心的事情。

『說吧，說吧，好朋友，』他用低微的老年的聲音向保號維齊諾夫說，掩着胸前敞開的襯衣。『來，站近一點。你帶給了我什麽消息呵？拿破崙離開莫斯科了嗎？是真的嗎呵？』

保號維齊諾夫詳細地從頭報告了他奉命要說的一切。

(一) 毛註：她是拿破崙的死敵，一八一二年，她在彼得堡，庫圖索夫做總司令時，她最先致熱誠的賀意，並預祝他的勝利。

『說，趕快說，別叫我着急，』庫圖索夫打斷他。

保號維齊諾夫說了一切，沉默着，等候命令。托爾正要說什麽，但庫圖索夫打斷了他的話。他想說什麽，但他的面孔忽然縐蹙了，打皺了，他向托爾揮手，轉身走到對面，走到農舍的因爲聖像顯得黑暗的角落裏。

『主，我的創造者！你聽到了我們的祈禱……』他合了手，用打顫的聲音說，『俄國得救了。謝謝你，主啊！』他並且流淚了。

十八

從接到法軍退出莫斯科的消息開始，直到戰爭的完結，庫圖索夫的所有的活動，只是用權力、用狡猾、用請求來阻止自己的軍隊作無益的攻擊、調動、以及與將死的敵人衝突。道黑圖羅夫到馬洛·雅羅斯拉維次去了，但庫圖索夫卻和他的全軍延遲着，並且下令退出卡盧加，他覺得退過這個城市是極可能的。

庫圖索夫處處退卻，但敵人不等到他退卻，便朝着相反的方向跑走了。

拿破崙的歷史家們向我們描寫他在塔路齊諾和馬洛·雅羅斯拉維次的巧妙的調動，並且推測若是拿破崙進了南方富庶的各省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這些歷史家們，沒有說到，並無任何東西阻擋拿破崙進入南方各省，（因爲俄軍讓路給他，）他們忘記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拯救拿破崙的軍隊，因爲牠在那時候已經本身有了不可避免的滅亡的條件。這個軍隊在莫斯科找到了豐富的給養，不能保存牠，卻把牠踐踏在腳下，這個軍隊到了斯摩棱斯克，沒有儲存給養，卻搶刼給養，爲什麼這個軍隊能夠在卡盧加省恢復原狀（那裏住着的俄國人，和莫斯科的人一樣，並且火也是帶着同樣的性質燃燒那些被燒的東西？）

這個軍隊不能在任何地方復原的。牠在斯摩棱斯克會戰和莫斯科搶刼之後，便已經自身帶了好像是化學的分解的因素。

這個原先是軍隊的團體裏面的人，和他們的官長們，一同逃跑着，不知道逃到哪裏去，拿破崙和每個兵卒都只希望一件事：個人愈快愈好地逃出那個是人人模糊地感覺到的絕望的境地。

正是因此，在馬洛·雅羅斯拉維次的會議中，在法國將軍們假裝是在討論而發表各

種意見時，直心腸的軍人率東說了大家在想的事情，就是儘可能地趕快逃走，這最後意見，封閉了大家的嘴，無人能夠甚至拿破崙也不能夠，說話反對這個大家公認的事實。

但是，雖然大家都知道應該走開，對於應該逃走這一點仍然有羞恥之感，因此需要一種外來的震動來克服這種羞恥。這個震動在必要時出現了。這便是法國人所說的 le Hourra de l'empereur〔皇帝嗚啦〕❶

會議的第二天，拿破崙一清早便佯作視察軍隊以及過去的和未來的戰場，帶了一羣元帥們和護兵們，騎馬在軍隊的行列的當中走着，尋找勝利品的卡薩克兵碰到了皇帝本人，差一點兒把他抓住了。假使卡薩克兵這一次沒有抓住拿破崙，那末救拿破崙的，正是使法軍滅亡的勝利品，是卡薩克兵在塔路齊諾、在這裏、放下了人而去爭奪的勝利品。他們沒有注意拿破崙，卻去搶勝利品，因而拿破崙才得逃走。

當 les enfants du Don〔頓省子弟們〕就可以在皇帝的軍隊當中抓住皇帝本人的時候，顯然沒有別的事可做，只有儘可能地在最近的熟識的道路上，趕快逃路了。拿破崙，有他的四十歲的肚皮，不再感覺到自己從前的靈敏與勇敢，他明白了這個暗示。在卡薩克

❶ 毛註：嗚啦是俄軍攻擊敵人時的呼號。

兵給予他的恐怖的影響之下，他立刻同意了牟東的話，如歷史家們所說的，下令向斯摩楞斯克道路上退卻。

拿破崙同意了牟東，軍隊後退了，這不是證明他下令退卻，而是證明那種支配全軍使他們走上莫沙益司克道路的力量，同時也支配了拿破崙。

十九

人在運動中的時候，他總是替自己設想那個運動的目標。為了要走一千俚路，人必定要想在這一千俚之外有更好的東西。為了有力量運動，一種樂土的觀念是必要的。

法軍前進時的樂土是莫斯科，後退時的樂土是祖國。但祖國太遠了，行千俚的人，絕對需要忘掉最後的目的地，而向自己說，『今天我要走四十俚到休息的地方去宿夜』，在第一日行程中，這個休息處遮隱了最後目的地，並且吸取了他的所有的願望和希望。表現於個人那些渴望，在羣衆裏總是加強的。

對於順着斯摩楞斯克舊道後退的法軍，最後目的地祖國太遠了，最近的目的地，是斯

摩楞斯克，所有的在羣衆裏特別加強了的希望與願望，就是要到達這個目的地。不是因爲兵士知道在斯摩楞斯克有許多給養和新軍隊，不是因爲向他們說了這一點，（反之，軍中上級官長和拿破崙自己都知道那裏的給養是很少，）而是因爲，單是這一點就可以給他們力量向前運動並且忍受目前的困苦。他們——知道和不知道這件事的人，都在同樣地欺騙他們自己，他們向斯摩楞斯克急進，就像到樂土去一樣。

上了大道，法軍用驚人的力量和聞所未聞的速度，向他們設想的目的地急奔。共同的渴望把法兵結成一個整體並且給他們某種力量，在這個理由之外，另有一個結合他們的理由。那就是他們的數量。如同物理學上的引力律一樣，這個巨大的質量，吸引着人的個別的分子。他們數十萬人的團體運動着，好像一個整個的國家。

他們當中的每個人只希望一件事情——投降做俘虜，避免一切的恐怖和不幸。但一方面，奔向目的地斯摩楞斯克這個共同願望的力量，吸引了每個人在同一的方向中；另一方面，一個軍團向一個連投降是不可能的，雖然法兵利用每個方便的機會，彼此分離，在極小的適當的藉口之下去投降，這些藉口卻是不常有的。他們的數量和緊密迅速的運動，奪去了他們的這種可能性，使俄軍不但難以，並且不能阻止法軍用全體的力量所作的這個

運動。物體的機械的分裂，不能夠在某種限度之外加速分裂的過程。

一團雪不能立刻溶化。有一定的時間的限度，在這個時間限度之前，任何熱力都不能使牠溶化。反之，熱力愈多，賸餘的雪更堅固。

在俄軍的將領之中，除了庫圖索夫，沒有人了解這一點。當法軍順斯摩棱斯克道路逃跑的方面確定時，考諾夫尼村在十月十一日夜間所預料的事情開始實現了。所有的高級軍官都想要立功，切斷、突擊、擄獲、擊潰法軍，大家都要求攻擊。

庫圖索夫獨自用了他所有的力量（任何總司令的這些力量是不大的）反對攻擊。

他不能向他們說我們現在所說的話：爲什麼要有交戰、攔路，損失自己的人，不人道地屠殺可憐虫呢？從莫斯科到維亞倚馬，沒有戰鬥，軍隊便損失了三分之一，爲什麼還要這樣呢？但是他從他的老年智慧中取出他們所能了解的東西——他向他們說到金橋，他們嘲笑他，誹謗他，他們襲擊、分裂、並且威嚇這隻要死的野獸。

在維亞倚馬附近，葉爾莫洛夫，米洛拉道維支，卜拉托夫，和別人，靠近法軍，不能夠壓制切斷和擊潰兩個法國軍團的願望。向庫圖索夫報告他們的意圖時，他們沒有在信封裏送報告，卻送了一張白紙。

雖然庫圖索夫極力約制軍隊，我軍卻攻擊了，並且極力攔奪道路。據說我們的步兵奏樂擊鼓去攻擊，殺死了並且損失了幾千人。

但是關於切斷後路——他們並沒有切斷，並沒有擊潰任何法軍。法軍因爲危險團結更緊了，一方面溶化着，一方面繼續走着到斯摩棱斯克去的死路。

第三部



一

保羅既諾會戰，和後來莫斯科被佔領，和法軍不作新的會戰而逃遁，是歷史上最有教訓的現象之一。

所有的歷史家們都同意這一點，就是若干國家與民族在他們互相衝突時的外表活動，是用戰爭表現的：由於戰爭勝利的大小，若干國家與民族的政治力量立刻增強或減弱。

雖然，這種歷史的敍述：某某皇帝或國王和別的皇帝或國王發生了爭執，徵集軍隊，和敵人的軍隊打仗，獲得了勝利，殺了三千、五千、一萬人，因此征服了一個國家和幾百萬人的整個民族，雖然這種歷史的敍述是很奇怪；雖然不可了解，爲什麼一個軍隊——一個民族的百分之一——的失敗要強迫一個民族屈服；——但所有的歷史事實（就我們所知道的來說）都證實這種陳述的正確，就是，一個民族的軍隊對另一個民族的軍隊的勝利之

大小，是民族的力量增減的原因，至少是主要的表徵。一個軍隊獲得了勝利；勝利的民族的權利立刻便增大了，而失敗的民族受損害。一個軍隊失敗了，一個民族便立刻按照失敗的程度而喪失權利，在軍隊完全失敗時，這個民族就完全被征服了。

據歷史所載，從最古的時候，直到現在，都是這樣的。拿破崙所有的戰爭都是這個原則的證實。按照奧軍失敗的程度，奧國喪失牠的權利，法國增加牠的權利和力量。法軍在耶拿和奧扼斯泰特的勝利破壞了普魯士的獨立生存。

但是忽然在一八一二年，法軍在莫斯科附近獲得了勝利，莫斯科被佔領了，後來沒有新的會戰，並不是俄羅斯不存在，卻是六十萬法軍和後來拿破崙的法國不存在了。要牽強事實來適合歷史定律，說保羅旣諾戰場留在俄軍的手中，說在莫斯科會戰之後有許多會戰破壞了拿破崙的軍隊——是不可能的。

在法軍在保羅旣諾的勝利之後，不但沒有大規模的，甚至沒有重要的會戰，然而法軍不復存在了。這是什麽意思？假使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例子，我們可以說那不是歷史的現象（在任何事件不合他們的標準時，這是歷史家們的遁辭；）假使這是短時的衝突，參與其事的只有少數軍隊，我們可以把這個現象當作例外；但這個事件發生在我們父輩的眼前，

他們覺得這是祖國存亡的問題，而這個戰爭是一切已知的戰爭中一次最大的戰爭……

一八一二年戰役中從保羅旣諾會戰到法軍被逐的期間，證明勝利的會戰不但不是征服的原因，而且甚至不是征服的不變的指標；證明決定各民族的運命的力量不在征服者，甚至不在軍隊與會戰，而在什麼別的東西。

法國歷史家們，描寫法軍在退出莫斯科之前的情況時，肯定地說，大軍中的情形都很好，除了砲兵，騎兵，和輜重兵，因爲沒有草秣作牛馬的食料。這個不幸是不能補救的，且爲當地的農民焚去了他們的乾草、不給法國人。

勝利的會戰並不帶來通常的結果，因爲農民們卡爾卜與夫拉斯，在法軍退出後，帶了車輛進莫斯科去搶刼，並且一點也沒有表現個人的英雄情緒，無數的這樣的農民不把草秣運到莫斯科去賣得對牠所出的好價錢，卻把牠焚去。

讓我們設想，兩個人帶了劍，按照所有的劍術規則去作決鬬：鬬劍經過很久的時間；忽然敵手之一，覺得自己受了傷，——明白了這件事不是鬧玩笑，卻關乎他的生命，他拋了劍，順手拾起一根棍棒，開始揮動。但是讓我們設想，有一個人聰明地運用了最好最簡的方法

去達他的目的，同時受了騎士精神的傳統的影響，他想要隱蔽事件的實質，堅持說他是按照一切鬬劍的規則獲得了勝利。我們可以設想一下，這種決鬬的敍述會發生什麽樣的混亂和不明晰。

要求按照劍術原則而決鬬的劍手是法國人；他的對手，拋劍拿棍的，是俄國人；力求按照鬬劍規則說明事件的人——是描寫這個事件的歷史家們。

從斯摩楞斯克焚燒的時候起，就開始了這個不遵守任何舊日戰爭傳統的戰爭。城市與鄉村的焚燒，交戰後的退卻，保羅既諾的打擊和重行退卻，莫斯科的焚燒，捉拿搶刼者，攔截運輸車，遊擊戰，這都是規則的背離。

拿破崙感覺到這一點，從他採取鬬劍的正規姿式留在莫斯科，沒有看見對手的劍，只看見在他頭上舉起的棍棒的時候起，他不斷地向庫圖索夫和亞力山大控訴，說戰爭打得違反一切規則（似乎屠殺人類也有什麼規則）。儘管是有法國人對於不守規則的控訴，儘管是有俄國上層社會的人覺得用棍棒打架是羞恥，並且想要按照規則採取en quarte（合乎第四條）或者 en tierce （合乎第三條）的姿勢作一個合乎 prime〔第一條〕的巧妙的刺擊等等——民族戰爭的棍棒，卻帶着全部威脅而偉大的力量舉了起來，並且

不問任何人的趣味與規則，不考慮任何的東西，愚笨而單純地，但合乎時宜地，舉起來，落下來，打擊法軍，直到侵略的軍隊全部消滅。

這個民族是幸福的，他們不像一八一二年的法國人，他們不按照一切劍術規則行敬禮，不掉轉劍柄把牠莊嚴地恭敬地交給寬大的勝利者，這個民族是幸福的，他們在緊要關頭，不問別人在類似情形中遵守什麼規則，卻簡單輕易地舉起順手拿到的棍棒，用他打擊，直到他們心中憤怒與復仇的情緒變爲輕蔑與憐憫。

二

所謂戰爭規則，有一個最明顯而最有利的背離，就是分散的人羣攻打擠成一團的人羣。這種攻擊總是發生在全民性的戰爭中。這種攻擊就是，不以人羣對抗人羣，而是人員散開，單獨地攻擊，被強大的力量攻擊時，便立刻逃走，然後有了機會，又攻擊。西班牙的遊擊隊這麽做；高加索的山民這麽做；一八一二年俄國人這麽做。

他們稱這種戰爭爲遊擊戰，並且以爲，這樣稱牠是說明了牠的意義。同時，這種戰爭不

但不合任何規則，而且正違反盡人皆知的，被認爲是絕對不錯的戰術的規則。這種規則說，攻擊者應該集中自己的兵力，要在交戰時比敵方強。

游擊戰（如歷史所表示，總是成功的）正違反這個規則。

這種矛盾是從這裏發生的，就是，軍事科學以爲軍隊的力與數量是相合的。軍事科學說軍隊愈大，力量愈大。Les gros bataillons ont tougours raison〔強大的兵力總是對的。〕

說這話的軍事科學，好像那種只從質量上研究運動物體的機械學，根據這種研究而說，物體動量相等或不相等，因爲牠們的質量相等或不相等。

動量（運動的量）是質量與速度相乘之積。

在軍事上，軍隊的力量也正是質量乘某種別的東西，乘某種未知的X之積。

軍事科學，鑒於歷史上的無數的這樣的前例：就是，軍隊的質量並不和力量符合，小的支隊往往戰勝大的軍隊，便含糊地承認這種未知因子的存在，並且時而在幾何學的隊形中，時而在武器中，時而，最慣常的，在將領的天才中，極力尋找這種因子。但對於這個因素加了這些不同的意義，卻並不產生和歷史事件符合的結果。

然而只要放棄那種爲了阿諛英雄而採取的、關於戰時上峯指揮的效果的、虛僞的見解，我們就會找出這個未知的x。

這個x是士氣，卽是組成軍隊的全體人員的或大或小的戰鬭願望與冒險願望，完全不依靠他們是否在天才的指揮下作戰，是三橫隊還是兩橫隊，是用棍棒還是用每分鐘射擊三十發的步鎗。有最大戰鬭願望的人們，總是使他們自己處在最有利的戰鬭條件中。

士氣是一個因子，牠乘了質量，產生合成力。確定並表現這個未知因子——士氣——的意義，是科學問題。

這個問題要到那樣的時候才可以解答，就是，我們不再武斷地提出那個力量表現時的那些條件，例如，將領的命令，武器，等等，來代替未知的因子x，不把牠們當作因子，卻完全無遺地承認這個未知因子是或大或小的戰鬭願望與冒險願望。要用方程式表現已知的歷史事件，要比較這個未知因子的相對意義，那時候我們才能希望確定這個未知因子的意義。

十個人，十個營，或十個師，打十五個人，十五個營或十五個師，打敗了十五個的，卽是殺死，或擄獲了他們全體，而自己損失四個；因此一方面的損失是四，另一方面的損失是十五。

因此，四等於十五，因此，$4x=15y$。因此，$x:y=15:4$. 這個方程式並沒有說出這個未知因子的價值，但牠說出了兩個未知因子間的比率。把多樣地選擇的歷史單位（會戰，戰役，戰爭期限）列成這種方程式，可以獲得一系數字，在這些數字當中一定有、並且可以發現若干定律。

羣體的進攻，分散的退卻，這個戰術原則不覺地證實了這個眞理，卽是軍隊的力量依靠士氣。把軍隊領到砲火下面去，比較抵抗攻擊，需要更多的（只有用羣體的運動才可以得到的）紀律。但這個忽視了士氣的原則，不斷地判明了是不可靠的，特別是在一切的民族戰爭中、當士氣有強烈的高漲或低落時，牠是顯然地違反事實的。

法軍在一八一二年退卻時，雖然按照戰術，應該分散地防衛他們自己，卻擠成了一團，因爲士氣是那樣地低落，以致只有羣體可以把他們維持在一起。反之，按照戰術，俄軍應該羣體地攻擊，事實上卻散開了，因爲士氣是那樣高漲，以致個別的兵士沒有命令便攻擊法軍，並且無須被壓迫去使他們自己遭受困難與危險。

三

所謂遊擊戰是從敵人入斯摩楞斯克的時候開始的。

在遊擊戰被我們政府正式承認之前，已經有成千的敵軍——落伍的，搶刼的，搶糧的，——被卡薩克兵和農民們消滅了，他們不自覺地殺死法軍，正像狗不自覺地咬死迷路的瘋狗一樣。皆尼斯·大衞道夫，憑俄國人的本能，最先認識了這個可怕的武器的價值，他不顧軍事技術的原則，消滅了法軍；採取最初的步驟制定這種戰爭方法的榮譽，是屬於他的。

八月二十四日，成立了大衞道夫的第一個遊擊支隊，在他的支隊之後，成立了別的遊擊支隊。戰役愈向前發展，這種支隊的數目愈多。

遊擊隊把大軍一部份一部份地消滅。他們集聚了枯樹上——法軍——自己墜下來的落葉，有時撼搖了樹的本身。十月，在法軍向斯摩楞斯克逃跑的時候，這種人數與性質極不相同的遊擊隊已經有幾百個了。有的仿傚一切的軍隊的方法，有步兵，砲兵，參謀，和生活的享受；有的只是卡薩克隊，騎兵；有的是少數步騎的集合；有的是不為人知道的農民與地主。有一個遊擊隊長是教堂執事，他在一月之間，獲得了幾百個俘虜。有一個村長的妻子發茜莉薩，殺了幾百個法兵。

十月末是遊擊戰最盛的時期。這種戰爭的初期已經過去了，在初期，遊擊隊員們詫異

他們自己的胆量，時時刻刻都怕被法軍擒獲或包圍，不解馬鞍，幾乎也不下馬，藏在森林中，時時刻刻等待着被追擊。現在這種戰爭，已經有了確定的形式了，大家都明白了，什麽是可、以對法軍做的，什麽是不能對法軍做的。現在只有那些有參謀部的支隊將領們，按照規則遠遠離開法軍，還認爲許多事是不可能的。小隊的游擊隊，早已開始戰鬪，並且靠近地偵察法軍，認爲大支隊的長官們所不敢想的事是可能的。潛進法軍中的卡薩克兵和農民，現在認爲一切都是可能的。

十月二十二日，打遊擊戰的皆尼索夫和他的部隊，是在遊擊熱情的最高點上。他和他的部隊從淸早晨便出動。他整天在鄰接大道的森林中，窺察一個大量的法軍騎兵行李運輸隊和俄國俘虜，他們是和其他軍隊隔開的，並且據偵探和俘虜們報告，是在强力的掩護之下向斯摩棱斯克進發。知道這個運輸隊的，不但是皆尼索夫和靠近他的統率一個小遊擊支隊的道洛號夫，而且還有一些有參謀部的大支隊的將領們：大家都知道這個運輸隊，並且如皆尼索夫所說的，他們都對牠磨牙礪齒。有兩個大支隊的將領——一個是波蘭人，一個是德國人，——幾乎是同時邀請皆尼索夫加入他們各人的支隊去攻擊運輸隊。

『不行，老兄，我自己也長鬍髭了，』皆尼索夫，看了這些公文說，並且回文給德國人說，

雖然他誠心願意在這樣英勇有名的將軍之下服務，但他不得不放棄這種榮幸，因為他已經在波蘭將軍指揮之下了，㊀對於波蘭將軍，他作了同樣的回復，通知他說他已經在德國人指揮之下。

這樣地處理了之後，皆尼索夫打算不向上級官長報告這件事，就和道洛號夫用他們微小的力量一同攻擊，截奪運輸隊。十月二十二日，這個運輸隊從米庫利諾村到沙姆涉佛村去。在米庫利諾和沙姆涉佛之間道路的左邊，有許多巨大的森林，有的地方接近道路，有的地方和道路相隔一俚或者更遠。在這些森林裏，皆尼索夫和他的隊伍走了一整天，有時深入森林的當中，有時在森林的邊際，卻沒有放過了運動的法軍。那天早晨，在米庫利諾附近，在森林鄰接道路的地方，皆尼索夫部下的卡薩克兵擒獲了兩輛陷在泥中的運送騎兵坐鞍的車子，帶入了森林。從這時直到傍晚，他們沒有攻擊，卻窺察着法軍的運動。應該不驚動他們，讓他們安靜地到達沙姆涉佛，然後，和道洛號夫會合，他應該在傍晚到沙姆涉佛一俚之外森林中的守舍裏來商談，在黎明時他們從兩邊夾攻，好像雪山崩在他們的頭上一樣，一下就擊潰並俘虜他們全體。

㊀毛註：托氏從大衛道夫的遊擊日記中借用了這個策略，皆尼索夫藉此保持了獨立指揮權。

在後邊，離米庫利諾兩俚，在森林鄰接大道的地方，他們留下了六個卡薩克兵，在法軍的新縱隊一出現的時候，他們就要立刻去報告。

在沙姆涉佛前面，道洛號夫也要同樣地察看道路，要知道其他法軍的距隔。運輸隊據估計有一千五百人。皆尼索夫有二百人，道洛號夫也有這麼多人。但人數的優越並沒有阻止皆尼索夫。他還須知道的一點，便是這些軍隊是什麼樣的；爲了這個目的，皆尼索夫必須擒獲一個敵人。（即是敵方縱隊中的人。）在早晨攻擊運輸車輛的時候，戰事進行得那麼急促，以致和車輛在一起的法國人全被消滅了，只活捉了一個小鼓手，他是落伍的，不能確定地說出縱隊中的軍隊是什麼樣的。

皆尼索夫認爲再度攻擊是危險的，會驚動全縱隊的，因此他派了部下的農民齊杭·協爾巴退到沙姆涉佛去，假如可能，至少抓得一個法軍當中在先走的軍需官。

四

是一個秋天溫暖落雨的日子。天和地是同樣的泥水顏色。有時好像下霧，有時忽然降

落傾斜的大雨。

皆尼索夫騎了一匹純種的凹肚的瘦馬，穿着淋水的氈外套，戴着皮帽。他和他的偏頭貼耳的馬一樣，因爲斜雨而皺眉，憂慮地看着前面。他的消瘦的、生長着密而短的黑髫髭的面孔似乎是發怒的。

和皆尼索夫並排走的，是一個同樣地穿氈外套戴皮帽的、騎光滑的頓區大馬的卡薩克兵上尉——皆尼索夫的伙伴。

卡薩克兵上尉洛發依斯基●第三，是高大的、身腰筆直的面色蒼白的、金髮的人，有狹小明亮的眼睛，在面部和姿態上有鎮靜自足的表情。雖然不能說出什麽是馬和騎馬人的特點，但一看上尉和皆尼索夫，就可以看出，皆尼索夫又潮濕又不舒服——皆尼索夫是一個騎馬的人；但一看上尉，就可以看出他是像平常一樣的舒服而鎮靜，他不是一個騎馬的人，而是和馬合成一體的有加倍力量的人。

在他們的前面一點，走着一個穿灰色長袍、戴便帽的，被雨淋得透濕的，領路的農民。

● 毛註：這裏所寫的是實在的事。在大衞道夫的（在小說中是皆尼索夫的）最初的勝利之後，庫圖索夫給他兩個卡薩克團加强他的兵力。

在他們後面一點，是一個穿藍色法軍大衣的年輕軍官，騎着一匹瘦小的、大尾長鬃的、口邊出血的基爾給斯馬。

和他並排走的是一個驃騎兵，在他背後馬臀上帶着一個穿破碎的法軍制服的、戴藍帽子的孩子。這個孩子用凍紅了的手抱住驃騎兵，搖動着光脚極力使牠們發暖，他抬起眉毛，驚異地向四周環顧着。他是早晨被捉的法國小鼓手。

後邊，在狹窄的、鬆軟的、走成的林間小道上，驃騎兵們三三四四地展開着，再後是卡薩克兵，有的穿氈外套，有的穿法國大衣，有的頭頂馬衣。棕色栗色的馬匹都因爲身上流淌的雨水變黑了。馬的頸項因爲鬃毛透濕而顯得異常的瘦。馬身上冒着熱氣。衣服、鞍子、轡勒，都是潮濕的，滑溜的，鬆軟的，就像土地和鋪蓋路面的落葉一樣。人們蜷縮地坐着，極力不動，爲了把流到身上的水弄暖，不讓鞍子和膝蓋下邊和頸子後邊的新有的冷水流進去。在展開的卡薩克兵當中，有兩輛用法國馬和卡薩克兵的有鞍子的馬拖着的輜重車，輾過殘幹和斷枝，潑過路面上水滿的轍溝。

皆尼索夫的馬，繞過路中的水潦時，走到路邊，使他的膝蓋碰上了樹。

「嘁，鬼東西！」皆尼索夫憤怒地大叫，露出牙齒，用鞭子打馬三次，濺了泥在自己和同

伴的身上。皆尼索夫很不高興：因爲雨，因爲餓（從早上到現在誰也沒有吃東西，）尤其是因爲道洛號夫到此刻還沒有消息來，派去擒捕「舌人」的人也沒有回來。

『不會再有今天這樣的攻擊運輸隊的機會了。單獨攻擊是太冒險了，但延擱到明天，——別的大的遊擊隊便要把戰利品從我們眼前奪去了，』皆尼索夫想，不斷地注視着前面，想看到他所期待的道洛號夫的使者。

到了森林中的一條小路上，皆尼索夫停下來了，從這裏他可以看見右邊遙遠的地方。

『有誰來了，』他說。

卡薩克兵上尉朝着皆尼索夫所指的方面看去。

『來了兩個人，一個軍官，一個卡薩克兵，但是不能預定是不是中校自己』上尉說，他愛用卡薩克兵所不知道的字眼。

騎馬來的人下了山坡，看不見了，但過了幾分鐘又出現了。前面的軍官用鞭子趕馬作疲倦的奔騰，他的衣服是零亂的透濕的，褲筒捲到了膝上。卡薩克兵立在鞍蹬上，在後邊緩馳着。這個軍官是很年輕的孩子，有寬大紅潤的面孔和敏銳愉快的目光，他騎馬奔跑到皆尼索夫面前，遞給他一封浸濕的信件。

『將軍寫來的，』軍官說，『請原諒！不全乾……』

皆尼索夫皺了眉，接了信，開始拆信。

『他們都說危險危險，』軍官在皆尼索夫閱讀來信時向上尉說。『但是我和考馬羅夫，』他指着卡薩克兵，『我們有了準備。我們每人有兩把手鎗……但這是什麼？』看見了法軍小鼓手，他問，『俘虜嗎？你們已經打了仗嗎？我可以同他說話嗎？』

『羅斯托夫！彼恰！』皆尼索夫讀完了信時，叫起來，『爲什麼你不說你是誰？』於是皆尼索夫帶着微笑轉過身向軍官伸手。

這個軍官是彼恰・羅斯托夫。

一路上，彼恰準備着，他對皆尼索夫的舉止要像一個成人和軍官所應有的那樣，不提到他們從前的相識。但皆尼索夫剛剛對他微笑了一下，彼恰便面色明朗了，高興得臉發紅，忘記了他所準備的形式上的禮節，開始說到他是怎樣經過法軍的地方，他多麼高興他有了這個任務，說他已經在維亞倚馬打了一仗，有一個驃騎兵在那裏立了功。

『好，我高興看見你，』皆尼索夫插言說，他的臉上又有了憂慮的表情。

『米哈益・費阿克刷退伎，』他向上尉說，『你知道，他又是德國人派來的。他在他的部

下。』

於是皆尼索夫向上尉說，剛才來信的內容，是德國將軍又要求會師攻擊運輸隊。『假使我們明天不抓住運輸隊，他就把牠要從我們面前奪去了，』他結束了。

在皆尼索夫和上尉說話的時候，彼恰因爲皆尼索夫語氣的冷淡而發窘，他以爲這種語氣的原因是他的褲子的情形，他在大衣的下面那樣地放直了摺起的褲子，免得被人注意到，並且極力要盡可能地保持軍人的氣派。

『大人有什麼命令嗎？』他向皆尼索夫說，把手舉到帽簷，又恢復他所準備的副官與將軍的表演，『我還要留在大人這裏嗎？』

『命令？……』皆尼索夫思索地說。『你可以留到明天嗎？』

『呵，請……我可以留在您這裏嗎？』彼恰叫着。

『但是將軍究竟怎麼命令你的？馬上回去嗎？』皆尼索夫問。

彼恰臉紅了。

『他沒有什麼命令。我想可以嗎？』他探問地說。

『那麼，很好，』皆尼索夫說。

他轉向自己的部屬，下了命令：一部份的人到森林中守舍旁邊指定的休息處去，騎基爾給斯馬的軍官（這個軍官担任副官的職務）去找道洛號夫，探明他在哪裏，他晚上來不來。皆尼索夫自己打算和上尉和彼恰到森林邊際靠近沙姆涉佛的地方去，以便察看他們明天所要攻擊的法軍的駐在地。

『哦，鬍子，』他向做嚮導的農民說，『領我們到沙姆涉佛去。』

皆尼索夫彼恰，和上尉，由幾個卡薩克兵和帶領俘虜的驃騎兵陪伴着，向左邊走，穿過一個山谷，到森林的邊際去了。

五

雨止了，只有霧落着，樹枝上的水滴着。皆尼索夫，上尉，和彼恰無言地騎馬跟在戴小帽的農民的背後，他輕輕地無聲地把他的穿草鞋的、向外彎曲的脚在草根和潮濕的樹葉上走着，領他們到森林的邊際去。

上了坡子，農民停住了，環顧了一下，向樹木稀疏的地方走去。他停在一株還沒有落葉

子的大橡樹下邊，並且向他們神祕地招手。

皆尼索夫和彼恰到了他那裏。從農民所站立的地方可以看見法軍正在森林的那邊，在斜坡上，有一片麥田。右邊，在深谷的那邊，可以看見一個小村莊和一個破頂的地主房屋。在這個村莊裏，在地主房屋裏，在全部的高坡上，在花園裏，在井邊和池邊，在橋和村莊之間的整個的山道上，大約不出二百沙繩的距離，可以看見在蕩動的霧裏的人羣。可以清晰地聽到他們的非俄國人的聲音在喊叫，拕行李車上山的馬匹，和互相的呼叫。

『把俘虜帶到這裏來，』皆尼索夫低聲說，沒有把眼睛離開法軍。

卡薩克兵下了馬，扶下了小孩，和他一同走到皆尼索夫的面前。皆尼索夫指着法軍，問他那是什麼軍隊。小孩把受凍的手插進衣袋，豎起眉毛，驚恐地看着皆尼索夫，雖然他明明地希望說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卻在回答中慌亂起來了，僅僅是同意了皆尼索夫所問的話。皆尼索夫皺了皺眉，轉身背着他，向卡薩克兵上尉說着他自己的意見。

彼恰迅速地轉動着頭，時而看小鼓手，時而看皆尼索夫，時而看卡薩克兵上尉，時而看村莊裏和道路上的法軍，極力不要遺漏任何重要的見聞。

『不問道洛號夫來不來，我們要抓住他們！？』皆尼索夫愉快地閃亮了眼睛說。

『那是適宜的地點，』卡薩克兵上尉說。

『我們派步兵下去，順着沼地，』皆尼索夫繼續說。『他們要向花園裏爬的；你領卡薩克兵從那邊衝過去，』皆尼索夫指示着村莊那邊的森林，『我從這裏和我的驃騎兵。憑信號鎗聲……』

『凹地走不過去，——是一個濘沼，』卡薩克兵上尉說。『馬要陷下去的，一定要從左邊繞……』

當他們這麼低聲說話時，下邊，在池邊的凹地那裏，有了一發鎗聲，又有一發鎗聲，冒了白煙，聽到了半山腰裏幾百個法國兵同時的似乎是愉快的叫聲。起初，皆尼索夫和卡薩克兵上尉向後退。他們是那麼近，以致他們覺得他們是這些鎗聲和呼叫的原因。但鎗聲和呼叫是與他們無關的。下邊，在沼地上，有一個穿紅衣服的人在跑。顯然法國兵是向他放鎗，向他喊叫。

『哦，他是我們的齊杭，』卡薩克兵上尉說。

『他！他是他！』

『這個無賴，』皆尼索夫說。

『他逃開了！』卡薩克兵上尉瞇着眼說。

他們稱爲齊杭的這個人，跑到小河邊，衝進河裏，把河水飛濺起來了，他不見了一會兒，爬出水面，全身因爲水而變黑了。他再向前跑。追趕他的法軍停止了。

『好伶俐，』卡薩克兵上尉說。

『這個無賴！』皆尼索夫帶着同樣的惱怒的神情說。『他一直到現在做了些什麽？』

『這人是誰？』彼恰問。

『他是我們的射擊手，我派他去捉「舌人」的。』

『啊，就是，』彼恰說，對於皆尼索夫的開頭的話點着頭，似乎他明白了一切，其實他一個字也不明白。

齊杭·協爾巴退是部隊中一個最有用的人。他是格沙其河附近波克羅夫斯克村的農民。在作戰的開始，皆尼索夫到了波克羅夫斯克村，像素常一樣，他找來了村長，向他探問他所知道的法軍的情形，村長回答的和所有村長們回答的一樣，好像是爲自己辯護，他說他什麽也沒有聽見，什麽也沒有看見。但皆尼索夫向他說明，他的目的是殺法國人，並且問，

是否有迷路到他們這裏的法國兵，這時，村長說，確實有過幾個「搶盜，」但村上只有齊示卡·協爾巴退一個人管這種事情。皆尼索夫命令找來了齊杭，稱讚了他的活動，當村長的面說了幾句話，說到祖國的子孫們應該懷有的對沙皇和祖國的忠心，對法國人的仇恨。

『我們對法國人沒有做壞事，』齊杭說，顯然是聽到皆尼索夫的話，覺得恐懼了，『我們只是和這些孩子們開玩笑，你知道。我們只打死了二十來個「搶盜，」但我們沒有做什麼壞事……』

第二天，當皆尼索夫完全忘記了這個農民而離開波克羅夫斯克村莊時，有人向他說，齊杭留戀他們的隊伍並且要求他們收留他。皆尼索夫下令收留了他。

齊杭起初做些生火，打水，剝馬皮等等粗事，不久就顯出對於遊擊戰的熱心與能力。他常在夜間去奪勝利品，每次帶回法軍的衣服和武器，在奉命令時，他也帶回法國俘虜。皆尼索夫讓齊杭停止了粗工，開始帶他出征，把他編在卡薩克兵裏。

齊杭不歡喜騎馬，總是步行，從來不會落在騎兵的後邊。他的武器是一支步鎗，（他帶着步鎗是爲了開玩笑，）一根矛槍和一把斧頭，他運用斧頭，好樣狠運用牙齒一樣，——像狼用牙齒從毛裏捉蚤子，嚼大骨頭一樣地容易。齊杭可以同樣準確地，揮動斧頭劈木柴，或

者拿着斧頭的背，削細木釘，雕勺子。在皆尼索夫的部隊裏，齊杭處於特殊的例外的地位。在需要做什麼特別困難的骯髒的事情的時候，——用肩膀把車輛從泥濘中扛出，抓住尾巴把馬從池沼裏拖出，剝馬皮，偸跑到法軍當中，一天走五十俚以上——大家都笑着指示齊杭。

『他這個鬼東西不在乎，他像馬一樣結實，』大家這麽說到他。

有一次，齊杭所要抓捕的一個法國兵向他打手鎗，打中了他脊背的肉。這個傷，齊杭只用服得卡酒由裏外醫治，這件事是全隊的最愉快的笑話的題材，齊杭是很願意和他們說笑話的。

『怎麽，老兄，你不幹了嗎？你彎了脊背嗎？』卡薩克兵們取笑他，而齊杭故意把臉皺着，做嘴臉假裝發怒，用最可笑的咒駡責駡法國人。這件事對於齊杭只發生了這種影響，就是，他在受傷之後很少捉回俘虜了。

齊杭是部隊中最有用最勇敢的人。沒有人比他發現更多的攻擊機會，沒有人比他擒得或殺死更多的法國人；因此他成了所有的卡薩克兵和騎兵的小丑，他自己也願意接受這種地位。

現在，齊杭被皆尼索夫在夜間派到沙姆涉佛去擒捕「舌人。」但，或者因爲他不滿意只捉捕一個法國人，或者因爲他睡了一夜，他在白晝，爬進灌木裏，正在法軍的當中，並且，像皆尼索夫在山上所看到的那樣，他被法軍發現了。

六

關於明天的攻擊——這似乎是皆尼索夫現在看到法軍的接近而斷然地決定的——同卡薩克兵上尉又談了一會，他便轉馬回去了。

『啊，老弟，我們現在去把身上烘乾吧，』他向彼恰說。

到了森林當中的守舍，皆尼索夫停下來了，向森林裏看着。在森林裏的樹當中，一個長腿的，擺動着長手臂的，穿短外衣，草鞋，戴卡桑帽子，肩上揹着一支步鎗，腰帶中插着一把斧頭的人大步地輕快地走來。看見了皆尼索夫，這人趕快把什麽東西拋到灌木裏，脫了邊簷下垂的濕帽子，走到長官面前。這人是齊杭。在眼睛狹小的，打皺的麻臉上，顯出了自足的愉快。他高高地抬着頭注視皆尼索夫，似乎是在抑制笑聲。

『好，你在哪裏的？』皆尼索夫說。

『在哪裏的去捉法國人的，』齊杭用沙啞的響亮的低音大膽地匆忙地回答。

『你爲什麼在白天溜進去？畜生！爲什麼不抓個人來？……』

『抓是抓了一個，』齊杭說。

『他在哪裏？』

『但，第一個還是我在天亮的時候抓住的，』齊杭繼續說，撑開草鞋裏的扁平的外拐的脚，『我也把他帶進森林裏來了。我看他不好。我想去抓一個更合用的。』

『嘿，這個無賴的傢伙，一點兒不錯，』皆尼索夫向卡薩克兵上尉說。『你爲什麼不把那一個帶來？』

『把他帶來有什麼用呢？』齊杭發火地急促地說，『他不合用。難道我不知道您需要什麼樣的人嗎？』

『你這個畜牲！……哦？……』

『我去找過了別的，』齊杭繼續說，『我這樣的爬進了森林裏，我躺了下來。』齊杭忽然地敏捷地肚子向下爬倒，表示他是怎樣地做的。『來了一個，』他繼續說。『我這樣地抓

住了他。』齊杭迅速地輕易地跳起來。『我說，「我們去見上校。」他叫了一聲。他們來了四個人。他們帶着刀向我衝。我這樣地用斧頭迎他們；我說，「你們是幹什麽的，基督保佑你們，」』齊杭喊着，揮着手臂，威脅地皺着眉，挺着胸脯。

『我們在山上看見了，你是怎樣穿過那些水池子逃命的，』卡薩克兵上尉瞇着明亮的眼睛說。

彼恰很想笑出來，但他看見別人都抑制了笑聲。他迅速地把眼睛從齊杭的臉上移轉到卡薩克兵上尉和皆尼索夫的臉上，不明白這一切是什麽意思。

『你不要裝傻！』皆尼索夫說，憤怒地咳着。『你爲什麽不把頭一個帶來？』

齊杭開始一手搔背，一手搔頭，忽然他的臉轉爲粲然的笨拙的笑容，露出一個牙豁（他因此被稱爲協爾巴退，即是豁牙齒。）皆尼索夫微笑了一下，彼恰發出愉快的大笑，齊杭自己也大笑了。

『但他一點也不合用，』齊杭說。『他穿的衣裳很壞，我怎能把他帶來呢？大人，他是那麽粗野。他說，「呵，我是將軍的兒子，我不去。」』

『你這個畜牲！』皆尼索夫說。『我要問他……』

『但是我已經問過他，』齊杭說，『他說他不知道；他說我們的人很多，但都是很壞的傢伙；他說只能名義上算是兵罷了。他說，只要您大聲地叫一下，就可以把他們全體抓住了，』齊杭說完，愉快地堅決地看了看皆尼索夫的眼睛。

『我要抽你一百鞭子，教訓你，不許裝傻，』皆尼索夫嚴厲地說。

『爲什麼發脾氣呢，』齊杭說，『因爲我沒有看見您的法國人嗎？那麼天一黑，我就照您所要的，帶三個來。』

『好，我們走吧，』皆尼索夫說。於是他憤怒地皺着眉，沉默地到守舍去了。

齊杭跟在後邊，彼恰聽到卡薩克兵和他一同在笑，並且笑他把一雙鞋子拋到灌木裏去了。

在齊杭說話和微笑時他所發的一陣笑聲之後，彼恰立刻明白了這個齊杭殺死過一個人，覺得不舒服。他回頭看了看被俘虜的小鼓手，心中覺得悲痛。但這種不舒服只經過了片刻的時間。他覺得他必須把頭抬得更高，提起精神，並且帶着自尊的態度向卡薩克兵上尉問到明天的任務，這樣他便不至於不配在這個團體裏了。

被派遣的軍官在路上遇見了皆尼索夫，他帶來消息，說道洛號夫馬上就來，並且他那

邊一切都好。

皆尼索夫忽然愉快起來，把彼恰叫到他的身邊。

「你來告訴我你自己的事情吧，」他說。

七

彼恰離開莫斯科之後辭別了家庭加入了他的團，不久之後，他便做了那個指揮大游擊支隊的將軍的傳令官。自從他升爲軍官之後，尤其是自從他加入了作戰的軍隊參與了維亞倚馬會戰之後，彼恰就因爲他是成人而不斷地感覺到幸福而興奮的高興情緒，並且不斷地感覺到狂喜的着急：他不肯放過任何眞正英勇行爲的機會。他因爲他在軍中所見所經歷的事情覺得很幸福，但同時他總是似乎覺得，在他所不在的地方，此刻正發生着眞正的最英勇的事蹟。於是他總是急着要趕到他所不在的地方去。

十月二十一日，他的將軍表示希望派一個人到皆尼索夫的支隊裏去，這時，彼恰那麼可憐地請求派他去，以致將軍不能拒絕。但是派遣他時，將軍想起了彼恰在維亞倚馬會戰

中的瘋狂的行爲那時彼恰沒有順路到他所派往的地方去，卻在前線法軍的砲火下騎馬奔馳，並且打了兩發手鎗。所以將軍派遣他的時候，特地禁止彼恰參與皆尼索夫的任何戰鬬。因此皆尼索夫問他是否可以留下的時候，彼恰臉紅而發窘了。在他到達森林邊際之前，彼恰認爲他一定要嚴格地執行他的職務，立刻回去。但當他看見法軍看見齊杭時，當他知道了今天夜間一定要攻擊，他具有年輕人在看法上的迅速轉變，他認定了他直到現在所很尊敬的將軍是一個無用的德國人，認爲皆尼索夫是英雄，卡薩克兵上尉是英雄，齊杭是英雄，覺得他在困難的時候離開他們是可恥的。

當皆尼索夫和彼恰和上尉到達守舍時，已經快要天黑了。在蒼茫中可以看見有鞍子的馬匹，在空地上搭成了小棚的卡薩克兵和驃騎兵，以及爲了避免法兵看見煙而在森林的凹處生起的紅火。在小棚子的門廊上一個捲了袖子的卡薩克兵在切羊肉。在這間小棚子裏有皆尼索夫部下的三個軍官，他們用門作桌子。彼恰脫下了他的濕衣服給人去烘，自己立刻幫助軍官們搭飯桌子。

十分鐘內桌子搭成了，台布鋪上了。桌上有服得卡酒，一瓶甜酒，白麵包，烤羊肉，和鹽。

和軍官們坐在桌邊，用滴油的手撕着肥美的羊肉，彼恰對所有的人懷着狂喜的兒童

的親切的愛，並且因此相信別人也對他懷着同樣的愛。

『那末您是什麼想法呢，發西利・德米特銳支，』他向皆尼索夫說，『我在您這裏住一天，沒有關係嗎？』不等待回答，他便回答了自己，『要知道我奉命探聽，我在這裏探聽到了……只要您讓我就在這個……在這重要的……我不需要獎賞，……但我希望……』彼恰咬着牙齒回顧了一下，仰抬着頭，揮動着手臂。

『在最重要的……』皆尼索夫微笑着重複說。

『只請您讓我指揮一下，』彼恰繼續說，『這在您算得什麼呢？啊，您要刀嗎？』他向一個想割羊肉的軍官說。於是他把自己的小摺刀遞給他。

軍官稱讚了這把刀。

『請您留下吧。我有很多這樣的……』彼恰紅着臉說。『呵唷！我完全忘記了，』他忽然叫起來。『我有很好的葡萄乾，您知道，沒有核子的。我們有一個新的隨軍商人，他出售頂好的東西，我買了十磅。我喜歡吃甜食。您要吃嗎？……』於是彼恰跑到門廊上自己的卡薩克兵那裏，拿來幾隻袋子，袋子裏大約裝着五磅葡萄乾。『嚐一點，諸位，嚐一點。』

『您要咖啡壺嗎？』他向上尉說。『我在隨軍商人那裏買了一把頂好的！他賣頂好的

東西。他很正派。這是很重要的。我一定要送給您。也許您的燧石用完了，打完了，這是常有的事。我帶了一點，帶在這裏……』他出示了一個袋子，『一百個燧石。我買的很便宜。請你盡量拿，都拿下吧……』彼恰怕自己說得過火，忽然停住了，臉發紅了。

他開始回想着，他是否做了什麼愚蠢的呆事。他思索着當天的事情，想起了法國小鼓手。『他們很好，他怎樣呢？他們把他放到哪裏去了？他們給他飯吃嗎？他們沒有使他傷心嗎？』他想。但是注意到，關於燧石他說得過火，現在他不敢再說了。

『我可以問的，……』他想，『他們要說他自己是小孩，所以他可憐小孩子。明天我讓他們看，我是不是小孩子。假使我問，不是可羞嗎？』彼恰想。『啊，沒有關係！』立刻他紅了臉，恐懼地看着軍官，看他們臉上是否有嘲笑，說道：

『我可以把那個俘虜的孩子叫進來，給他一點東西吃嗎？……也許……』

『可以，那個可憐的孩子，』皆尼索夫說，顯然不覺得這個提議可羞。『叫他到這裏來，他叫 Vincent Bosse〔文生·保斯〕叫他來。』

『我去叫，』彼恰說。

『叫吧，叫吧。可憐的小孩子，』皆尼索夫又說。

皆尼索夫說這話時，彼恰已經站在門口了。他穿過軍官們，走到皆尼索夫的身邊。

『讓我吻你，親愛的，』他說。『啊，多麼好！多麼好！』

於是吻了皆尼索夫，他跑到門外去了。

『Bosse! Vincent!』〔保斯。文生！〕』彼恰站在門口喊叫。

『先生，您叫誰？』黑暗中的聲音說。

彼恰回答說，是叫今天俘虜的那個小法國人。

『啊！維生尼嗎？』卡薩克兵說。

他的名字文生已經被卡薩克兵變成維生尼（春天的，）又被農民和兵士變成維生尼亞。在這兩種改變中，維斯那（春天）的提示正合乎這個小孩給人的印象。

『他在營火旁邊烘火。哎，維生尼亞！維生尼亞！維生尼！』在黑暗中發出互相呼叫聲和笑聲。

『他是一個伶俐的孩子，』站在彼恰旁邊的驃騎兵說。『我們剛才給他吃了東西。他餓極了！』

黑暗中有了脚步聲，小鼓手在泥濘中踐踏着光脚，走到了門前。

『Ah, c'est vous!〔啊，就是你！〕』彼恰說。『Voulez vous manger? N'ayez pas peur, on ne vous fera pas de mal,〔你想吃東西嗎？不要怕，他們不會傷害你的〕』他羞怯地說，親切地摸他的手。『Entrez, entrez,〔進來，進來。〕』

『Merci, monsieur〔謝謝，先生〕』小鼓手用打顫的幾乎是兒童的聲音說，於是他開始在門坎上擦着泥脚。

彼恰想要向小鼓手說許許多多話，但他不敢說。他在門廊上雙脚輪換着站在他身邊。然後在黑暗中抓住他的手緊握着。

『Entrez, entrez,〔進來，進來，〕』他用親切的低語重複說。

『啊，我能替他做點什麼呢？』彼恰向自己說，然後打開了門，讓那小孩先走進去。

小鼓手進了棚子時，彼恰坐得離他很遠，認爲向他注意，對於自己是有失尊嚴的。他只在衣袋中摸着錢，不能決定，把錢給小鼓手是不是可羞的。

八

皆尼索夫吩咐了給小鼓手服得卡酒和羊肉，吩咐給他穿了農民衣服，這樣就可以把他留在部隊裏，不和俘虜們一同送走了。彼恰對小鼓手的注意，被道洛號夫的到臨吸引去了。彼恰在軍中聽過許多關於道洛號夫異常勇敢，和他對法軍殘忍的故事，因此，從道洛號夫進棚子時，彼恰就沒有把眼睛離開他，看着他，並且愈益提起自己的精神，仰抬着頭，這樣他便不至於不配和道洛號夫這樣的人在一起了。

道洛號夫的外貌由於牠的簡單而使彼恰覺得驚異。

皆尼索夫穿了卡薩克兵的衣服，留了鬍鬚，在胸前有顯奇蹟的尼考拉的聖像，在說話的態度上和一切的舉止上顯出他的地位特殊。道洛號夫，從前在莫斯科穿波斯衣服，現在，相反的，有最拘泥的禁衛軍軍官的神情。他的臉刮得很乾淸，他穿着填絮的禁衛軍的衣服，在扣孔裏佩着聖喬治勛章，戴着挺直的樸素的小帽。他在屋角裏脫下了潮濕的氈外套，沒有向任何人問好，走到皆尼索夫面前，立刻開始向他問到正事。皆尼索夫向他說到大的支隊關於法軍運輸隊所訂的計劃，談到彼恰來送信，談到他怎樣回復了兩位將軍。然後皆尼索夫說到他所知道的關於法軍支隊的一切情形。

『是這樣的。但是一定要知道，是什麼樣的軍隊，有多少人，』道洛號夫說，『應該去看

一下的不確實知道他們的人數，是不能作戰的。我喜歡做事情精確。那麼，諸位當中有沒有人願意跟我一陣去看法軍營陣的？我還有一套制服。』

『我，我，……我同您去！』彼恰號叫着。

『根本不需要你去的，』皆尼索夫轉向着道洛號夫說，『我決不讓他去的。』

『那好極了！』彼恰喊叫着，『爲什麼不讓我去？……』

『因爲用不着。』

『請您原諒，因爲……因爲……我要去，就是這樣了。您帶我去嗎？』他轉向道洛號夫說。

『爲什麼不？……』道洛號夫心不在焉地回答着，注視着法國小鼓手的臉。

『這個小孩在你這裏很久了嗎？』他問皆尼索夫。

『今天抓住的，他什麼都不知道。我把他留在我身邊。』

『啊，其餘的你放在哪裏呢？』道洛號夫說。

『在哪裏？我把他們送走了，拿了收據，』皆尼索夫大叫着，忽然臉紅了。『我敢說，在我的良心上，沒有一條人命。用護送隊解三十人，三百人進城，我照直說，不沾汚軍人的榮譽，在

你是困難的事嗎』

『這種可愛的話是宜於十六歲的年輕伯爵說的，』道洛號夫冷嘲地說，『這不是你說這話的時候了。』

『哦，我沒有說什麼。我只說我一定要同你去，』彼恰羞怯的說。

『但是我同你，老兄；已經到了放棄這種好聽的話的時候了，』道洛號夫繼續說，似乎他特別高興說這個使皆尼索夫發怒的題目。『你為什麼把他留在身邊？』他搖着頭說，『因為你可憐他嗎？我們都知道你的收據。你送走了一百，只到了三十。其餘的餓死了，被殺死了。那末，不送走他們，不是一樣嗎？』

卡薩克兵上尉瞇着亮眼，贊同地點頭。

『那是不關重要的，此刻用不着討論。我不想要把這件事放在我的心上。你說，他們要死。那麼，也好。只要不是因為我。』

道洛號夫笑起來了。

『誰不許他們抓住我二十次呢？你知道，他們若是抓住了我，就要把我吊在白楊樹上，對你，和你的騎士精神也是一樣的。』他停了一會，『但是我們應該做工作了。叫我的卡薩

克兵把我的箱子拿來我有兩套法軍制服。那麼，你和我們一陣走嗎？』他問彼恰。

『我嗎？是的，是的一定的，』彼恰看着皆尼索夫，大叫着，臉紅得幾乎要流淚了。

在道洛號夫和皆尼索夫爭執應該如何處置俘虜時，彼恰又感覺到不舒服和着急了；但他又沒有工夫好好了解他們所說的話。『假使成年的有名的人這麼想，那便應該是這樣的，是很好的了，』他想。『但重要的是，皆尼索夫應該不敢以為我要聽從他，他可以命令我。我一定要同道洛號夫到法軍營陣裏去。他能夠，我也能夠！』

皆尼索夫再三地勸他不要去，彼恰總是回答說，他也慣於做一切的事精確，他不是隨便說的，他從來沒有想到個人的危險。

『因為——您會同意的！——假使我們不確實知道那裏有多少人，……這有關幾百人的生命，但是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並且我很想做這件事，我一定，一定要去，您不要阻止我，』他說，『那樣只是更壞……』

九

穿戴了法兵的大衣和高筒帽，彼恰和道洛號夫騎馬走到皆尼索夫觀看法軍營陣的森林隙地，走出森林，在完全黑暗中下了山坡。下了山，道洛號夫命令了陪送的卡薩克兵們等在那裏，便順大路快馳地向橋上走去。彼恰與奮得心慌，和他並排走着。

『假使我們被捉，我決不活着投降，我有手鎗』彼恰低語。

『不要說俄語』道洛號夫迅速低聲說，正在這時候，黑暗中發出了喊聲『qui vive?〔誰來了？〕』和鎗聲。

血湧上了彼恰的臉。他抓了手鎗。

『Lanciers du 6-me〔第六團的矛槍騎兵〕』道洛號夫說，沒有加快也沒有放緩馬的步子。

哨兵的黑影子站在橋上。

『Mot d'ordre?〔口令？〕』

道洛道夫約制了馬，緩行着。

『Dites donc, le colonel Gérard est ici?〔告訴我，熱拉爾上校在這裏嗎？〕』他說。

『Mot d'ordre,〔口令〕』哨兵說，沒有回答他，卻擋塞着路。

『Quand un officier fait sa ronde, les sentinelles ne demandent pas le mot d'ordre〔官長巡邏的時候，哨兵不問口令〕……』道洛號夫叫起來，忽然地發火了，騎馬向哨兵面前走着。『Je vous demande si le colonel est ici.〔我問你，上校在不在這裏〕』

不等待讓開的哨兵回答，道洛號夫就慢步地騎馬上山去了。

看見了一個黑影子過路，道洛號夫止住了這個人，問他司令官和軍官們在哪裏。這個人是一個兵，肩上有一個袋子，他站住了，走到道洛號夫馬前，用手摸着馬，簡單而友好地說司令官和軍官們都在山上，在右邊農場（他這樣地稱地主的房子）的院子裏。

走完了兩邊有法兵在營火旁說話的道路，道洛號夫轉入地主家的院子。進了門，下了馬，他走到一個熊熊的大營火前，火旁坐了幾個人在大聲說話。火旁的小鍋裏在煮東西，一個戴小帽穿藍大衣的兵，被火光照亮，跪在旁邊用鎗杆在鍋裏攪着。

『Oh, c' est un dur à cuire,〔哦，他是個不好對付的傢伙，〕』坐在火對面陰影中的軍官之一說。

『Il les fera marcher les lapins,〔他要教那些傻瓜上當的,〕❶』另一個帶着笑聲說。

兩人都沉默了,在黑暗中注視着牽馬來到火邊的道洛號夫和彼恰的脚步聲。

『Bonjour, messieurs!〔諸位,好〕』道洛號夫大聲地淸晰地說。

軍官們在火光的陰影中騷動了一下,一個長頸子的高高的軍官繞過營火,走到道洛號夫面前。

『C'est vous, Clément?〔是你,克來茫?〕』他說。『D'où diable〔到底〕……』

但他發覺了自己的錯誤,沒有說完,輕輕地皺了皺眉,好像是向生人一樣地向道洛號夫問好,問道洛號夫,有什麼地方他可以替他效勞。

道洛號夫說,他是和同伴在追趕他們的團,並且向着大家問他們可知道第六團的情形。沒有人知道任何情形;彼恰覺得軍官們開始敵意地懷疑地在看他和道洛號夫。大家沉默了幾秒鐘。

『Si vous comptez sur la soup de soir, vous venez trop tard,〔你若是打

❶ 原本註:法國成語。

算吃晚上的湯，你來得太遲了」，』火那邊的聲音帶着抑制的笑聲說。

道洛號夫回答說他們吃飽了，他們還須趕夜路。

他把馬交給了攪湯鍋的兵，在營火旁邊長頸子軍官的身邊蹲下來。這個軍官，眼不離開地看着道洛號夫，又問他，他是哪一團的。道洛號夫沒有回答，好像沒有聽到這個問題，卻吸着了從荷包裏拿出的法國煙斗，向軍官們問到前面的路上卡薩克兵的危險有多麼大。

『Les brigands sont partout,〔處處是盜匪〕』有一個軍官在火那邊回答。

道洛號夫說，卡薩克兵只對於像他和他的同伴這樣的落伍的人才是危險，『但對於大的部隊，卡薩克兵也許不敢出擊吧？』他這麼疑問地說。沒有人回答他。

『好，現在他要走了，』彼恰時時刻刻這麼想着，站在營火旁邊聽他說話。

但道洛號夫又開始了中斷的話，開始直接地探問他們一營有多少人，有多少營，有多少俘虜。問到他們的支隊中的俄國俘虜，道洛號夫說：

『La vilaine affaire de trainer ces cadavres après soi. Vaudrait mieux fusiller cette canaille,〔把這些屍首拖在身邊，是討厭的事情。頂好是把這些廢物鎗斃了，〕』他大聲地發出那麼奇怪的笑聲，以致彼恰覺得法國人會立刻識破他的欺騙，不覺

地離營火後退了一步。

沒有人回答道洛號夫的話聲和笑聲，一個未被看見的法國軍官，（他裹着大衣躺着）坐起來向同伴說了什麽。道洛號夫站起來，叫了牽馬的兵。

『他們帶不帶馬來呢？』彼恰想，不覺地向道洛號夫靠近着。

馬帶來了。

『Bonjour, messieurs,〔再會諸位〕』道洛號夫說。

彼恰想說 bonsoir〔再會，〕卻不能夠說出一個字。軍官們互相低聲在說什麽。道洛號夫好久才騎上站立不定的馬；然後他緩步地騎馬走出門。彼恰在他旁邊騎馬走着，想着卻不敢回頭看看，法國人是否跑着在追趕他們。

上了路，道洛號夫沒有從田野上卻穿過鄉村向回走。他在一個地方停下來注聽着。

『聽見嗎？』他說。

彼恰聽得出俄國人的話聲，看見營火旁邊俄國俘虜們的黑影子。下到橋邊，彼恰和道洛號夫走過哨兵的身邊，哨兵一言未發，憂鬱地在橋上來回走着，他們回到卡薩克兵在等候的山凹裏去了。

『好，再會了。告訴皆尼索夫，天剛亮，憑第一個鎗聲，』道洛號夫說過，想要走開，但彼恰抓住他的胛膊。

『不要走！』他喊叫着，『你是一個大英雄！啊，多麼好！多麼出色！我多麼愛您哦！』

『好了，好了，』道洛號夫說，但彼恰沒有放他，道洛號夫在黑暗中看見彼恰向他彎着腰。他想要接吻。道洛號夫吻了他，發出笑聲，然後掉轉了馬，在黑暗中不見了。

十

回到守舍，彼恰在門廊上看見了皆尼索夫。皆尼索夫感到興奮，不安，以及因爲放走了彼恰而對自己的惱怒。他在等候他。

『謝謝上帝！』他喊叫着。『謝謝上帝！』他又說，聽着彼恰的狂喜的敍述。『該死，哦，我爲了你沒有睡覺！』皆尼索夫說。『好，感謝上帝，現在去睡吧。還可以睡到天亮。』

『但是……不，』彼恰說。『我還不想睡。並且我知道我自己，假使我睡着了，那就完了。因此我慣於在會戰之前不睡覺。』

彼恰在守舍裏坐了一會，高興地回想着他出行的詳情，並且活現地設想明天將要發生的事情。後來，看到皆尼索夫睡着了，他站起來走出去了。

外面還是完全黑暗的。雨已經止了，但水點還從樹上向下滴着。在守舍的附近可以看見卡薩克兵小棚子的，和繫在一處的馬的黑影子。在守舍的後邊可以看見兩輛輜重車的黑影子，馬立在車邊；在山凹裏將熄的營火發着紅光。卡薩克兵和驃騎兵沒有全睡：有些地方，在滴水聲和附近的馬嚼聲之中，可以聽到低微的好像低語的聲音。

彼恰從門廊上走出來，向黑暗中注視着，然後走到輜重車那裏。有誰在車下面打鼾，車子旁邊站立着有鞍子的在嚼燕麥的馬。在黑暗中彼恰認出了自己的馬，走到馬那裏，他稱牠卡拉巴黑㊀，其實牠是小俄羅斯的馬。

『哦，卡拉巴黑，明天我們要立點功勞了，』他說，嗅牠的鼻孔，並且吻牠。

『為什麽大人還不睡？』有一個坐在輜重車下的卡薩克兵說。

『不；哦……利哈巧夫，好像你是叫這名字吧？你曉得我是剛剛回來的。我們到了法國人那裏。』

㊀註：這是高加索南部產馬的地區。

於是彼恰不但詳細地向卡薩克兵說了他的出行，而且說了他爲什麼要去，爲什麼他認爲冒自己生命的危險，勝過隨便做事。

『那麼，您要睡一下了，』卡薩克兵說。

『不要，我弄慣了，』彼恰回答『您們的手鎗裏的燧石沒有用完嗎？我帶了一點。你要嗎？你拿吧。』

卡薩克兵從車子下邊伸出頭來，以便更接近地看清彼恰。

『因爲我慣於做一切的事精確，』彼恰說『有的人做事隨便，事前不準備，後來又懊悔。我不喜歡這樣的。』

『正是，』卡薩克兵說。

『還有一件事，好朋友，請你把我的刀磨快牠鈍了……』（但彼恰怕說謊）『刀從來沒有開過口。行不行呢？』

『當然，行的。』

利哈巧夫站起來，在囊袋中摸索了一下，於是彼恰立刻便聽到鋼和砥石的戰鬬聲。他爬到車上，坐在車邊。卡薩克兵在車下磨刀。

『哦，弟兄們都睡了嗎？』彼恰說。

『有的睡了，有的還沒有。』

『那個小孩怎樣？』

『維生尼嗎？他躺在門廊上。恐怖地睡了。他那麽高興。』

然後彼恰沉默了很久，聽着聲音。在黑暗中有了脚步聲，出現了一個黑影子。

『你在磨什麽？』走到車旁的人問

『替這位大人在磨刀。』

『好的，』這個人說，彼恰覺得他是驃騎兵。『茶杯丟在您這裏嗎？』

『在車輪子那邊。』

驃騎兵拾起了茶杯。

『天快亮了，』他打着呵欠說，走開了。

彼恰應該知道他是在森林裏，在皆尼索夫的支隊裏，離大路只有一俚；他是坐在奪來的法軍的輜重車上，車旁繫了馬；卡薩克兵利哈巧夫坐在下邊，在替他磨刀；右邊大的黑點子是守舍，左邊下面的紅亮點子是將熄的營火；來取茶杯的人是想喝水的驃騎兵；但他旣

不知道，也不想要知道這一切。他在仙境裏那裏的一切都和現實不相同。大黑點子也許確是守舍，但也許是一個洞，牠通達地心。紅點子也許是火，也許是大怪物的眼睛。也許他現在是真正坐在輜重車上，但很可能的，他不是坐在車上，而是坐在極高的塔上，假若從那上面跌下來，他便向地上飛：飛整天，整月——儘飛卻永遠飛不到地上。也許車子下邊只坐着卡薩克兵利哈巧夫，但很可能，他是世界上最良善，最勇敢，最奇怪，最出色的人，沒有人知道他。也許眞是一個驃騎兵來取水，回到山凹裏，但也許他只是不見了，完全消失了，他不存在了。無論彼恰現在看見了什麼，沒有任何東西會使他驚奇。他是在仙境裏，在這裏一切都是可能的。

他看天。天和地一樣，也是仙境的。天上明朗了，雲在樹頂迅速地飛跑着，似乎是要露出星星。有時似乎是天空明朗了，露出黑色的無雲的天空。有時這些黑點子似乎是雲。有時似乎天在頭上向上高升着，高升着；有時似乎天向下低得連手也可以觸到牠。

彼恰開始閉眼睛、擺頭了。

水點下滴着。有低語聲。馬嘶着，互相撞着。有人打鼾。

『呵啥格，啥格，呵啥格，啥格……』被磨的刀響着。忽然彼恰聽到和諧的音樂隊在奏

某種未知的，莊嚴的，美麗的聖歌。彼恰性近音樂，和娜塔莎一樣，卻超過尼考拉，但他從來不曾學習音樂，沒有想到音樂，因此他忽然聽到的樂素使他覺得特別新鮮而動人。音樂聲愈益清晰了。旋律提高了，由各樂器輪流地演奏着。奏了所謂遁走曲，但彼恰卻一點也不了解遁走曲是什麽。每種樂器——有時像提琴，有時像喇叭，但比提琴和喇叭更好更清晰——每種樂器奏着自己的調子，沒有奏完一個樂素，就和另一種開始奏着幾乎是一樣的調子的樂器混合在一起，然後又和第三種第四種混合在一起；然後所有的樂器合在一起，又分開，又合在一起，有時是奏莊嚴的教堂音樂，有時是光耀明亮的勝利的調子。

『呵，是的，我一定在做夢，』彼恰把頭向前傾了一下，對自己說。『牠在我的耳朵裏。也許這是我自己的音樂。呵，再奏。奏吧，我的音樂哦！！……』

他閉了眼。從各方面，好像是從遠處，飄蕩着樂聲，開始調協着，分散着，混合着，然後又合成同樣美麗而莊嚴的聖歌。『啊，這是多麽美妙！正像我所希望的，我所希望的，』彼恰向自己說。他試圖指揮這個大音樂隊。

『啊，低一點，低一點，現在停吧。』音樂聲聽從了他。『啊，現在高一點，愉快一點，還，還愉快一點。』於是從不可知的深處發出了加強着的莊嚴的樂音。『哦，歌聲加入！』彼恰命令。

起初從遠處傳來了男子的聲音然後是女子的聲音聲音提高了，在和諧的莊嚴的努力中提高了。彼恰驚訝地喜悅地聽着牠們非常的美處。

歌聲和莊嚴勝利的前進曲混合起來了，水點下滴着，刀聲響着，哈格，哈格，哈格，……馬又互相在撞了，在嘶鳴了，但沒有擾亂唱歌班，卻和在一起。

彼恰不知道這經過了多久的時間：他一直快樂着，詫異着自己的快樂，並且可惜沒有人和他同樂。他被利哈巧夫的親善的聲音喚醒了。

『磨好了，大人，你可以一下把法國兵劈兩半了。』

彼恰醒了。

『天要亮了，天眞要亮了！』他喊叫着。

先前看不見的馬，現在可以從頭到尾看得見了，從空枝間可以看見含水的光亮了。彼恰振作了精神，跳起來，從荷包中取出一個銀盧布給了利哈巧夫，然後揮了一下，試了試刀，裝入鞘裏去了。卡薩克兵在解馬，在緊肚帶。

『司令來了，』利哈巧夫說。

皆尼索夫從守舍裏走出來了，叫了彼恰，命他準備。

十一

他們在朧朦中迅速地找到了他們的馬緊了肚帶分成了幾個小隊皆尼索夫站在守舍旁邊，下最後的命令。步兵在泥淖裏濺響着幾百隻腿，順道路向前走，不久就在朝霧裏的樹林中不見了。卡薩克兵上尉向卡薩克兵命令了什麽。彼恰牽着馬韁，不耐煩地等候上馬的命令。他的用冷水洗過的臉，尤其是眼睛，冒着火，一陣涼氣穿過了他的背，在他的全身，迅速地韻律地顫抖着。

『哦，你們一切都準備好了嗎？』皆尼索夫說。『帶馬來。』

馬帶來了。皆尼索夫向卡薩克兵發火，因爲肚帶太鬆了，他責罵過他，便上了馬。彼恰踏上了脚鐙。馬習慣地好像要咬他的腿，但彼恰不感覺自己的重量，迅速地跳上了鞍子，回顧着後邊在黑暗中走動的驃騎兵，他走到了皆尼索夫身邊。

『發西利·德米特鋭支，您派我一點任務吧，請……看上帝情面……』他說。

皆尼索夫似乎忘記了彼恰的存在。他回頭看了看他。

『我要求你一件事，』他嚴厲地說，『聽我的話，不要亂跑。』

一路上皆尼索夫沒有同彼恰再說話，沉默地走着到森林邊際的時候，田野上已經看得出天亮了。皆尼索夫和卡薩克兵上尉低聲說了什麽，於是卡薩克兵開始從彼恰和皆尼索夫身邊走過去了。當他們都走過去時，皆尼索夫刺動他的馬向山下走着。馬的後部低着，滑溜着，馱着騎馬的人下到山凹裏。彼恰和皆尼索夫並排走着。他全身的顫動不斷地加強着，天色漸漸明亮了，但霧氣還遮隱着遠處的東西。下了山，回頭看了一下，皆尼索夫向身邊的卡薩克兵點了點頭。

『信號！』他說。

卡薩克兵舉手放了鎗。於是頃刻之間，便聽到了向前奔騰的蹄聲，各方面的叫聲，和更多的鎗聲。

在初有蹄聲和叫聲的頃刻之間，彼恰鞭他的馬，放鬆了韁，不聽從向他喊叫的皆尼索夫，向前直衝。彼恰似乎覺得在發出鎗聲的時候，天色忽然像正午一樣完全明亮了。他跑到了橋邊。卡薩克兵在前面的路上奔跑。他在橋上擅上了一個落後的卡薩克兵，但他繼續向前奔跑。前面的人——大概是法兵——從路的右邊向路的左邊跑。有一個跌倒在彼恰馬

蹄下的汙泥裏。

卡薩克兵在一個小屋子的四周擁擠着，在做什麽。在人叢中發出了可怕的叫聲。彼恰跑到人羣那裏，他所看見的第一件事，是一個法國人抱住向他刺去的矛槍桿，他的面孔蒼白，他的下頦打顫。

「嗚啦！……弟兄們……我們的……」彼恰喊叫着，放縱了興奮的馬，順着鄉村街道向前奔跑。

前面有鎗聲。卡薩克兵，驃騎兵，從道路的兩邊跑來的襤褸的俄國俘虜，都大聲地不連貫地喊叫着什麽。一個勇猛的，沒有帽子的面紅而皺蹙的穿藍外衣的法國人，用刺刀在抵抗驃騎兵。彼恰跑到時，法國人已經倒下了。「又遲了！」在彼恰的心中閃過，於是他向鎗聲繁密的地方跑去。鎗聲從他和道洛號夫昨夜所到過的那個地主家的院子裏發出來。法兵在生長着繁密的灌木的花園的籬笆後邊抵抗，向擠在門邊的卡薩克兵射擊。到了門邊，彼恰在火藥煙氣中看見了道洛號夫帶着蒼白發綠的臉向兵士喊着什麽。「包圍等候步兵！」在彼恰走到他那裏時，他這麽叫着。

「等候嗎？……嗚啦……」彼恰喊叫着，片刻也不遲疑，便向發出鎗聲的、火藥煙氣最

密的地方跑去。

有了一排鎗聲，密集的子彈嗾嗾地飛過去，打中了什麼。卡薩克兵和道洛號夫在彼恰的後面跑進了門。在動搖的密煙中的法兵，有的拋了武器，跑出灌木，迎接卡薩克兵，有的向着山下的池子跑。彼恰在馬上順着院子奔跑，他沒有抓住韁勒，卻奇怪地迅速地揮動着兩隻手臂，從鞍子上漸漸向一邊傾斜着。馬跑到在晨光中將要燃燼的火那裏站住了，彼恰沉重地跌倒在濕地上。卡薩克兵看見他的手和脚迅速地顫抖，但他的頭動也不動。子彈打進了他的頭。

一個法國的上級軍官從屋裏走出來，在刀上紮了一個白手帕，他聲明他們投降，道洛號夫和他說了幾句話，就下馬走到伸着手臂不動地躺着的彼恰那裏。

『完了，』他皺了皺眉說，然後走到大門口去迎接騎馬向他走來的皆尼索夫。

『打死了嗎？』皆尼索夫喊叫着，遠遠地便看見了他所熟識的、確實無生氣的彼恰的身子的躺着的姿勢。

『完了，』道洛號夫又說，似乎說了這話，便使他滿意，他迅速地向着被趕到的卡薩克兵所包圍的俘虜們那裏走去。他向皆尼索夫喊叫：『我們不要抓他們！』

經皆尼索夫沒有回答；他走到彼恰那裏，下了馬，用抖顫的手把彼恰的染血的、沾泥的、已經發白的臉向自己轉過來。

『我喜歡吃甜食。頂好的葡萄乾，您全拿去吧，』他想起了彼恰的話。卡薩克兵驚異地回頭看那好像是狗吠的聲音，皆尼索夫帶着這種聲音迅速地轉過身走到籬笆那裏，抓住了籬笆。

在皆尼索夫和道洛號夫所救下的俄國俘虜之中，有彼挨爾·別素號夫。

十二

關於有彼挨爾在內的那羣俘虜，自從離開莫斯科以後，法國的長官就一直沒有發出任何新的命令。十月二十二日，這羣俘虜不再和一同離開莫斯科的那些軍隊及輜重車在一起了。一半的車隊裝着餅乾，在行路的初期走在他們後邊，已經被卡薩克兵奪去了，另一半車隊走在前面；前面的步行的騎兵已經一個都不存在了；他們全部不見了。起初看得見在前面的砲兵，現在變爲尤諾將軍的由韋斯特脁利亞兵護送的大量的輜重列車。在

俘虜後邊的是騎兵輜重列車。

先前三個縱隊的法軍，離維亞倚馬之後，只成爲一個團體向前走着了。彼挨爾離莫斯科後在第一個休息處所見的沒有秩序的情形，現在達到了極點。

在他們所經過的道路的兩邊都有死馬，各部隊的落伍的襤褸的兵士們不斷地變動着，時而加入行走的縱隊，時而又落後了。

在行軍時，有過幾次虛驚，護送兵舉起了鎗射擊，向前直奔，互相傾擠，但後來又集合起來，因爲無故的驚恐而互相責罵。

這三個同陣行走的團體——騎兵軍需列車，俘虜護送隊，尤諾的行李列車——仍然組成一個單獨的完整的團體，雖然三個團體都迅速地溶化着。

騎兵軍需列車，起初是一百二十輛，現在賸下的不過六十輛了；其餘的或者被奪去，或者被丟棄，尤諾的行李列車裏也有若干輛車被丟棄或被奪去。從德國人的談話中彼挨爾聽到，這個行李列車所有的衞兵，比俘虜們的衞兵還多，他們有一個同伴，一個德國兵，被元帥親自下命令鎗斃了，因爲發現了這個兵有一柄屬於元帥的銀勺子。

三個團體中溶化最快的，是俘虜的護送隊。出莫斯科時的三百三十八人，現在賸下的不

足一百人了。俘虜們比騎兵軍需列車的馬鞍和尤諾的行李列車更加拖累護送兵。馬鞍和尤諾的勺子，他們知道也許有點用處，但是為什麼要用飢寒的護送兵看守同樣飢寒的俄國人，他們受凍，在路上落後，因而奉命令被鎗斃——這不但是不可解的，而且是可憎的。護送兵，似乎是怕在他們自己所處的那種不幸的情況中，屈服於他們對俘虜所有的同情，因而使他們自己的情況更糟，於是他們特別乖戾地嚴厲地對待俘虜們。

在道羅高部什，當護送兵把俘虜們關在馬廐裏而去搶劫他們自己的倉庫時，有幾個被俘的兵在牆下掘了洞，逃走了，但被法兵抓回來鎗斃了。

先前離開莫斯科時所用的辦法——俘虜的軍官和兵士分開——早已不用了；所有的能走的都走在一起，而彼挨爾從第三站以後，又和卡拉他耶夫，和紫灰色彎腿的、選了卡拉他耶夫為主人的狗合在一起了。

在離開莫斯科之後的第三天，卡拉他耶夫又發生了他在莫斯科病院時所生的那種熱病，因為卡拉他耶夫漸漸地虛弱，彼挨爾和他疏遠了。彼挨爾不知道為什麼，但自從卡拉他耶夫開始虛弱時，彼挨爾要走到他那裏去，便必須強迫他自己。走到他那裏時，聽到卡拉他耶夫通常在休息處躺臥時所發的低弱的呻吟聲，聞到卡拉他耶夫發出的現在更加強

烈的氣味，彼挨爾便離開他更遠，不想到他了。

在棚子裏，在囚禁期間，彼挨爾不是用他的智慧，而是用他的整個的身心，他的生命，知道了人是爲幸福而創造的，幸福是在人的自身之內，是在人類的自然的需要的滿足，他知道一切的不幸不是因爲缺乏，而是因爲過多；但現在，在最近三週的行程中他又知道了一個新的安慰的眞理——他知道了，在世界上沒有可怕的東西。他知道了，世界上沒有一種環境，人在裏面是幸福的，完全自由的，同樣地也沒有一種環境，人在裏面是完全不幸福的，不自由的。他知道了，痛苦有限度，自由有限度，而這種限度是很接近的；他知道了，有人因爲薔薇花床裏委縮了一個花瓣而痛苦，這人所受的痛苦正和他現在，睡在潮濕的光地上，一邊寒冷、一邊溫暖的時候所受的痛苦一樣。他知道了，在他穿狹小的跳舞鞋時，他所受的痛苦，正和現在他用光赤的有許多瘡泡的脚行走（他的鞋子巳破碎了）的時候所受的痛苦一樣。他知道了，當他似乎覺得是憑自己的自由意志娶了妻子的時候，他並不比現在被人關在馬廐裏過夜的時候更加自由。在他後來稱爲痛苦而當時幾乎不感覺到的一切之中，最難受的是他的光光的、擦傷的、結痂的脚。（馬肉是鮮美而滋養的，用來代替鹽的火藥的硝味甚至是愉快的，沒有大的寒冷，白天行路時總是和暖的，夜晚有營火；咬他的虱子使

他身體發暖。）在起初唯一痛苦的事——就是他的脚。

在第二天的行路之後，彼挨爾在營火邊察看了脚上的痛處，覺得他的脚不能再走路了；但當大家都站起時，他又跛着脚向前走，後來當他身上發暖時，他便走路不覺得痛苦了，雖然在晚上，他的脚看起來更加可怕了。但他不看他的脚，卻想到別的事情。

彼挨爾直到此刻才認識了人類全部的生命力，和人類所具有的轉移注意的安全力，牠好像汽鍋上的安全瓣，牠在汽力超過某一限度時，就放走多餘的蒸汽。

他沒有看見也沒有聽到他們鎗斃落後的俘虜，雖然他們當中有一百多人是這樣地死的。他沒有想到卡拉他耶夫，他一天一天地虛弱，顯然不久也要受到同樣的運命。彼挨爾更加沒有想到他自己。他的境況愈困難，他的前途愈可怕，他所發生的那些愉快安慰的思想，回憶，與想像，和他所處的這種境況愈沒有關係。

十三

二十二日中午，彼挨爾在泥濘的溜滑的路上向山下走着，看着自己的兩脚和道路的

崎嶇。他有時看四周的熟識的人羣，又看他自己的脚。這兩樣東西都同樣地是他自己的，是他所熟識的紫色的彎腿的灰毛愉快地在路邊跑着，有時，爲了證明牠自己的伶俐與滿意，舉起一隻後腿，用三隻腿跳着，然後又用四隻腿跳着，吠着向臭屍上的烏鴉衝去。灰毛比在莫斯科時更愉快更光滑了。各方面都躺着各種生物的——從人到馬的，在各種程度的腐爛中的肉體；行走的兵阻止了狼走近尸體因此灰毛可以盡量吃牠所要吃的了。

小雨從早晨下起，好像雨隨時會停止，天空就會晴朗的，但在稍停之後，雨下得更大了。落滿了雨水的道路不能再容納雨水了，水潦順着轍跡流着。

彼挨爾看着兩邊，向前走着，三個三個地數着脚步，並且彎曲着手指。他在心中向雨說：哦，哦，下吧，下大一點吧。

他覺得他不在想什麼；但在他的內部的深遠的地方，他的心在想一件重要的安慰的東西。這件東西是從昨天他和卡拉他耶夫的談話中所獲得的最微妙的精神的結論。

昨天在歇夜處，在將熄的營火邊感到寒冷，彼挨爾站起來，走到旁邊的較熱的營火那裏。卜拉東坐在這個營火的旁邊，他用大衣裹了頭，好像是袈裟一樣，他用他的感人的愉快的然而軟弱的帶病的聲音，向兵士們在說彼挨爾所知道的故事。已經過了半夜。這是卡拉

他耶夫通常經過了熱燒並且特別有生氣的時候，彼挨爾走到營火那裏聽見卜拉東的軟弱有病的聲音，看見他的被火光清晰地照亮的可憐的面孔，感覺到心裏面有什麽東西使他非常痛苦。他因爲他對這人的憐憫而覺得害怕，他想走開，但是沒有別的營火，於是彼挨爾坐在火邊，極力不要看見卜拉東。

『啊，你的身體怎麽樣？』他問。

『身體怎麽樣嗎？你要怨訴疾病，上帝就不給你死，』卡拉他耶夫說，立刻又回到已經開始的故事上去了。

『……是這樣的，我的老兄，』卜拉東在清瘦蒼白的臉上帶着微笑、在眼裏帶着特別的高興的光芒說，『這樣的，我的老兄……』

彼挨爾早已知道這個故事。㊀卡拉他耶夫向他一個人說過六次，並且總是帶着特別的高興的情緒。但彼挨爾雖然熟知這個故事，他現在卻也注聽着，好像是聽新的東西一樣，而卡拉他耶夫在說話時所顯然感覺到的那種暗自的喜悅傳給了彼挨爾。這個故事是說

㊀毛註：卡拉他耶夫的故事是托氏特別愛好的。他在「上帝知道眞相但是馬上不說」（俄文原名）把這故事寫得更完全。在「什麽是藝術」一中他認爲這是他的兩件最好作品當中的一個。

一個老商人，他和他的家庭過着舒服的畏神的生活，有一天他和一個同伴的富商到馬卡利去。

兩個商人住了旅店，睡覺了，第二天，發現了他的同伴的商人被割斷了咽喉，並且被盜。一把有血的刀在老商人的枕頭下找了出來。老商人受了審問，受了鞭笞，並且被扯掉鼻孔——卡拉他耶夫說，按照應有的次序——被流放做苦工。

『這樣的，我的老兄，』彼挨爾從這裏聽起的，『過了十年或者更多的年數。老人過着囚犯的生活。他應份地甘心忍受，不做錯事。他只是向上帝求死。很好。有一天夜裏，囚犯們集合在一起，就像我們在這裏一樣，那個老人和他們在一起。他們開始談到，誰因為什麼事受痛苦，有什麼事得罪了上帝。他們開始說，有的說他殺死了一個人，有的說他殺死了兩個，有的說他放火，有的說他只是一個流氓，沒有做什麼。他們開始問老人；他們說，「老爹爹，你為什麼痛苦？」他說，「親愛的弟兄們，我為了我自己的和別人的罪過受痛苦。我沒有殺過任何人，沒有拿過別人的任何東西，但是我只幫助更貧窮弟兄們。親愛的弟兄們，我是一個商人；我有很大的財產。」他一件一件地說了。他順次序向他們說了一切的經過。他說，「我不為自己悲傷。好像上帝懲戒了我。我只是可憐我的老妻和小孩們。」老人開始流淚了。碰巧，

那個殺死富商的人正在他們當中。他說，「老爹爹，這事是在哪裏發生的？什麼時候，在哪一個月？」他問了一切，他的心開始痛苦了。他這樣地走到老人面前——爬在他的脚下。他說，「老爹爹，你因爲我在毁滅哦。」他說，「這是眞正的事實，諸位，這個人是無辜地白白地受苦。」他說，「是我做了這件事，你睡覺時，我把刀放在你的枕頭下邊。」他說，「老爹爹，請你饒恕我吧，爲了基督的原故。」』

卡拉他耶夫沉默了，看着火，愉快地微笑着，並且架好了木柴。

『老人說，「上帝要饒恕你的，我們都是上帝面前的罪人，我爲了自己的罪過受痛苦。」他流着痛苦的眼淚。你怎麼想法呢，親愛的？』卡拉他耶夫說，他的臉因爲狂喜的笑容愈益明朗了，好像這故事的主要的動人處和全部的意義是包括在他現在所要說的話中，『你怎麼想法呢，親愛的？這個兇手向官長自首了。他說，「我殺過六個人，」他是一個大罪人，他說，「但我最可憐這個老人。不要讓他因爲我受痛苦了。」他自首了：他們寫了下來，應份地送去了一個公文。那地方很遠，等到他們審理，等到他們應份地寫了所有的公文，我是說衙門裏，送到沙皇的面前去了。過了好久，有了沙皇的御旨：釋放商人，照判定的，給他賠贘。文書到了，他們開始尋找老人。「那個無辜地白白地受痛苦的老人哪裏去了？沙皇的御旨

到了，」他們開始尋找他；』卡拉他耶夫的下頦打顫了。『但上帝已經饒恕了他，他死了。是這樣的，親愛的，』卡拉他耶夫結束了，沉默地微笑着，向着前面看了很久。

不是這個故事本身，而是牠的神祕的意義，卡拉他耶夫說這個故事時臉上所顯現的那種狂喜的快樂，和這種快樂的神祕的意義，現在模糊地快樂地充滿了彼挨爾的心。

十四

『A vos places!（各站原位！）』有一個聲音忽然喊叫。

在俘虜和護送兵之間發生了一種愉快的騷動，和對於幸福莊嚴的東西的期望。各方面發出了命令聲，從左邊來了一隊穿好衣服騎好馬的騎兵，緩馳着繞過俘虜。在所有的面孔上都顯出了在高級長官臨近的時候人們所常有的那種緊張的表情。俘虜們擁成一團，被推到路邊去了；護送兵排成了行列。

『L'empereur! L'empereur! Le maréchal! Le duc!（皇帝！皇帝！將軍！公爵！）』飽足的騎兵剛剛走過，便有一輛灰色六馬的車轟轟地馳過去。彼挨爾窺見了戴三角帽的

人的安詳、美麗、肥胖的白臉。這人是一個元帥。元帥的目光注意在彼挨爾的高大、顯目的身體上。在元帥皺眉轉過面孔時的表情上，彼挨爾似乎看到了同情，和隱蔽同情的願望。

指揮軍需列車的將軍，帶着紅色的驚惶的面孔，鞭打着瘦馬，在馬車後邊奔跑着。有幾個軍官聚在一起，兵士們圍繞着他們。他們的面孔都顯得興奮緊張。

『Qu'est ce qu'il a dit? Qu'est ce qu il a dit?〔他說了什麼？他說了什麼？〕……』彼挨爾聽到他們在問。

在元帥走過的時候，俘虜們擠成一團，彼挨爾看見了那天早晨他還沒有見面的卡拉他耶夫。卡拉他耶夫披着小大衣，依靠着樺樹坐着。他的臉上，在他昨夜說無辜受苦的商人故事時的快樂的、受感動的表情之外，還顯出了平靜的、莊嚴的表情。

卡拉他耶夫用善良的、此刻含着淚的圓眼睛看着彼挨爾，顯然是要他到他的面前去，想要向他說點什麼。但彼挨爾覺得自己是太無勇氣了。他做得好像沒有看見他的目光一樣，趕快地走開了。

在俘虜們又前進時，彼挨爾回頭看了一下。卡拉他耶夫還坐在路邊的樺樹下；有兩個法國人在他頭上說話。彼挨爾沒有再回頭看，跛着向山上走。

從後邊卡拉他耶夫所坐的地方傳來了一發鎗聲。彼挨爾淸晰地聽到這鎗聲，但正在他聽到這聲音的時候，彼挨爾想起了他還沒有算完到斯摩楞斯克還有多少站，這個計算是他在元帥經過之前開始的。於是他開始計算。兩個法兵從彼挨爾身邊跑過去，其中之一拿着一把卸下的冒煙的鎗。兩人都面色蒼白，在他們臉上的表情中，含有類似他在行刑時，在年輕兵士的臉上看見過的東西；有一個兵羞怯地瞥了瞥彼挨爾。彼挨爾看了這個兵，想起了這個兵大前天在火邊烘襯衣的時候，怎樣地燒了自己的襯衣，大家怎樣地取笑他。

狗在後邊卡拉他耶夫所坐的地方吠着。『這樣蠢的東西！牠爲什麼吠呢？』彼挨爾想。和彼挨爾並排走着的俘虜的兵士，像他一樣，沒有回頭看那發出鎗聲的和後來狗叫的地方；但嚴肅的表情顯露在大家的臉上。

十五

騎兵軍需列車，俘虜，和元帥的輜重列車停在沙姆涉佛村。大家在火邊擠成一團。彼挨爾走到火那裏，吃了烤馬肉，背向火躺下來，立刻睡着了。他又睡得像他在保羅旣諾會戰之

後在莫沙益斯克睡的那樣。

現實的事件又和夢境混合在一起了，又有人，他自己或者別人，向他說了那些思想，甚至說了他在莫沙益斯克做夢時向他說過的那些思想。

『生命是一切。一切生命是上帝。一切都變化，運動，這種運動就是上帝。在有生命的時候，卽有那種感知神性的快樂。愛生命，就是愛上帝。最困難最幸福的事，就是在自己的痛苦中，在無辜的痛苦中，愛這個生命。』

『卡拉他耶夫！』彼挨爾想起來了。

彼挨爾忽然活現地想起了久已被忘記的、溫良的老教師，他在瑞士教過彼挨爾地理。『等一下，』老人說。他向彼挨爾指示一個地球。這個地球是活的，是一個顫動的，沒有定形的球。地球的表面是許多密集地擠在一起的點子組成的。這些點子都在運動，改變地位，有時幾個合成一個，有時一個分爲幾個。每個點子極力擴張，佔據最大的空間，但別的點子也極力在做同樣的事，擠壓這個點子，有時將牠消滅，有時和牠合併。

『這是生命，』老教師說。

『這是多麼簡單，多麼明白，』彼挨爾想。『我怎麽從前不知道？』

『上帝在當中每個點子極力擴張，爲了在最大的範圍內反映上帝。牠生長，合併，被擠出，在表面上消滅，沉到深處，又浮起來。卡拉他耶夫是這樣的，他擴張，他不見了。』

『Vous avez compris, mon enfant,〔你懂了我的孩子，〕❶』教師說。

『Vous avez compris, sacré nom,〔你懂了，該死，〕』有一個聲音叫着，彼挨爾醒了。

他爬起來坐着。一個法國兵，剛剛推開了一個俄國兵，蹲在火邊，在鎗杆上烤肉。有筋的、捲袖子的、毛多的短指的紅手，伶俐地轉動着鎗杆。他的棕色的、憂鬱的皺眉的臉在火光裏可以清楚地看見。

『Ça lui est bien égal,〔他覺得無所謂，〕』他迅速地向他身邊的兵低聲說……『Brigand. Va!〔強盜，走開！〕』

那個兵轉動着鎗杆，憂鬱地看了看彼挨爾。彼挨爾轉過身向黑暗中看着。一個俘虜，就是被法國兵推走的俄國兵，坐在火邊用一隻手在拍什麼。挨近了看，彼挨爾認出了紫灰狗

❶毛註：托氏青年時，便對夢的現象感覺興趣，他採用一種學說，認爲夢無論多麼複雜，多麼長，都是在將醒的那一片刻發生的，是外界的聲音味覺或感覺引起的。

搖着尾巴坐在兵的旁邊。

『啊，牠來了嗎？』彼挨爾說。『啊，卜拉……』他開始說，卻沒有說完。

在他的想像中，忽然同時地出現了許多連在一起的回憶——卡拉他耶夫坐在樹下看他時所有的目光，在那個地方所發出的鎗聲，狗的吠叫，兩個從他身邊跑過去的法國兵的有罪的面孔，卸下的冒煙的鎗，卡拉他耶夫在這個休息處的缺席，並且他已經準備認爲卡拉他耶夫是死了，但正在這個時候，在他心中，天曉得是怎樣地出現了這個回憶：有一個夏天的晚上，他和一個美麗的波蘭婦人在他的基也夫屋子的露台上。沒有把當天的印象連接在一起，沒有對這些印象作結論，彼挨爾卻閉了眼，於是鄉間夏天的情景和洗澡、和液體的、顫動的地球的回憶混合在一起，於是他沉到水裏去了，水淹蓋了他的頭。

在日出之前，響亮的密集的鎗聲和叫聲把他驚醒了。法國兵從彼挨爾身邊跑過去。

『Les cosaques!（卡薩克兵）』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喊叫着，片刻之後有一羣俄國人圍繞了彼挨爾。

彼挨爾好久不能夠明白他發生了什麼事情。他聽到了四周的同伴們的快樂的哭聲。

『弟兄們，我的同胞們，親愛的！』老兵們擁抱着卡薩克兵和驃騎兵，流淚地喊叫着。

驃騎兵和卡薩克兵環繞了俘虜們，連忙地有的給他們衣服，有的給鞋子，有的給麵包。彼挨爾坐在他們當中哭泣着，他不能說出一個字來；他抱着第一個走到他面前的兵，流着淚吻他。

道洛號夫站在破房子的大門口，讓一羣解除武裝的法國人從他身邊走過。法國人，由於發生的一切而興奮着，彼此大聲地談着；但當他們經過道洛號夫的身邊時——他用鞭子輕輕地敲靴子，用冷淡的，死板的，沒有吉兆的目光看着他們——他們的話聲沉默了。道洛號夫的卡薩克兵站在對面計算俘虜數目，用粉筆在大門上畫出百數。

『多少？』道洛號夫問數俘虜的卡薩克兵。

『二百，』卡薩克兵回答。

『Filez, filez,〔走開，走開，〕』道洛號夫說，他學會了法國人的這個字眼，當他和經過的俘虜的目光交遇時，他的眼睛射出殘忍的光芒。

沓尼索夫帶着憂鬱的面孔，脫了帽子，在卡薩克兵後邊走着，他們把彼恰·羅斯托夫

的尸體向花園中掘好的坑抬去。

十六

在十月二十八日嚴寒開始以後，法軍的逃亡更顯得悲慘了，許多人凍死或者在火旁烤死，而穿皮衣的坐馬車的人，帶了皇帝、和國王們、和公爵們所搶的財寶，繼續前進；但事實上法軍逃亡和崩潰的程序，自從離開莫斯科之後，一點沒有改變。

從莫斯科到維亞倚馬，七萬三千法軍，（禁衛軍在外，他們在全部戰爭中，除了搶刼，沒有做任何事情，）只賸下了三萬六千，（其中死在會戰中的不到五千。）這是級數的第一項，以下各項可以根據這個級數，像算學那麼精確地斷定。法軍從莫斯科到維亞倚馬，從維亞倚馬到斯摩楞斯克，從斯摩楞斯克到柏來西那，從柏來西那到維爾那，都按照這個比率溶化着，消滅着，和嚴寒程度的大小，追趕，道路阻塞以及所有的其他各別的情形，是沒有關係的。過了維亞倚馬之後，法軍不是三個縱隊了，卻擠成一團向前走着，這樣地一直到最後。柏提埃寫信給他的皇帝（我們知道司令官們在描寫軍隊情形時是敢如何地遠離事實）

他寫着：

『我覺得我應該向陛下報告，我在最近兩三日內在各站所見的各軍團的情形。他們幾乎是潰散了。留在各團軍旗之下的兵士不足四分之一；其餘的人任意地向各方面走着，希望尋得食物，逃避紀律。他們大都認爲斯摩棱斯克是他們休息的地方。近日來還發現許多兵士拋去藥彈和武器。在這種情形之下，無論陛下的最後計劃如何，爲了陛下職務上的利益，必須在斯摩棱斯克集合大軍，去除無用的人，例如步行的騎兵，無用的行李，以及和實際的兵力不相稱的砲兵器材。此外，兵士們因爲饑寒與疲倦，很是憔悴，必須有幾天的休息和給養。近來有許多兵死在路上，在露營裏。這種情形繼續地變壞，使我們躭心，假使不用迅速的方法加以補救，我們就不能在戰鬥時控制軍隊。十一月九日，距斯摩棱斯克三十里。』

蹣跚地進了他們心目中的福地斯摩棱斯克，法國兵爲了食物互相屠殺，搶劫他們自己的倉庫，在一切都被搶光時，又向前跑。

他們都向前走，不知道是向何處去，爲什麼要去。這個天才拿破崙比別人知道的更多，因爲沒有人命令他。但他和他身邊的人仍然遵守他們的舊習慣：下命令，寫信，寫報告，Ordre du jour〔日日命令〕彼此稱呼：Sire, mon cousin, prince d'Ekmuhl, roi

de Naples,「陛下，我兄，愛克牟親王，那不勒王，」等等。但這些命令和報告都只是紙上的，沒有一件事是按照執行的，因爲牠們是不能執行的，雖然彼此稱呼陛下，大人，仁兄，但他們都覺得他們是可憐的可厭的人，做了許多壞事，現在爲了這些壞事在付代價。雖然他們裝着關心軍隊，他們卻各人只想到各人自己，想到怎樣趕快逃走，救他自己。

十七

在從莫斯科退回聶門的行動中，俄軍和法軍的行動好像是作盲人遊戲一樣，在這種遊戲裏兩個遊戲的人都紮了眼，有一個時時地搖鈴子，向捉捕的人報告他自己的地方。起初被捕的人搖鈴子，不怕敵人，但當他到了困難的時候，他便極力地悄然無聲地走着，跑着離開敵方，並且常常以爲是跑開了，卻一直走到敵手的懷抱裏。起初拿破崙軍隊還讓人知道他的地方，——這是在卡盧加道路上初期運動中的情形，——但後來，上了斯摩楞斯克道路，他便用手握着鈴舌奔跑着，並且常常以爲他們是跑開了，卻一直向俄軍奔跑着。

由於法軍奔跑和俄軍追趕的速度，以及因此而有的馬匹消耗，就近偵察敵軍情況的

主要工具——騎兵的巡邏——沒有了，此外由於兩軍地位時常迅速的改變連所得到的任何情報也不能適時遞送。假使在二號接到了消息說敵軍一號在某處，在三號在可以做出什麼的時候，這個軍隊已經走了兩天的路程，在完全不同的情況中了。

一方面的軍隊逃跑，另一方面的追趕。在斯摩棱斯克那邊，法軍有許多條不同的道路；似乎是，法軍在那裏留了四天，可以知道敵人的地方，可以做出有利的計劃作出新的舉動。但在四天的休息之後，這個人羣，沒有任何策略和計劃，又向前跑，不向左，不向右，卻順着舊的最壞的道路，順着克拉斯諾和奧爾沙——順着慣走的道路。

以爲敵人在後面不在前面，法軍奔跑着，展開着，彼此相隔二十四小時的距離。跑在最前面的是皇帝，然後是國王們，然後是公爵們。俄軍以爲拿破崙要走德涅卜爾右邊的道路——這是唯一合理的道路，——也向右轉，上了克拉斯諾大道。在這裏，好像在盲人遊戲中一樣，法軍撞上了我軍的前衛。意外地看到了敵人，法軍混亂了，因爲意外的驚恐停住了，但後來拋棄了後邊的同伴們，又逃跑了。在這裏，好像是穿過俄軍的夾擊一樣，法軍的分離的各部隊，起初是副王牟拉的，其次是大富的，其次是柰伊的軍隊，先後地走了三天。他們互相拋棄，拋棄了他們的所有的笨重的行李，大砲，一半的兵士，在夜間，從右邊兜着半圓形的圈

子繞過俄軍向前奔跑。

奈伊走在最後，他忙着炸毀並不妨礙任何人的斯摩棱斯克城牆，因爲他們不顧到他們的不幸的處境或者正因爲如此，他們想要毆打那個碰傷他們的地板——奈伊帶了一萬人的軍團，走在最後，他拋棄了所有的其餘的人，所有的砲，夜間偷偷地在森林中渡過德涅卜爾河，跑到奧爾沙見拿破崙時，只賸下一千人了。

從奧爾沙順大路跑到維爾那時，他們仍然在向追軍作盲人遊戲。在柏來西那他們又混亂了，許多人淹死了，許多人投降了，渡過河的繼續向前跑。他們的最高首領穿了皮大衣，坐着橇車，丟下了同伴，獨自向前奔跑。能坐車跑走的——都跑走了，不能跑走的——投降了或者死了。

十八

這個戰役，就是法軍的奔跑，在奔跑中他們儘可能地做了一切，毀滅他們自己，從他們轉上卡盧加道路，直到他們的首領從軍隊裏跑開，這個團體的運動沒有一次是有絲毫的

意義——關於戰役的這一段時期，歷史家們（他們以爲羣衆的行動是由於個人的意志），似乎是，不能根據他們的學說來敍述這個退卻了。但並不然。關於這個戰役，歷史家寫了如山的書笈，他們處處描寫拿破崙的佈署和他的周密的計劃——指導軍隊的策略，他的元帥們的天才的佈署。

在拿破崙面前有暢通的道路通達富庶的地方，在他面前展開着一條平行的道路，（後來庫圖索夫就是順着這條路追他的，）這時候，他卻從馬洛·雅羅斯拉維次退卻，這個不必要的、順着荒涼道路的退卻——經人向我們說明，是依照各種周密的考慮的。他從斯摩楞斯克到奧爾沙的退卻，也被人說明是依照同樣周密的考慮的。後來又有人敍述他在克拉斯諾的英勇，他似乎準備在那裏作戰，並且要親自指揮，他拿着一個樺樹杖走着並且說道：

『J'ai assez fait l'empereur, il est temps de faire le général, 〔我做皇帝夠久了，現在是做將軍的時候了〕』雖然如此，但不久之後，他又向前跑了，丟下後邊的分散的軍隊聽天由命了。

後來，他們又向我們敍述元帥們的精神偉大，特別是奈伊，他的精神的偉大是：他夜晚

在森林裏繞道渡過德涅卜爾河，丟了旗幟和砲兵，和十分之九的軍隊，跑到奧爾沙。

最後，偉大的皇帝最後離開英勇的軍隊，被歷史家們向我們寫成了偉大的天才的事件。甚至這最後的奔跑行爲，在常人的言語中所謂最下流的卑鄙，每一個小孩也認爲羞恥的，這種行爲在歷史家的言語中也獲得了辯護。

在歷史論斷的很有彈性的線條不能夠拉得更長時，在行爲明明是違反全體人類所稱的善或者甚至正義時，歷史家們關於偉大創造了一個庇護的概念「偉大」似乎不包括善惡標準。對於偉大的人，惡是沒有的。可以歸罪於偉人的恐怖也是沒有的。

『C'est grand!〔這是偉大的〕』歷史家們說，善惡都沒有了，只有「grand」與「不grand」了。grand〔偉大的〕是善，不grand〔偉大的〕是惡。在他們看來grand是所謂英雄的、某種特殊人物的特質。拿破崙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向回奔跑，但丟下了那些不但是他的將死的同伴，而且是（照他的意思）被他帶到那裏的人，他覺得 que c'eset grand〔這是偉大的〕他的心安了。

『Du sublime〔在崇高〕』（他看到自己有 sublime 的地方）『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和可笑之間，只隔一步，〕』他說。全世界在五十年間重述着：

『Sublime! Grand! Napoleon le grand! 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崇高！偉大！拿破崙大帝！在崇高與可笑之間只隔一步。」）』

沒有人想到，承認那不能用善惡的標準去衡量的偉大，便只是承認他自己的無足重輕和不可衡量的卑鄙。

我們有基督給我們的善惡標準，我們覺得沒有不可衡量的東西。沒有簡、善、眞的地方，也沒有偉大。

十九

俄國人看到一八一二年戰役最後一段時期的敘述，誰不感覺到一種難受的遺憾，不滿，與迷惑的情緒？誰沒有這麼問他自己：在全部的三個大軍以優勢的人數包圍了法軍的時候，饑餓、寒冷、潰亂的法軍成羣地投降的時候，而（如歷史家向我們所說的）俄軍目的正是阻止，切斷，擒獲全部法軍的時候，爲什麼不擒獲不消滅全部的法軍？俄軍在人數不如法軍的時候，作了保羅旣諾會戰，我軍在三方面包圍了法軍並且目的就是在擒獲法軍的

時候，怎麼會沒有達到這個目的？難道法軍是那樣地比我們大爲優越，以致我們以優勢的力量包圍了他們而不能擊潰他們嗎？怎麼會發生了這樣的事？

歷史（就是叫這個名稱的東西）回答這些問題時，說發生了這件事，是因爲庫圖索夫，托爾馬索夫，齊恰高夫，這個人，那個人，沒有執行某一個某一個策劃。

但是爲什麼他們沒有執行那些策劃呢？假使他們要負沒有達到預定目標的責任，爲什麼他們不受審判不被處罰呢？但是即使承認了俄軍失敗的責任是在庫圖索夫，齊恰高夫等等的人，我們仍然不能了解，俄軍在克拉斯諾和柏來西那處在那樣的情況中（在這兩個場合裏，俄軍都有優勢的兵力），在俄軍的目的是要擒獲法軍和元帥們，國王們，和皇帝的時候，爲什麼沒有擒獲呢？

俄國軍史家們解釋這個奇怪的現象，說這是因爲庫圖索夫阻止攻擊，這話是沒有根據的，因爲我們知道庫圖索夫的意志不能阻止軍隊在維亞倚馬和塔路齊諾去攻擊。

爲什麼俄軍以劣勢的兵力在保羅旣諾，抵抗了敵人的全軍，在克拉斯諾和柏來西那時，有優勢兵力，卻被沒有秩序的法軍羣衆打敗呢？

假使俄軍的目的是要截斷和擒獲拿破崙和元帥們，——這個目的不但沒有達到，而

且所有的要達到這個目的的試圖，每次都極可恥地被破壞了，——則戰爭的末期被法國人看作一串的勝利，是完全正確的，被俄國歷史家們看作勝利，是完全不正確的。

俄國軍史家，在遵守邏輯的義理的時候，不得不作這個結論，雖然關於英勇，精忠，等等有抒情詩的讚頌，他們都不得不承認法軍自莫斯科的退卻是拿破崙的一串的勝利，是庫圖索夫的一串失敗。

但是完全丟開了民族的虛榮，我們便覺得這個結論的本身包括了一種矛盾，因爲法軍的一串勝利把他們帶到完全的覆沒，而俄軍的一串失敗卻把他們帶到敵人的全軍覆沒和祖國的解放。

這種矛盾的來源是在這裏，就是歷史家們，根據帝王和將軍們的書信，根據回憶錄，報告，計劃，等等研究事件，對於一八一二年戰爭的後期，予以虛僞的從來沒有過的目的，就是要切斷幷擒獲拿破崙和他的元帥們和他的軍隊。

這個目的從來沒有過，並且不能夠有的，因爲牠沒有意義，而達到這個目的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個目的沒有任何意義，第一，因爲拿破崙的零亂的軍隊以極可能的速度跑出俄國

就是說正做着每一個俄國人所希望的事，法軍跑得盡可能地那麽快，爲什麽還對他們作各種攻擊呢！

第二，要在路上阻止用全力奔跑的人是沒有意義的。

第三，爲了消滅法軍而損失自己的軍隊是沒有意義的，法軍沒有外在原因已經按着那樣的比率在消滅，以致沒有任何中途的截阻，他們也不能帶回人馬，超過他們在十二月裏實際上所帶走的，卽是全軍的百分之一，越過邊境。

第四，希望擒獲皇帝國王們，公爵們，是沒有意義的，要擒獲這些人，將使俄軍的行動極感困難，當時最老鍊的外交家們（J. Maistre〔麥斯特〕㉒和其他的人）都承認這個。俄國自己的軍隊在達到克拉斯諾之前已經消失了一半，一個軍團的俘虜需要一個師的護送隊，我們自己的軍隊並不總是獲得充足的食糧而被擄的俘虜已經餓死了許多——這時候，希望擄獲法國軍團，是更加沒有意義的。

關於截斷並擄獲拿破崙和他的軍隊的一切周密計劃，正如同種菜人的這種計劃一

㉒ 毛註：麥斯特(Joseph de Maistre)一七五四——一八二一，是薩堤尼阿一八零三——一七年駐俄大使。他是新天主教和反革命的作家。

樣，他從菜園中趕走了踐踏他的菜畦的牛，卻跑到門口去打牛頭。可以替種菜人辯護的一點，就是他很憤怒。但是關於這個計劃的作者，連這一點也是不能說的，因爲他們沒有菜畦被踐的痛苦。

切斷拿破崙和他的軍隊，不但是沒有意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這是不可能的，第一，因爲從經驗裏我們知道，在會戰中各縱隊的五俚路長的運動，從來不和計劃符合的，齊恰高夫，庫圖索夫和維特根示泰恩準時會師於指定地點的蓋然性，是那麼沒有意義，牠等於不可能；因爲，庫圖索夫也這麼想，他在接到計劃時就曾經說過，在廣大距離之外所計劃的誘擊不能產生所希望的結果。

第二，這是不可能的，因爲要使拿破崙軍隊向回跑時的惰力變得沒有力量，那需要無比地更多的、比俄軍所有的軍隊更多的軍隊。

第三，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這個軍事名詞「切斷」沒有任何意義。我們可以切斷一塊麵包，但不能切斷一個軍隊。切斷一個軍隊——阻攔牠的道路——是全然不可能的，因爲總是有許多地方可以繞過去，而且還有夜間，在夜裏不能看見東西，克拉斯諾和柏來西那的例子卽可以使軍事學家相信這一點。假使被擄的人不同意被擄，則擄獲是不可能的，正

如我們不能抓住一個燕子，雖然當牠落在我們手上的時候，是可以抓住的。要擄獲像德國人一樣地按照戰略與戰術的原則而投降的人，是可能的。但法軍認爲這樣不適宜，這是完全對的，因爲在逃跑中和在被擄中同樣的饑餓與寒冷的死亡等候着他們。

第四，最主要的，這是不可能的，因爲自有世界以來，沒有一個戰爭是在一八一二年那些可怕的情形下發生的，而俄軍在追趕法軍時已經竭盡了全力，要做得更多而不毀滅牠自己是不可能的。

在俄軍自塔路齊諾到克拉斯諾的運動中，牠損失了五萬病兵和落伍兵，卽是這個數目等於大省城的人口。軍隊沒有作戰便損失了一半的人。

在戰役的這個時期中，軍隊沒有靴子和羊皮襖，沒有足夠的糧食，沒有服得卡酒，好幾個月在十五度㊀嚴寒的雪中過夜；日間只有七八小時，其餘時間是夜晚，在夜裏不能維持紀律的權威；不像在會戰中那樣，人們只有幾小時被帶到沒有紀律的死的領域中，而是人們在幾個月之間時時刻刻和饑餓與寒冷的死亡爭鬥；在一個月之內損失了軍隊的一半——就是關於戰役的這個時期，歷史家們向我們說，米洛拉道維支應該如何地向某處作

㊀ 譯註：Reaumur 十五度等於攝氏零下二度。

側面行軍，托爾馬索夫應該如何地向某處行軍，齊恰高夫應該如何地向某處移動（在過膝的雪中移動）某人應該如何擊潰，切斷法軍云云云云。

死亡了一半的俄軍爲了到達那個適合於民族的目標，做了他們所能做的和應該做的；一切別的俄國人坐在溫暖的房間裏，建議他們去做不可能的事，這是他們不能負責的。

事實與歷史敍述之間的這一切奇怪的，現在不可解的矛盾，只是因此發生的，就是描寫這個事件的歷史家們，寫了各位將軍的美麗的情緒與言語的歷史，卻不是事件的歷史。

在他們看來，米洛拉道維支的話，這個那個將軍所受的奬賞，以及他們的假定，似乎是很有趣的；而五萬個留在醫院和墳墓中的人的問題，甚至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因爲這不在他們的研究範圍之內。

然而，只要不研究報告和一般計劃，卻探究幾十萬直接親身參與事件的人的運動，則那些先前似乎不可解的問題，都可以忽然異常容易地、簡單地、獲得無疑的解決。

切斷拿破崙和他的軍隊的目的是從來沒有過的，除了在十來個人的想像中。這個目的是不能夠有的，因爲牠是沒有意義的，而達到這個目的是不可能的。

人民只有一個目的：解除國土的侵略。這個目的，第一，自己達到了，因爲法軍逃走了，因

此只需要不阻止這個運動。第二，這個目的因爲消滅法軍的民族戰爭而達到了。第三，這個目的因爲俄國的大軍追蹤法軍，準備在法軍的運動停止時施用武力而達到了。

俄軍的行動應該像鞭子驅逐逃獸一樣。有經驗的趕獸的人知道最好的辦法是擧着鞭子威嚇牠們，而不當頭鞭打逃獸。

第四部



一

一個人在看見將死的獸畜時，便感覺到恐怖：那個和他自身一樣的實體，在他的眼前顯然地消滅了——不復存在了。但是當那個要死的東西是人，並且是所愛的人時，則在生命消滅時所感到的恐怖之外，還感到一種割裂和精神的傷痛，這傷痛就像生理的傷痛一樣，有時致命，有時復原，但總是疼痛，害怕外界的刺激性的碰觸。

在安德來公爵死後，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同樣地感覺到這一點。她們精神消沉，對懸在頭上的威脅的死雲閉着眼，不敢看生活的正面。她們小心地防護她們的明顯的傷痛，不受粗暴的疼痛的碰觸。一切：街上迅速地走過的馬車，吃飯的提示，女僕的關於應該預備的衣服的問題，更壞的，不誠懇的淺薄的同情的話，這一切，疼痛地刺激傷處，似乎是一種侮辱，並且破壞了那必要的靜穆——她們倆就是在這種靜穆中極力注聽那在她們的想

像中尙未停息的、可怕而嚴厲的合唱；這一切妨礙了她們注視那向她們顯現了片刻的，神祕的，無限的遠景。

只有她們二人單獨在一起時，才不感覺到傷心和痛苦。她們甚至彼此很少說話。卽使她們說話，也只說到最不重要的事情。

雙方都避免提到和將來有關的事情。承認將來的可能性，在她們看來，是對於他的英靈的一種侮辱。她們在談話中更加小心地避免任何可能與死人有關的東西。她們似乎覺得，她們所經歷的所感覺過的東西，是不能用言語表現的。她們覺得，關於他的生活詳情的任何字句上的暗示，會破壞在她們眼前所完成的那個神祕事件的偉大與神聖。

不斷的語言忌諱，經常的小心的避免一切可能提到他的話：在各方面停止在她們不能說到的東西的界限上——這把她們所感覺的東西，在她們的想像中，更純粹更明白地展示出來。

但純粹完全的悲哀，正和純粹完全的快樂一樣，是不可能的。瑪麗亞公爵小姐，由於她的地位——作爲她自己的運命的唯一的獨立的主人，作爲姪兒的保護人與教師，——最先被生活從她在起初兩週所處的悲哀世界中喚了出來。她接到親戚們的信，這些信必須

答覆尼考盧施卡所住的房間潮濕，他開始咳嗽了。阿爾巴退支帶了事務的報告來到雅羅斯拉夫，他提議，幷勸告她回到莫斯科去住在夫司德維任卡街的房子裏，這個房子還是完好的，只須小小的修葺。生活幷不停止着，人必須生活的。雖然瑪麗亞公爵小姐覺得走出她一直過到現在的孤獨的沉思的世界是痛苦的，雖然丟下娜塔莎一個人是她覺得惋惜而且似乎慚愧的——但生活的操慮要她過問，她不覺地對生活的操慮屈服了。她和阿爾巴退支核算了賬目，和代撒勒商談姪兒的事，發出命令並且準備到莫斯科去的旅行。

娜塔莎只賸下一個人了，從瑪麗亞公爵小姐開始準備起程時，她便逃避着她。

瑪麗亞公爵小姐請求伯爵夫人讓娜塔莎和她一同到莫斯科去，父母都高興地同意了這個提議，他們每天看到女兒的體力的衰減，以爲調換地方和莫斯科醫生的協助都是於她有益的。

『我什麼地方都不去，』娜塔莎聽到這個提議時回答，『我只請你們不要管我，』她說過之後，跑出房去了，費力地約制着與其說是悲哀毋甯說是煩惱與憤怒的眼淚。

自從她覺得自己被瑪麗亞公爵小姐所丟棄，而獨自悲哀以來，娜塔莎大部份時間在自己的房中，獨自縮成一團，坐在沙發的角上，用纖細緊張的手指撕着或扭着什麼，把固執

不動的目光看着眼睛所落到的東西上。這種孤獨使她疲乏，使她痛苦；但這是她所不可缺少的。一有人走進房來看她的時候，她就迅速地站起來，改變她的姿勢和眼睛的神色，拿起書本或針黹，顯然是不耐煩地等候打攪她的人走開。

她總是覺得，她馬上便要了解、並且看透那個被她的精神的視力帶着可怕的、她所不能忍受的問題所注視的東西。

在十二月末，消瘦蒼白的娜塔莎，穿了黑色羊毛衣服，髮辮隨便地繞成結子，縮成一團，坐在沙發的角上，緊張地揉皺又理直她的腰帶頭，看着門的角落。

她看着他所走出去的，走到生活彼岸去的那個方向。生活彼岸，她從來沒有想到過，她從前覺得是那麼遙遠而未必有，現在卻覺得比生活此岸更接近、更親密、更可理解了，——在生活此岸，一切是空虛與殘破，或痛苦與侮辱。

她看着她知道是他所在的那個地方；但她不能夠把他看作和他在這裏的時候不一樣的人。她又看見了他，就像他在梅濟錫，在特羅依擦，在雅羅斯拉夫的時候一樣。

她看見了他的臉，聽到了他的聲音，重複了他的話和她自己向他所說的話，並且有時替她自己並且替他設想出他們在那時候可能說過的話。

他就躺在那裏的椅子上，穿了天鵝絨的皮襖，用消瘦蒼白的手托着頭。他的胸口非常低，他的肩膀高聳着。他的嘴唇緊閉，眼睛發光，在他的白額上出現了一道皺紋，又消失了。他的一隻腿幾乎察覺不出地迅速地顫抖着。娜塔莎知道，他在和難受的痛苦掙扎。『這個痛苦是什麽樣的？爲什麽他有痛苦？他感覺到什麽？他怎樣地疼痛？』娜塔莎想。他感覺到她的注意，抬起眼睛，並且，他沒有微笑，他開始說話了。

『有一件事可怕，』他說，『這就是把自己永遠和一個受苦的人結合在一起。這是永久的痛苦。』並且他用搜索的目光看她。娜塔莎像平常一樣，還沒有來得及想到她要回答的話，便作了回答。她說：『不會這樣下去的，不會這樣的，你會好的，完全好的。』

她現在再從頭看見他，並且重行體驗她那時所感覺到的一切。她想起了他聽到這些話時的長久的憂鬱的嚴厲的注視，明白了這個長久注視中的譴責與失望的意義。

『我同意了，』娜塔莎現在向她自己說，『假使他永遠受苦，這便可怕了。我那時說這話，只是因爲他會覺得這是可怕的，但他卻了解的不同。他以爲我會覺得這是可怕的。他那時還想活——怕死。我那麽粗魯地愚蠢地向他說了。我想的並不是這樣。我想的完全不同。假使我說了我所想的，我便說：卽使他不得不死，在我眼前慢慢地死去，我和我現在這樣比

較起來，還是幸福的。現在……沒有東西，沒有人。他知道這一點麼？不知道，他不會知道，也永遠不會知道。現在，永遠永遠不能補救這個了。』

他又向她說了同樣的話，但現在，娜塔莎在自己的想像中向他回答的不同了。她止住他，並且說：『您覺得可怕，我卻不然。您知道，沒有了您，我的生活中便沒有了一切，和您一同受苦是我的最大的幸福，』於是他抓住她的手，那樣地緊握着，就像他在死的前四天那個可怕的晚上緊握她的手一樣。並且在他的想像中她還向他說了別的親切的恩愛的話，這些話是她在那時可以說的，但直到現在才說。『我愛你……你……我愛……愛』她說，痙攣地緊握着手，狠狠地咬緊着牙齒。

一種甜蜜的悲傷支配着她，淚已經湧到她的眼裏了，但忽然她問自己：她向誰在說這話？他在哪裏，並且他現在是誰？於是一切又包藏在冷酷嚴厲的迷惑裏了，她又緊張地皺了眉，注視着他所在的那個地方。於是，她覺得，她洞察了神祕……但是在那不可解的東西似乎已經向她顯現的那一片刻，門柄的大聲音痛苦地震動了她的耳朵。女僕杜妮亞莎迅速地、粗心地，帶着驚恐的、對她不加注意的面情，進房來了。

『請您到您爸爸那裏去，趕快，』杜妮亞莎帶着奇怪的興奮的表情說。『禍事，彼得，

依理支……一封信，』她啜泣地低語着。

二

在她對一切的人所感覺到的一般的疏遠之外，這時候娜塔莎對自己家裏的人感覺到特別的疏遠。所有的自家的人：父，母，索尼亞，是那麽和她親密，那麽熟悉，那麽慣常，以致她似乎覺得，他們所有的言語與感情，是對於她近來所居住的那個世界的一種侮辱，於是她不但對他們淡漠，而且對他們有敵意。她聽到杜妮亞莎的關於彼得·依理支，關於禍事的話，但不明白這些話。

『他們有什麽禍事？會發生什麽禍事？他們的一切是如舊的，慣常的，安靜的，』娜塔莎心裏說。

當她走進大廳時，她的父親迅速地走出了伯爵夫人的房。他的臉皺蹙着，帶着淚痕。顯然他是從房間裏跑出來發洩那使他窒塞的嗚咽的。看見了娜塔莎，他失望地搖了搖手臂，發出了痛苦的、痙攣的、歪曲了他的柔和的圓臉的嗚咽聲。

『彼……彼恰……去吧，去吧她……她……在叫……』他哭着像小孩一樣，迅速地曳着無力的腿，走到椅子那裏，他用手遮了臉，幾乎是跌在椅子裏了。

忽然好像是一個電力震動通過了娜塔莎的全身。一種可怕的東西刺痛了她的心。她感覺到非常的疼痛；她似乎覺得她身體之內有什麼東西裂開了，她要死了。但在痛苦之後，她立刻感覺到她從那個控制她的生活禁令中解放出來了。看見了父親，聽到了門那邊母親的可怕的粗野的叫聲，她立刻忘卻了她自己和她自己的悲哀。

她跑到父親面前，但他無力地搖着手臂，指着母親的門。瑪麗亞公爵小姐，面色發白，下顎打顫，從門裏走出來，抓住娜塔莎的胛膊，向她說着什麼。娜塔莎沒有看見她，也沒有聽見她的話。她快步地走進門，站了片刻，似乎在同她自己爭鬥，然後跑到她母親那裏去了。

伯爵夫人躺在椅子上，異常難看地伸着頭，在牆上碰着頭。索尼亞和女僕們抓住她的胛膊。

『娜塔莎，娜塔莎！……』伯爵夫人喊叫着。『不是眞的，不是眞的，他說謊……娜塔莎！』她叫着，推着身邊的人。『都走開吧，不是眞的！被打死了！……哈哈哈……不是眞的！』

娜塔莎把一隻膝蓋抵在椅子上，向母親彎着身體，抱住她，用意外的力量把她抱起來，

把她的臉轉過來對着她自己，並且緊貼着她。

『媽媽！……親愛的！……我在這裏，我親愛的媽媽，』她向她低聲說着，沒有一秒鐘的停止。

她沒有放開母親，親切地和她爭執着要了枕頭，水，把母親的衣服解開，扯開。

『我親愛的，……親愛的，……媽媽，……心愛的，』她不停地向她低語着，吻着她的頭、手、和臉，並且覺得自己的眼淚好像河流一樣不能約制地流下來，擦痒着鼻子和腮。

伯爵夫人緊握着女兒的手，閉了眼，安靜了一會。她忽然異常迅速地坐起來，獃獃地四顧着，看見了娜塔莎，開始盡力地摟抱她的頭。然後，她把女兒的因爲痛苦而顰蹙的臉扳過來對着她自己，在她的臉上看了很久。

『娜塔莎，你愛我，』她用輕輕的信任的低語說。『娜塔莎，你不會騙我嗎？你要向我說眞話嗎？』

娜塔莎把含淚的眼睛望着她，在她的眼睛和面孔上只有愛和求恕。

『我親愛的，媽媽，』她又說，鼓起着全部的愛的力量，要設法把那磨折她母親的悲哀的多餘移在她自己的身上。

她的母親，在她和現實的軟弱無力的鬪爭中，不相信，她的愛兒在人生的榮盛之年被殺死了，她還能活着，她又逃避現實到瘋狂的世界中去了。

娜塔莎記不淸那一天，那一夜，第二天，第二夜，是怎麼過去的。她沒有睡覺，也沒有離開她的母親。娜塔莎的固執的忍耐的愛，好像每一秒鐘都在各方面摟抱着伯爵夫人，這愛不像解釋，不像慰藉，卻像回生的呼喚。第三天夜裏，伯爵夫人安靜了一會，娜塔莎把頭支在椅臂上閉了眼。床響了一下，娜塔莎又睜開眼睛。伯爵夫人坐在床上低聲說話。

『我多麼高興呵，你來了。你疲倦了，要喝茶嗎？』娜塔莎走到了她的面前。『你長好看了，有男子氣了，』伯爵夫人握了女兒的手，繼續說。

『媽媽，您說什麼！……』

『娜塔莎，他沒有了，不在了！』於是抱了女兒，伯爵夫人第一次開始流淚了。

三

瑪麗亞公爵小姐展緩了行期。索尼亞和伯爵極力要代替娜塔莎，卻不能夠。他們看到，

只有她可以使她的母親避免顚狂的絕望。娜塔莎，形影不離地在母親身邊守了三個星期，睡在她房裏的躺椅上，使她喝水，使她吃飯，並且不停地向她說話，因爲只有她的溫柔的親愛的聲音可以安慰伯爵夫人。

母親的精神傷痛是不能痊癒的。彼恰的死奪去了她的一半的生命。彼恰死訊傳來時，她是一個有精神有氣力的五十歲的婦女，一個月後出房時，她已成爲半死的，對生活沒有興趣的老婦人了。但正是這個傷痛牠把伯爵夫人殺死了一半，這個新的傷痛，使娜塔莎回生了。

由於精神實體的割裂而有的精神傷痛，雖然似乎很奇怪，却是和身體傷痛一樣，會漸漸地復元的。正如同深的傷痛會痊癒傷口會長合，並且，精神傷痛，也和身體傷痛一樣，只有憑內部的顯著的生命力才可以完全復元。

娜塔莎的傷是這麽復元的。她以爲她的生命完結了。但她對母親的愛忽然向她指示，她的生命的要素——愛——還活在她心中。愛醒了。生命也醒了。

安德來公爵的末日，把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接合了在一起。新的不幸更使她們接近。瑪麗亞公爵小姐展緩了行期，在最近三個星期看護娜塔莎，好像是看護生病的小孩

一樣。娜塔莎在母親房中所過的最近的幾個星期損害了她的體力。

有一天下午，瑪麗亞公爵小姐注意到娜塔莎因爲發寒熱打顫，把她帶到自己的房裏，放在自己的床上。娜塔莎躺着，但當瑪麗亞公爵小姐放下百葉窗預備出去時，娜塔莎把她叫到自己面前來了。

『我不想睡。瑪麗，和我坐一會吧。』

『你疲倦了，睡睡看吧。』

『不，不。你爲什麼把我帶走？她要問到我的。』

『她好得多了。她今天說話很好，』瑪麗亞公爵小姐說。

娜塔莎躺在床上，在房間的半暗光線裏熟視着瑪麗亞公爵小姐的臉。

『她像他麽？』娜塔莎想。『是的，又像又不像。但她是獨特的，希奇的，全新的，未知的。她愛我。她心中有什麽？一切是良善的。但是怎麽樣的？她是怎麽想法？她對我是什麽看法？是的，她是極好的。』

『瑪莎，』她說，羞怯地把瑪麗亞公爵小姐的手拉到自己的面前。『瑪莎，你不要以爲我壞。不嗎？瑪莎，親愛的。我多麽愛你喲！讓我們做十足的，十足的朋友吧。』

於是，娜塔莎抱着她，開始吻瑪麗亞公爵小姐的手和臉。瑪麗亞公爵小姐又害羞又高興娜塔莎的這種情感表現。

從那天起，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之間建立了只有婦女之間才有的那種熱情的親切的友誼，——她們不斷地接吻，互相說親切的話，並且大部份時間在一起。假使有一個出去了，另一個便覺得不安，並且趕快地去和她在一起。她們倆在一起的時候，感覺到彼此之間更大的和諧，超過了她們分開的時候各人對自己所感到的和諧。她們之間有了一種比友誼還強的感情：這就是，只有彼此在一起才能生活的那種排他的感情。

有時她們幾小時不說話；有時，已經上了床，她們還開始說話，一直說到早晨。她們大都說到遙遠的過去。瑪麗亞公爵小姐說到她的幼年，她的母親，她的父親，她的幻想；而娜塔莎，從前泰然自若地不了解並且逃避這種信仰與順從的生活，基督徒捨己爲人的詩情，現在覺得她自己和瑪麗亞公爵小姐被愛結合在一起，她愛瑪麗亞公爵小姐的過去，並且了解她從前所不了解的生活的另一面了。她不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採用順從與捨己爲人，因爲她慣於尋找別種快樂，但她了解並且愛別人的這種爲她從前所不了解的美德。瑪麗亞公爵小姐，聽娜塔莎說到她的幼年和少女時代，也發現了她從前所不了解的生活的另一面；

相信生活和生活的快樂。

她們仍舊不說到他，在她們看來，是爲了不用言語破壞她們的崇高的心情；但對於他的這種沉默，使他們漸漸地不覺地忘掉他。

娜塔莎消瘦了，蒼白了，並且身體是那麽軟弱，以致大家都不斷地說到她的健康，而這卻使她樂意。但有時，她不但意外地感到死亡的恐怖，而且感到疾病，虛弱，及失去美麗的恐怖，她不覺地有時注意地察看自己的光胛膊，詫異牠的消瘦，或者早晨在鏡中注視她自己愁悶的、在她看來是可憐的面孔。她覺得這是應當如此的，同時又是可怕而可悲的。

有一次她快步地上樓，費力地喘着氣。她不覺地立刻想出下樓的理由，從下面又跑上樓，試驗着自己的氣力，觀察着她自己。

又有一次，她叫杜妮亞莎，她的聲音打顫。雖然聽到了她的脚步聲，她卻又叫了一聲——她用她素常唱歌時的胸音喊叫着，並且注聽着這個聲音。

她不知道這個，她也不會相信這個，但是從那在她看來是不可穿破的、遮蓋着她心靈的土層下邊，已經長出了纖細的嬌嫩的小草芽，牠一定要生根的，並且要用牠的有生機的芽那樣地遮蔭那壓倒她的悲哀，使這悲哀不久便看不見並且不被察覺。傷痛從內部在復

元了。

一月底，瑪麗亞公爵小姐到莫斯科去了，伯爵堅持要娜塔莎和她一同去請醫生療治。

四

在維亞倚馬（庫圖索夫在這裏不能壓制他的軍隊的擊潰，切斷，等等的願望）衝突之後，逃跑的法軍和追趕的俄軍的以後的運動一直到達克拉斯諾，都沒有會戰。這個逃跑是那麼迅速，追趕法軍的俄軍不能夠趕上他們，騎兵和砲兵的馬匹都損壞了，而關於法軍運動的消息總是不可靠的。

俄軍的兵士也因爲一晝夜四十俚的不斷的運動而那麼疲憊，不能走得再快了。

要了解俄軍消耗的程度，只須明白地了解這個事實的意義，就是在離開塔路齊諾之後的全部時間裏損失傷亡的兵不過五千人，損失被俘的兵不足一百人，俄軍離開塔路齊諾時是十萬人，到克拉斯諾時只有五萬人了。

俄軍追趕法軍的迅速運動，給與俄軍的損失，正如同逃跑給與法軍的損失一樣。而不

同之處，只在俄軍的運動是自動的，沒有懸在法軍頭上的那種滅亡的威脅，而法軍中落後的害病的兵是落在敵人的手中，落後的俄軍却是留在自己的國家。拿破崙的軍隊減少的主因是迅速運動，牠的無疑的證明便是俄軍一致的減少。

庫圖索夫的全部的活動，像他在塔路齊諾和維亞倚馬所做的，只注意在這一點上，就是盡他的權力，不阻止這個對於法軍是致命的運動，（像彼得堡和軍中的俄國將領們所希望的，）卻促進這個運動，並緩和自己軍隊的運動。

但在這一點之外，自從軍隊的迅速運動所引起的消耗和大量減少被判明以後，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使庫圖索夫緩和軍隊的運動並且等待時機。俄軍的目的是追趕法軍。法軍的路線是不知道的，因此，俄軍跟在法軍的後邊愈近，要走的路愈多。只有隔開相當距離，才能夠順最短的路線橫截法軍的曲折路線。將軍們所提出的一切的巧妙的策略，便是軍隊的運動，行程的加長，而唯一合理的目的卻在縮短這種行程，從莫斯科到維爾那的全部戰役中，庫圖索夫的活動總是注意在這個目標上，——不是偶然地，不是一時地而是繼續不斷地——他沒有一次改變過這個目標。

庫圖索夫不是憑理智或科學，而是憑他的全部的俄國的實質，知道並且感覺到每個

俄國兵所感覺的東西法軍被打敗了敵人在逃跑了並且一定要把他們趕出去但同時他和兵士們一樣地感覺到這種在速度和季節上是空前的行軍的一切困難。

但將軍們，特別是外籍將軍們，希望立功，使人驚異，並且爲了某種原故去擄獲某一公爵或國王，——這些將軍們似乎覺得，現在，在任何會戰都是可怕的沒有意義的時候，正是作戰並征服某某的時候。當他們先後地向庫圖索夫提出了調動那些衣履不全的、半受饑餓的兵士的計劃時，他只聳聳他的肩膀；這些兵士們在一個月之內沒有作戰就耗減到一半，他們在繼續奔跑的最好的條件下，在到達邊境之前，還要走比他們已經走過的更遠的路程。

這種立功、調動、擊破、切斷的渴望，在俄軍碰到法軍時，特別顯著。

在克拉斯諾是如此的，在那裏他們希望找到法軍的三個縱隊之一，卻碰上了率領一萬六千人的拿破崙本人。雖然庫圖索夫用了許多辦法來避免這個毀滅性的衝突，保護自己的軍隊，但俄軍的疲憊的兵士對於法國的潰散人羣的屠殺，在克拉斯諾繼續了三天。

托爾寫了作戰命令：die erste Colonne marschiert〔第一縱隊前進〕等等。並且和素常一樣，所發生的一切都不合乎作戰命令。孚泰姆堡的歐根親王在山上射擊逃跑經

過的法國兵，並且要求增援，增援卻沒有到。法軍繞路逃避着俄軍，夜間散開，藏在森林中，能向前跑的，都向前偷跑了。

米洛拉道維支說過，他不想要知道任何關於支隊中的軍需的事情；在需要他的時候，總是找不到他；他自命爲 chevalier sans peur et sans reproche〔無所畏懼無可責備的騎士〕，他愛和法國人談判，——他派了軍使去要求法國人投降，他浪費了時間，他沒有做出來命令他做的事。

『兒郎們，我把那個縱隊送給你們，』他騎馬走到軍隊前面，向騎兵指着法軍說。於是騎兵們，在幾乎不能運動的馬匹上，用馬刺和刀催打馬匹，在緊張努力之後，緩馳地跑到贈送給他們的縱隊前，即是，跑到凍傷的、冷麻木的、饑餓的法國人的羣衆前；送給他們的縱隊拋下武器投降了，這是他們早已想要做的。

在克拉斯諾，他們擄獲了二萬六千俘虜，幾百門大砲，和一根叫作元帥標的棍子，他們爭論誰在那裏立了功，並對於這個覺得滿意，但他們很惋惜沒有抓住拿破崙，或者至少是一個什麼英雄或元帥，他們爲了這件事互相責備，特別是責備庫圖索夫。

這些人，被他們的熱情所驅使，只是最悲慘的必然性法則的盲目工具；但他們認爲自

己是英雄以爲他們所做的事是最高貴的榮譽的事他們責備庫圖索夫說他從戰役的開始就阻止他們征服拿破崙；說他只想到滿足自己的情感，不想要從麻布工廠前進，因爲他在那裏舒服；說他在克拉斯諾阻止運動，因爲他聽說拿破崙在那裏便完全慌張失措了；說我們可以假定，他和拿破崙之間有勾結；說他被拿破崙收買了，㊀云云，云云。

不僅爲情感所驅使的當時的人都這麼說，——後代和歷史也認爲拿破崙 grand（偉大），而庫圖索夫被外國人認爲是狡猾、荒淫、衰弱、虛僞的老人；被俄國人認爲是不倫不類的人，是一種傀儡，只是因爲他的俄國名字而有用……

五

在一八一二年和一八一三年他們公然指責庫圖索夫的過錯。皇帝不滿意他。在一本新近由最高當局授意而著作的歷史裏㊁說到庫圖索夫是一個狡猾的在朝的說謊者，說

㊀原註：威爾遜日記。毛德附註：R. T. Wilson(1774—1849)是英國在俄軍司令部中的軍事委員(1812—14)，其日記出版於一八六一年。

㊁原註：保格大諾維支的一八一二年的歷史庫圖索夫性格和克拉斯諾會戰惡劣結果的批評。

他害怕拿破崙的名字，並且由於他在克拉斯諾和柏來西那的錯誤，他使俄軍失去了完全戰勝法軍的光榮。

這不是俄國的頭腦所不承認的那種偉人們（grands hommes）的命運，而是那些稀有的總是孤獨的人的命運，他們明白天意並且使個人的意志順從天意。羣衆的憎恨和輕視因爲他們洞察最高的法則而處罰他們。

俄國歷史家們，說來奇怪而可怕，以爲拿破崙——這個無關重要的歷史工具，他從來沒有在一個地方，甚至在放逐中，表現過人類的美德——以爲這個拿破崙是讚揚和醉心的對象，以爲他 grand（偉大）。庫圖索夫，這個人，從他在一八一二年的活動的開始直到結束，從保羅既諾到維爾那，沒有一次在行爲上和言語上改變宗旨，他是歷史上少有的、自我犧牲的榜樣，他在當時就認識事件的未來意義——庫圖索夫被他們當作一個不倫不類的可憐的人，說到庫圖索夫和一八一二年，他們總覺得有點可恥。

然而我們難以想像一個歷史人物，他的活動是那麼不變地繼續地向着同一單獨的目標。我們難以想像一個更有價值，更符合全民意志的目標了。我們更難在歷史上找到別的例子：說明歷史人物爲自己所定的目標、是像庫圖索夫在一八一二年全力以赴的目標

那樣地完全達到了

牲，說到他所要完成的和已經完成的：總之他不說到自己的任何事情，不裝模作樣，總是顯得他是最簡單、最尋常的人，說最簡單、最尋常的話。他寫信給他的女兒們，給斯塔葉夫人，讀小說，歡喜和美麗的婦女在一起，和將軍們軍官們，士兵們說笑話，從來不反對那些想要向他證明什麽的人。當拉斯托卜卿伯爵在雅烏薩橋騎馬跑到庫圖索夫面前，作私人的責備，說誰要負莫斯科毀滅的責任，並且說：『您怎麽保證說不打仗就不放棄莫斯科呢?』的時候，庫圖索夫回答說：『我不打仗是不放棄莫斯科的。』雖然，莫斯科已經放棄了。當阿拉克捷夫被皇帝派來說應該任命葉爾莫洛夫爲砲兵指揮時，庫圖索夫回答說：『是的，我自己也剛剛說了這話，』雖然他剛才所說的話是完全不同的。這和他有什麽關係，他在環繞他的愚昧的人羣之中，他是當時唯一了解事件全部重大意義的人，拉斯托卜卿伯爵把莫斯科的災害放在自己身上，或者推在他身上，這和他有什麽關係?任命誰做砲兵指揮，這更加不使他關心了。

庫圖索夫從來沒有說到四十個世紀在金字塔上向下看，㊀說到他爲祖國所受的犧

㊀ 毛註：這是拿破崙在埃及向軍隊所說的話。

這個老人，由於生活的經驗，獲得了這樣的信念，就是思想和表現思想的言語不是人類的推動力，他不但在這些場合裏，而且是不斷地，說出完全沒有意義的話——他心中最先想到的話。

但就是這個如此不注意自己言語的人，在他的全部活動中，沒有一次說過一個字違反他的唯一的目標，他在全部戰爭時間裏都是向着這個目標前進的。他顯然地，不覺地，在最不相同的環境中屢次表現他自己的思想，卻痛苦地確信別人不了解他。從保羅旣諾會戰時開始，他的意見就和周圍的人不同，只有他一個人說保羅旣諾會戰是勝利，他在口頭上，文字上，報告上重複這話，一直到死。只有他一個人說莫斯科的喪失不是俄羅斯的喪失。他對於勞理斯頓的和平提議，回答說，和平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是人民的意志；只有他在法軍退卻時說，我們所有的調動是不需要的，說一切都會自動地完成得比我們所希望的更好，說應該給敵人一座金橋，說塔路齊諾，維亞倚馬和克拉斯諾會戰都是不需要的，說應該有點兵力到達邊境，說他不願犧牲一個俄國人換十個法國人。

只有他，像別人對我們所描寫的，這個宮臣，他向阿拉克捷夫說謊，爲了討好皇上——只有他這個宮臣在維爾那討皇上的不歡，說遠在國境之外的戰爭是有害而無益的。

但並不僅僅是語言證明他那時了解事件的意義他的行爲——沒有絲毫的背離完全向着同一的目標這個目標有三方面（一）爲了和法軍的衝突而鼓起他的全部力量，（二）打敗法軍，（三）把他們趕出俄羅斯，盡可能地減輕人民和軍隊的痛苦。

他，這個遲疑者庫圖索夫，他的格言是『忍耐與時間，』他是決定性行動的敵人，他作了保羅既諾會戰他以無比的嚴肅爲這個會戰預作準備。他，這個庫圖索夫，在奧斯特理茲會戰之前，他說那個會戰將要失敗；在保羅既諾，雖然將軍們相信這個會戰是失敗的，雖然，在勝利的會戰之後，軍隊必須退卻，這是史無前例的，他卻一個人和大家相反，直到臨死還相信保羅既諾會戰是勝利。只有他一個人在法軍退卻的全部時間裏，堅持不作在當時是無益的會戰，不開始新的戰爭，不越過俄國的邊境。

現在，只要不把十多個人心中的目的看作羣衆活動的原因，就可以容易地了解事件的意義，因爲所有的事件和牠們的後果都橫陳在他們眼前。

但這個獨自違反衆意的老人，那時候怎麼能夠如此確實地察覺人民對於事件的意見，以致他在全部活動中沒有一次違反牠呢？

這種洞察正在發生的事件的意義的異常能力的根源，是在他所有的那種十分純潔

有力的民族的情緒中。

承認他有這種情緒，只是這種承認使得人民用那樣奇怪的方式，違反沙皇的意志，選出他這個失寵的老人做民族戰爭的代表。並且只是這種情緒，使他處在那種最崇高的人類的高位上，在這裏，他總司令，沒有把他的全部力量用在殺死人、毀滅人，卻用於拯救人、憐憫人。

這個簡單的謹愼的因而眞正偉大的人物，是不能合乎歐洲英雄的虛僞模型的，英雄是歷史所發明的、人們的假定的統治者。

在僕役看來，偉大的人，是不能夠有的，因爲僕役有他自己的關於偉大的概念。

六

十一月五日是所謂克拉斯諾會戰的第一天。傍晚的時候，在沒有帶兵到應去之處的將軍們已經有了許多爭執和錯誤之後，在副官們帶着許多矛盾的命令被派出之後，這時候已經明白了敵人在各處奔跑，會戰已經不可能有、並且不會有的了，這時候庫圖索夫離

開克拉斯諾到道不羅葉去了，總司令部在那天移到了那個地方。

那一天是明朗而嚴寒的。庫圖索夫乘了肥白的小馬，和一大羣隨從的、不滿意他的、在他背後低語的將軍們，來到道不羅葉。沿路有當天被擒的成羣的法國俘虜（這天他們被俘了七千人）擁擠着在營火邊烤火。離道不羅葉不遠，一大羣襤褸的，能有什麼就用什麼包紮着、纏裹着的俘虜在嗡嗡地說話，站在路上一長列卸下的法國大砲的旁邊。在總司令走近時，話聲便停止了，所有的眼睛都注視着庫圖索夫，他戴着有紅箍的白帽，塡絮的大衣在他的圓肩上隆起着，他在路上緩緩地前進着。將軍之中有一個人向他報告，大砲和俘虜是在什麼地方擄獲的。

庫圖索夫似乎是心神不定，沒有聽到將軍的話。他不快地瞇着眼，注意地固定地看着那些顯得特別可憐樣子的俘虜們。大部份法國兵的臉因爲凍腫的鼻子和腮變了面像，幾乎所有的人都有紅而腫的生眼屎的眼睛。

一羣法國兵正站在路旁，有兩個兵——其中之一臉上有許多傷痕——用手在撕一塊生肉。在他們向騎馬走過的人所注視的急瞬的目光中，在那個有傷痕的兵的惡意的表情中，有點可怕的獸性的東西，那個兵看了看庫圖索夫，立刻回轉頭繼續做着他的事情。

庫圖索夫注意地久久地看着這兩個兵；他更加皺着面孔，瞇着眼，思索地搖着頭。在另一個地方他注意到一個俄國兵，他笑着拍着法國兵的肩膀，親善地向他說着什麽。庫圖索夫又帶着同樣的表情搖着頭。

『你說什麽？』他問將軍。這個將軍繼續在報告，並且引總司令注意卜來阿不拉任斯克團前被奪得的法國軍旗。

『啊，軍旗！』庫圖索夫說，顯然是費力地離開他心中所注意的事情。

他心不在焉地環顧下一下。成千的眼睛在各方面望着他，等着他說話。

他停在卜來阿不拉任斯克團前，深深嘆了口氣，閉了眼睛。侍從中有人招手要拿軍旗的兵士們走來，把旗桿插在總司令的四周。庫圖索夫沉默了一會，顯然是勉強地服從着因爲他的地位而有的義務，抬起頭，開始說話。成羣的軍官們環繞着他。他注意地環顧了四周的軍官們，認識他們當中的幾個人。

『謝謝大家！』他說，先對着兵士，後對着軍官。在他四周的靜穆中，可以清晰地聽到他的緩緩地說出的言語：『謝謝大家的困難忠實的服務。勝利是完全的，俄羅斯不會忘記你們的。光榮永遠是你們的！』

他還顧着沉默了一會。

『低下來，把牠的頭低下來，』他向一個兵說。這個兵拿着一面法國鷹旗，偶然地把牠在卜來阿不拉任斯克軍旗的前面放低了。『再低一點，再低一點，就是這樣，嗚啦兒郎們，』他說，他的下頦向士兵們迅速地動着。

『嗚啦——啦——啦！』幾千個聲音吼着。

兵士們呼喊的時候，庫圖索夫在鞍子上躬着身體，垂着頭，他的眼睛發出溫順的好像是嘲諷的光芒。

『你們知道，弟兄們，』在聲音平靜時，他說……

忽然他的聲音和面部表情都改變了：那不再是總司令在說話，而是一個尋常的年老的人在說話，他顯然是想要現在向他的同伴們說一點最重要的事。

在軍官團體和士兵行列中有了行動，為了更清楚地聽到他現在所要說的話。

『你們知道，弟兄們。我知道，你們困難，但是沒有辦法！忍耐一會兒；不會很久的了。我們要送走了客人，那時候就休息。沙皇不會忘記你們的服務。你們困難，但你們仍然是在本國；他們呢——你們看見了他們弄到什麼樣子，』他指着俘虜說。『他們比最可憐的乞丐還

不如。在他們有力量的時候，我們沒有可憐他們，但現在我們可以可憐他們了。他們也是人。是嗎，兒郎們？』

他看着四周，在固執的、恭敬的、驚異的、向他注視的目光中，他看出了他們對他的言語的同情；他的臉因爲老年的和善的笑容而愈益明朗了，笑容在他的嘴角和眼睛上有了像星芒般的皺紋。他沉默着，好像是迷惑地垂了頭。

『但是究竟誰叫他們到我們這裏來的？這是他們應得的，這……這……』他忽然抬起了頭說。

他揮動了鞭子，在全部戰役中他第一次騎馬奔跑着離開高興地大笑的、呼吼『嗚啦』的、散亂的兵士行列。

庫圖索夫所說的話是兵士們未必了解的。沒有人能夠重述總司令的開頭是嚴肅的、而結尾是老年人的坦白的演說的內容；但這個演說的由衷的誠意不但被了解，而且正是老人的好心的咒罵所表現的那個偉大勝利的情緒，連同對於敵人的憐憫以及對於我們的理由正當的認識，也在每個兵士的心中，並且是用高興的好久不停的叫聲表現出來的。之後，有一個將軍問總司令是否要坐馬車，庫圖索夫回答時，意外地啜泣了一聲，顯然他是

在劇烈的興奮中。

七

十一月八日，克拉斯諾會戰的最後一天，軍隊到達宿夜地點的時候，已經天黑了。全天是無風的，嚴寒的，落着稀少的薄雪；傍晚時，天色明朗了。在雪花中可以看見暗紫色的星空，寒冷更加嚴烈了。

有一個步鎗團，——離塔路齊諾時是三千人，現在是九百人——是最先到達指定宿夜地點（大路上的一個村莊）的部隊之一。軍需們遇到了團，報告說所有的農家都被生病的已死的法兵、騎兵、和參謀人員們住滿了。只有一個農舍給團長住。

團長騎馬到了農舍。團走過村莊，在最末的農舍旁邊的路上架了鎗。

好像一隻巨大多肢的怪獸，這個團着手預備住處和食物。一部份的兵，在齊及膝蓋的雪中，散入村莊右邊的樺樹林中，立刻在森林中發出了斧伐聲，刀斬聲，斷枝的響聲和愉快的話聲；另一部份的兵在團的聚集在一起的車輛和馬匹的當中工作着，拿出鍋和餅乾，喂

馬食料；第三部份的兵分散在村莊裏，爲參謀人員們佈置住處，抬出農舍內的法兵死尸，拕出木板、乾柴、和屋頂的草去生火，拕出編籬作遮欄。

在村邊一家農舍的後面，有十五個兵，帶着愉快的叫聲，在扳搖倉屋的高籬牆，倉頂早已取下了。

『來，大家一齊，推！』許多聲音喊着，於是在黑暗中，沾雪的大牆壁帶着冰凍的聲音動搖了。下面的柱樁響聲愈益頻繁了，最後牆壁和推牆的兵士一同倒下來了。發出了高大的粗野的快樂的叫聲和笑聲。

『兩個人一陣抓拿一根杠子到這裏來！對了。你向哪里走？』

『哦，大家一齊……等一下，弟兄們！……唱一聲！』

大家沉默着，一個低微的天鵝絨般悅耳的聲音開始唱歌了。在第三句的末尾，在最後的音完結時，二十八的聲音同時地喊出：『嗚嗚嗚嗚！對了！大家一齊！要倒了，孩子們！……』

雖然有一致的努力，籬牆卻幾乎動也不動，在接連的沉默中可以聽到沉重的喘氣聲。

『哎，你們第六連的！鬼，魔鬼！幫一把力……我們也會幫忙的。』

走進村莊的第六連的大約二十八，參加了拕拆的人；於是大約五沙繩長一沙繩寬的

羅牆，在村莊的街道上向前移動了，牠傾斜着、壓着、並且劃破着喘氣的兵士的肩膀。

『走呀……倒了嗎，你在那裏……你爲什麽停哎哎……』

愉快的粗野的咒駡不停地說着。

『你們在幹什麽？』忽然一個曹長跑到拕東西的兵士們面前，用威權的聲音叫着。

『紳士們在這裏，將軍自己也在屋裏，你們這些鬼，鬼東西，惡棍。我要罰你們！』曹長喊叫，伸手打了第一個走到他面前的兵士的背。『不能聲音小一點嗎？』

兵士們沉默着。被曹長所打的兵士低聲哏着擦臉，他碰在羅牆上的時候把臉上碰出了血。

『看，那個鬼，打的好兒！把我滿臉打淌血了，』曹長走開時，他畏怯地低聲地說。

『你不喜歡嗎？』一個帶笑的聲音說；於是兵士們抑制着聲音向前走。

出了村莊，他們又照舊地大聲說話了，在話中夾着同樣的無目的的咒駡。

在兵士們所走過的農舍裏，聚集了高級指揮官，他們在吃茶時，熱烈地談到當天的事情和提出的明天的調動。提出了向左的側翼行軍，切斷『副王』並且擒捕他。

當兵士拕來了羅牆時，各方面已經燃起了煑飯的營火了。柴炸響着，雪溶化着，兵士們

的黑影子在所佔據的踏平了雪的地方各處走動着。

斧頭和廚刀在各方面工作着。沒有任何命令就做了一切的事情。夜間所需用的柴都拕來了，長官們的棚子都搭起來了，鍋已經在煑了，鎗和彈藥都放好了。

第八連拕來的籬牆半圓形地放在北邊，由鎗架撑着，在牠的前面生了一個營火。擊了歸營鼓，點了名，吃了晚飯，他們分散在火邊宿夜了——有的在補鞋，有的在吸煙斗，有的脫光了衣服在薰虱子。

八

似乎是，在當時俄軍所處的那些幾乎不可想像的、困難的生活情況裏——沒有暖靴，沒有羊皮襖，頭上沒有屋頂，在十八度[一]嚴寒的雪中，甚至沒有足夠的糧食（因爲糧食並不總是趕上軍隊）——兵士們會表現出最悲慘最喪氣的情形了。

正相反，在最好的物質情況中，軍隊也從來沒有表現過更愉快更活潑的景況了。這是

[一] 毛註：相當華氏零下八度。這是 Reaumur 溫度表。

因爲每天從軍隊裏去除了所有的開始喪氣的或衰弱的分子，身體上和精神上衰弱的人早已丟在後邊了：只留了軍隊的——在精神力量和身體力量兩方面的——菁華。

在遮了籬牆的第八連裏聚集的人最多。兩個曹長坐在他們一起，他們的營火比別的營火都明亮。他們把搬柴作爲坐在籬牆下的權利。

『哎，馬凱夫，你這狗蛋，你怎樣……你是丟了？還是狼把你吃了嗎？搬點柴來呀，』一個紅臉紅髮的兵喊叫着。因爲煙氣瞇着眼、睞着眼，但他卻沒有離開火邊。

『你是烏鴉，搬點柴來，』這個兵向另一個人說。

這個紅髮的人既不是軍曹，也不是上等兵，而是一個康健的兵，因此他命令比他弱的人。一個瘦小尖鼻子的被稱爲烏鴉的兵順從地立起來，正要去執行命令；但在這時候，一個瘦瘦的美麗的年輕的兵已經帶了一担柴走到火光裏來了。

『放這裏來。好極了！』

他們折斷了木柴，壓在火上，用嘴吹着，用衣襟煽着，於是火燄發出嗞嗞聲和爆裂聲。兵士們湊上前，吸着了煙斗。搬柴的年輕美麗的兵把手叉在腰旁，開始把凍殭的腿迅速靈活地在地上踏着。

『啊，媽媽呀，露是冷的，但是清澄的，做步兵也好呀……』他唱着，似乎是在每個音節上打着呃。

『哎，鞋跟要飛走了！』紅髮的兵喊叫着，他看到跳舞者的鞋跟鬆脫了。『他多麼歡喜跳舞呀！』

跳舞的人停止了，撕掉鬆脫的皮跟，抛到火裏去了。

『好，老兄，』他說；他說他坐下來，從背囊中取出了一塊法國藍布，開始裹他的脚。『是水氣弄壞的，』他說，把脚向火伸着。

『他們馬上就要發給我們新的了。據說，我們殺完了他們，那時候我們都有雙份的東西了。』

『哦，那個婊子兒彼得羅夫，還是落後了，』曹長說。

『我早就注意到他了，』另一個說。

『呵，可憐的兵……』

『他們說，第三連昨天少了九個人。』

『呵，沒有關係，但是脚凍了，怎麽走呢？』

『哎，廢話！』曹長說。

『你也想要那樣嗎？』一個老兵說，他譴責地轉向那個說凍脚的人。

『你覺得怎樣呢？』那個被人叫作烏鴉的尖鼻子的兵，從火那邊忽然坐起來，用尖銳打顫的聲音說。

『胖的人，便這樣的變瘦；瘦的便死了。把我帶去吧！我沒有勁了，』他忽然堅決地轉向曹長說；『吩咐他們送我進醫院吧；我全身風濕痛，我一定要落伍了……』

『夠了，夠了，』曹長鎮靜地說。

這個兵沉默着，談話繼續着。

『今天抓住的法國人不少哦；老實說，他們沒有一個人有像樣的鞋子，只有空名呵，』一個兵開始說新的話題。

『卡薩克兵把靴子都脫去了。他們替上校在打掃屋子，把他們抬出去了。看起來多可憐呵，弟兄們，』跳舞的兵說。『他們把他們翻過身來有一個還是活的，你相信吧，用他自己的話嘰咕着什麽。』

『但他們是清潔的人民，弟兄們，』第一個兵說。『他是白的，啊，像樺樹皮那樣白，他們

有的是很好的，可以說，他們是高貴的人。』

『你覺得怎樣呢？他們是從各種職業裏徵來的。』

『他們完全不懂我們的話，』跳舞的兵帶着迷惑的話聲說。『我向他說：「你是哪一個皇帝的人民，」但他只嘰咕着他們的話。奇怪的人！』

『這是奇怪的事情，弟兄們，』這個對他們的白色表示驚異的兵繼續說，『在莫沙益斯克的農人說，在打仗的地方掩埋死尸的時候，你知道，啊，他們的死尸在那裏躺了快有一個月了。農人說他們躺在那裏，同白紙一樣地乾淨；連一股火藥煙那樣多的臭味也沒有。』

『那末，是凍死的嗎？』有一個兵問。

『你這樣聰明哦！凍死的！天氣是暖和的。假使要是因爲冷，我們的人也不會腐爛了。他說，但是，你走到我們的人那裏，他們都腐爛生蛆了。他說，所以，我們用手巾紮着鼻子，歪着頭，把他們拖開；我們受不了哦。他說，但是他們的死尸，同紙一樣白；連一陣火藥煙那樣多的臭味也沒有。』

大家都沉默着。

『一定是因爲他們的食物，』曹長說，『他們吃紳士的食物。』

沒有人辯駁他。

『那個在莫沙益斯克的打仗的地方的農民說，從十個村莊上找來了許多人，送了二十天，還不能把所有的死尸送完。那些狠，他說……』

『那才是眞正的會戰，』一個老兵說。『只有這一次是値得記住的；後來的一切……只是使人民痛苦。』

『呵，老伯，前天我們向他們那裏跑，眞的他們不讓我們近身。他們快快地拋了鎗，跪下了。他們說——饒命。這還只是一個例子。他們說卜拉托夫抓住了波利昂㊀兩次。但是他不知道呪語。他抓住了，抓住了：不是的，他在他的手裏變成了雀子飛走了，飛走了。要殺他也沒有方法。』

『基塞列夫，你最會說謊；我要學你了。』

『怎麽說謊，是眞正的事實。』

『假使他落在我手裏，我抓住了他，把他埋在土裏。用白楊的棍子結果他。他毀滅了那麽多的人。』

㊀兵士口中拿破崙之訛。

『總之，我們要使他完結了，他不會再來的了，』老兵打着呵欠說。

話聲沉默了，兵士們開始睡下了。

『看星星，好極了，多麽明亮！可以說，是老婦人們放開了他們的麻布衣裳，』一個兵嘆賞着天河說。

『弟兄們，這是表示明年有好收成呵。』

『還要加一點柴。』

『你烤脊背，肚子結凍了。奇怪呵。』

『主呵！』

『你推什麽——火是爲你一個人的嗎？看……他伸開腿了。』

在漸漸來到的靜穆中可以聽到幾個睡着的人的鼾聲；其餘的人轉動着身子烤火，偶而交談着。遠處百步之外的營火邊傳來了大家的快樂的笑聲。

『第五連的人在笑了！』一個兵說。『好多人呵！』

有一個兵站起來，走到第五連那裏去了。

『那麽多笑聲呵，』他回來時說。『來了兩個法國人。一個凍狠了，另一個那麽胆子大！

他在唱歌。』

『啊，……啊！我去看看……』

於是有幾個兵到第五連去了。

九

第五連露宿在森林的旁邊。一個巨大的營火在雪中明亮地燃燒着，照亮了冰雪沉重的樹枝。

第五連的兵士半夜裏聽到了森林裏的脚步和樹枝的響聲。

『弟兄們，熊呵，』一個兵說。

大家抬起頭來聽，有兩個服裝奇怪的人，互相扶持着，從森林裏走進明亮的火光裏。

這是兩個藏在森林中的法國人。他們啞聲地用兵士們聽不懂的語言說着什麽，走到營火那裏。一個身材較高，戴着軍官帽子，似乎很疲乏了。到了火邊，他想坐下來，卻跌倒在地上了。另一個矮小結實的，頭上紮着披巾的兵，力氣大一點。他扶起他的同伴，指着自己的嘴，

說着什麼。兵士們圍繞了法國人，替那生病的在地上墊了一件大衣，替他們拿來了麥粥和服得卡酒。

疲乏的法國軍官是拉姆巴；紮披巾的是他的侍從兵莫來。

當莫來喝完了服得卡酒、吃完一碗粥時，忽然反常地快活起來了，不斷地向不懂他的話的兵士們說着什麼。拉姆巴不要吃食物，沉默地把頭支在胛膊上，躺在火邊，把茫然的紅眼看着俄國兵。有時他發出冗長的呻吟，然後又沉默着。莫來指着他的肩膀，要兵士們明白，他是一個軍官，應該烤火的。一個走到營火前的俄國軍官，派人去問上校，是否要把法國軍官帶到他們屋裏去烤火；在去的人回來說上校命令把軍官帶去時，他們告訴了拉姆巴要他去。他立起來想走，但他搖蕩着，若不是一個站在附近的兵扶住他，他便倒下來了。

『怎麽？你不再跌一次嗎？』一個兵嘲笑地映了映眼向拉姆巴說。

『哎，呆瓜！不要說無聊的話！是個農民，眞正的農民！』各方面在譴責這個說笑話的兵。

他們圍住了拉姆巴，把他放在兩個兵的交叉的胛膊上，抬進了農舍。拉姆巴把雙臂抱住兩個兵的頸子。當他們抬起他，他可憐地說：

『Oh, mes braves, oh, mes bons, mes bons amis! Voilà des hommes! oh,

mes braves, mes bons amis!（啊，我的好漢們，噢，我的好朋友，我的好朋友！這些人是好人！我的好漢們，我的好朋友！）』像小孩一樣，他把頭靠在一個兵士的肩膀上。

這時，莫來坐在最好的地方，被兵士們圍繞着。

莫來，這個有腫起的流淚的眼睛的，矮小結實的法國人，照農婦的樣子用披巾連帽子紮着，穿了一件女外衣。他顯然是喝醉了酒，用手抱住一個坐在他身邊的兵，用沙啞的破碎的聲音唱着法國歌。兵士們捧着肚子看着他。

『哦，哦，教我，好不好？我馬上就會唱了。怎麼唱？……』一個會唱歌的，愛說笑話的，被莫來抱住的兵士說。

Vive Henri quatre,（亨利四世萬歲！）

Vive ce roi vaillant!（這勇敢的王萬歲！）莫來映着眼睛唱。

Ce diable à quatre（這個魔鬼有四……）

『李四玩水！要幹的玩水！這個沒有四……』這個兵揮着手臂重複着，果然學會了這個調子。

『好哇！號——哈——哈——哈！……』各方面發出粗野的高興的笑聲。

莫來皺了皺眉，也笑了。

『好，再唱，再唱！』

Qui eut le triple talent,〔他有這三能：〕

De boire, de battre,〔喝酒，打仗，〕

Et d'être un vert galant 〔並做情人〕……

『這個也唱得好。來呀，來呀，薩列他耶夫！……』

『大……』薩列他耶夫費力地唱着『大要……』他費力地翹起嘴唇拕長聲音，『這三輪，好呌，大張，並左輕人，』他唱。

『啊，好極了！就像法國人一樣！噢……哈哈哈！那麼還想吃一點嗎？』

『給他一點粥吧；餓了之後，不能馬上吃飽的。』

他們又給了他一點粥；莫來笑着吃第三碗。快樂的笑容留在所有的向莫來看着的、年輕兵士們的臉上。老兵認為注意這種無意義的事是不相宜的，躺在營火的另一邊，但有時用胛肘支起身體，微笑着看看莫來。

『他們也是人，』他們當中一個用大衣裹着身體的人說。『就是艾也是在根上生長

的哦』

『啊！主啊，主啊！星好亮呵，好極了！要有大冷了……』

大家都沉默着。

星辰似乎知道現在沒有人看牠們，在黑暗天空中嬉戲着，時而發亮，時而昏暗，時而閃動，他們彼此之間匆忙地在低語着什麽快樂的神秘的話。

十

法軍按照數學級數的一定的比率溶化着。渡柏來西那河（關於這事有了很多著作），只是法軍崩潰的一個中間階段，決非這個戰役中決定性的插曲。假若關於柏來西那寫過並且還在寫很多的著作，在法國方面這只是因爲，法軍先前經常地所遭受的災難，在這裏，在柏來西那破橋上，忽然集聚在片刻之間，成爲一個悲劇的景狀，這景狀留在每個人的記憶中。在俄國方面，關於柏來西那寫了說了很多，只是因爲在遠離戰爭舞台的地方，在彼得堡做了一個在柏來西那河的戰略圈套中擒獲拿破崙的計劃（又是卜富爾作的。）大家

都相信實際上所要發生的一切都會和計劃中的完全一樣，因此堅持說正是橫渡柏來西那河消滅了法軍。事實上，橫渡柏來西那河的結果，在武器和俘虜的損失上，照數字所表示的，對法軍的危害，遠不如克拉斯諾的會戰。

渡柏來西那河的唯一的意義是在這裏，就是，這個橫渡顯然地無疑地證明了，一切的切斷敵人歸路的計劃是錯誤的，庫圖索夫所要求的唯一可能的行動——只是追趕敵人——是正確的。法軍的羣衆以繼續增加的速度逃跑着，用一切的力量去要達到這個目標。法軍像一隻受傷的野獸那樣地逃跑着，不能在路上停留。證明這個的，與其說是渡河的佈署，毋寧說是在橋上的運動。在橋已經破壞時，沒有武器的兵，莫斯科的居民，法軍運輸列車上的婦女和小孩，都在惰力的支配下，沒有投降，卻向前跑上船，跑到結冰的水裏去了。

這種急衝是理所當然的。跑的人和追的人的境況是同樣地惡劣的。逃跑中的每個人，和自己的同伴在一起的時候，可以希望得到同伴的幫助，和他在同伴當中的確定地位。投降了俄軍，他還是在同樣的不幸的境況中，但在生活必需品的分配上便處於低級的地位了。法國人不需要知道關於半數俘虜死於飢寒的眞實消息，他們覺得這是沒有別的辦法的，俄國人雖然希望救這些俘虜，卻不知道如何是好。最有憐憫心的俄國指揮官，和愛好法

國人的人，和在俄軍中服務的法國人，對於俘虜們沒有一點兒辦法。法國人死於災難。俄軍也遭到這種災難。要奪去飢餓的有用的、兵士們的糧食和衣服，去給雖然是無害的，不被恨的，無罪的，然而是完全無用的法兵，是不可能的。有些俄國人甚至這麼做了；但他們是例外。

後面是確實的滅亡；前面是希望。已經是破釜沉舟了；除了同陣逃跑，沒有別的安全辦法了，法軍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這同陣逃跑上。

法軍跑得愈遠，賸餘下來的愈可憐（特別是在柏來西那以後，由於彼得堡的計劃，俄國人對柏來西那寄托了特別的希望，）而彼此責備的、特別是責備庫圖索夫的俄國將領們的情緒是愈熱烈。他們認為彼得堡的柏來西那計劃的失敗是由於庫圖索夫，因此，對他的不滿、輕視、和嘲笑，表現的愈益強烈了。嘲笑與輕視，不用說，是以恭敬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使庫圖索夫也不能問，為什麼他們要責備他。他們沒有向他認眞地說；他們在向他報告，請他決斷時，做出了是在完成不幸的儀式的樣子，但在他背後睞眼，極力要在每一個步驟上欺騙他。

所有的這些人，正是因為不能了解他，才認為和這個老人說話是沒有用的；認為他永遠不會了解他們的計劃的周密；認為他要用一個關於金橋的空話（他們覺得這只是空

話）回答他們，他要說到帶一羣流氓越過國境是不可能的，云云。他們已經聽過他說過一切。他所說的一切，例如，必須等候給養，兵士沒有靴子，這一切都是那麽簡單，而他們所提出的一切是那麽複雜而聰明，以致他們顯然覺得，他是又老又愚蠢，而他們是無權的天才的將領。

尤其是在光榮的海軍大將彼得堡英雄維特根示泰恩加入了軍隊之後，這種態度和參謀部的流言達到了最高的限度。庫圖索夫看到了這個，他只嘆着氣，聳聳肩膀。只有一次，在柏來西那之後，他發了脾氣，寫給單獨向皇上啓奏的別尼格生一封如下的信：

「由於您的疾病發作，請閣下接到此信時，就到卡盧加去，在那裏候皇帝陛下的命令和任命。」

但在別尼格生離開後，康斯丹淸·巴夫洛維支大公到軍中來了，他在戰役的初期曾經參與軍事，但後來被庫圖索夫從軍中調走了。現在大公來到軍中，向庫圖索夫說到皇帝不滿意俄軍的微小的勝利和運動的遲緩。皇帝打算日內親自到軍中來。

這個老人對於朝事和戰事是同樣有經驗，這個庫圖索夫，在本年八月，不合皇帝的意思被選爲總司令，他把皇儲大公從軍中調走，他憑自己的權力，違反皇帝意志下令放棄莫

斯科，這個庫圖索夫，現在立刻明白了他的盛時已經過去了，他的角色已經扮演過了，而且他的假定的權力已經沒有了。他不是單憑朝廷的態度明白了這一點。一方面他知道他在其中担任過角色的戰爭已經完結了，覺得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另一方面，他同時開始感覺到老邁身軀的體力疲乏，和身體休息的必要。

十一月二十九日，庫圖索夫進了維爾那——他的親愛的維爾那，像他所說的。在他的服務期間，庫圖索夫做過兩次維爾那省長。在富庶的完整的維爾那，在他久不享受的生活安適之外，庫圖索夫還找到了舊友與回憶。他忽然脫離了一切軍事和政事的操勞，在他四周的沸騰的情緒所許可的範圍之內，浸沉在平靜的習慣的生活中，似乎歷史領域中所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齊恰高夫，最熱心的切斷主義者和擊潰主義者之一，齊恰高夫，他起初想要在希臘，後來想要華沙作牽制的誘擊，但從來不想要到派他去的地方去，齊恰高夫，以他對皇帝談話的大胆而著名，齊恰高夫，他認爲庫圖索夫受過他的恩惠，因爲他在一八一一年未讓庫圖索夫知道就被派遣去和土耳其訂立和約，並且發現和約已經訂立時，他在皇帝面前承認訂立和約的功勞屬於庫圖索夫；這個齊恰高夫在庫圖索夫所要住的維爾那的城堡中最

先遇見了庫圖索夫。齊恰高夫穿海軍常服，佩短劍，把帽子夾在腋下，把防地報告和城市的鑰匙遞給了庫圖索夫。那種青年對於昏庸老人的輕視而又恭敬的態度，極度地表現在齊恰高夫所有的舉止上，他已經知道了庫圖索夫所受的譴責。

和齊恰高夫談話時，庫圖索夫順便提到，他的在保鋭索夫被奪的裝運瓷器的許多車輛還是完好的，並且要交還給他的。

『C'est pour me dire que je n' ai pas sur quoi manger……Je puis au contraire vous fournir de tout dans le cas même où, vous voudrez donner des dîners,「你的意思是說我沒有吃飯的器具……但相反，我能爲你預備一切的餐具，甚至使你想要舉行宴會」』齊恰高夫生氣地說，希望用每一個字證明自己的正確，因此以爲庫圖索夫也被同樣的希望所激動。庫圖索夫笑出狡猾的洞察的笑容，聳了聳肩，回答說：

『Ce n'est que pour vous dire ce que je vous dis.「我只是向你說我所說的話罷了」』

庫圖索夫，違反皇帝的意志，把大部份的軍隊駐紮在維爾那。據他身邊的人說，庫圖索夫住在維爾那時，是異常地疏懈，而且身體衰弱。他勉強地主持軍務。把一切交付給他的將

軍們過着放蕩的生活，等候着皇帝。

皇帝在十二月七日帶了隨從——托爾斯泰伯爵，福爾康斯基公爵，阿拉克捷夫和其他的人，——離開彼得堡，在十二月十一日到達維爾那，坐着旅行橇車，一直抵達城堡。雖然嚴寒，在城堡外邊，卻站着上百的穿全副禮服的將軍們和參謀人員，和塞妙諾夫團的榮譽衛隊。

三匹汗馬的橇車上的專使在皇帝之前跑到城堡，喊叫『駕到！』於是考諾夫尼村跑到門廊去報告在守門人的小房間裏候駕的庫圖索夫。

一分鐘後，穿全副禮服的，胸前佩帶許多勛章的，腰上繫着綬帶的老人的胖大身軀蹣跚地走上台階。他把帽子邊簷向兩旁地㊀戴在頭上，手拿着手套，困難地，斜步地，走下台階，走到他們一起去了，他在手中拿着預備呈給皇帝的報告。

有人跑來跑去，低語着，又有一輛狂猛地飛奔的三馬橇車，於是大家的眼睛都注視在一輛快要來到的橇車上，已經可以看見車上的皇帝和福爾康斯基的身子了。

㊀毛註：這一句，很可原諒地，迷惑了許多翻譯人。捲邊帽叫做三角帽，但在亞力山大時，實際上是兩個邊簷的捲邊帽，戴時，邊簷可以向前後或兩旁，隨情形而定。

由於五十年的習慣，這一切在生理上對老將軍發生了興奮的作用。他焦急地匆忙地摸自己的身子，戴正了帽子，在皇帝下了車向他抬起眼睛的時候，他振作了精神，挺直着身軀，遞了報告，用平穩的奉承的聲音說話。

皇帝用迅速的目光向庫圖索夫從頭到脚瞥了一眼，把眉皺了片刻，但立刻又壓制了自己，走上前，伸開胛臂，抱老將軍。又是由於舊的習慣的作用，由於他的內心的思想，這摟抱照例地感動了庫圖索夫：他啜泣了一聲。

皇帝問候了軍官們和塞妙諾夫團的衛隊，又和老人握了一次手，便和他一同走進了城堡。

和總司令單獨在一起時，皇帝表示了他不滿意追趕的遲緩，在克拉斯諾和在柏來西那的錯誤，並且表示了他對於未來的國外遠征的意見。庫圖索夫沒有回答，也沒有表示意見。七年之前在奧斯特理茲戰場上聽皇帝的命令時的同樣的、順從的、茫然的表情現在又露在他的臉上了。

當庫圖索夫走出書房，垂着頭，用沉重的、搖擺的步伐走過客廳時，有誰的聲音叫住了他。

『殿下，』有人說。

庫圖索夫抬起頭，久久地看着托爾斯泰伯爵，他用銀碟子托着一件小東西，站在他面前。庫圖索夫似乎不明白要他做什麽。

他似乎忽然想了起來；一抹幾乎察覺不出的笑容在他的胖臉上閃過，他低低地恭敬地鞠躬之後，拿起了碟子上的東西這是一等聖・喬治勳章。㊀

十一

第二天，大元帥舉行宴會和跳舞會，皇帝惠然光臨了。庫圖索夫獲得了一等聖・喬治勳章，皇帝向他表示了最高的敬意；但皇帝對總司令的不滿是人人共知的。禮節是被遵守了；皇帝做了第一個例子；但大家都知道這個老人有過錯，他沒有一點用處。在跳舞會中當庫圖索夫按照葉卡切鋭娜女皇朝代的舊習，在皇帝進舞廳時，命令把奪得的軍旗放在皇

㊀毛註：這個勳章是一七六九年制定頒給特殊戰功的，第一級是很高的榮譽，很少頒發，這是緞帶上的一顆星和一個十字架。

帝的脚下的時候，皇帝不悅地皺了眉，並且低聲說了一句話，有人聽到了幾個字是：『老喜劇家。』

皇帝對於庫圖索夫的不滿，在維爾那特別增加了，因爲庫圖索夫顯然不想要或者不能夠了解當前戰役的意義。

第二天早晨，皇帝向聚集在他身邊的軍官們說，『你們不但救了俄國，而且救了歐洲』——這時候大家便已經知道戰爭還沒有完結。

只有庫圖索夫不想要了解這一點，並且公然表示自己的意見，說新的戰爭不能改善俄國的地位，增加俄國的光榮，卻只會損壞牠的地位，減少牠現在所有的，在庫圖索夫看來是最上的光榮。他極力向皇帝證明徵集新軍隊的不可能；說到人民的痛苦的情況，失敗的可能等等。

持着這種態度，大元帥自然只顯得是當前戰爭的阻礙和拖累了。

爲了避免和老人衝突，自動地出現了一個辦法，就是像在奧斯特理茲對他那樣，和在戰爭開始時對巴克拉那樣，不驚動他，不向他說明，撤去總司令的實權，交給皇帝自己。

按照這個目標，司令部漸漸改組了，庫圖索夫司令部的實權全部沒有了，移轉給皇帝

了。托爾考諾夫尼村，葉爾莫洛夫受了新的任命。大家都公然地說，大元帥很衰老並且健康損壞了。

爲了把他的地位讓給代替他的人，他的健康不得不壞。確實他的健康是不好了。

正如同庫圖索夫那樣自然地、簡單地、漸漸地離開土耳其，出現在彼得堡的財政部裏徵集民團，後來正在需要他的時候出現在軍隊裏一樣，現在當庫圖索夫的角色已經扮演完畢時，在他的地位上同樣地、自然地、簡單地、漸漸地出現了一個新的必要的演員。

一八一二年的戰爭，在牠的爲俄國人心所重視的國家意義之外，還應有另一個——歐洲的——意義。

在各國人民的從西到東的運動之後，接運着還應有各國人民的從東到西的運動，爲了這個新的戰爭，必須有一個新的領導人，他要有和庫圖索夫不相同的特質、見解、並且爲別的動機所推動。

爲了各國人民的從東向西的運動，爲了恢復各國疆界，亞力山大一世是不可少的，正如同爲了俄國的拯救與光榮，庫圖索夫是不可少的。

庫圖索夫不了解：歐洲，均勢，和拿破崙是什麼意義。他不能夠了解這個，在敵人被消滅，

俄國被解放並且達到光榮的頂點時，對於俄國人民的代表，作爲俄國人民之一，是無事可作了。除了死，沒有事情要民族戰爭的代表去做了。於是他死了。

十二

這種事往往是有的，彼挨爾直到事過境遷的時候，才感覺到他在囚禁期中所受的身體磨折和緊張的影響。在他被解放之後，他去到奧來爾，在他到達的第三天，當他準備到基也夫去的時候，他生了病，在奧來爾躺了三個月；據醫生們說，他是患胆熱病。雖然醫生替他治療，替他放了血，給他吃藥水，他仍然復元了。

彼挨爾從解放時到生病時所發生的一切，在他的心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印象。他只記得灰色的、陰暗的、忽雨忽雪的天氣，內部的生理的愁悶，脚上和腰上的疼痛；記得人們的不幸和痛苦的一般印象；記得審問他的將軍們和軍官們的好奇心使他不安，他自己尋覓車馬的費勁；尤其是，記得他自己在那時候不能有思想和感覺。在他被解放的那一天，他看見了彼恰．羅斯托夫的尸身。他在同一天知道安德來公爵在保羅旣諾會戰之後還活了

一個多月，直到不久之前才在雅羅斯拉夫死在羅斯托夫家的屋子裏。在皆尼索夫向彼挨爾說了這個消息的同一天，他還提到愛倫的死，以爲彼挨爾早已知道了這個消息。當時彼挨爾只覺得這一切都奇怪。他覺得他不能了解這一切消息的意義。他那時只急忙着趕快離開這些人類互相屠殺的地方，到一個安靜的躲避處，在那裏恢復精神，休息一下，並且思索他在這時所知道的這一切奇怪新鮮的事情。但他剛到奧來爾，便生病了。在他病後恢復神志時，彼挨爾看到身邊有兩個從莫斯科來的僕人，——切任齊和法西卡——和最大的公爵小姐，她住在他的葉爾次田莊上，聽到他的釋放和生病，來照顧他的。

在恢復健康的時候，彼挨爾才漸漸地失去他在過去幾個月中他所習慣的印象，並且漸漸地習慣着這個印象，就是，明天沒有人再把他向什麼地方趕了，沒有人奪去他的溫暖的床，他一定會吃到午飯，茶，和晚飯。但仍然有好久的時候，他在夢裏，看見他自己是在囚禁的情況中。彼挨爾是同樣漸漸地明白了他在獲釋之後所知道的消息：安德來公爵的死，妻子的死，法軍的毀滅。

一種高興的自由之感——那種完全的、不可缺少的、人類原有的自由，他在出莫斯科後的第一個休息站上，第一次感覺到牠的意義，——在他的復元期間充滿了彼挨爾的心。

他詫異這種和外在環境無關的內心自由，現在似乎把外在自由作爲牠的多餘的華麗的裝飾了。他是獨自住在一個陌生的城裏，沒有相識的人。沒有人要求他什麼；沒有人送他到什麼地方去。他所想要的東西都有了；從前不斷地苦惱他的關於妻子的思想，不再有了，因爲她也沒有了。

『呵，多麼舒服！多麼好哦！』當別人把一個鋪了清潔台布的桌子和噴香的肉湯送到他面前時，或者當他夜間躺在柔軟清潔的床上時，或者當他想起妻子和法軍都不在時，他便向自己這麼說。『啊，多麼舒服，多麼好哦！』他由於舊習慣，向自己發問：『那末，還有呢？我要做什麼呢？』他立刻回答自己說：『沒有什麼。我要生活。啊，多麼好哦！』

從前使他苦煩的、他所繼續尋找的生活目標，現在，他覺得，已經不存在了。那個被尋找的生活目標現在不是偶然地不存在，不是現在一時不存在，他覺得這個目標是沒有的，並且是不可能有的。這種目標的缺如，給了他那種完全的高興的自由之感，這感覺現在構成了他的幸福。

他不能夠有目標，因爲他現在有了信仰——不是信仰任何法則，或文字，或思想，而是，信仰永生的永遠明顯的上帝。以前他在他自己所定的目標中尋求上帝。尋求這個目標只

是尋求上帝；在他的囚禁期間，他不是憑文字，不是憑理論，而是憑他的直接的感覺，忽然知道了他的老保姆從前向他說過的話：上帝是在這裏，在那裏，在一切的地方。在囚禁期間，他知道卡拉他耶夫心中的上帝比共濟會會員們所承認的「宇宙建築者」的上帝是更偉大，更無限，更難理解。他感覺到那樣的心情，好像一個人在他張起眼睛注視遠處的時候，卻在他的脚下找到了他所尋求的東西。他在全部的生活中，是從四周的人頭上看着別的地方，然而他並不須張起眼睛，只要看他自己的面前就行了。

從前他不能在任何東西裏面看到那偉大的，難理解的，無限的東西。他只覺得那東西一定在什麽地方，並且尋找着這東西。在一切的眼前的可解的現象中，他只看到有限的，渺小的，平凡的，無意義的東西。他裝備了智慧的望遠鏡，觀察遠方，在那裏，那渺小的、平凡的、藏在濛濛遠處的東西，只是因爲牠不能清楚地看見，在他看來是偉大的，無限的。他覺得歐洲生活，政治，共濟主義，哲學，慈善，是這樣的。但甚至在那時，在他認爲是自己軟弱的時候，他的智慧看清了這個遠處，在那裏他看到了那同樣渺小的平凡的無意義的東西。然而現在他學會了在一切之中看見偉大的、永久的、無限的東西，因此，自然而然地，爲了看到這個，爲了享受這種觀察，他拋棄了一直到現在從人頭上觀察遠方所用的望遠鏡，高興地觀察他身

邊的永久變化的、永久偉大的、難理解的、無限的生活。他看的愈近，他愈是心安而幸福。從前破壞他的一切智力建築的、可怕的問題：「爲什麽？」現在對於他是不存在了。現在，對於這個問題——爲什麽？在他心中總是預備了這個簡單的回答：因爲有上帝，這個上帝，沒有他的意志人的頭上不會落下一根髮絲。

十三

彼挨爾在外表的舉止上幾乎沒有改變。在外貌上他還是和從前一樣。和以前一樣，他精神渙散，似乎不關心眼前的事情，只注意自己的特別的事情。他從前的和現在的情形的差別在此：從前當他忘記面前的事情或者他所聽的話時，他便痛苦地皺着額頭，好像是試圖而又不能辨別出離他很遠的東西。現在他同樣地忘記他所聽到的話，和他面前的東西，但現在他帶着幾乎察覺不出的、好像是嘲諷的笑容注視他面前的東西，傾聽他所聽到的話，雖然，他顯然看見了、聽到了全然不同的東西。從前他似乎是好心腸的然而不幸的人：因此人們不覺地疏遠他。現在，生活喜悅的笑容不斷地掛在他的嘴邊，他的眼睛裏射出了對

人們的同情，和這個問題：他們是和他一樣地滿足嗎？並且人們在他面前覺得舒服。

從前他說話很多，當他說話時，他便激動，並且很少聽人說話。現在他很少說話不休，並且知道聽人說話，所以人們願意向他說出最肺腑的祕密。

公爵小姐從來不喜歡彼挨爾，並且從老伯爵死後，她覺得自己受到彼挨爾恩惠的時候，她便對他懷着特別的敵意，她來到這裏的意圖，是要向彼挨爾證明雖然他忘恩負義，她卻覺得自己有看護他的義務，她在奧來爾小住之後，使自己煩惱而驚異地，她迅速地覺得她喜歡他了。彼挨爾沒有用任何方法去討公爵小姐的好感。他只是好奇地研究她。以前公爵小姐覺得，在他對於她的目光中是淡漠和嘲笑，並且她在他面前，如同在別人面前一樣，覺得畏縮，並且只表現出她的生活的戰鬭方面；現在，相反，她覺得他似乎在發掘她的生活的最深奧的方面；於是她起先懷疑地、後來感激地向他表示她的性格中的深藏的良善的方面。

最狡猾的人也不能更巧妙地取得公爵小姐的信心，喚起她的最好的少年時代的回憶，並且對這些回憶表示同情。然而，彼挨爾所有的狡猾只是在尋找一種樂趣，從怨恨的、無情的、自驕自傲的公爵小姐的身上找出人性的優點。

『是的，當他不受壞人的影響而是受我這樣的人的影響的時候，他是很善良很善良的人，』公爵小姐向自己說。

彼挨爾所發生的改變也被他的僕人們——切任齊和法西卡——憑他們自己的方法注意到了。他們發覺他變得更純樸了。㊀切任齊常常脫過了主人衣服，道過了夜安，還拿着鞋子和衣服在手裏，遲遲不去，等着看主人是否要談話。彼挨爾注意到他想說話，常常留住切任齊。

『哦，告訴我……你怎麼弄到了食物的？』他問。

於是切任齊開始說到莫斯科的破壞，逝世的伯爵，他拿着衣服站立很久，說着話或有時聽彼挨爾說話，然後帶着主人對他親密和他對主人友好的愉快的感覺，走到前廳去了。

治療彼挨爾並且每天來看他的這個醫生，雖然按照醫生的習慣，覺得自己應該顯出那種好像他的每一分鐘對於痛苦的人類都有價值的樣子，卻常常在彼挨爾這裏一坐幾小時，說他自己心愛的故事，以及他對於一般病人的，特別是對於婦女性格的觀察。

『是的，和這種人說話，才覺得愉快，他不是我們外省這樣的人，』他常說。

㊀ 毛註：純樸在俄文中通常意義是不作假，自然。

在奧來爾住着幾個被俘擄的法國軍官，醫生帶了他們當中一個年輕的意大利軍官來看彼挨爾。

這個軍官開始常常來看彼挨爾了，公爵小姐常常嘲笑這個意大利人對彼挨爾所表示的那種慇懃。

意大利人，顯然只在他能夠來看彼挨爾，和他說話，向他說到他的過去、他的家庭生活、他的戀愛、並且向他傾吐他對法國人、特別是對拿破崙的憤慨的時候，才覺得幸福。

『假使所有的俄國人都有點兒像您，』他向彼挨爾說，『C'est un sacrilège que de faire la guerre à un peuple comme le vôtre,〔和像您這樣的人民打仗便是瀆神的事了，〕您受了法國人很多痛苦，您對他們連仇恨也沒有。』

彼挨爾現在獲得意大利人的熱烈的情誼，只是因爲他喚起了他心靈中最好的方面，並且贊賞牠們。

彼挨爾住在奧來爾的最後期間，他的舊友共濟會會員維拉爾斯基伯爵來看他，這人就是一八〇七年介紹他入會的人。維拉爾斯基娶了一個富實的在奧來爾省有巨大財產的俄國女子，他在城中軍需處担任一項臨時職務。

聽說彼挨爾在奧來爾，維拉爾斯基，雖然從來不和他親密，卻帶了那樣的友誼和親密的表示來看他，就像是人們在沙漠中相遇時所通常表現的。維拉爾斯基在奧來爾覺得無聊，樂意遇到一個自己圈子中的，並且他以爲和他有同樣興趣的人。

但令他驚異的，維拉爾斯基立刻注意到彼挨爾遠落在現實生活的後面，並且；他向自己斷定，他是陷在無情和自私中。

『Vous vous encroûtez, mon cher,〔您在放縱自己了，我的親愛的，〕』他向他這麼說。

雖然如此，維拉爾斯基卻覺得現在和彼挨爾在一起比從前更加愉快了，並且每天來看他。彼挨爾現在看着維拉爾斯基，聽着他說話，想到他自己不久之前還是那樣的，便覺得奇怪而懷疑。

維拉爾斯基是結婚的、有家室的人，忙於妻子的產業、職務、和家事。他認爲這一切的事務是生活的阻礙，這一切是可鄙的。因爲這一切的目標是他個人和家庭的福利。軍事的、行政的、政治的、和共濟會的問題不斷地吸引他的注意力。彼挨爾並不極力改變他的觀點，也不批評他，卻帶着他現在所常有的暗暗的快樂的嘲笑，欣賞着這個奇怪的是他所很熟悉

的現象。

在彼挨爾和維拉爾斯基、和公爵小姐、和醫生、以及和他現在所遇到的一切人的關係之中，有了一個新的特點，這使他獲得了一切人的好感：——這就是承認每個人有按照他自己的立場去思索、感覺、觀看事物的可能；承認用語言改變人的信心的不可能。這種每一個人的合法的個性，從前常常激動並且激怒彼挨爾，現在卻成爲他對於人們所發生的同情和興趣的基礎。人們的見解和他們的生活之間的，與人們彼此之間的差異和有時完全的矛盾，——使彼挨爾高興，並引起他的嘲笑的溫良的笑容。

在實際的問題上，彼挨爾現在意外地覺得，他有了從前所沒有的重心。從前，每個金錢問題，特別是金錢的求乞——這是他這樣很富的人所常遇到的事——把他帶進沒有出路的興奮和迷惑中。『給是不給呢？』他問自己。『我有錢，他需要錢。但別人更需要錢。誰最需要錢？也許兩個人都是騙子吧？』從前在所有的這些推測中，他找不到任何的出路，在他有東西給人的時候，他給一切的人。從前對於有關他的財產的每個問題，在有人勸他這麼做，又有人勸他那麼做的時候，他感到同樣的迷惑。

現在使他驚異的，他發現他對於所有這些問題不再感覺到懷疑和迷惑了。現在他心

中有了一個裁判者，按照他所不知道的法則，決定應該去做什麼，不應該去做什麼。

他和從前一樣，對於金錢問題，是漠不關心的；但現在，他無疑地知道了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他第一次使用這個新裁判的時候，是有一個被擄的法國上校來看他，說了許多自己的功績，最後說出近於要求的話，要求彼挨爾給他四千法郎寄給他的妻子和孩子。彼挨爾沒有絲毫困難或費力，便拒絕了他，後來他詫異，從前似乎不可解決的困難的事情是多麼簡單而容易。拒絕了法國上校，同時他決定他必須用一點手腕，在他離開奧來爾時，使意大利軍官接受他所顯然需要的金錢。關於彼挨爾對實際問題有了確定見解的新證明，是他的關於妻子債務問題以及莫斯科房屋和別墅是否重建問題的決定。

他的總管家到奧來爾來看他，彼挨爾和他計算了他的減少的收入。據總管家的計算，莫斯科火災使彼挨爾損失了大約二百萬盧布。

總管家，為了這些損失，安慰彼挨爾，向他提出了一個估計，就是雖然有這些損失，他的收入不但不會減少，而且反會增加，假使他拒絕償還伯爵夫人所遺留的、而他沒有償還義務的債務，假使他不重建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外的房子，這些房子每年要耗費八萬盧布卻毫無收入。

『是的，是的，這是眞的，』彼挨爾愉快地微笑着說。『是的，是的，我一點也不需要這個。因爲破產，我更加有錢了。』

但在一月裏，薩維也利支從莫斯科來，談到莫斯科的情形，談到建築師關於重建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外房屋的估計，他說到這件事好像是說到已經決定的事情一樣。同時彼挨爾接到發西利公爵和其他相識的人從彼得堡發來的信。他們在信中說到他的妻子的債務。彼挨爾認定了管家使他那麼滿意的計劃是不對的，他應該到彼得堡去了結他的妻子的債務，在莫斯科蓋房子。爲什麼需要這樣，他不知道，但他無疑地知道這是必要的。他的收入因爲這個決定減少了四分之三。但這是必要的；他覺得如此。

維拉爾斯基要到莫斯科去，他們說好了一陣去。

在他住在奧來爾的全部的復元期間，彼挨爾感覺到快樂、自由、和生活的情緒；但當他在旅途中，發覺他自己是在自由世界中、並且看到成百的新面孔的時候，這種情緒更加強烈了。他在全部的旅行中，感覺到小學生在假期中所感覺到的那種高興。所有的人——驛車夫、站長、路上和村中的農民——在他看來都有了新的意義。維拉爾斯基的在場和意見——他不斷怨訴俄國的貧窮、愚昧、以及牠在歐洲的落後，只增加了彼挨爾的高興。在維拉

爾斯基看見死氣沉沉的地方，彼挨爾看到非常強大的生活力，這力，在雪上，在這個廣大的空間裏，維持着這個完好的、特殊的、統一的人民的生活。他不反對維拉爾斯基，並且似乎同意他（因爲表面的同意是避免毫無結果的爭論的捷徑），快樂地微笑着，聽着他說。

十四

正如同我們難以說明，爲什麽螞蟻要從破破穴中向外急走，向什麽地方急走，——有的從破穴中把廢物卵子，和死尸拕到別處去，有的回到破穴裏去；爲什麽牠們擁擠，互相追趕，毆鬭，——我們同樣地難以解釋那些使俄國人在法軍離開之後，擁擠到那個從前叫作莫斯科的地方去的原因。但是正如同觀看散在破穴四周的螞蟻的時候，雖然窩穴完全破壞了，一切都毀壞了，卻可以憑着掘土的螞蟻的頑強、精力、和大數量，看到一種未破壞的、非物質的、組成蟻羣全部力量的東西，——同樣地，莫斯科，在十月裏，雖然沒有政府，沒有教堂，沒有神龕，沒有財富，沒有房屋，卻仍是八月裏那樣的莫斯科。一切都破壞了，但要除了一些非物質的，然而有力量的，不可破壞的東西。

在敵人撤退之後，從各方面湧到莫斯科去的人們的動機，是極其多樣的，個人的，並且在最初，大部分是野蠻的，獸性的。只有一個動機是共同的——想要到從前叫作莫斯科的那個地方去，把他們的活動放在那裏。

在一星期後，莫斯科已經有了一萬五千人，在兩星期後，莫斯科有了二萬五千人，如是地下去。人數逐漸逐漸地增加着，到一八一三年秋天，所達到的數目，超過了一八一二年的人口。

最先進莫斯科的俄國人，是文村蓋羅德支隊的卡薩克兵，附近鄉村的農民，和跑出莫斯科藏在近郊的居民。進了荒涼的莫斯科的俄國人，看到莫斯科被搶，他們也開始搶。他們繼續做了法國人所做的事情。農民的列車來到莫斯科，把一切的丟在破碎的莫斯科房屋裏和街道裏的東西運回鄉村去了。卡薩克兵把能帶走的都帶到他們的營裏去了；屋主們搜集了他們在別家所能找到的一切，藉口這是他們的財產，把這些東西運到他們自己的家裏去了。

但在第一批的搶刼的人之後，還有第二批的，第三批的人，因爲搶刼的人加多了，搶刼一天比一天困難了，並且有了更確定的形勢。

法國人發現莫斯科雖然是空城，但牠還有各種有機的正常的生活的形式，有各行商業，手工業，奢華，政府機關和教會。這些形式是沒有生命的，但牠們仍然存在。有攤市，商店，貨棧，糧食店，商場——大都還有物品；有工廠，有作坊；有宮殿，有充滿奢侈品的富家房屋；有病院，監獄，官廳，禮拜堂，大教堂。法國人留得愈久，這些城市生活的形式消滅的愈多，最後，一切都化爲混亂的沒有生氣的搶劫場了。

法軍的搶劫時間愈長久，莫斯科的財富和搶劫者的力量損失愈大。隨同俄軍收復莫斯科所開始的搶劫，卻有相反的効果，搶劫愈長久，參加的人愈多，莫斯科的財富和正常的城市生活恢復愈快。

在搶劫的人之外，還有各種不同的，或被好奇心，或被職務上的責任，或被自我利益所驅使的人——屋主，教士，各級官吏，商人，技工，農人，像血脈歸心一樣地，從各方面流入莫斯科。

在一星期之後，趕空車進城預備運走物品的農民們，被官吏所留阻，並被強迫從城裏運出尸體。別的農民們，聽到同伴們的失敗，帶了麥子，燕麥，草稭進城，互相把價錢壓得比從前更低。成羣的木匠，希望得到高工資，每天進入莫斯科，各方面在伐木造新屋，修補被燒的

舊屋。商人在棚子裏開始做生意。食店和旅店開設在燒焦的房屋裏。神甫在許多沒有被燒的教堂裏恢復了祈禱。捐贈者送來了教堂的被搶的財物。官吏們把有布的桌子和有公文的架子放在小房間裏。高級官吏和警察處理了分散法軍遺留物品的事情。有許多屋子裏面留下了從別家搬來的物品，這些屋子的主人們，抱怨說把一切物品運到多面宮去是不公平的。別的人堅持說，因爲法國人把各家的東西聚在一處，因此把在某一處所發現的物品給予那個屋主是不公平的。他們駡警察；他們賄賂警察；關於被燒的公家財物的價值他們作了十倍的估計；他們要求救濟。拉斯托卜卿伯爵又寫他的公告了。

十五

在一月底，彼挨爾來到了莫斯科，住在尙是完好的廂房裏。他拜訪了拉斯托卜卿伯爵，和幾個回到莫斯科來了的相識。他準備在三日之內到彼得堡去。人人慶祝勝利；在破壞的然而在復蘇的城市裏的一切都生氣蓬勃了。大家都高興看見彼挨爾；大家都願意看見他，大家都探問他所看到的事情。彼挨爾覺得，對於他所遇到的一切的人，他有特別的好感；但

現在，他不覺地防備着所有的人們，以免受到任何的牽累。對於別人向他所問的一切問題——無論是重要的或是最不重要的——例如他們問他他要住在什麼地方？他要蓋房子嗎？他什麼時候到彼得堡去？以及是否可以帶交一個小箱子？——他都回答說：是的，也許，我想，云云。

關於羅斯托夫家，他聽說他們在考斯特羅馬，但關於娜塔莎的思想卻很少來到他的心中。即使牠來到，那也只像是遙遠過去的愉快的回憶一樣。他覺得，他不但是從日常生活環境中，而且是從他以爲是他有意在自己心中所喚起的情緒中，解放出來了。

在他到莫斯科的第三天，他從德路別玆考家知道瑪麗亞公爵小姐在莫斯科。安德來公爵的死亡，痛苦，和最後的日子，常常使彼挨爾想到，現在又新鮮生動地來到他的腦中。在吃飯的時候聽說瑪麗亞公爵小姐住在夫司德維任卡街自家的沒有被燒的房子裏，他當晚就去看她。

在去看瑪麗亞公爵小姐的途中，彼挨爾不斷地想到安德來公爵，自己和他的友誼，和他各次的相會，特別是最後在保羅旣諾的相會。

『難道他是在他那時候的那種怨恨的心情中死去的嗎？難道生命的意義在他死前

沒有向他展示嗎？』彼挨爾想。他想起了卡拉他耶夫，他的死，不覺地開始比較這兩個人，他們是那樣地相異，然而，在他對於兩人的愛中，又是那樣地相同，因爲，兩人都活過，都死了。

彼挨爾在最嚴肅的心情中，到了老公爵的屋子。這個屋子是完好的。在屋子裏，可以看到破壞的痕跡，但屋子的模樣還是如舊的。老用人帶着嚴肅的面孔迎接彼挨爾，似乎要讓客人覺得，老公爵的不在並未破壞屋裏的秩序，他說公爵小姐到她自己的房間裏去了，她在星期日見客。

『你去通報，也許接見，』彼挨爾說。

『就是了，』用人回答；『請您到像屋裏去吧。』

幾分鐘後，用人和代撒勒出來見彼挨爾。代撒勒把公爵小姐的意思轉達了彼挨爾，說她很高興看見他，並且假使他恕她無禮，就請上樓到她的房裏去。

在一間低矮的點着一支蠟燭的房間裏，坐着公爵小姐和一個穿黑衣服的人。彼挨爾想起公爵小姐總是有女伴的，但這些女伴是誰，是什麽樣的，彼挨爾不知道，也記不得。『這是她的女伴之一，』他看了看穿黑衣服的人，這麽想。

公爵小姐迅速地站起來迎接他，並且伸出了手。

『是的，』在他吻過她的手之後，她看着他的改變的面孔時說。『我們就是這樣地會面了。他在最後的時候也常常說到您，』她說，把目光從彼挨爾身上羞澀地移到女伴的身上，這神情使彼挨爾詫異了一下。

『聽說您平安，我是那麼高興。這是我們在好久的時候所得到的唯一的好消息。』

公爵小姐更加不安地看了看女伴，想要說什麼，但彼挨爾打斷了她的話。

『你可以想想看，我一點也不知道他的事，』他說。『我以爲他打死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從別人那裏知道的，轉了三次手。我只知道他和羅斯托夫家碰在一起……多麼奇怪的命運！』

彼挨爾迅速地與奮地說。他看了一下女伴的臉，看見了她的注意的、親善的、好奇的目光向他注視着，在談話的時候這種情形是常有的，由於某種原因，他覺得這個穿黑衣服的女伴是一個可愛的，善良的，不凡的人，她不會妨礙他和瑪麗亞公爵小姐的知心的談話。

但當他說出關於羅斯托夫家的最後的話時，瑪麗亞公爵小姐臉上的窘促更加顯著了。她又把目光從彼挨爾的臉上向穿黑衣服的女子的臉上瞥了一下，她說：

『您當眞不認識她嗎？』

的，彼挨爾又看了一次女伴的蒼白的、消瘦的、有黑眼睛和特殊的嘴巴的面孔。一種親近的早已遺忘的，不止是可愛的目光，從那雙注意的眼睛裏看着他。

『但不是，這是不可能的，』他想。『這個嚴肅的，消瘦的，蒼白的，變老了的面孔，嗎？這不會是她。這只使我想到她。』但在這時，瑪麗亞公爵小姐說了：『娜塔莎。』那個有注意的眼睛的面孔，困難地、費力地、好像打開鏽鏈生銹的門一樣，微笑了，從這道打開的門中忽然發出了一陣香氣，並且彼挨爾感覺到那早已遺忘的幸福，這幸福是他，尤其是在那時候，沒有想到的。牠出發，襲擊，並且全部吞沒了他。當她微笑了一下時，不能再有懷疑了：這是娜塔莎，並且他愛她。

在最初的時候，彼挨爾不覺地向她，向瑪麗亞公爵小姐，尤其是向他自己，洩漏了他自己所不知道的祕密。他又高興地又痛苦難受地臉紅了。他想要隱藏自己的興奮；但他愈想要隱藏牠，牠反愈明顯地——比最確定的話還明顯地——向自己，向她，向瑪麗亞公爵小姐洩漏了他愛她。

『哦，這是出乎意外的，』彼挨爾想。但他剛剛想要繼續他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已經開始的談話時，他又看了看娜塔莎，他的臉色更紅了——快樂和恐怖的更強烈的激動支配

了他的心。他言語錯亂了，在話當中停住了。

彼挨爾沒有注意到娜塔莎，因爲他決沒有料到在這裏會看見她；但他沒有認出她，因爲自從他們分別以來，她所發生的改變是很大的。她消瘦了，蒼白了。但不是這個使她不能認識：在他進門的時候，她不能夠被人認識，因爲這個面孔上的眼睛從前總是發出生命喜悅的潛隱的笑容，現在，當他進來初看她的時候，這個面孔上沒有了笑跡；只有一雙注意的、善良的、憂鬱的、疑問的眼睛。

彼挨爾的窘迫沒有在她的臉上反映出窘迫，卻只是幾乎察覺不出地使她整個面孔明朗起來的快樂。

十六

『他到我這裏作客的，』瑪麗亞公爵小姐說。『伯爵和伯爵夫人幾天之內就要來了。伯爵夫人是在可怕的情形裏。但娜塔莎自己必須看醫生。他們硬要她同我來的。』

『是的，沒有苦惱的家庭，是有的嗎？』彼挨爾向着娜塔莎說。『您知道，這事正是在我

們被解放的那天發生的。我看見了他。他是多麼好的孩子哦！』

娜塔莎看看他，只把她的眼睛睜得更大更亮，作爲回答他的話。

『在給人安慰時，能夠說什麼，想什麼呢？』彼挨爾說。『什麼也沒有。爲什麼那些出色的充滿生命的少年要死呢？』

『是的，在我們這個時代，沒有信仰是難以生活的……』瑪麗亞公爵小姐說。

『是的，是的，這是千眞萬眞的，』彼挨爾趕快地插言。

『爲什麼？』娜塔莎問，注意地看着彼挨爾的眼睛。

『怎麼會問爲什麼？』瑪麗亞公爵小姐說。『只要想到有什麼東西在那裏等待着……』

娜塔莎沒有聽完瑪麗亞公爵小姐的話，又疑問地看了看彼挨爾。

『因爲，』彼挨爾繼續說，『只有這樣的人，他相信有一位上帝在管理我們，才能夠忍受像她的……像你的這種損失，』彼挨爾說。

娜塔莎已經張口要說話了，但她忽然中止了。彼挨爾趕快地轉身背着她，又向瑪麗亞公爵小姐探問他的最後的時日。

彼挨爾的窘迫現在幾乎消失了；但同時，他覺得他先前的自由完全消失了。他覺得現在對於他的每一言語和行爲，有了一個裁判者，他的裁判對於他比全世界人們的裁判還重要。他現在說話，同時考慮着他的話對於娜塔涉所發生的影響。他並不故意地說那些使她高興的話；但無論他說了什麼，他都用她的觀點批評他自己。

瑪麗亞公爵小姐勉強地（在這種時候總是這樣的）開始說到她所看見的安德來公爵的情形。但彼挨爾的問題，他的急切不安的目光，他的興奮得打顫的面孔，漸漸使她不得不作詳細的敍述，這是她爲了她自己的原故怕在她心裏回想的。

『是的，是的，這樣，這樣……』彼挨爾說，把整個的身體朝前向瑪麗亞公爵小姐彎着，熱切地聽她的敍述。『是的，是的；那末他鎮靜了嗎？緩和了嗎？他總是那樣地用他的全部的精神去尋找一件東西——成爲十足的好人，以致他不能怕死。他所有的缺點——假使他有的話——不是因爲他自己而有的。那末他緩和了嗎？』彼挨爾說。他忽然地轉向娜塔涉，用滿含淚水的眼睛看着她說，『他和您見了面，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啊。』

娜塔涉的臉發抖了。她皺了眉，把眼睛垂了一會兒。她遲疑了一下；說呢還是不說呢？

『是的，這是一件幸福的事，』她用低沉的胸部的聲音說；『對於我這確是幸福。』她

停住了。『他……他……在我進去看他的時候，他說他希望這個……』

娜塔莎的聲音中斷了。她臉紅了，用手壓膝蓋，顯然是努力控制了自己，抬起頭來，開始迅速地說：

『我們出莫斯科的時候，一點也不知道。我不敢問到他。忽然索尼亞告訴我說，他和我們在一起。我沒有想到，並且也不能想像他是什麽樣的情形；我只需要看見他，和他在一起，』她打顫着、喘息着說。

她沒有讓他們打斷她，說了她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說過的話：她在三星期的旅途中和在雅羅斯拉夫生活中所經歷的一切。

彼挨爾張着嘴聽她說，充滿着淚水的眼睛沒有離開她。聽她說話時，他沒有想到安德來公爵，沒有想到死，也沒有想到她所說的話。他聽她說話，只是爲了她在此刻說話時所受的痛苦而同情她。

公爵小姐坐在娜塔莎旁邊，爲了想要約制眼淚，皺了皺眉，她第一次聽到她哥哥和娜塔莎的愛情的最後幾天的情況。

這個痛苦而又快樂的敍述，顯然對於娜塔莎是不可少的。

她說着，把最肺腑的祕密和最不重要的細節混合在一起，似乎她永遠說不完。她有好幾次重複了同一的事情。

代撒勒的聲音在門外問，尼考盧施卡可不可以進房來道晚安。

『這就是一切，一切……』娜塔莎說。

在尼考盧施卡進房時，她迅速地站起來，幾乎是向着門跑去，把頭碰到遮在門帘後邊的門上，發出既像疼痛又像悲哀的呻吟，衝出了房。

彼挨爾看着她所走出去的門，不明白爲什麽忽然他在全世界上成了孤獨的人。

瑪麗亞公爵小姐提醒了他的渙散的精神，要他注意她的走進房的姪兒。

尼考盧施卡的臉像他的父親，在此刻彼挨爾心情軟化時，那樣地感動了他，以致他吻了尼考盧施卡，趕快地站起，取出手帕，走到窗子那裏去了。他想和瑪麗亞公爵小姐道別，但她留住了他。

『不要走，我和娜塔莎有時要到兩點多鐘才睡，請坐一會吧。我叫人開夜飯。下樓去吧；我們馬上就到。』

在彼挨爾走出房間之前，公爵小姐向他說：

『這是她第一次這樣地說到他。』

十七

彼挨爾被引到燈火明亮的大餐室裏去了；幾分鐘後，傳來了脚步聲，公爵小姐和娜塔莎走進房來了。娜塔莎鎮靜了，雖然嚴厲的、沒有笑容的表情現在又露在她的臉上。瑪麗亞公爵小姐，娜塔莎，和彼挨爾同樣地感覺到那種不自如的情緒，這是在嚴肅的知心的談話以後所常有的。繼續先前的談話是不可能的；說瑣屑的事是不舒服的；沉默是不愉快的，因爲有了想要說話的意思，而這種沉默好像是虛僞的。他們沉默地走到桌前。用人拉開了又湊近了椅子。彼挨爾打開冷的餐布，決心要打破沉默，看了看娜塔莎和瑪麗亞公爵小姐。她們倆顯然這時也下了同樣的決心，兩人的眼睛裏閃出了對生活的滿足，並且承認在悲哀之外，還有快樂。

『您喝服得卡酒嗎，伯爵？』瑪麗亞公爵小姐說，這些話忽然趕走了過去的陰影。『您說自己的事吧，』瑪麗亞公爵小姐說，『關於您，他們說了些那樣不可相信的奇聞。』

『是的，』彼挨爾帶着他現在所慣有的溫良嘲諷的笑容回答。『我自己也聽到過那些我夢想不到的奇聞。瑪麗亞·阿不拉摩夫娜請我到她家去，向我說了一切我所發生的或者應該發生的事。斯切班·斯切班諾維支教我怎樣說。總之我注意到，做一個有趣的人是很舒適的（我現在是一個有趣的人了；）他們叫我去，向我說到我的一切。』

娜塔涉微笑了一下，想說什麽。

『我們聽說，』瑪麗亞公爵小姐搶先說，『您在莫斯科損失了二百萬。這是眞的嗎？』

『但我現在有從前三倍的錢了，』彼挨爾說。雖然他的妻子的債務和蓋屋子的費用改變了他的境況，彼挨爾卻繼續說他有三倍的錢。

『我所確實得到的，』他說，『是自由……』他開始嚴肅地說；但他注意到這個太自私的話題，他不想繼續了。

『您在蓋房子嗎？』

『是的，薩維也利支說一定要的。』

『您說吧，您留在莫斯科的時候，還不知道伯爵夫人的去世嗎？』瑪麗亞公爵小姐說，注意到在他說過他自由了這話以後，她發這個問題，是對他的話加上了他也許沒有的意

義，她立刻臉紅了。

『沒有，』彼挨爾回答，顯然並不覺得瑪麗亞公爵小姐對他的話所加的意義是不舒服的。『我在奧來爾聽說到這件事，您不能想像到這使我多麽驚訝。我們不是模範的夫婦，』他迅速地說，看了看娜塔莎，在她的臉上看到她的好奇心：他要怎樣地說到他的妻子。『但她的死非常使我驚訝。兩個人爭吵的時候，總是兩個人都有錯。另一個人不在了的時候，這一個人的罪過要忽然變得非常重大了。後來這樣的死……沒有朋友，沒有安慰，我很，很可憐她，』他結束了，滿意地看到娜塔莎臉上的快樂的讚許。

『是的，所以您又是單身漢，可以結婚了，』瑪麗亞公爵小姐說。

彼挨爾忽然臉色緋紅，好久地極力不想看娜塔莎。當他敢看她時，她的臉是冷淡嚴肅的，他甚至覺得是輕蔑的。

『我們聽說您看見了拿破崙，同他說話，是眞的嗎？』瑪麗亞公爵小姐問。

彼挨爾笑起來了。

『沒有過，從來沒有過。大家總是以爲作俘虜，便是在拿破崙那裏作客。我不但沒有看見他，也沒有聽說到他。我是在極壞的團體裏。』

夜飯完畢了，彼挨爾起初不願說到自己的被俘。漸漸地被引到這個談話上去了。

「但是您留下來要殺拿破崙，是眞的嗎？」娜塔莎微笑着問他。「我們在蘇哈來夫塔下見面的時候，我猜的；您記得嗎？」

彼挨爾承認了這件事是眞的，從這個問題開始，他漸漸地被瑪麗亞公爵小姐的，特別是娜塔莎的問題引導着去對他的歷險作詳細的敍述。

開始他帶着他現在對一切的人、特別是對他自己、所有的那種嘲笑的溫良的態度說着；但後來，當他說到他所看見的恐怖與痛苦時，他不自覺地感情激動了，並且開始帶着人在回想從前體驗過的強烈印象時所有的那種被壓制的興奮說着。

瑪麗亞公爵小姐，帶着溫和的微笑，時而看彼挨爾，時而看娜塔莎。在這全部的敍述中，她只看見彼挨爾和他的好處。娜塔莎用手托着頭，帶着隨故事一同不斷變化的面部表情，片刻也不停止地注意着彼挨爾，顯然是和他一同在體驗他所說的一切。不但是她的目光，而且她的感嘆，以及她所發的簡短問題，也向彼挨爾表示，在他所說的話中，她正了解着他所想要表達的東西。顯然她不但了解了他所說的，並且了解了他想要而不能用言語表達的意思。關於他和小孩和婦人——他是爲了保護他們而被捕的——這個偶然事件，彼挨

爾這麼說：

『那是一個可怕的景況，小孩們被拋棄了，有的是在火裏……有一個是在我面前被拕出來的……婦女，她們的東西被搶走了，她們的耳飾被扯下了……』

彼挨爾臉紅了，口吃了。

『來了一個巡邏隊，那些沒有搶刼的人，都被抓了。我也在內。』

『您一定沒有說出一切；您一定做了什麼事……』娜塔莎說，停了一下，添說，『更好的事。』

彼挨爾繼續向下說。當他說到行刑時，他想要忽略了可怕的詳情；但娜塔莎要求他不要省略了任何東西。

彼挨爾正開始說到卡拉他耶夫（他已經從桌邊站起來，在房中來回走動着，娜塔莎的眼睛跟隨着他，）又停止了。

『不，您不能夠了解我從這個不識字的人，這個簡單的人，學得了什麼東西。』

『不能，不能，您說吧，』娜塔莎說。『他在哪裏？』

『他們把他幾乎在我的面前殺死了。』

於是彼挨爾開始說到他們退卻的最後時日，卡拉他耶夫的疾病，和他的死，（他的聲音不斷地打顫。）

彼挨爾那樣地說到他的歷險，好像他是從來沒有回想過牠們。他現在似乎是在他所經歷的一切之中看到了新的意義。現在，當他向娜塔莎說這一切的時候，他感覺到婦女們聽男子說話時所給予的那種少有的喜悅——不是聰明的婦女們所給的喜悅，她們聽話時，或者極力要記住她們所聽的話，以便增加她們的智慧，並且在有機會的時候，重述出來；或者極力使所聽到的話配合她們自己的思想，並且迅速說出她們小小智慧作坊中所製出的聰明言語；——而是眞正的婦女們所給的喜悅，她們稟賦了一種本領，就是從男子的表白中選擇並吸收那最好的部份。娜塔莎自己不知道她是十分注意：她沒有忽略彼挨爾的一個字，一次聲音的顫動，一次的目光，一次的面部的肌肉的抽動，或一個姿勢。她在言語進行中便明白了沒有說出的字，把牠直接帶到自己的坦白的心中，猜測着彼挨爾的全部精神工作的祕密意義。

瑪麗亞公爵小姐了解他的故事，同情他，但她現在看見了別的吸引她全部注意的東西；她看到娜塔莎和彼挨爾之間愛情和幸福的可能。這個第一次來到的思想，使她的心中

充滿了快樂。

已是夜裏三點鐘了。用人們帶着憂鬱的嚴肅的面孔來換蠟燭，卻沒有人注意到他們。

彼挨爾說完了他的故事。娜塔莎把明亮興奮的眼睛繼續固執地看着彼挨爾，好像是希望了解其餘的，他也許沒有說的東西。彼挨爾在羞澀而幸福的窘困中時時地看她，想着現在要說什麼話，把談話帶到別的題目上去。瑪麗亞公爵小姐沉默着。誰也沒有想到現在已經是夜裏三點鐘，是睡覺的時候了。

『他們說：不幸，痛苦，』彼挨爾說。『但是假使現在，此刻有人問我：您願意像您在被囚禁之前那樣，還是願意再從頭經歷一切呢？看上帝情面，讓我再被囚禁，再吃馬肉吧。我們以爲，我們一旦被抛出慣常的道路，一切都完了：但是新的好的東西要到這時候才開始。有生命的時候，就有幸福。在我們前面有很多，很多的東西。這是我向您說的，』他向娜塔莎說。

『是的，是的，』她說，回答着全然不同的事『我也不希望任何東西，只要再從頭經歷一切。』

彼挨爾注意地看她。

『是的，沒有別的了，』娜塔莎肯定地說。

『不對，不對，』彼挨爾喊叫。『我活着，我想活，不能怪我的；您也是這樣的。』

娜塔莎忽然把頭垂下，用手蒙着臉哭起來了。

『您怎麽啦？娜塔莎？』瑪麗亞公爵小姐說。

『沒有什麽，沒有什麽，』她帶着眼淚向彼挨爾微笑了一下。『再會，是睡覺的時候了。』

彼挨爾站起來告辭了。

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像平常一樣，在臥室裏會面了。她們談到彼挨爾所說的話。瑪麗亞公爵小姐沒有說到她對於彼挨爾的意見。娜塔莎也沒有說到他。

『哦，再見，瑪麗，』娜塔莎說。『你知道，我常常怕我們不說到他，』（她的意思是指安德來公爵，）『好像是我們怕使我們心裏難受，我們要把他忘記了。』

瑪麗亞公爵小姐深深地嘆了口氣，用這個嘆氣承認娜塔莎的話正確；但在言語上她並不同意她。

『能夠忘記嗎？』她問。

『我今天說了一切，覺得很舒服；又難受，又痛苦，又舒服。很舒服，』娜塔莎說；『我相信，

他是確實愛他的。因此我才向他說的……我向他說了，沒有關係嗎？』她忽然臉紅着問。

『向彼挨爾嗎？，啊！不他是多麼非凡的人呵，』瑪麗亞公爵小姐說。

『你知道，瑪麗，』娜塔涉忽然帶着瑪麗亞公爵小姐在她臉上好久沒有看見過的頑皮的笑容說，『他變得這樣清潔，光滑，新鮮；好像是剛出浴的；你明白嗎？——精神上的出浴。對嗎？』

『是的，』瑪麗亞公爵小姐說，『他收穫了很多。』

『他穿了短外衣，剪了頭髮；正像，哦，正像出浴……爸爸常……』

『我明白了，爲什麼他』（安德來公爵）『沒有愛過任何人，像愛他這樣的，』瑪麗亞公爵小姐說。

『是的，他和他不同。據說，男子們完全不相同的時候，便是好朋友。這一定是眞的。眞的，他完全不像，沒有任何地方像他。』

『是的，他是出奇的人。』

『好，再見，』娜塔涉回答。

那個頑皮的笑容，好像是被遺忘了，在她的臉上留了很久。

十八

這天夜裏，彼挨爾好久不能夠睡覺；他在房中來回地走着，有時皺着眉，思索着困難的問題，有時忽然聳着肩，縮着身體，有時幸福地微笑着。

他想到安德來公爵，娜塔莎，他們的愛情，有時他嫉妒她的過去，有時因此責備他自己，有時寬恕他自己。已是上午六點鐘了，他還在房中來回走動着。

『假使不能不那樣，那末怎麼辦呢？怎麼辦呢？顯然一定是要這樣的。』他向自己說，趕快地脫了衣服，躺到床上，他興奮，幸福，卻沒有懷疑和不決。

『這種幸福雖然是奇怪的，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一定要做一切，使我和她成爲夫婦，』他向自己說。

彼挨爾在幾天之前就決定了星期五到彼得堡去。當他星期四醒來時，薩維也利支來問他關於收拾行裝的事。

『什麼，到彼得堡去嗎？什麼是彼得堡？誰在彼得堡？』他不覺地問，然而只是問他自己

『是的，這是在很早以前，在這件事發生之前的事情，我爲了什麼原故準備到彼得堡去，』他想起來了。『爲什麼？我也許要去。他是一個多麼善良的留心的人，記得住一切呵！』他想，看着薩維也利支的老臉『多麼愉快的笑容呵！』他想。

『哦，你還不想要自由嗎，薩維也利支？』彼挨爾問。

『大人，自由對我有什麼好處？我們活在過世的伯爵手下，祝他在天國裏平安，我們也活在您手下，沒有受到損害。』

『哦，但是你的孩子們呢？』

『孩子們也要過活的，大人：在這樣的主人手下是能夠生活的。』

『哦，但是我的後人呢？』彼挨爾說。『我若馬上結婚……這件事是會有的，』他又帶着不自覺的笑容添說。

『我敢說：大人，這是一件好事。』

『他以爲這是多麼容易哦，』彼挨爾想。『他不知道，這是多麼可怕，多麼危險。太早或者太遲……是可怕的！』

『那末，您怎麼吩咐呢？明天要動身嗎？』薩維也利支問。

『不走；我要稍爲遲一遲。我再告訴你。你原諒我煩麻，』彼挨爾說，然後望着薩維也利支的笑容他想：『但這是多麼奇怪哦，他不知道現在我沒有什麼彼得堡了，第一件事，就是決定這件事。但是，他大概知道，只是裝作不知道。和他說嗎？他是什麼想法呢？』彼挨爾想。『不，遲一遲吧。』

在早餐時，彼挨爾告訴他的表姐、公爵小姐，說他昨天去看瑪麗亞公爵小姐，在那裏看見了——『您可以想想看是誰嗎？——娜塔莎·羅斯托發。』

公爵小姐的樣子好像是，她在這個消息裏，並不比在彼挨爾看見安娜·塞妙諾夫娜這回事裏看到任何更加異常的地方。

『您認識她嗎？』彼挨爾問。

『我看見過公爵小姐，』她回答。『我聽說有人替她和小羅斯托夫做媒。對於羅斯托夫家，這是很好的；據說他們完全傾家蕩產了。』

『不，您認識羅斯托發嗎？』

『我那時候只聽到這件事情。很可憐。』

『不，她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裝假，』彼挨爾想。『最好也不向她說。』

公爵小姐也替彼挨爾預備了旅途中的食物。

『他們都是多麼善良哦，』彼挨爾想，『他們現在，在他們確實對於這個不再感覺與趣的時候，還爲了這一切的事忙着。並且一切是爲我；這才是奇怪的事情。』

就在這天，一個警官來看彼挨爾，要他派一個代表到多面宮去接收在那天發還原主的財物。

『還有這個人，』彼挨爾看着警官的面孔想着，『多麼出色的好看的警官，多麼善良哦！現在他忙着這種不關重要的事情。他們還說他不正直，受賄。多麼無聊的話！況且，他爲什麼不受賄呢？他是受過那種教養的。大家都那樣做。但是多麼好看的，善良的面孔哦，並且他看着我微笑。』

彼挨爾到瑪麗亞公爵小姐那裏吃飯去了。

在街上被焚燬的房屋之間走過時，他對這種廢墟的美麗吃驚了。房子的煙囪，傾倒的牆，在火區上展開着，互相遮蓋着，如畫地令人想起來因河和大羅馬劇場。他所遇的車夫，乘客，砍柱子蓋房子的木匠，女販，店員，都帶着愉快的明亮的面孔——望着彼挨爾，似乎在說，『啊，他來了！我們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進瑪麗亞公爵小姐的家時，彼挨爾懷疑他是不是果眞昨晚在這裏看見了娜塔莎，和她說了話。『也許這是我虛構的。也許，我進去了，看不見任何人。』但他一進房，便以他的全部身心感覺到她的在場，立刻失去了他的自由之感。她仍舊穿了有軟摺的黑衣服，梳着和昨天一樣的髮裝，但她是完全不同了。假使在他昨天進房時她是那樣，他便不至於不能立刻認出她了。

她還是像她幾乎是小孩的時候那樣，她和安德來公爵訂婚之後他所知道的那樣。愉快的疑問的目光閃耀在她的眼睛裏；在臉上是親善的異常頑皮的表情。

彼挨爾吃了飯，打算坐一整晚；但瑪麗亞公爵小姐要去作晚禱，於是彼挨爾和她們一同出門了。

第二天彼挨爾來得早，吃了飯，坐了一整晚。雖然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顯然很高興客人；雖然彼挨爾的全部生活與興趣現在集中在這個房子裏，傍晚的時候，他們便說完了一切而談話不斷地從這個瑣屑的題目上轉到另一個瑣屑的題目上，並且常常中斷。彼挨爾這天晚上留得那麼遲，以致瑪麗亞公爵小姐和娜塔莎彼此交換目光，顯然是期待着，他是不是就要走。彼挨爾看到這一點，但他不能走。他覺得難受，不舒服，但他仍然坐着。因爲

他不能夠起身走開。

瑪麗亞公爵小姐看不到一個了結，最先立起來，訴着頭痛，開始告辭了。

『那末你明天到彼得堡去嗎？』她說。

『不，我不去了，』彼挨爾趕快地驚異地說，似乎是不高興。『是的……不是……到彼得堡去嗎？明天；但我不說再會。我要來看看有什麼托付我的事情，』他站在瑪麗亞公爵小姐面前說，臉發紅卻沒有走開。

娜塔莎把手伸給他之後，就走出去了。反之，瑪麗亞公爵小姐卻沒有走開，落坐到椅子裏，把明亮深沉的目光嚴肅而注意地看着彼挨爾。她剛才顯然表現的疲倦，現在全然消失了。她深深地長長地嘆了口氣，好像是準備作長談。

彼挨爾的所有的狼狽和不舒服，在娜塔莎走開之後，立刻消失了，並且變成了興奮的激動。他迅速地把椅子移到瑪麗亞公爵小姐的附近。

『是的，我想要告訴您，』他說，回答着她的目光，好像是回答她的話一樣。『公爵小姐，幫助我吧。我要怎麼辦呢？我能希望嗎？公爵小姐，我的好朋友，您聽我說。我全知道。我知道我配不上她；我知道現在不能夠說到這件事。但我想做她的哥哥。不是，這個我不……不想要，

也不能夠……』

他停住了，用手拭臉和眼睛。

『那末，呵，』他繼續說，顯然是在努力要自己說得有條理。『我不知道，我從什麼時候愛她的。但我只愛她一個人，在我全部生活中只愛她一個人，我是這樣地愛她，沒有她，我就不能設想什麼是生活了。我不敢現在向她求婚，但是想到，也許有一天她可以做我的妻子，我會許失掉這個機會……機會……這是可怕的。告訴我，我能希望嗎？』停了一會，他說，『您說，我要怎麼辦呢？親愛的公爵小姐，』並且因爲她沒有回答，他觸了觸她的手。

『我在想您向我說的話，』瑪麗亞公爵小姐回答。『這是我要向您說的。您是對的，您現在向她說到愛情……』公爵小姐停住了。她想說：現在向她說到愛情是不可能的；但她停住了，因爲她在前天就從娜塔莎的忽然改變上，看到，假使彼挨爾向她說到他的愛情，娜塔莎不但不會生氣，而且她也正希望這一件事情。

『現在向她說……是不行的，』瑪麗亞公爵小姐仍然說。

『但我怎麼辦呢？』

『把這件事交給我吧，』瑪麗亞公爵小姐說，『我知道……』

彼挨爾看着瑪麗亞公爵小姐的眼睛，

『那末，那末……』他說。

『我知道她愛……要愛您的，』瑪麗亞公爵小姐糾正了她的話。

她還沒有說完這話，彼挨爾已經跳起來了，帶着驚惶的面色，抓住瑪麗亞公爵小姐的一隻手。

『您爲什麽這麽想？您以爲我能希望嗎？您以爲!?……』

『是的，我這麽想，』瑪麗亞公爵小姐微笑着說。『您寫信給她父母。這事交給我辦。我在能說的時候和她說。我希望這樣。我心裏覺得，這件事會成功。』

『不，這是不可能的！我多麽幸福哦！但這是不可能的……我多麽幸福呵！不，不可能的！』彼挨爾說，吻着瑪麗亞公爵小姐的手。

『您到彼得堡去；這樣最好。我要寫信給您，』她說。

『到彼得堡去嗎？去嗎？是，很好，我去。但我明天可以來看您嗎？』

第二天，彼挨爾來告別。娜塔莎沒有前幾天那麽興奮了；但這天，彼挨爾偶而看看她的眼睛，覺得他沒有了，他和她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幸福的感覺。『果眞的嗎？不，不可能，』他這

樣地說到她的使他心中充滿快樂的每個目光，每個姿勢，每個字。

當他向她告別，握住她的纖細瘦弱的手時，他不覺地把她的手握得稍微久一點。

『難道這隻手，這個臉，這雙眼睛，這一切我覺得是生疏的，婦女魔力的寶物，難道這一切會有一天永遠是我的，就像我對我自己一樣覺得是熟悉的嗎？不，這是不可能的！……』

『再見，伯爵，』她大聲地向他說。『我很盼望您早點回來，』她低聲地添說。

這些簡單的話，她的目光，和隨同說話時的面部表情，成了彼挨爾在兩個月當中的不盡的回憶，解釋，和幸福幻想的題材。『我很盼望您早點回來……是，是，她怎麽說的？是，我很盼望您早點回來。啊，我多麽幸福！這是怎麽回事，我多麽幸福啊！』彼挨爾向自己說。

十九

現在彼挨爾的心裏一點兒也沒有類似他向愛侖求愛時所有的那種心情。

他沒有重複他那時候帶着痛苦的羞恥所說的話，也沒有向自己說，『啊，爲什麽沒有說這話，爲什麽，爲什麽，我那時說：je vous aime〔我愛你〕？』現在，相反，他把她和他所說

的每一個字，連同所有面部表情的細節和笑容，在他的想像中重複着，他不想減少，也不想增加任何東西：只想重複着。關於他所做的事是好還是壞的懷疑——現在沒有一點兒影子了。只有一個可怕的懷疑偶而來到他的心中。『這一切不是做夢嗎？瑪麗亞公爵小姐沒有弄錯嗎？我不太驕傲太自信嗎？我相信這一切；但，這一定會發生的，瑪麗亞公爵小姐要忽然告訴她，她微笑着回答說：「多麼奇怪！他一定弄錯了。他難道不知道他是一個人，只是人，而我……嗎？我是完全不同的，更高的人物。」』

只有這個懷疑常常來到彼埃爾心中。他現在不作任何計劃了。他覺得眼前的幸福是那麼難以相信，假使牠來到了，則一切都不會有的了。一切都完結了。

一種高興的、意外的、彼埃爾覺得他受不了的瘋狂，支配了他。生活的全部意義，（不但是對於他的，而且是對於全世界的，）在他看來，只在他的愛情，和她愛他的可能性裏面。有時他覺得所有的人只關心一件事情——他的未來幸福。他有時覺得所有的人都和他一樣地高興，只是極力掩藏這種高興，裝作關心別的興趣。在每個字和動作上，他看到別人對他幸福的暗示。他常常以他的意味深長的、表現內心和諧的、幸福的目光和笑容，使他所遇到的人們覺得驚異。但當他明白了人們不能了解他的幸福，他由衷地可憐他們，並且希望

設法向他們說明，他們所關心的一切，是全然無意義的，無關重要的，不值得注意的事情。

當別人建議他去服務，或者，當他們批評什麽一般的政治問題與戰爭，以爲每個人的幸福要靠這個或者那個事件的結果的時候，他帶着温良的同情的笑容聽着，並且以他的奇怪意見，使得和他說話的人感覺驚訝。但彼挨爾，在這時候，在那照耀在他內心裏的、情緒的、明亮的光輝中，看所有的人——那些在彼挨爾看來是了解人生的眞正意義，即是了解他的情緒的人們，和那些不幸的，顯然不了解這一點的人們，——以致他無論遇到什麽人，不用絲毫費力，便立刻看出他的一切良好的和值得去愛的地方。

處理他的亡妻的事務和文件時，他對她不感覺到任何的懷念，只可惜她不知道他現在所知道的這種幸福。發西利公爵，現在因爲得到新的位置和星章而特別驕傲，在他看來，是一個動人哀憐的，良善的，可憐的人。

彼挨爾後來常常想起這個幸福的瘋狂時期。他在這時候對於人們和環境所有的一切的見解，在他看來，永遠是正確的。他後來不但不否認他對於人們與事物的這些見解，而且反之，在他有內心的懷疑和矛盾時，他便採用他在這個瘋狂時期中所有的見解，這個見解永遠是正確的。

『也許，』他想，『我那時顯得奇怪，可笑；但我那時並不像我所顯得的那麼瘋狂。相反，我那時比任何時候是更聰明，更透察的，並且了解生活中值得了解的一切，因為……我那時是幸福的。』

彼挨爾的瘋狂是因為這個，就是他不像從前那樣，為了要愛他們而等待着發現人們的個人的特質，即是他所謂美德，而是愛充滿了他的心，並且他毫無理由地愛人們，發現了應該去愛他們的無疑的理由。

二十

自從頭天晚上，娜塔莎在彼挨爾走了之後，帶着快樂嘲諷的笑容向瑪麗亞公爵小姐說了，『他正像，正像出浴一樣，穿了短外衣，剪了頭髮，』——從那個時候起，便有了一種潛隱的、她自己不知道的、但是不可抵抗的東西，在娜塔莎的心中醒覺了。

一切：面孔，步態，目光，聲音——她的一切都忽然改變了。她自己覺得意外，生活的力，幸福的希望，浮上心頭，要求滿足。從第一天晚上起，娜塔莎似乎忘記了她所發生的一切。從那

個時候起，她沒有一次再怨訴自己的境況，沒有一個字說到她的過去，不再怕對於將來作快樂的計劃。她很少說到彼挨爾，但當瑪麗亞公爵小姐提到他時，那久已熄滅的光輝便又在她眼中燃起，她的嘴唇皺出奇怪的笑容。

娜塔莎所發生的改變起初使瑪麗亞公爵小姐吃驚，但當她明白了牠的意義時，這個改變使她悲傷了。『難道她是那末淡薄地愛我的哥哥，以致她這樣迅速地把他忘記了嗎？』瑪麗亞公爵小姐獨自檢討這個改變時，這麼想着。但她和娜塔莎在一起時，她不氣她，也不責備她。那支配娜塔莎的醒覺的生命力，是顯然那麼不可約制，那麼出她自己意外，以致瑪麗亞公爵小姐在娜塔莎面前覺得，她甚至在她自己的心中也沒有權利責備她。

娜塔莎那麼充分地坦白地順從了這個新的情緒，她沒有試圖掩藏她現在不悲傷，卻高興而快樂。

在她和彼挨爾的夜談之後，瑪麗亞公爵小姐回到了她自己的房裏，娜塔莎在房門口迎她。

『他說了嗎？是嗎？他說了嗎？』她重複說。

於是娜塔莎臉上顯出了高興而又可憐的和因為高興而求恕的表情。

『我想在門口聽;但我知道,你要告訴我的。』

雖然,娜塔莎對她望着的目光,在瑪麗亞公爵小姐看來,是可以了解而動人的,雖然她看到娜塔莎的興奮,覺得可憐,但娜塔莎的話在最初的片刻卻使瑪麗亞公爵小姐傷心了。她想起她的哥哥,和他的愛。

『但是怎麽辦呢?她不能不這樣,』瑪麗亞公爵小姐想。

於是她帶着憂鬱的,幾分嚴肅的面色向娜塔莎說了彼挨爾所說的一切。聽到他要到彼得堡去,娜塔莎發呆了。

『到彼得堡去!』她重複着,似乎不明白。

但是看到瑪麗亞公爵小姐臉上悲傷的表情,她猜中了她的悲傷的原因,便忽然哭起來了。

『瑪麗,』她說,『你教我,怎麽辦吧:我怕做壞人。你怎麽說,我就怎麽做;你教我……』

『你愛他麽?』

『是的,』娜塔莎低聲說。

『那末,你爲什麽哭呢?我爲了你覺得高興,』瑪麗亞公爵小姐說,她因爲這些眼淚完

全饒恕了娜塔莎的高興了。

『這不會很快的，總有一天。你想，我做了他的妻子，你嫁了尼考拉，那時候多麼幸福呵。』

『娜塔莎，我請求過你不要說這話。讓我們說你的事吧。』

兩人都沉默了一下。

『但是為什麼要到彼得堡去呢！』娜塔莎忽然說，又趕快回答她自己：『不，不，應該這樣……是嗎，瑪麗？應該這樣。……』

尾聲

第一部



一

在一八一二年之後，過了七年。歐洲的波濤洶湧的歷史海洋，在牠自己的海岸之內平靜了。牠似乎是安靜了；但那些推動人類的神祕力量（神祕，因爲規定人類運動的法則是我們不知道的）仍然繼續在活動。

雖然歷史海洋的表面似乎不在運動，人類卻像時間的運動一樣不斷地在運動。各種的人羣團體，集合起來又分散了；國家形成和瓦解的原因，民族遷移的原因，準備起來了。

歷史的海洋，現在不像先前那樣急湧地從這個岸邊向另一個岸邊衝去；牠在深處沸騰着。歷史人物們不像以前那樣地被波濤從這個岸邊捲到另一個岸邊；現在，他們似乎在一個地方打漩。歷史人物們，以前在軍隊的上層，以指揮戰爭、遠征和會戰反映羣衆的運動，現在卻以政治外交的問題、法則、和條約反映激盪的運動。

歷史家們把歷史人物們的這種活動稱爲反動。

描寫這些歷史人物們的活動時，歷史家們嚴厲地非難他們，在歷史家們看來，歷史人物是他們所稱的反動的原因。那時所有的有名的人，從亞力山大和拿破崙到斯塔葉夫人，福提，涉林，斐希特，沙托不利昂㊀和其餘的人，都受到他們的嚴格的批評，看他們是幫助進步或是幫助反動而被免罪或被定罪。

按照他們的論著，俄國在這個時候也發生了反動，這個反動的罪魁是亞力山大一世——這個亞力山大一世，依據他們的論著，是在他統治初期的自由運動和拯救俄國的主要負責人。

在現代的俄國文獻中，從學童到博學的史家，沒有一個人不因爲亞力山大在這一段統治時期的錯誤行爲而向他攻擊。

㊀毛註：福提（一七九二——一八三八）爲道院之主持，在朝廷有勢力，爲共濟會的有名的迫害者。
涉林(F. W. J. Schelling 1775—1854)德國哲學家，與斐希特相反對。
斐希特(J. B. Fichte 1762—1814)德國哲學家，曾主張在教育系統上復興民族。
沙托不利昂(François René Vicomte de Chateaubriand 1764—1818)法國之著作家政治家。政治主張常變動。

『他應該這麼做那麼做。這件事他做得好，那件事做得不好。在他統治的初期，在一八一二年，他做得很好；但他把憲法給波蘭，㊀成立神聖同盟，把權力給阿拉克捷夫，獎勵高里村和神祕主義，後來又獎勵錫施考夫㊁和福提，他做錯了。他過問前線的軍隊，是做錯了；他解散塞妙諾夫團㊂等事，是做錯了。』

歷史家們根據他們所有的關於人類福利的知識，對於他所作的一切責備，如要列舉的話，會寫滿十多頁紙的。

這些責備是什麼意義？

㊀毛註：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決定成立波蘭王國，有單獨憲法，國王由俄皇兼任，一八三〇年波蘭叛亂時終止。

㊁毛註：高里村（一七七三——一八四四）宗教會議的代表，教育部長。他不承認教育上的新東西，相信經文可以代替一切科學。

錫施考夫（一七五四——一八四一）著作家，政治家，曾任各項要職，一八一二年任亞力山大之祕書，認農民受教育是害多利少。

㊂毛註：禁衛軍塞妙諾夫團在一八二〇年因為不服從司令官施發爾茲，而被解散；因此官兵被分發到前綫各部隊，該團直到一八二三年始恢復組織。

歷史家所稱讚的亞力山大一世的那些行爲——統治初期的自由設施，和拿破崙的鬥爭，一八一二年所表現的堅決，一八一三年的遠征，和史家們所責備的他的那些行爲——神聖同盟，波蘭光復，一八二〇年以後的反動這不都是從同樣來源裏，卽造成亞力山大的那種個性的血統、教育、生活等等條件裏產生出來的嗎？

這些責備的要點在哪裏？

在這裏就是，亞力山大一世這樣的歷史人物，他立在人類權力最高的可能的頂點上，好像是在一切集中於他的歷史光芒的眩目光線的焦點上，他也遭受到世界上最強有力的各種影響，就是和權力不可分離的陰謀、欺詐、阿諛、自騙；他在他的生活的每一分鐘，感覺到他對於歐洲的所發生的一切事件的責任；他不是一個想像的人物，而是有生命的，像每一個人一樣的人，有他的個人習慣，情感，對於善、美、眞的渴慕；——他這個人，在五十年前，[一]不是沒有美德（史家並不責備他這一點），而是沒有現在的教授——他從小就研究學問，卽是讀書、聽講演，並且在筆記本裏作這些書本和講演的筆記——所有的那種對於人類福利的見解。

[一] 毛註：戰爭與和平於一八六九年完成。

但是即使我們假定，亞力山大一世在五十年前對於人類福利的見解是錯誤的，我們一定會不覺地假定，批評亞力山大的歷史家們，過了若干時間之後，也要同樣地顯得他們對於人類福利的見解是錯誤的。我們研究歷史的發展時，看到關於什麼是人類福利的見解，是每年地隨着每一個新著作家而不同的，因此，這個假定更是當然的不可少的；因此，似乎是福利的東西，過了十年，便顯得是禍害；反之亦然。此外，我們同時在歷史中找到關於什麼是禍害什麼是福利的完全矛盾的見解：有的人以為給與波蘭的憲法和神聖同盟是他的功績，別的人又以為這是亞力山大的過失。

關於亞力山大和拿破崙的活動，我們不能說牠是有利或有害，因為我們不能說牠為什麼是有利，為什麼是有害。假使這種活動是人所不歡喜的，那末，他不歡喜只是因為牠不符合他對於什麼是福利的有限的了解。無論我認為一八一二年我父親的在莫斯科的房屋的保全，或俄軍的光榮，或彼得堡或其他大學校的發達，或波蘭的解放，或俄國的強大，或歐洲的均勢，或某種的歐洲文化（叫作進步）是福利，還是損害，我一定要承認，每個歷史人物的活動，在這些目的之外，還有其他更普通的、為我所不了解的目的。

但讓我們假定，所謂科學有調和一切矛盾的可能性，有衡量歷史人物和事件的不變

的善惡標準。

我們假定，亞力山大可以把一切做得全然不同。我們假定，他可以依照那些責備他的、自命為知道人類運動最後目的的人們的指示——他可以按照現在責備他的人們所給他的民族性、自由平等和進步的計劃（似乎沒有其他新的東西了）處理國事。我們假定，這個計劃是可能的，且是已經擬定的，亞力山大已經按照牠實行。那麽，那些反對當時政府政策的一切人們的活動，歷史家認為良好而有益的活動，要變成什麽樣子呢？他們的活動便不會有的；生命不會有的；一切都不會有的了。

假使我們承認人類生活可以受理性控制——則生命的可能性就要被消滅了。

二

假使我們像歷史家們所做的一樣，認為偉人們領導人類去達到某種目的，或是俄國或法國的強大，或是歐洲均勢，或是革命主義的傳播，或是一般的進步，或是任何東西，那末，我們沒有「機會」與「天才」的概念就不能說明歷史現象。

假使十九世紀初葉歐洲這些戰爭的目的，是俄國的強大，那末，這個目的、沒有一切以前的戰爭，沒有侵略就可以達到了。假使目的是法國的強大，那末，這個目的、沒有革命沒有帝國就可以達到了。假使目的是主義的傳播，那末印刷遠比軍隊更能達到這個目的，假使目的是文化的進步，那末我們很容易知道，在人民生命和財產的損失之外，還有別的更完善的文化傳播的方法。

爲什麽這件事是這樣地發生的，不是別樣的？

因爲牠是這樣發生的。歷史說，「機會造成局面，天才利用局面。」

但什麽是機會？什麽是天才？

機會和天才這兩個名辭，並不是指實際上存在的東西，因此是不能夠下定義的。這兩個名辭只是表示對於現象的某種程度的了解。我不知道爲什麽發生了某一個現象；我以爲，我不能知道；因此我不想要知道，並且說：機會。我看見一種力量產生了一些和一般人類的能力不相稱的效果；我不了解爲什麽發生了這件事，並且說：天才。

有一隻羊，每天晚上被牧羊人趕到特別的欄裏去喂食，長得比別的羊肥一倍，這隻羊在羊羣看來一定是天才了。這隻羊每天晚上不到公共的羊圈裏去，卻在特別的欄裏喂燕

麥，並且這隻羊長肥了，要被殺吃肉，這個現象一定顯得是天才和整串的非常的機會的驚人的結合。

但是只要那些羊不再以爲牠們所發生的一切，僅僅是爲了達到牠們的羊子的目的而發生的；只要那些羊承認牠們所發生的事情也可以有牠們所不了解的目的，他們便會立刻了解那隻長肥的羊所發生的事情的統一性和連貫性了。即使牠們不知道，爲了什麼目的牠要長肥，但至少牠們要知道，那隻羊所發生的一切不是偶然發生的，牠們不再需要機會和天才這些概念。

只要否認我們知道那個眼前的可以了解的目的，並且承認那最終的目的是我們不了解的，我們就可以明白歷史人物生活的連貫性與適合目的的性；明白他們所產生的、和一般人類能力不相稱的行爲的原因，我們也不需要機會與天才這些字眼。

只要承認歐洲各民族變亂的目的是我們不了解的，我們只明白起初在法國後來在意大利、非洲、普魯士、奧地利、西班牙、俄羅斯的各次屠殺的事實，只明白自西向東和自東向西的運動是這些事件的共同要點，我們便不但不需要在拿破崙和亞力山大身上去找異常的能力和天才，而且不能把這些人看得和其餘的人不同；不但不需要用機會去解釋那

些使得這些人成爲他們那樣的人的小事件，而且還會明白這一切的小事件是不可少的。

要否認我們知道最終目的，我們便會明白地了解正好像我們對於任何一種植物、不能想出比牠自己所產生的更適合於牠的花和種籽，我們同樣地不能想出兩個別的人，在他們的一切經歷上，比拿破崙和亞力山大更能無微不至地適合他們必須完成的目的。

三

十九世紀初葉歐洲事件的基本重要的現象，是歐洲各民族的人羣自西向東以及後來自東向西的軍事運動。這個運動的開始是自西向東的運動。要西方人民能夠完成他們向莫斯科的軍事運動，必須：（一）他們形成一個那麼大的軍事團體，牠要能夠承當東方軍事團體的抵抗；（二）他們否認一切已有的傳統和習慣，和（三）在完成這個軍事運動時，他們有一個立於領導地位的人，這個人要能爲他自己和他們辯護這個運動中所發生的欺騙、搶刼、和屠殺。

從法國革命開始，舊的不夠偉大的團體崩潰了，舊習慣和傳統消滅了；新規模的團體，

新習慣，和新傳統一步一步地形成了，並且有了這樣一個人，他立於未來運動的領導地位，並且要負起行將發生的事件的全部責任。

一個沒有信仰，沒有習慣，沒有傳統，沒有名望的人，甚至不是一個法國人，似乎是由於最奇怪的機會，在激蕩的法國各黨派之間出現了，並且不加入其中任何一個黨派，升到了顯著的地位。

同僚的無知無識，反對者的軟弱無能和無足重輕，說謊的坦白，以及這個人的昭著的自以為是的小氣，使他升到軍隊的領導地位。在意大利的軍隊中的兵士們的燦爛的美德，敵方的不願戰鬪，他的孩子般的大胆和自信，使他獲得了軍事的榮譽。無數的所謂機會處處陪伴着他。法國執政者們對他的不滿，變得於他有利。他要改變他的注定的路線的屢次試圖都沒有成功：他們沒有歡迎他到俄國去服務，他要到土耳其去服務也沒有成功。㊀在意大利的戰爭期間，他幾次臨近毀滅，每次都意外地得救了。俄軍，就是可以毀壞他的榮譽的俄軍，㊁由於各種外交上的原因，直到他在歐洲出現時才進入歐洲。

他從意大利回來時，看到巴黎的政府是在那樣的解體過程中，在這個政府中的人們

㊀ 毛註：一七九五年八月拿破崙會請求政府派赴土耳其改組砲兵。

不可避免地被排除、被消滅了。使他脫離這個危險境地的機會自動地出現了，那就是無意義的無目的的非洲遠征。這樣的所謂機會又陪伴着他。不可攻的馬爾太島不放一鎗便投降了；最粗心的計劃獲得了勝利。敵方的艦隊，後來不放一隻船通過，放他的全軍過去了。在非洲，對於幾乎沒有武裝的人民，做了罄串的暴行。做這些暴行的人們，尤其是他們的首領，使他們自己相信這是極好的，這是光榮，這好像是凱撒，和馬其頓的亞力山大。

那個光榮與偉大的理想——就是不但不認為自己所做的任何事件是錯的，並且誇耀自己所做的每個罪惡，賦與牠不可解的超自然的意義——這個理想，是注定了領導這個人以及與他有關的人們的，在非洲有了充分的發展。他所做的一切都成功了。瘟疫沒有糾纏他。屠殺俘虜的殘忍，沒有被他看作罪惡。小孩般粗心的、無故的、不光榮的離開非洲，離開不幸中的同伴，被當作了他的功勞；敵人的艦隊又放他通過了兩次。當他已經完全麻醉於他所做的僥倖的罪惡，準備扮演他的角色，沒有任何目的來到巴黎的時候，在一年之前可以使他滅亡的共和政府的解體現在達到了最大的限度，他這個和政黨無關的人的來

⑳ 毛註：拿破崙於一七九八年乘船赴埃及。蘇佛羅夫於一七九九年率軍入意大利，在 Cassano 擊敗 Moreau 在 Trebbia 擊敗 Macdonald 在 Novi 擊敗 Joubert。

臨，現在只能夠提高他的地位了。

他沒有任何計劃，他怕一切；但各政黨拉攏他，要求他加入。只有他一個人，帶着他在意大利和埃及養成的光榮與偉大的理想，自我崇拜的狂想，犯罪的胆量，說謊的坦白——只有他一個人能夠證明要做的事是正當的。

那個等待着他的地位需要他，因此，幾乎和他的意志無關地，不管他的沒有決斷，缺乏計劃，和他所做的一切錯誤，也捲入了目的在攫取權力的共謀，這個共謀獲得了成功。

他被推進了執政委員會的會議裏。他感到恐懼，想要逃走，認爲他自己滅亡了；他假裝昏厥；說出足以致他死命的無意義的話。但先前聰明而驕傲的法國執政委員們，現在覺得他們的角色已經扮演完畢，比他更狼狽了，他們沒有說那些應該說的話來保持他們的權力並且消滅他。

機會，機會，無數的機會，給了他權力；所有的人們，好像是出於共謀，一同鞏固了這種權力。機會造成了當時法國執政委員們那樣的人物，他們服從他；機會造成了巴弗爾一世那樣的人物，他承認他的權力；機會造成一個反對他的共謀，這個共謀不但沒有損害他，且反而加強了他的權力。機會使翁岐安公爵落在他的掌握中，並且意外地使他殺死他，因此這比一

切的方法都更有力量地使羣衆相信他有理，因爲他有權力。機會造成了這個，就是他雖然集中全力準備英吉利的遠征，（這必然要使他毀滅的，）他卻從來不曾實現這個意向，而偶然地攻擊馬克和不戰而降的奧地利人。機會和天才給了他在奧斯特理茲的勝利，並且由於機會，所有的人，不但法國人而且全歐洲的人——只除了沒有參加那些要發生的事件的英國——所有的人，都不管他們先前對於他的罪惡所懷的恐怖和憎惡，現在都承認他的權力，他給他自己的頭銜，他的偉大與光榮的理想，這個理想在所有的人看來是極好的合理的。

好像是估量他們自己並且準備當前的運動，在一八〇五年，〇六年，〇七年，〇九年，西歐的兵力加強着，壯大着，向東方推進了好幾次。一八一一年，在法國組成的一個人羣，和中歐的各國人民合成一個大團體。隨同團體的擴大，爲領導這個運動的人的辯護也力量加大了。在這個大運動之前的十年預備期間，這個人結交了所有的歐洲的君王。世界上的被褫奪權力的君王們，不能用任何合理的理想，反對拿破崙的無意義的光榮與偉大的理想。他們一個一個地連忙向他表示他們的無足重輕。普魯士王派他的妻子去求這個偉人的恩典；奧地利皇帝認爲這個人把凱撒的女兒帶上他的床乃是一種恩惠；教皇，各國的神聖

物的監護人，用他的宗教幫助這個偉人提高地位，與其說是拿破崙準備他自己去執行他的任務，毋甯說是他四周的人使他準備去担負所發生的和應發生的事情的責任。他所做的行爲，罪惡，和小欺騙，沒有一件不立刻在他四周人們的嘴唇上顯得是偉大的事蹟。德國人能夠替他想出的最好的慶祝是耶拿和奧拿斯泰特的慶祝。不但他偉大，而且他的先人，他的兄弟，他的義子，他的妹丈都偉大。一切事情的發生，是爲了奪去他的最後的理性，並且爲他準備可怕的任務。他準備好了的時候，軍隊也準備好了。

侵略軍向東推進，達到了最後的目標——莫斯科，都城被佔領了；俄軍所受的損失，超過敵軍以前的從奧斯特理茲到發格拉姆各次戰爭中所受的損失。但忽然，沒有了接連地用不斷的成功一直把他領至注定的目標的那些機會和那種天才，卻出現了無數的相反的機會，從保羅既諾的受凉，以至嚴寒，和燃燒莫斯科的火星；而代替天才的，是出現了空前的愚蠢和卑鄙。

侵略軍逃跑着，向回轉，又逃跑着，而所有的機會現在已經不贊助他，卻老是反對他了。

自東向西的相反運動發生了，牠和先前自西向東的運動有顯然的相似。在這個大運動之前，在一八〇五，一八〇七，一八〇九年，有過同樣的自東向西運動的企圖；有過同樣的

巨大團體的結合中歐人民同樣的加入這個運動中途同樣的動搖和接近目標時同樣的加速度。

巴黎——極終的目標——達到了。拿破崙的政府和軍隊被毁滅了。拿破崙本人不再有任何意義了；他所有的行爲顯然是又可憐又可憎的；但是又有了不可解說的機會：聯盟國仇恨拿破崙，認爲他是一切不幸的原因；他的實力和權柄被剝奪了，他的罪惡和欺詐被暴露了，在他們看來他應該是一個像他十年之前和一年以後那樣的人，不守法的強盜。但是由於某種奇怪的機會，沒有人明白這個。他的任務還沒有完畢。這個在十年之前一年以後被視爲不法的強盜的人，被送到離法國兩日航程的島上去了，這島是給他作爲他的領土的，還撥給他衞隊，以及因爲某種原故付給他的幾百萬金錢。

四

各國人民的運動在牠的岸邊之內平息了。大運動的波濤低落了，在平靜的海面上發生了漩渦，外交家們在漩渦裏旋轉着，以爲是他們造成了運動的平靜。

但平靜的海忽然蕩動了。外交家們以爲，他們的不和，是新壓力的原因；他們期待他們的君主之間的戰爭，他們覺得這個局面是無法解決的。但他們覺得，正在翻騰的這個波濤，並不是從他們所期待的那方面發生出來的。那個同樣的波浪，是從那個同樣的運動起點——巴黎——發出來的。從西方發生了這個運動的最後的回濺；這個回濺的作用是解決那似乎無法解決的外交困難，結束這個時代的軍事運動。

那個糜爛法國的人，沒有共謀，沒有兵，獨自回到法國來了。任何衞兵可以逮捕他；但是由於奇怪的機會，不但沒有人抓他，而且大家都熱烈地歡迎這個他們在一天之前所咒罵的，一個月之後又要咒駡的人。

爲了證明這個最後的共同的一幕是對的，這個人仍然是需要的。

這一幕是表演了。

最後的角色是扮演了。演員奉命卸去衣裝，洗去鉛粉和胭脂：不再需要他了。

經過了好幾年，在這個期間，這個人孤獨地在他的島上，向他自己表演一幕可憐的喜劇，他欺詐，說謊，在不需要辯護的時候，辯護着他的行爲，並且在那隻不可見的手指導着他的時候，向世界表明人們當作權力的東西是什麼。

舞台監督，完結了這個戲劇，脫卸了演員的衣服，把他指示給我們。

『看吧，你們相信的是什麽！這就是他！你們現在明白了，不是他，卻是我感動了你們的嗎？』

但人們被運動力量弄昏眩了，很久沒有了解這一點。

亞力山大一世的生活顯出了更大的連貫性與必然性，他就是領導自東向西的相反運動的人。

那個遮蓋了別人、領導自東向西這個運動的人，所需要的是什麽呢？

所需要的，是正義感，對歐洲事件的同情，但這要是遠大的不被微小興趣所掩蔽的同情；所需要的是對於同伴們——卽當時的帝王們——的道德的優越；需要溫良的、動人的個性；以及對拿破崙的個人怨恨。亞力山大一世有這一切；這一切是他的過去的全部的生活中無數的所謂機會預先準備的：牠們是教育、自由主義的設施、周圍的顧問們，奧斯特理茲，提爾西特，和厄爾孚特。

在民族戰爭時期，這個人不活動，因爲不需要他。但是在全面的歐洲戰爭一旦顯出了牠的必要時，這個人便在指定的時間，在適當的地方出現了，並且聯合歐洲各國，領導他們

去達到目的。

目的達到了。在一八一五年的最後戰爭之後，亞力山大有了可能的人類的最高的權力。他怎樣運用這個權力呢？

亞力山大一世，歐洲的仲裁人，他從他的早年就只努力爲他的人民謀幸福，是祖國的自由改革的發動人，現在，當他似乎有了最大的權力，因而有了爲他的人民造福的可能性的時候，當拿破崙在放逐中作出兒戲的說謊的計劃，說、假使他有權力他便要如何造福人類的時候，亞力山大一世完成了他的任務，感覺到上帝的手在控制他，他忽然認知了這個假定權力的無足重視，離棄了這種權力，把牠交給被他輕視的可鄙的人們，他只說：

『不是爲我們，不是爲我們，而是爲了你的名！㊀我是一個人，和你們一樣；讓我像一個人那樣地活着，想到我的靈魂和上帝。㊁』

㊀毛註：亞力山大命令鑄造一種徽章紀念一八一二年法軍之敗，牠上面有這話。

㊁毛註：托氏在此或許是採用了在俄國流傳多年的一種信念，即是，亞力山大一世不死於一八二五年，而祕密隱居在西比利亞，直到一八六六年。他的石棺在一九二七年打開時是空的。

好像太陽和太空的每一分子是一個球體，牠本身是完全的，同時又是大得爲人類所不了解的那整體的一部份——同樣地，每一個人在他自身之內有他的各種目的，然而他具有這些目的，是爲了服務人類所不了解的總目的。

停在花上的蜂子螫了一個小孩。這個小孩怕蜂子，說蜂子的目的是螫人。一個詩人欣賞蜂子在花蕚裏吮吸，說蜂子的目的是吸取花香。一個養蜂人看到蜂子收集花粉與甜汁，帶到蜂巢裏去，說蜂子的目的是採蜜。另一個養蜂人，更密切研究了蜂羣生活，說蜂子收集花粉與甜汁是爲了喂小蜂，養育后蜂，蜂子的目的是種族的延綿。植物學家看到蜂子帶了雄花的粉飛到雌蕊上，使雌蕊受孕，植物學家認爲這就是蜂子的目的。另一個人，研究植物移種，看到蜂子助成這個移種，於是這個新的觀察者可以說，這就是蜂子的目的。但是蜂子的最後目的不是人類智慧所能發現的第一個、第二個、或第三個目的可以說完的。在這些目的的發現中，人類的智慧愈升高，最後的目的是人類智慧愈不能了解的。

而人類所能了解的，只是觀察蜂子的生活和他種生命現象的關係。關於歷史人物和民族的目的，也是如此的。

五

一八一三年娜塔莎嫁別素號夫，這個婚事是老羅斯托夫家中最後的一件喜事。同一年，依利亞·安德來伊支伯爵死了；事情總是這樣的，在他死後，老家庭破散了。

上年的事件：莫斯科火災和逃出莫斯科，安德來公爵的死和娜塔莎的失望，彼恰的死，伯爵夫人的悲哀，這一切，好像接連的打擊，都落在老伯爵的頭上。他似乎不明白，並且覺得自己不能明白這一切事件的意義，他在精神上垂低了他的老年的頭，好像等待並祈求新的打擊來結束他的生命。他有時顯得恐怖而心神恍惚，有時顯得不自然地活潑而有進取心。

娜塔莎的結婚在外表上使他忙了一些時候。他定午飯晚餐，顯然是想要顯得愉快；但他的愉快不像從前那樣有傳染性，卻反之引起了認識他的，愛他的人們的同情。

在彼挨爾夫婦離開之後，他安靜下來了，並且對愁悶開始抱怨了。幾天之後，他生病躺在床上了。在生病的頭幾天，雖然有醫生的安慰，他卻知道自己不會起來的了。伯爵夫人不

解衣地在他的枕邊的椅子上過了兩星期。每次她給他藥品時，他都啜泣着，沉默地吻她的手。在最後的一天，他啜泣着請求妻子和不在面前的兒子饒恕他浪費了家產——這是他所感覺到的最大的罪過。受了聖餐禮和終油禮，他安靜死去了。第二天，成羣的友人來向死者致最後的敬念，充滿了羅斯托夫家所租的屋子。所有的這些友人，常常在他家裏吃飯跳舞，常常嘲笑他，現在都帶了同樣的內心責備和心情感動，似乎是向誰在替自己辯護，說：

『是的，無論他是什麼樣的，他卻是一個最好的人。這種人現在已經遇不着了……誰沒有弱點呢？……』

正在伯爵的家境那麽困難，並且不能設想，假使他再活一年，便將如何了結的時候，他意外地死去了。

尼考拉在接到父親逝世的消息時，正隨着俄國軍隊住在巴黎。他立即辭職了。沒有等待批准，就請假來到莫斯科。在伯爵死後的一個月，金錢的情形完全明瞭了，各項小債務總和的數量令人驚異，這些小債務是無人懷疑的。債務比財產的價值大一倍。

親戚朋友們勸尼考拉拒絕遺產。但尼考拉認爲拒絕遺產便是汚辱他視同神聖的父親的英靈，因此他不願聽到拒絕的話，他接受了遺產和還債的義務。

債主們，在老伯爵生前，被他的任性的厚意對於他們所生的空洞而有力的影響所束縛，沉默了很久，現在都突然來索債了。這樣的事情總是有的，他們發生了爭執——誰先得錢，就是這些持有作爲餽贈的期票的人，如同米濟卡和別人，現在成了最勒逼的債主。他們不讓尼考拉展期，不給他安靜，那些似乎可憐老伯爵——他使他們受到損失（假使是損失的話）——的人，現在都無情地逼迫那個顯然對他們並無契約的責任、而是他自動地承認還債的年輕的承繼人。

尼考拉所提出的計劃沒有一件成功；財產照半價拍賣了，還有一半的債務沒有賠付。尼考拉接受了妹丈別素號夫借給他的三萬盧布，賠付了那部份他認爲是現款的眞正的債務。避免因爲其餘債務而坐牢，債主們這樣地恐嚇他的，他又去服務了。

在軍中他可以最先補升團長，但從軍是不可能的，因爲母親現在抓牢了兒子，好像抓着生命的最後的寄托物一樣，因此，雖然不願意留在莫斯科和他從前相識的人在一起，雖然他厭惡文職，他卻在莫斯科接受了一個文職，於是他脫下他心愛的軍服，和母親和索尼亞住在謝夫采夫·夫拉饒克衕㊀的小屋裏。

㊀ 毛註：莫斯科的貧窮區。

娜塔莎和彼挨爾這時住在彼得堡，關於尼考拉的情形沒有明白的了解。尼考拉借了妹丈的錢，極力對他隱瞞自己的貧困的情形。尼考拉的境況是特別困難，因爲他不但要用一千二百盧布的薪水維持自己，索尼亞，和母親，而且還要那樣地供養母親，就是不讓她注意到他的貧困。伯爵夫人不能夠明白，沒有她從小所習慣的奢華的環境也可以生活，並且不明白那對於兒子是多麽困難，她不斷地時而要求用車子（他們沒有馬車了）去接朋友，時而爲她自己要求貴重的食品，爲兒子要求酒，時而要錢對娜塔莎、索尼亞和尼考拉自己買意外的禮品。

索尼亞主持家事，服侍舅母，大聲地讀書給她聽，忍受她的任性和暗下的惡意，並且幫同尼考拉對老伯爵夫人隱瞞他們的貧窮的家境。尼考拉爲了她對於他的母親所做的一切，覺得自己受了索尼亞不可報答的恩，他欽佩她的忍耐和忠順，但極力地疏遠她。

他似乎在心裏責備她：爲了她太完善，爲了她沒有可以責備的地方。她有人們所重視的一切的優點；卻幾乎沒有可以使他愛她的地方。他覺得，他愈重視她，愈不愛她。他相信她在信中所說的她給他自由的話；他現在對她的舉止，好像是他們之間所有過的一切，是早已忘記了，並且決不能夠恢復了。

尼考拉的境況越來越壞了㊀從薪俸裏抽錢儲存的念頭成了夢想。他不但抽不出錢儲存，並且爲了滿足母親的要求，他甚至借了小債務。他想不出脫離這種境況的出路。他的女性親戚們向他提議過的娶富家女子的意思，是他所反對的。另一個脫離這種境況的出路——母親的死——是他從來沒有想到的。他不需要任何東西，不希望任何東西；他在心裏面，對於他自己無怨言的忍受境況，感覺到憂傷而嚴厲的喜悅。他極力躲避從前的熟人，以及他們的同情，和令人憤慨的幫助的提議；他避免了一切的消遣和娛樂，甚至在家裏他什麽也不做，除了和母親玩牌，在房中沉默地走來走去，一袋一袋地吸煙。他似乎是小心地在他的心中維持着那種憂鬱的心情，只有在這種心情中他才覺得他能夠忍受自己的境況。

六

㊀毛註：尼考拉·羅斯托夫在父親死後的生活，是做照作者的父親尼考拉·托爾斯泰的。作者寫戰爭與和平時，姑母塔蒂安娜（卽書中的索尼亞）還住在他家。作者是複述他所密切認識的人們的實際心情和行爲。

冬初，瑪麗亞公爵小姐到莫斯科來了。從城市的傳聞中，她知道了羅斯托夫家的境況，知道了如何地『兒子爲了母親犧牲他自己。』——城裏的人這麼說。

『我對他並不希望別的東西，』瑪麗亞公爵小姐向自己說，感覺到她對他的愛情的一種快樂的證實。想起她對他們全家的友誼和近於親戚般的關係，她覺得她應該去看他們。但想起他和尼考拉在福羅涅示的關係，她又怕這麼做了。然而在她來到莫斯科幾個星期之後，她作了極大的努力，看羅斯托夫家的人去了。

尼考拉最先遇見她，因爲到伯爵夫人的房裏去，一定要經過他的房。在初見她的時候，尼考拉的臉上沒有瑪麗亞公爵小姐所期待的高興的表情，卻是公爵小姐從前沒有看見過的冷淡，生硬，和驕傲的表情，尼考拉問了她的健康，陪她去見母親，坐了五分鐘，就走到房外去了。

當瑪麗亞公爵小姐走出伯爵夫人的房間時，尼考拉又遇見了她，特別莊重地、生硬地、把她送到前廳，對她的關於伯爵夫人健康的探詢，他沒有回答一個字。『與你何關！讓我安靜吧，』他的目光這麼說。

『爲什麼她要到這裏來？她需要什麼？我看不慣這些小姐們和這些禮節！』在公爵小

姐的馬車離開之後，他大聲地當索尼亞的面說，顯然不能壓制他的惱怒。

『啊，怎麼能說這樣的話，尼考拉！』索尼亞說，卻難以隱藏她的高興『她是那麼善良，媽媽那麼喜歡她。』

尼考拉沒有回答，只想要不再說到公爵小姐。但自她來拜訪以後，老伯爵夫人每天要提到她幾次。

伯爵夫人稱讚她，要求兒子去看她，表示希望常常看見她，然而同時，她說到她的時候，總是有脾氣。

在母親說到公爵小姐時，尼考拉極力沉默着，但他的沉默激怒了伯爵夫人。

『她是很高貴很好的女孩子，』她說『你應該去看她。你還是要看看人的；我想，你和我們在一起要覺得無趣的。』

『但我一點也不希望這樣，媽媽。』

『有時你想要看人，現在又不想了。我親愛的，我眞不了解你。有時你覺得無聊，有時你忽然什麼人也不想看。』

『但我沒有說過，我覺得無聊。』

『哦，你自己說的，你不想看見她。她是很高貴的女孩子，你總是歡喜她；現在你忽然有了什麼道理。一切都瞞我。』

『但是，一點也沒有，媽媽。』

『假使我要求過你做什麼不愉快的事，但我只是求你去回拜她。似乎禮節上也應該……我求過你，現在我不再麻煩你了，你對母親有祕密。』

『但假使您想要我去，我就去。』

『我是無所謂的；我是爲你才希望這樣的。』

尼考拉嘆了口氣，咬着鬍髭，於是擺着紙牌，極力把他母親的注意力引到別的問題上去。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重複了同樣的談話。

瑪麗亞公爵小姐，在她拜訪了羅斯托夫家和尼考拉對她意外冷淡的接待之後，承認她不想先去拜訪羅斯托夫家是對的。

『我並不期待任何別的東西，』她向自己說，向她自己的驕傲乞助着。『我與他毫無關係，我只想去看老太太，她一向對我好，我受了她的許多恩惠。』

但她不能夠用這些思想使她自己安靜：當她想起她的拜訪時，一種類似懊悔的情緒苦惱着她。雖然她堅強地決定不再到羅斯托夫家去，並且忘掉一切，她卻覺得她自己總是處於困難的地位。當她問她自己苦惱她的東西是什麼的時候，她不得不承認那是她和羅斯托夫的關係。他的冷淡的恭敬的態度，不是出於他對她的情感，（她知道這一點，）但這個態度隱藏着某種東西。她需要明白的就是這個某種東西；她覺得要明白了這個，她才能夠安靜。

仲冬的某一天，她坐在課室裏考核姪兒的功課，這時，僕人來通報說，羅斯托夫來拜訪。她毅然地決定了不洩漏她的祕密，不表示她的不安，她邀了部銳昂小姐一同走進客廳裏。一看見尼考拉的面孔，她就明白了，他來只是爲了盡禮節的，她毅然地決定了保持他對她所持的同樣的態度。

他們說到伯爵夫人的健康，說到共同的朋友，說到最近的戰爭新聞，在禮節所需要的十分鐘過去了的時候（過了這個時候客人就可以起身了，）尼考拉起身告辭了。

公爵小姐藉部銳昂小姐的幫助，使談話進行得很好；但正在最後的那一片刻，在他立起的時候，她是那樣討厭說到與她無關的事情，她是那樣地只想到爲什麼只有她一個人

的生活幸福是那麼少，以致她心不在焉，把明亮的眼睛向前面注視着，坐着不動，沒有注意到他立起來了。

尼考拉看了看她，並且希望做出他沒有注意到她的出神的樣子，和部銳昂小姐說了幾句話，又看了看公爵小姐。她仍然坐着不動，她的溫柔的臉上顯出了痛苦。他忽然爲她難過，茫然地覺得，也許他就是她臉上所表現的悲哀的原因。他想要幫助她，向她說點愉快的話；但他不能夠想出要向她說的話。

『再見，公爵小姐，』他說，

她恢復了神志，紅了臉，深深地嘆了口氣。

『啊，對不起，』她說，好像是睡覺醒來一樣。『您已經要走了嗎，伯爵？哦，再見！但是伯爵夫人的墊子呢？』

『等一下，我就去拿來，』部銳昂小姐說過，走出了房。

兩個人沉默着，偶而地互相地看着。

『是的，公爵小姐，』尼考拉終於憂鬱地微笑着說，『自從我們第一次在保古恰羅佛會面以後，好像並不長久，但是已經過了許多日月了。那時候我們好像都在不幸當中，我寧

顯付出巨大的代價，只要那個時間能夠回頭……但是不得回頭了。』

當他說這話時，公爵小姐把明亮的目光注意地看着他的眼睛，她似乎極力在了解他的話裏的隱藏的意義，牠會向她說明他對她的情感的。

『是的，是的，』她說，『但是您用不着惋惜過去，伯爵。因爲我現在了解您的生活，您會永遠快樂地想起牠的，因爲您現在的生活裏的自我犧牲……』

『我不能接受您的恭維，』他連忙地插言，『相反，我不斷地責備我自己；但這是完全沒有與趣的不愉快的話題。』

他的目光又有了先前的生硬冷淡的表情。但公爵小姐已經又在他身上看出了那個她所知道、她所愛的人，她現在只是和這個人在說話。

『我想，您會讓我說這話的，』她說，『我和您，……和您的家庭是那麼接近，我覺得您不至於以爲我的同情是不合時宜的；但我弄錯了，』她說。她的聲音忽然打顫了。『我不知道爲什麼，』她恢復了鎮靜，繼續說，『您以前不是這樣的，並且……』

『有成千成萬的理由爲什麼，』（他特別強調着這個字眼爲什麼。）『謝謝您，公爵小姐，』他低聲地說。『有時候是難受的。』

『就是這個原因了；就是這個原因了！』內在的聲音在瑪麗亞公爵小姐的心裏說。

『不！我不是只愛他的那個愉快的善良的坦白的神情，和美麗的儀表；我還看到了他的高貴的堅毅的自我犧牲的精神，』她向自己說。『是的，現在他窮，我有錢……是的，只是因爲這個……是的，假使不是這個……』於是回想着他從前的溫柔，她現在看着他的善良而憂鬱的面孔，忽然明白了他冷淡的原因。

『爲什麼，伯爵，爲什麼？』她忽然地幾乎叫起來，不覺地向他靠近着。『爲什麼，告訴我。您一定要告訴我。』

他沉默着。

『伯爵，我不知道您的爲什麼，』她繼續說。『但是我覺得難受，我……我向您承認這個。您因爲什麼原故，想要奪去我們的從前的友誼，這使我痛苦。』她的眼睛裏和聲音裏都有了淚。『我的生活的幸福是那麼少，任何損失都使我痛苦……原諒我，再見。』她忽然地哭起來，從房裏向外走。

『公爵小姐！等一下，看上帝的情面，』他喊叫着，極力要止住她。『公爵小姐！』

她回頭看了一眼。他們默默地彼此眼對眼地看了幾秒鐘，於是那遙遠的不可能的事

情忽然變爲接近的可能的不可免的事情了。

七

一八一四年秋，尼考拉娶了瑪麗亞公爵小姐，帶了妻子、母親、和索尼亞搬到童山居住。

在三年之內，他沒有出售妻子的財產，就贖還了其餘的債務，並在表兄死後接受了一份小額的遺產，償還了彼挨爾的債。

又過了三年，一八二〇年光景，尼考拉那樣地整頓了他的金錢事務，他買了童山附近的一個小田莊，並且談判買回奧特拉德諾祖產的事，這是他的最心愛的幻想。

因爲不得已而開始管理田事，他不久便那麼熱中於農事，以致牠成了他的心愛的幾乎是唯一的事務。

尼考拉是一個尋常的地主，不歡喜改良的方法，特別是當時流行的英國式的改良的方法，他嘲笑關於農事的理論文章，不歡喜工廠，不歡喜種植昂貴的物產，不歡喜買昂貴的種籽，總之，他不單獨地只注意任何一部份的農務。在他眼前的總是只有一個完整的田莊，

而不是牠的任何單獨的部份。田莊上主要的東西，不是土中的氮與空氣中的氧，不是特殊的犂與肥料，而是使氮、氧、肥料、犂、等等發生作用的主要工具——即是農事的工人。當尼考拉問理農事並且開始了解農事的各部門時，農民特別吸引他的注意：他覺得農民不僅僅是工具，而且是目的，是判斷者。起初他觀察農民，力求了解農民所需要的是什麼，他們認爲好的是什麼，壞的是什麼，他只是裝作指導他們，命令他們，實際上只是從農民學習他們的方法，言語，以及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的判斷。直到他了解了農民的趣味和志願，學會了說農民的言語，明白了農民言語中的隱藏的意義，覺得他自己和農民是同類的時候，他才開始大胆地管理他們，即是執行他對於農民們應盡的義務。尼考拉的管理產生了最輝煌的效果。

担任着田莊的管理，尼考拉，由於某種洞察力的稟賦，立刻沒有錯誤地指定了那些假使農民自己能夠選擇便一定會選擇出來的人做管事，村長，和代表，這些職務，從來沒有換過人。在分析肥料的化學成分之前，在深究借方與貸方（他愛這麼嘲笑地說）之前，他查出了農民的牛的數目，用一切可能方法增加了牠的數目。他使農民們家庭維持着最大的團體，不讓他們分家。他同樣地苛待懶惰的，放蕩的，和羸弱的人，並且極力要把他們從團體

裏趕出去。

在播種和收割草稭五穀的時候，他對於他自己的，和農民的田地是同等地注意。很少的地主的莊稼能夠像尼考拉的莊稼播種收割得那麼早、那麼好，並且有那麼多的收成。

他不歡喜和家奴們發生任何關係，叫他們吃白食的，大家都說他放縱了並且姑息了他們。在對於奴僕必須有所決定，特別是在必須處罰的時候，他總是猶豫不決，並且諮詢家裏所有的人；在能夠派家奴去代替農民當兵的時候，他沒有絲毫猶疑地這麼做。在一切有關農民的事件處理中，他從來沒有過絲毫的猶疑。他知道，他的每一個決定會被全體的農民所贊成，只有一個或幾個人反對。

他既不許他自己因爲他想要那麼做，就苛求或處罰一個人，也不許他自己只因爲他希望那麼做、就放鬆或獎賞一個人。他不能夠說出來，他憑什麼標準決定什麼是應該做的，什麼是不應該做的；但在他的心裏這個標準是堅固而確定的。

他常常惱怒地說到某種失敗和混亂：『對於我們俄國農民有什麼辦法呢？』並且以爲他討厭農民。但他盡他的全部的心力愛這個我們俄國的農民和農民的生活方式，就是因此他了解了，並且採用了，那個產生好結果的唯一的農事的方法。●

瑪霞亞伯爵夫人妒嫉丈夫的這種愛好，並且惋惜她不能參加；但她不能了解那個遙遠的、對她是生疏的世界給予她丈夫的那種快樂和苦惱。她不能明白，他天一亮就起身，在田地上或打穀場上度過整個的上午，在播種、刈割、或收穫之後回來和她一道吃茶的時候，他爲什麼是那麼特別地興奮而快樂。她不明白，爲什麼他是那麼羡慕欣喜地說到那個富足的、勤勞的、和他的家庭整夜地運送禾綑的農民馬特未·葉爾米升的田事；或者說到，在別人還沒有收割的時候，他自己的草已經成堆了。她不明白，當暖和的細雨落在乾萎的燕麥嫩芽上的時候，他爲什麼那麼高興地從窗口跨上露台，在鬍子底下微笑着，並且睞眼；或者在刈草或收割的期間，風把險惡的雲吹散的時候，他爲什麼臉上發紅，曬得淌汗，頭髮上發出艾與龍胆的氣味，從打穀場上走來，高興地用手搓着臉，說：『那麼再有一天，我的和農民的收成都要進倉了。』

她更不明白，爲什麼，他，有善良的心，永遠準備先承她的意志，他在她爲了向她求情的農婦農夫請求免除工作的時候，便幾乎是感到絕望，爲什麼，他善良的尼考拉，固執地拒絕

一 毛註：此處所寫尼考拉的農事方法和他對農民的態度很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二者都是根據托氏自己在一八六二——一八八〇年的處理方法。

她,憤怒地要求她不要干涉別人的事。她覺得他有一個特殊的、他所至愛的世界,牠具有她不了解的某些法則。

她有時極力要了解他,向他說到他的好處,就是他為他的家奴們所做的福利,這時他便生氣,回答說:『一點也不是的,我心裏從來沒有想到過;我不要為他們的福利去做那件事。那一切隣人的福利,那一切是詩話和奇談。我所需要的是我們的小孩不要討飯,我一定要在我活着的時候改善我們的境遇,沒有別的了。因此需要秩序,需要嚴格……沒有別的了!』他說,握着急性的拳頭。『還有公正,當然的,』他又說。『假使農民受餓受寒,只有一匹可憐的馬,他便不能替他自己、也不能替我做出工作了。』

大概正是因為尼考拉不讓他自己想到他是為了別人,為了德行在做什麼——他所做的、一切,都有好結果:他的財產迅速地增加;隣近的農奴來請求他收買他們,並且在他死後很久,農奴們還對於他的管理,保存着敬意的紀念。『他是一個地主……農民的事情在先。他自己的事情在後。他不寬縱人的。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好地主。』

八

然而在他的農事管理方面，只有一件事有時使尼考拉苦惱，這就是他的暴躁脾氣，和他的驃騎兵的好用拳頭的舊習慣。在起初的時候，他並不覺得這有任何可咎的地方，但在他結婚的第二年，他對於這種處罰的見解忽然改變了。

有一個夏天，他把代替逝世的德篷的、被控了各種欺騙和不良行爲的村長從保古恰羅佛找來了。尼考拉到階台上去問他，在村長作了一些回答之後，便從門廊裏傳來了喊叫聲和擊打聲。回到屋內吃飯時，尼考拉走到妻子的面前，她低頭坐着在繡花，他照例地開始向她說到他早上所做的一切，順便說到保古恰羅佛的村長。瑪麗亞伯爵夫人的臉發紅又發白，抵着嘴唇，仍舊低頭坐着，對於丈夫的話沒有回答。

『這個胆大的混蛋，』他說，一想到他便發火了。『哦，假若他向我說他吃醉了酒，他不知道……但是你怎麽啦，瑪麗？』他忽然問。

瑪麗亞伯爵夫人抬起頭，想說什麽，但又趕快地低了頭，皺起了嘴唇。

『你怎麽啦？你有什麽事？親愛的……』

不好看的瑪麗亞伯爵夫人，在哭的時候總是好看。她從來沒有因爲痛苦和惱怒而哭；總是因爲悲哀與憐憫而哭。而當她哭的時候，他的明亮的眼睛便有了不可抵抗的魔力。

尼考拉剛抓住她的手，她便不能夠約制她自己，哭起來了。

『尼考拉，我知道了……他有錯，但你，爲什麼你？尼考拉，……』她用雙手遮了她的臉。

尼考拉沉默着，臉色赤紅，離開了她，開始在房中沉默地來回走動。他明白了她爲什麼哭；但他不能忽然地在他心中和她同意，認爲他從小習慣的事，他認爲最尋常的事，是錯誤的。

『這是心腸軟，是嚕囌，還是她有理？』他問自己。他還沒有決定這個問題，便又看了看她的痛苦而可愛的臉，於是忽然明白了是她有理，而他早已是對他自己犯錯了。

『瑪麗，』他走到她面前低聲地說，『這事決不會再有了；我向你保證。決不會有了，』他用顫抖的聲音說，好像小孩子求恕一樣。

淚水從伯爵夫人的眼裏流得更湧了。她抓住丈夫的手，吻了一下。

『尼考拉，你爲什麼把浮雕戒指弄破了？』爲了變換話題，她看着他的手說，他手上有一個拉俄孔人頭像的戒指。

『今天還是同樣的事情。啊，瑪麗，不要向我提到這個了！』他又臉紅了。『我向你保證，決不再做這樣的事了。讓這個永遠地做我的紀念物，』他指着破戒指說

從那時起，當他和村長們和管家們談話時，他的血一湧上了他的臉，他的手一握成了拳頭，尼考拉便轉動手指上的破戒指，在使他發怒的人面前垂下了眼睛。但在一年之中，仍然忘記了兩次，然後，他又走到妻子的面前認錯，又保證說，這確實是最後一次了。

『瑪麗，你當眞輕視我嗎？』他問她說。『這是我應得的。』

『假使你覺得你不能夠約制自己的時候，你就走開，趕快走開。』瑪麗亞伯爵夫人憂鬱地說，極力安慰丈夫。

在本省的貴族當中，尼考拉被人尊敬，但不被人喜歡。貴族的興趣並不引他注意。因此有些人認爲他驕傲。有些人認爲他愚蠢。整個的夏天，從春播到收穫，他都忙於農事的經營。秋間，他像他在經營農事時那樣實事求是地、認眞地從事打獵，帶他的獵隊出門一兩個月。冬天他訪問別的村莊，或者讀書。他所閱讀的書主要地是歷史書籍，他每年要花相當的錢定購。照他說，他替他自己購置一些重要的圖書，並且規定了他要讀完他所購買的一切書籍。他帶着嚴肅的樣子坐在書房裏閱讀；這件事最初被他當作一種責任，加在自己身上，但後來變成了習慣的工作，給他一種特別的樂趣，使他覺得他是在做嚴肅的工作。除了因事出門，冬天大部份時間他是在家裏，和家裏的人在一起，參與母親和小孩們之間的瑣事。他

和妻子越來越親密了，每天發現她的新的精神的實物。

索尼亞自從尼考拉結婚以後，便住在他的家裏。在他結婚之前，尼考拉已經和妻子說過他和索尼亞之間所發生的一切，譴責自己，卻稱讚她。他要求過瑪麗亞公爵小姐對待他的表妹親善仁愛。瑪麗亞伯爵夫人充分地明白她的丈夫對不起索尼亞；也覺得她自己對不起索尼亞；她覺得她的財產影響了尼考拉的擇配，她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責備索尼亞，她希望愛索尼亞；但是她不但不愛她，而且常常發現她的心中對她的惡感，不能克制。

有一天她和她的朋友娜塔莎說到索尼亞以及她對她的不公道。

「你知道，」娜塔莎說，「你常常讀福音書；那裏有一個地方正是說到索尼亞的。」

「什麼？」瑪麗亞伯爵夫人驚異地問。

「『有者被給，而沒有者被奪，』你記得嗎？她是沒有者。爲什麼？我不知道；也許她沒有自私，我不知道。但她被奪，被奪去了一切。有時我非常可憐她；從前我非常希望尼考拉娶她；但我總是好像預感到這件事不會實現的。她是一朵不結果實的花，你知道，好像是莓子的花。有時我可憐她，但是有時我想她並不像我們一樣地感覺到這個。」

雖然瑪麗亞伯爵夫人向娜塔莎說，福音書上這些話不能這樣地去解釋的，但是看到

索尼亞，她又同意娜塔莎的解釋了。確實索尼亞似乎並不覺得她的境況痛苦，並且完全安於這種不結果實的花的命運。她似乎是與其說歡喜各個人，毋寧說歡喜整個的家庭。她好像一隻貓，不依戀人，卻依戀房屋。她侍候老伯爵夫人，撫愛並且姑息小孩們，永遠準備去做小的服務，這是她所擅長的；但這一切不覺地被接受，卻只有很少的感激……

童山的莊房是重新建造的，卻不是按照公爵在世時的規模。

在窮困時所開始建造的屋子是簡單之至的。在舊石基上的大屋子是木料的，只是內部塗了灰泥。地板沒有塗漆，寬大的房屋裏只佈置了最簡單的硬沙發，安樂椅，桌子和椅子，這都是自家的木匠用自己的樺樹做成的。屋子很大，有家奴的下房和客房。羅斯托夫家和保爾康斯基家的親戚有時全家到童山來作客，帶十六匹馬，幾十個僕人，住幾個月。此外，一年中有四次，在主人夫婦的命名日與生日，有上百的客人來過一兩天。一年中其餘的時間都過着不間斷的規律的生活，有日常的工作，有茶和自家的物產所做的早餐、午飯和晚飯。

九

到了一八二〇年十二月五日冬季聖·尼考拉節日的前夜。這年，娜塔莎和小孩們和丈夫從秋初就在哥哥家作客。彼挨爾到彼得堡去了，照他說，他要爲他自己的事情，在那裏過三個星期，但他已經在那裏過了快有七個星期。他們時時刻刻等待着他回來。

十二月五日，除了別素號夫的家庭，還有尼考拉的老朋友、退休的發西利·德米銳特支·皆尼索夫將軍在羅斯托夫家作客。

六日是祝期，要有許多客人來的，尼考拉知道他要脫下寬短衣，穿上禮服和尖頭的緊靴，到他新建的教堂裏去，然後受賀，宴客，說到貴族的選舉㊀和收成；但是他覺得他在前一天仍然有理由照常地過日子的。在午飯前，尼考拉審核了銳阿桑的村莊的管事的帳目，這是他的內姪的財產；他寫了兩封公事信，視察了穀倉牛圈馬廐。他定了辦法防止他所預料的明天的隆重慶祝中農民的大醉，然後回家吃午飯，沒有功夫和妻子單獨說話，便坐在有二十套食具的長桌上，全家的人都在這裏了。桌上有他的母親和她同住的老女伴別洛發；他的妻子，他的三個小孩，保姆，教師，內姪和他的教師，索尼亞，皆尼索夫，娜塔莎，她的三個小孩，他們的保姆，和安居在童山的公爵的建築師老人米哈伊·依發尼支。

㊀毛註：各省貴族有一個組織，按期集會選舉，在地方行政上有相當勢力。

瑪麗亞伯爵夫人坐在桌子的另一頭。在丈夫剛坐到他的位子上的時候，由於他拿餐布以及迅速推開面前茶杯和酒杯的姿勢，瑪麗亞伯爵夫人便斷定他的情緒不佳，這是在他從農場上來吃飯的時候，特別是在吃湯之前偶然會有的情形。瑪麗亞伯爵夫人很知道丈夫的這種脾氣，當她自己脾氣好的時候，她便安靜地等待着他吃完了湯，然後她開始和他說話，使他承認沒有發脾氣的理由，但是這天她完全忘記了她的這種觀察；因爲他無故地向她發火，覺得傷心，她覺得自己是不幸的。她問他到哪裏去的。他回答了，她又問，農事上的一切是否都很好。他因爲她的不自然的語氣不快地皺了皺眉，連忙地回答了她。

『那末，我沒有錯，』瑪麗亞伯爵夫人想。『他爲什麼對我發火？』在他答話的態度上，瑪麗亞伯爵夫人聽出他不高興她，並且希望停止談話。她覺得她自己的話不自然；但是她不能夠約制自己不再問幾句話。

由於皆尼索夫，吃飯時的談話立刻變成了共同的，生動的，瑪麗亞伯爵夫人不再同丈夫說話了。當他們離開坐位，來感謝老伯爵夫人㊀的時候，瑪麗亞伯爵夫人伸出她的手，並且吻了丈夫，並且問他爲什麼對她發火。

㊀毛註：俄國風俗，飯後道謝主婦，此處由於禮節，道謝老伯爵夫人，雖然她不是主婦。

『你總是有奇怪的思想；我沒有想到發火，』他說。

但這個總是回答了瑪麗亞伯爵夫人：是的，我發火，但是我不想說。

尼考拉夫婦是那麽要好，甚至由於嫉妒而希望他們不和的索尼亞同老伯爵夫人，也找不出譴責的藉口；但他們之間也有不和的時候。有時，正在最幸福的時間之後，他們當中會忽然有了生疏和敵意的感覺；這種感覺在瑪麗亞伯爵夫人懷孕期間發現的次數最多。此刻他們就是在這樣的時候。

『啊，messieurs et mesdames（諸位先生女士），』尼考拉大聲地，似乎是愉快地說（瑪麗亞伯爵夫人覺得這是有意要使她難受。）『我早上六點鐘就起來了。明天我要受苦，今天我要去休息了。』

他沒有向瑪麗亞伯爵夫人再說別的，便走進小起居室，躺在沙發上了。

『總是這樣的，』瑪麗亞伯爵夫人想。『和大家說話，只是不同我說話。我知道了，知道了，他討厭我。特別是當我在這樣的時候。』她看看自己的高肚子，在鏡中看自己蒼黄憔悴的臉，和比任何時候更大的眼睛。

一切使她覺得不愉快：皆尼索夫的叫聲和笑聲，娜塔沙的話聲，特別是索尼亞迅速地

投給她的目光。

索尼亞總是瑪麗亞伯爵夫人選爲發火的第一個對象。

和客人們坐了一下，一點也沒有了解他們所說的話，她悄悄地走出房，進了育兒室。

小孩們坐在椅子上玩着「到莫斯科去」邀她加入。她坐下來，和他們玩了一會，但關於丈夫和他的無故惱怒的思想，不斷地苦惱着她。她立起來，費力地跕脚走進小起居室。

『也許他沒有睡着；我要和他說明，』她向自己說。她的大孩子安德柔沙，倣倣她，跕脚跟隨着她，瑪麗亞伯爵夫人沒有注意到他。

『Chère Marie, il dort, je crois: il est si fatigué,「親愛的瑪麗，我相信他睡着了；他是那麼疲倦，」』索尼亞在大起居室中說（瑪麗亞伯爵夫人覺得她處處碰見她。）

『安德柔沙會吵醒他的。』

瑪麗亞伯爵夫人回顧了一下，看見了後邊的安德柔沙，覺得索尼亞是對的，正因爲這個，她臉紅了，並且顯然費力地約束了她自己不說難受的話。她沒有說話，但是爲了不聽她的話，作了一個手勢，要安德柔沙跟着她，要他莫吵，她走到門口去了。索尼亞從另外一道門出去了。從尼考拉所睡的房間裏，發出了均匀的，他的妻子熟悉得無微不至的呼吸聲。她聽

着這個呼吸聲，在她面前看見了他的光滑美麗的前額，鬍鬚，和她在靜夜中當他睡着的時候常常看得很久的、他的整個的臉。尼考拉忽然動了一下，哏了一下嗓子，就在這時候安德柔沙在門外叫了：

『爸爸，媽媽站在這裏。』

瑪麗亞伯爵夫人恐懼得臉色發白，開始向兒子作手勢。他不作聲了，有了片刻的對於瑪麗亞伯爵夫人是可怕的沉默。她知道尼考拉是多麽不喜歡有人叫醒他。忽然門裏發出了新的哏嗓子聲和動作聲，尼考拉的不高興的聲音說：

『我沒有片刻的安靜。瑪麗，是你嗎？爲什麽你把他帶到這裏來了？』

『我只是來看看的，我沒有看見……對不起……』

尼考拉咳了一下，又沉默了。瑪麗亞伯爵夫人從門口走開，把兒子帶到育兒室去了。五分鐘後，小小的、黑眼的、三歲的娜塔莎，父親的心愛的，聽哥哥說父親在睡覺，媽媽在起居室裏，她沒有被媽媽看見，跑到父親那裏去了。黑眼的小女兒大胆地開了吱呀的門，把強健的小脚踏着有勁的小步子，走到沙發那裏，看了看父親的睡態，他是背對着她睡的，她踮起脚尖，吻了父親的放在頭下的手。尼考拉臉上帶着親愛的笑容轉過身來。

『娜塔莎，娜塔莎！』瑪麗亞伯爵夫人在門口發出恐懼的低聲，『爸爸要睡覺。』

『不，媽媽，他不要睡，』小小的娜塔莎肯定地回答，『他在笑。』

尼考拉垂下了腿，坐起來，把女兒抱在懷裏。

『進來，瑪莎，』他向妻子說。

瑪麗亞伯爵夫人進了房，坐在丈夫的旁邊。

『我剛才沒有看見他跟我跑來，』她羞怯地說，『我只是來看看的。』

尼考拉用一隻手抱着女兒，看了看妻子，看見她臉上的自疚的表情，用另一手臂摟抱她，吻了她的頭髮。

『我能吻媽媽嗎？』他問娜塔莎。

娜塔莎羞怯地微笑了一下。

『再親，』她用命令的姿勢，指着尼考拉吻過的地方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覺得我發火，』尼考拉說，回答着他知道是在妻子心中的問題。

『你不會知道，在你那樣的時候，我覺得多麼不幸，多麼寂寞。我總覺得……』

『瑪麗，你不要說廢話了。你怎麼不覺得難為情，』他愉快地說。

『我似乎覺得你不能愛我，我那麽醜……一向……而現在……在這樣的情……』

『啊，你多麽可笑！人不是因爲美才可愛，乃是因爲可愛才美。只有瑪爾維娜和別的女人才因爲她們美而被愛的。我愛我的妻子嗎？我不愛，但是，我不知道向你怎麽說。沒有了你，在我們當中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我便好像是完結了，什麽事也不能做了。那麽我愛我的手指嗎？我不愛，那麽試一試，把牠割下來……』

『不，我不是那樣的，但是我明白。那末你不是對我發火嗎？』

『非常發火，』他微笑着說，站起來，抹了抹頭髮，開始在房中來回走動。

『你知道，瑪麗，我想的是什麽嗎？』他開始說，現在，已經有了和解，他立刻在妻子面前出聲地思想着。

他沒有問她是否準備了聽他說話；他覺得這是無關重要的。他有了一個思想，因此這也是她的思想。他向她說他打算挽留彼挨爾和他們在一起過到春天。

瑪麗亞伯爵夫人聽完了他的話，表示了一點意見，於是開始輪到她出聲地思想。她的思想是關於小孩們的。

『現在已經看得出婦女的樣子了。』她指着小小的娜塔莎用法語說。『你責備我們

婦女沒有邏輯。但她就是我們的邏輯。我說：爸爸要睡，但她說：不是的，他在笑。她是對的。』瑪麗亞伯爵夫人幸福地微笑着說。

『是的，是的，』尼考拉把女兒抱在有力的手裏，把她高高地舉起來，放在他的肩上坐着，抓住她的小腿兒，開始在房中走動着。父女倆都有同樣的無憂無慮的幸福的面孔。

『你知道，你也許是不公平的。你太愛這一個了，』瑪麗亞伯爵夫人用法語，低聲說。

『是的，但是怎麼辦呢？……我極力不要表示……』

這時從門廊和前廳裏傳來了門的滑輪聲和脚步聲，好像是來了什麼人的聲音。

『有人來了。』

『我相信是彼挨爾，我去看看，』瑪麗亞伯爵夫人說，走出房去了。

她走了之後，尼考拉讓自己架着女兒在房中打圈子奔跑。他喘着氣，迅速地從肩上放下歡笑的女兒，把她摟在懷裏。他的跳動使他想起了跳舞，他看着女兒的快樂的小圓臉，他想到，在他變成了老人、帶她出門，像他的逝世的父親和女兒跳丹尼·古柏舞那樣地，和她跳美最佳舞的時候，她是什麼樣子。

『是他，是他，尼考拉，』幾分鐘後，瑪麗亞伯爵夫人回到房裏來說。『現在，我們的娜塔

涉有生氣了。應該看看她的歡喜，看看他因爲過了期限馬上就要受到的責備。來，我們快點去，我們去！你該放下她了，』她微笑着說，看着纏住父親的女兒。

尼希拉抓着女兒的臂走出去了。

瑪麗亞伯爵夫人留在起居室裏。

『我決不，決不相信，』她低聲向自己說，『我能夠這樣幸福。』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但正在這個時候，她嘆了口氣，一種暗地的憂愁表現在她的深深的目光裏。似乎是在她所感覺的幸福之外，還有別的此生得不到的幸福，這幸福是她現在不覺地所想起的。

十

娜塔莎在一八一三年初春結婚，在一八二〇年已經有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兒子是她所希望的，是她現在自己喂奶的。她長胖了，發寬了，因此難以認得出這個強壯的母親就是從前消瘦活潑的娜塔莎。她的面貌確定了，具有安靜的溫柔的明朗的表情。她臉上沒有了從前那種不斷地燃燒的，組成她的魔力的熱情火炎。現在只有她的臉和身體可以常常

看見，她的心靈完全看不見了。只看見一個強壯的美麗的多產的母親。從前的火炎現在很少燃燒了。牠只在這樣的時候才燃起來，就是像現在，在她的丈夫回家的時候，在小孩恢復健康的時候，或者在她和瑪麗亞伯爵夫人談到安德來公爵的時候，（她從來沒有向丈夫提到他，她以爲丈夫會妒嫉她對於安德來公爵的紀念，）或者，很少有的，在什麼東西偶然引起她在婚後完全丟棄的歌唱的時候。在這種少有的，當她的從前的火炎在她豐滿美麗的身體中燃起的時候，她比從前更加動人了。

在婚後，娜塔莎和丈夫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莫斯科鄉下，在母親那裏，卽是在尼考拉家裏都住過。年輕的別素號發伯爵夫人很少在交際場中露面，那些看見她的人都不歡喜她了。她不動人，又不可愛。娜塔莎不是愛孤獨（她不知道她是否愛孤獨，她甚至覺得她不，）但是她懷孕、生產、喂養小孩，參與丈夫的每一分鐘的生活，她只有放棄社交生活，才能夠滿足這些要求。所有的在娜塔莎婚前認識她的人，都詫異她所發生的這種改變，好像是詫異什麼非常的事情一樣。只有老伯爵夫人，憑了母親的本能，知道娜塔莎的一切熱情衝動只是起源於要求有家庭，有丈夫（像她在奧特拉德諾與其說是玩笑地毋寧說是誠意地所呼叫的，）——只有她的母親因爲那些不了解娜塔莎的人們的驚訝而覺得詫異，一

再地說她一向知道娜塔莎要成爲模範的妻子和母親。

『她只使她對丈夫和小孩的愛情達到極點，』伯爵夫人說，『因此甚至顯得是愚蠢的。』

娜塔莎不遵守許多聰明人，特別是法國人所宣傳的那種金科玉律，就是主張女子在結婚時，不該疏忽她自己，不該拋棄自己的才能，應該比少女時代更加注意自己的儀表，應該吸引她的丈夫像他還沒有做她的丈夫的時候一樣，反之，娜塔莎立刻拋棄了她所有的誘惑物，其中異常有力量的一種是唱歌。她拋棄了唱歌，正因爲這是她的強有力的誘惑物。娜塔莎並不關心她自己的態度，或者語言的文雅，或者要向她的丈夫表現她的最好的儀態，也不關心她的服裝，或者不要使她的苛求妨礙她的丈夫。她所做的一切都違反那些規條。她覺得，從前她的本能教她使用的那些誘惑物，現在在她丈夫的眼睛裏只顯得可笑了，她在第一分鐘便完全委身於她的丈夫——即是，把整個的心靈貢獻給他，不讓牠有一個角落隱瞞她的丈夫。她覺得她和她丈夫的結合，不是由那吸引他接近她的詩情維持着的，而是別的不能確定的、然而是堅固的東西維持着的，好像她自己的心靈與身體間的接合一樣。

爲了吸引她的丈夫而留鬈髮，穿時髦衣服，唱情歌，在她看來，是和她爲了討她自己的歡心而裝飾她自己同樣地奇怪。裝飾自己，取悅別人，這也許是她所樂意的——她不知道——但她完全沒有功夫這樣。她不注意到唱歌，服裝，不考慮她所說的話，主要的原因是她簡直沒有時間注意這些事情。

我們知道，人有專心注意一件事情的本領，無論這件事顯得是多麼不關重要。我們知道，沒有一件不關重要的事情，在對牠集中注意的時候，不會變爲無限地重要的。

娜塔莎所專心注意的事情，是她的家庭，就是她的丈夫（她應該那樣守着他，要他完全屬於她，屬於家，）和小孩們，（她應該懷孕、生育、喂養、教育他們。）

她，不但用她的智慧，而且用她整個的情感，用她整個的身心，愈深入她所注意的事情，這件事情在她的面前愈擴大，她覺得她自己的力量是愈薄弱，愈不重要，所以她把一切的力量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而她仍然沒有功夫去完成一切她認爲是必要的事情。

在那時候，完全像現在一樣，也有關於女權、關於夫婦關係、關於夫婦的自由與權利的談話和討論，雖然還不像現在這樣叫作問題；但這些問題，不但不引起娜塔莎的興趣，而且她簡直不了解牠們。

這些問題在那時，像現在一樣，只是對於這樣的人才有的，他們只把婚姻看作夫婦倆互相獲得的一種快樂，卽是只看到結婚的初期，卻沒有看到結婚的全部意義乃是家庭。

這種討論和問題，例如這個問題，如何獲得吃飯的最大樂趣，在那時，像現在一樣，對於那些覺得吃飯的目的是營養，婚姻的目的是家庭的人，是不存在的。

假使吃飯的目的是身體的營養，那麽一次吃兩頓飯的人，也可以達到較大的樂趣，但是他不能達到目的，因爲兩頓飯是胃不能夠消化的。

假使婚姻的目的是家庭，那末，想要有許多妻子和丈夫的人，也許可以獲得很多的樂趣，但是這樣就沒有家庭了。

假使吃飯的目的是營養，而結婚的目的是家庭，則整個的問題只有這樣的解決，就是，不要吃得超過胃所能消化的分量，不要讓丈夫或妻子超過一個家庭所需要的數量，卽是一夫一婦。娜塔莎需要一個丈夫，她得到了一個丈夫。這個丈夫給了她一個家庭。她不但不需要另外一個更好的丈夫，而且因爲她的全部的心力都集中在爲這個丈夫和家庭服務上，她不能設想，並且也沒有興趣設想假使有了另外一個丈夫會發生什麽樣的情形。

娜塔莎不歡喜一般的社交團體，但她卻更加看重親戚們——瑪麗亞伯爵夫人，她的

哥哥，母親，和索尼亞。她看重這些人，她可以頭髮散亂地，穿着換裝服，大步地從育兒室走到他們面前，帶着快樂的面孔向他們指示襁褓上不是綠色而是黃色的痕跡，聽他們說安慰的話，——說現在小孩好得很多了。

娜塔莎對自己放縱到那樣的程度，以致她的衣服，她的髮裝，她的錯說的話，她的妬嫉——她妬嫉索尼亞，女教師，所有的好看的不好看的婦女——成了她身邊的人們的通常嘲笑的題材。一般的意見以爲彼挨爾是懼內的，確實是這樣的。在結婚的最初的幾天，娜塔莎便說出了她的要求。彼挨爾非常驚異他妻子的、在他看來是完全新奇的見解，就是他的生活的每一片刻是屬於她和他們家庭的；妻子的要求使彼挨爾驚異，但是也使他覺得滿意，於是他聽從了這些要求。

彼挨爾的服從是這樣的，他不但不敢向任何婦女獻殷懃，而且不敢微笑着和別的婦女談話；他不敢爲了消遣到俱樂部去吃飯，他不敢任意花錢；他不敢長期出門，除非是爲了正事，他的妻子把他的科學研究也包括在正事之內，她一點也不了解科學研究，但她卻很重視。爲了彌補這個，彼挨爾不但在家裏有充分的權利照他自己的意思處理他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處理全家的事情。娜塔莎在家裏使她自己做丈夫的奴隸；當丈夫在做事，——

在他的書房中，讀書或寫作的時候，全家的人都要踮脚走路。只要彼挨爾表示他嗜好什麽，則他所歡喜的事情總是會辦到的。只要他表示他的願望，娜塔莎便跳起來跑去執行。

管理全家的，只是丈夫的假定的命令，即是娜塔莎所極力猜測的彼挨爾的願望。生活方式，居住地址，朋友，親戚，娜塔莎的事務，小孩們的養育，——這一切不但是遵照彼挨爾所表現的意志去做的，而且娜塔莎極力猜測彼挨爾在談話中所說出的思想裏可能流露的意思。並且她能確實地猜中彼挨爾的願望的要點是什麽，一旦猜中了，她便堅固地維持她所猜中的意思。在彼挨爾自己要改變他的願望時，她便用他自己的武器反對他。

例如在彼挨爾所永久記得的困難的時候，在娜塔莎養了第一個體弱的小孩之後，當他們不得不換了三個奶媽而娜塔莎失望得生病的時候，彼挨爾有一天向她說到他所完全同意的盧騷的思想，用奶媽是不自然的有害的。在養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她不管母親、醫生、和丈夫自己的反對——他們都反對她自己喂奶，好像是反對當時聞所未聞的有害的東西一樣，——堅持她自己的主張，從那時候起，所有的小孩都由她自己喂奶。

在發怒的時候，夫婦吵架是常有的事，但在吵架很久之後，彼挨爾高興而驚異地，不但在妻子的言語中而且在行動中發現了他的被她反對過的主張。他不但發現這個主張，而

且發現他的主張在表現的時候清除了被激動和爭吵所引起的一切多餘的東西。

在結婚七年之後，彼挨爾快樂地、堅決地感覺到他不是一個壞人，他感覺到這一點，因爲他在妻子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反映。他覺得在他自己身上，好和壞互相混雜，互相掩映。但在妻子身上，只反映了他的眞正好的地方；一切不是十分好的東西都被拋棄了。這種反映不是由於邏輯的思想，而是由於別的神祕的直接的途徑。

十一

兩個月前，彼挨爾已經在羅斯托夫家作客時，接到了費道爾公爵的信，邀他到彼得堡去討論那裏的某一個團體的會員們所注意的一些重要的問題，彼挨爾是那個團體的主要創辦人之一。

娜塔莎閱讀丈夫的一切信件，她看了這封信，雖然感到丈夫離別的痛苦，卻自動地提議要他到彼得堡去。對於丈夫的一切思想上的抽象的事務，她雖然不了解，卻很重視，她總是恐怕妨礙了丈夫的這種活動。對於彼挨爾看信之後的、畏怯疑問的目光，她回答時要求

他去，但是要限定了他回來的確實的日期。他的假期是四個星期。

自從兩個星期之前，彼挨爾假期屆滿的時候，娜塔莎便陷於不斷的恐怖、悲傷和憤怒的心情中。

皆尼索夫，退休的、不滿現狀的將軍，是在這最後的兩星期中來到的。他驚異地、悲傷地、好像看一個從前所愛過的人的不相似的畫像一樣地、看着娜塔莎。沮喪的寂寞的目光，胡亂的回答，關於小孩的談話，這就是他在從前的仙女的身上所看見所聽到的一切。

在這全部的期間，娜塔莎是悲傷的易怒的，特別是在她的母親、哥哥、索尼亞、或瑪麗亞伯爵夫人安慰她、極力寬恕彼挨爾、並且設想他延遲的原因的時候。

『這都是廢話，都是胡說八道，』娜塔莎說，『他的一切的討論是沒有任何結果的，那全是愚蠢的團體，』她這樣地說到那些事情，而這些事情的巨大的重要性是她所堅決地相信的。於是她走到育兒室去喂她的唯一的兒子彼恰。

當她的三個月的小人物躺在她的懷裏、她感覺到他嘴唇的動作和鼻孔的嗅吸時，沒有人能夠向她說出來像這個小人物向她所說的那麼安慰的理性的話。這個小人物向她說：『你發火，你妬嫉，你想報復他，你駭怕，但我就是他，我就是他……』這是沒有辦法回答

的。這是最眞實不過的。

娜塔莎在這兩個星期的罣念中，那樣地常常跑到小孩那裏去找安慰，那樣地爲他忙，以致把他喂過了份他病了。她躭心他的病，然而同時這正是她所需要的。照顧小孩的時候，她可輕易忍受她對於丈夫的罣念了。

當彼挨爾的車子在門口響的時候，她正在喂小孩，保姆知道怎樣使她的女主人高興，不聲不響地，然而迅速地帶着明朗的臉走進門。

『他來了嗎？』娜塔莎迅速地低聲問，怕她的動作會驚醒了睡着的小孩。

『他來了，太太，』保姆低聲說。

血湧上了娜塔莎的臉，她的腿不覺地走動了；但是跳起來跑出去是不可能的。小孩又睜開眼向她看了一下。『你在這裏，』他似乎這麼說，又懶懶地吮響着嘴唇。

輕輕地拿開了奶頭，娜塔莎把他抖了一會，遞給了保姆，快步地向門口走去。但她在門口停了一下，似乎覺得她的良心責備她高興了，把小孩丟下太快了，於是她回頭看了一下。保姆舉起胛臂，把小孩送過了小床的欄干。

『好，去吧，去吧，太太放心，去吧，』保姆帶着保姆和主婦之間的那種親昵，低聲地微笑

着說。

娜塔莎輕步地跑到前廳去了。

皆尼索夫帶着煙斗從書房走進客廳，這時候第一次認出了娜塔莎。她的煥然一新的臉上流出鮮明的、燦爛的、高興的光輝。

『他來了，』她一面跑着一面向他說，於是皆尼索夫覺得他因爲他所不歡喜的彼挨爾來了而高興。跑進前廳，娜塔莎看見一個穿皮大衣的大漢子在解頸巾。

『他！他！眞的他來了！』她向自己說，於是衝到他身邊，抱住他，把他的頭按在她的胸前，然後把他放開，注視着彼挨爾的幸福的發紅的有風霜的臉。

『是的，這是他；幸福的，滿意的……』

忽然她想起了她在過去兩星期所受的罣念的苦；她臉上所流露的高興不見了；她皺了皺眉，於是連續的譴責和惡語都落在彼挨爾的身上了。

『是的，你很舒服，你很高興，你很快活……我怎樣呢？你至少也要想念小孩們。我喂奶，我的奶不好了……彼恰要死了。但你卻很快活。是的，你快活……』

彼挨爾知道這是不能怪他的，因爲他不能夠早一點回來；他知道她的衝動是不合理

的，他知道這在兩分鐘之後就要過去的；他尤其知道他自己是快活的高興的。他想要微笑，但他卻不敢想到這麼做。他做出可憐的驚恐的臉色，並且低垂了頭。

『我不能夠，憑上帝！但是彼恰怎麼樣？』

『他現在不要緊了，我們去吧。你怎麼不覺得慚愧！但願你知道我沒有你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我多麼痛苦……』

『你很好嗎？』

『我們去吧，我們去吧！』她說，沒有放開他的手臂。於是他們到自己的房裏去了。

當尼考拉夫婦來找彼挨爾時，他在育兒室裏，把醒了的嬰兒托在他的寬大的右掌上，搖弄着他。在他的帶着張開的無牙的小嘴的寬臉上，停留着愉快的笑容。風暴早已過去了，娜塔涉的臉上出現了快樂光明的太陽，她親愛地看着丈夫和小孩。

『和費道爾公爵把一切都談好了嗎？』娜塔涉說。

『是的，好極了。』

『你看，抬起來了，』（娜塔涉意思是說小孩的頭。）『啊，他使我多麼躭心啊。……看見了公爵小姐嗎？眞的她愛那個……』

『是的，你可以想想看……』

這時尼考拉和瑪麗亞伯爵夫人走進來了。彼挨爾沒有從手上放下兒子，低頭和他們接了吻，並且回答了他們的問題。雖然許多有趣的問題必須談到，但顯然戴帽子的愧着頭的小孩吸取了彼挨爾的全部注意。

『多麼可愛啊！』瑪麗亞伯爵夫人說，看着小孩，和他玩着『我不明白這一點，尼考拉，』她向丈夫說，『怎麼你不明白這些小寶貝的魔力。』

『我不明白，我不能夠，』尼考拉說，用冷淡的目光看着小孩。『一塊肉。我們去吧，彼挨爾。』

『然而，他是那麼多情的父親，』瑪麗亞伯爵夫人說，爲丈夫辯解着，『但是只要有了一歲光景……』

『不，彼挨爾很會看護他們，』娜塔涉說。『他說，他的手正是給小孩做椅子的。看呵。』

『啊，但不單是爲了這個，』彼挨爾忽然笑起來說，轉動着小孩，把他交給了保姆。

十二

像每個大家庭那樣，在童山的房屋裏，有幾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住在一起，他們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點，並且互相讓步着，合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這個屋裏所發生的每一事件，對於所有的這些世界，是同樣地重要，同樣地可喜的或悲傷的；但是每一個世界有牠自己的特殊的和別的世界無關的理由去爲某一事件高興或悲傷。

例如彼挨爾回來了，是快樂的重要事件，大家都覺得是如此的。

僕人們是主人的最可靠的裁判者，因爲他們不是憑談話和感情的表現裁判的，而是憑他們的行動與生活方式裁判的，僕人們都高興彼挨爾回來，因爲他們知道，他在家裏的時候，尼考拉伯爵便不每天到農場上去，便更愉快更和藹，還因爲在節日他們都可以得到厚賞。

小孩們和女教師們高興別素號夫回來，因爲沒有一人能像彼挨爾那樣地領導他們過共同生活。只有他一個人能夠在大鋼琴上奏蘇格蘭舞曲（他的唯一的曲子），照他說，他們可以隨着這個曲子跳一切可能的跳舞，並且他確實帶禮物給大家。

尼考林卡·保爾康斯基現在是十五歲的，清瘦的，有鬈曲的金髮與美麗眼睛的，多病而聰明的男孩子了，他高興，因爲彼挨爾叔叔（他這麽稱呼他）是他的羨慕與熱愛的對

象。沒有人向尼考林卡灌輸這種對彼挨爾的特別的愛，他只偶爾看見彼挨爾。瑪麗亞伯爵夫人用了所有的力量使尼考林卡像她一樣地愛她的丈夫，於是尼考林卡愛姑父了，但他帶着幾乎察覺不出的輕視的意味。他還是崇拜彼挨爾。他不想當驃騎兵，不想做一個有聖喬治勳章的騎士，像姑父尼考拉那樣，他希望做一個有學問的、聰明的、善良的人，像彼挨爾那樣。在彼挨爾面前，他的臉上總是有高興的光輝，當彼挨爾和他說話時，他便臉紅喘氣。他不遺漏彼挨爾所說的每一個字，然後他同代撒勒或獨自重行想起並考慮彼挨爾的每一個字的意義，彼挨爾的過去生活，他在一八一二年之前的不幸（關於這個，尼考林卡根據他所聽到的話作成模糊的詩意的想像，）他在莫斯科的冒險，他的囚禁，卜拉東·卡拉他耶夫（他聽彼挨爾說到他，）他對娜塔莎的愛情，（這個孩子也特別地歡喜她，）尤其是彼挨爾和他所記不得的亡父的友誼，這一切使彼挨爾在他眼中成了英雄與聖人。

根據關於他的父親和娜塔莎的斷片的言語，根據彼挨爾說到他的亡父時的興奮，娜塔莎說到他的亡父時的小心而尊敬的溫情，這個剛剛開始揣想愛情的男孩子，明白了他的亡父愛過娜塔莎，並且在臨死時，把她讓給了朋友。這樣的父親，這個孩子所記不得的父親，

在他看來，是一個不能想像的神，他總是帶着下沉的心和又悲又喜的淚追想他。所以這個男孩因爲彼挨爾來了覺得幸福。

客人們高興彼挨爾，因爲他這個人總是使任何團體有生氣而團結。家中成年的人，（且不說他的妻子，）高興這個朋友，因爲有了他就可以把生活過得更輕易更安寧。

老婦人們高興他所帶來的禮物，尤其是高興娜塔莎有生氣了。

彼挨爾感覺到這些不同的世界對於他的不同的看法，忙着滿足每個人的希望。

彼挨爾是最心不在焉的最健忘的人，現在按照他的妻子爲他預備的單子，買來了一切，沒有忘記岳母與內兄的任何使命，贈送別洛發的衣料以及內姪們的玩具。在結婚的初期，妻子的這種要求，——要他去辦並且不要忘記他所購買的一切——使他覺得奇怪；當他在第一次的旅行中，忘記了一切的時候，她的認眞的悲傷使他吃驚。但後來他便習慣了這件事了。他知道娜塔莎不爲自己請求任何東西，而只是在他願意辦的時候爲別人請求，現在，因爲他替全家買了禮品，他發現了一種意外的小孩般的樂趣，並且他沒有忘記任何東西。假使他引起娜塔莎的責備，那只是因爲他買的太多，太貴了。在大部份人看來是她所

有的短處，但在彼挨爾看來卻是她的長處，——在衣履零亂和疏忽自己之外，娜塔莎又加上了吝嗇。

自從彼挨爾開始過着闊支浩大的、住大房屋的家庭生活以來，令他詫異地，他注意到他的花費比以前少了一半，而他最近的困難情形，（主要的是由於前妻的債務）已經開始改善了。

生活低廉，因爲他的生活有了約束：那種最浪費的奢華，那種隨時可以改變的生活，彼挨爾現在已經沒有了，並且不希望再有了。他覺得他的生活方式現在是斷然地規定得一直到死了，他沒有權力改變這個，因此這種生活是較爲節省的。

彼挨爾帶着愉快的笑臉整理他的購買物。

『怎麼樣！』他說，好像店員一樣地放開着一件衣料。

娜塔莎把大女兒放在膝上，坐在他的對面，迅速地把明亮的眼睛從丈夫身上移到他所出示的物品上。

『這是給別洛發的嗎？好極了。』她摸了摸質料。『這要一盧布一尺吧？』

彼挨爾說了價錢。

『太貴了，』娜塔莎說。『啊，小孩們同媽媽要多麼高興哦。但是你用不着替我買了這個，』她說，不能約制她的微笑，讚賞着鑲珍珠的金梳，這是當時剛剛時新的。

『阿代勒勸動了我，她說買吧買吧，』彼挨爾說。

『我什麼時候戴呢？』娜塔莎把牠插在頭髮上，『我什麼時候帶瑪盛卡出去呢？也許那時候又時髦了。哦，我們去吧。』

於是，收起了禮品，他們先到了育兒室，然後去看伯爵夫人。

當彼挨爾和娜塔莎在腋下帶着包子進客室時，伯爵夫人照常地和別洛發在作大排心思牌戲。

伯爵夫人已經六十開外了。頭髮全灰白了，她戴一頂便帽，帽的皺邊繞圍了她的整個的臉。她的臉已經打皺了，上唇凹進去了，眼睛已經昏花了。

在兒子和丈夫接踵地死了之後，她覺得自己是偶然被遺亡在這個世界中的人，沒有任何的生活目的和意義了。她吃、喝、睡覺、醒着，但她不是在生活。生活不給她任何新的印象了。除了安寧，她不想從生活中獲得任何東西，但這個安寧她只能在死裏去找。但在死還未到的時候，她必得生活，卽是使用她的生命力。在她身上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到在很小的孩

子和很老的人身上所看到的特點。她的生活沒有任何外在的目標，只看出她需要運用她的各種性向與功能。她必須吃、睡、思想、說話、流淚、工作、發脾氣，等等，只是因為她有胃腸、頭腦、肌肉、神經和肝脾。她不像人們在年富力壯時那樣的受了外界的刺激做這一切，年富力強時，在人們所向往的目標的後邊，運用功能——這一個目標是沒有被注意到的。她說話只因為生理上她不得不運用肺與舌頭。她哭得像小孩一樣，因為她不得不通鼻子，等等。對精力富強的人是目標的東西，對她顯然是一個藉口。

例如在早晨，特別是假使她在頭一天吃了什麼油葷，她便顯得需要發怒，那時她便選擇別洛發的耳聾作最順手的藉口。

她從房間的另一端開始向她低聲說點什麼。

『今天好像暖和了一點，我的親愛的，』她低聲說。

當別洛發回答說，『是的，他們來了，』她便憤怒地低語，『我的天啦，她多麼聾多麼愚蠢呵！』

另一個藉口是她的鼻煙，她覺得牠有時太乾，有時太濕，有時擂得不好。在這些怒氣的發作之後，她的臉上便顯出黃色。她的女僕們憑着可靠的表徵知道什麼時候別洛發又要

耳聾，什麼時候鼻煙又要變濕，什麼時候她的臉又要變黃。正好像她需要發洩她的脾氣，有時她需要運用她的賸餘的思想力，而這個藉口是玩排心思牌戲。當她需要哭的時候，那時的藉口便是逝世的伯爵。當她需要興奮的時候，藉口便是尼考拉和他的健康，當她需要惡意地說話的時候，藉口便是瑪麗亞伯爵夫人。當她需要運用聲音器官的時候，——這大部份是在六點鐘以後，在黑房間裏的飯後休息之後——藉口便是向同樣的聽衆重複同一的故事。

老太太的這種情形是全家都了解的，不過從來沒有人說到這個，大家都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去滿足她的這些要求。只在尼考拉，彼挨爾，娜塔莎，和瑪麗亞伯爵夫人互相交換的稀少的目光和憂鬱的半笑中，表現着他們對於她的情形的共同了解。

但這些目光，還表現了別的意思；這些目光說到她已經盡了她的人生的任務，說整個的她並不是大家現在所看見的她，說我們都要像她一樣，說他們爲了這個從前是寶貴的、是和我們一樣充滿生命的、但現在是可憐的人，都高興地順從她，約制他們自己。這些目光說，memento mori〔莫忘要死。〕

全家之中只有眞壞的愚蠢的人和小孩們才不明白這一點而疏遠她。

十三

當彼挨爾夫婦進客室時，伯爵夫人是在需要運用她的腦力玩大排心思牌戲的慣常情況中，因此雖然她習慣地說着話，她說她在彼挨爾或兒子回家時一向所說的話：『正是時候，正是時候，我的親愛的，我們等候得不耐煩了。好，謝謝上帝，』在給她禮物時，她說着別的習慣的話：『不是禮物寶貴，親愛的，而是你給我這樣的老太婆……』——顯然，彼挨爾在這時候來到，是她所不高興的，因爲他打擾了她的未擺完的大排心思牌戲。

她擺完排心思，那時候她才注意到禮物，禮物是一個精工製造的牌盒，一個有蓋子的畫了牧羊女圖的淡藍色的法國賽佛爾茶杯，一個有伯爵像的金鼻煙壺，這是彼挨爾在彼得堡向細工畫家定置的。（伯爵夫人早就希望這件東西。）她現在不想哭，所以她淡漠地看了看畫像，更加注意牌盒了。

『謝謝你，我親愛的，你使我高興了，』她說，她總是這麽說。『但最好的，是你自己帶回來的，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東西；你應該責備你的妻子。我們對她怎麽辦呢？你不在

家，她好像瘋了。她什麼也不明白，什麼也不記得，」她說着習慣的話。「你看，安娜·濟摩非芙娜，」她又說，「我的兒子帶給我們一個多麼好的盒子。」

別洛發稱讚了禮物，並且高興她自己的衣料。

雖然彼挨爾，娜塔莎，尼考拉，瑪麗亞伯爵夫人，和皆尼索夫要說許多在伯爵夫人面前不能說的話，不是因爲對她隱瞞了什麼，而是因爲她對於許多事情是那麼落後，以致假如他們在她面前說起什麼，就不得不回答她的許多不合時宜的問題。並且要重複他們已經重複過許多次的、而她還是不能記得的話：說誰死了，誰結婚了；但他們卻習慣地坐在客室裏的茶炊旁邊吃茶，彼挨爾向伯爵夫人回答着她自己既不需要、別人也不感興趣的問題，說，發西利公爵老了，說瑪麗亞·阿列克塞芙娜問候並且懷念他們云云……

這種無人感到興趣、然而不可避免的談話，經過了全部吃茶的時間。吃茶的時候，索尼亞坐在茶炊旁邊。家裏所有的成年的人都坐在圓桌的四周。小孩們和教師們、女教師們已經吃過茶，他們的聲音從隔壁房間裏傳出來了。吃茶時，大家坐在習慣的地方；尼考拉坐在火爐旁的小桌子邊上，他們把他的茶遞到那裏去了。完全灰色的臉上有着更加突出的大黑眼睛的老狠狗，米爾卡（第一個米爾卡的女兒）躺在他身邊的椅子上。皆尼索夫有半

白的鬈曲的頭髮，鬍髭，腮鬚，穿了敞開的將軍制服，坐在瑪麗亞伯爵夫人的旁邊。彼挨爾坐在妻子與老伯爵夫人之間。他說的話，是他知道可以使老人發生興趣的，她能了解他的話。說到外面社會上的事件，說到老伯爵夫人的從前的同輩團體中的人，他們以前是一個眞正的、有生氣的、獨立的團體，但他們現在大都分散在世界的各處，像她一樣，他們活到了年紀，收集着他們在早年生活中所種植的穀物的種子。但他們，這些同輩的人，在老伯爵夫人看來，是唯一的、嚴肅的、眞正的世界。從彼挨爾的興奮上，娜塔莎看出他的遊歷是有趣的，他想要向他們說許多話，但他不敢在伯爵夫人面前說。皆尼索夫不是家庭的一員，因此不明白彼挨爾的細心，他是一個不得意的人，極爲注意在彼得堡所發生的事，並且不斷地要求彼挨爾說到塞妙諾夫團㊀新近發生的事，說到阿拉克捷夫，㊁說到聖經會㊂，彼挨爾有時說得忘神，開始說起來，但尼考拉和娜塔莎每次都使他回頭說到依凡公爵和瑪麗亞・安桃諾夫娜伯爵夫人的健康。

㊀ 毛註：見尾聲一章所註。

㊁ 毛註：阿拉克捷夫因爲殘暴跋扈與極端反動而爲人所不滿。

㊂ 毛註：聖經會成立於一八一二年十二月，爲高里村所創辦，有政治作用，於一八二六年被封禁。

『哦，這一切的傻事高司奈爾㊀和塔塔蕊諾發㊁怎麼樣？』皆尼索夫問，『一切還是繼續那樣的嗎？』

『繼續那樣的嗎？』彼挨爾叫着，『比以前更加有勢力了。聖經會，牠現在就是整個的政府了。』

『是什麼，mon cher ami〔我的好朋友？〕』伯爵夫人問，她現在吃完了茶，顯然是希望找到飯後發脾氣的藉口。『你說到政府什麼？我不明白。』

『是的，您知道，媽媽，』尼考拉插言，他知道怎樣把別的話翻譯爲母親的言語，『亞歷山大・尼考拉耶維支・高里村公爵組織了一個團體，據說，因此他有大力量。』

『阿拉克捷夫和高里村，』彼挨爾無心地說，『他們現在就是整個的政府。這樣的政府！他們處處看到陰謀，並且懼怕一切。』

『哦，亞歷山大・尼考拉耶維支公爵有什麼過錯嗎？他是一個最可尊敬的人。我那時

㊀ 毛註：高司奈爾（1773—1858）曾於慕尼里創辦宗教團體，一八二〇——四年任彼得堡聖經會指導，後被放逐。

㊁ 毛註：塔塔蕊諾發（1783—1856）爲一八一七年彼得堡「精神聯合會」之女創辦人。

常在瑪麗亞·安桃諾芙娜家遇見他，』伯爵夫人生氣地說，因爲大家沉默着更加生氣了。她繼續說，『現在所有的人都指責人了，福音會有什麽壞處？』她站起來（大家也站起來了，）帶着嚴厲的樣子，搖擺到起居室裏她的桌前去了。

在接連的憂鬱的沉默之後，從隔壁的房裏傳來了小孩的笑聲和話聲。顯然小孩們當中發生了什麽高興的激動。

『完了，完了！』傳來了小小的娜塔莎的高聲的叫聲，牠比全體的聲音都高。

彼挨爾和瑪麗亞伯爵夫人和尼考拉交換了目光（他總是看着娜塔莎，）並且幸福地微笑了一下。

『這是極好的音樂！』他說。

『這是安娜·馬卡羅芙娜打完了襪子，』瑪麗亞伯爵夫人說。

『啊，我去看看，』彼挨爾跳起來說。『你知道，』他停在門口說，『我爲什麽特別歡喜這種音樂。他們最先使我知道一切都好。今天我回來的時候，我離家越近，我越躭心。進了前廳，聽到安德柔沙在唱什麽，意思就是一切都好……』

『我知道，知道這種情緒，』尼考拉附和地說。『我不能去，要讓襪子對於我是一件意

外的事。』

彼挨爾走到小孩們那裏，於是笑聲和叫聲更大了。

『好，安娜·馬卡羅芙娜，』傳來了彼挨爾的聲音。『到房當中來，聽命令——一、二、我喊三的時候……你站在這裏。你在我手上來，一、二……』彼挨爾說，有了沉默……『三！』房間裏充滿了小孩聲音的狂喜的喊叫。

『兩個，兩個！』小孩們叫着。

這是兩隻襪子。這是安娜·馬卡羅芙娜憑了她單獨知道的一種祕訣同時用針打成的，在襪子打成時，她總是在小孩們面前得意地從一隻裏面抽出另一隻。

十四

不久之後，小孩們都來道夜安了。小孩們和所有的人接了吻，男女教師們敬過禮，走出去了。只有代撒勒和他的門生留了下來。這位教師低聲地要他的門生下樓。

『Non, m-r Dessales, je demanderai à ma tante de rester,『不，代撒勒先生，

我要請求姑母讓我留在這裏，」』尼考林卡·保爾康斯基同樣低聲地回答。

『Ma tante〔姑母〕讓我留在這裏吧，』尼考林卡走到姑母面前說。

他的臉上顯出懇求與奮和狂喜。瑪麗亞伯爵夫人看了看他，又轉向彼挨爾。

『你在這裏的時候，他是不能走開的……』她向他說。

『Je vous le ramènerai tout-à-l' heure, m-r Dessales, bonsoir,〔我馬上就把他帶來給你，代撒勒先生，再見，〕』彼挨爾向這個瑞士人伸着手說，於是微笑着轉向尼考林卡。『我還沒有看見你。瑪麗，他現在長得多麼像他了，』他向着瑪麗亞伯爵夫人說。

『像我的父親嗎？』男孩子說，臉色發紅，抬起狂喜的明亮的眼睛，仰視着彼挨爾。

彼挨爾向他點了點頭，並且繼續說着被小孩們打斷的談話。瑪麗亞伯爵夫人在做毛線細工；娜塔莎眼不移動地看着她的丈夫。尼考拉和皆尼索夫站起來，要了煙斗，吸着煙，向疲倦而堅決地坐在茶炊旁邊的索尼亞要了茶，並且詢問彼挨爾。那個鬈髮的、多病的、有明亮眼睛的男孩子，不爲人注意地坐在角落裏，只把翻領中伸出的細頸子上的鬈髮的頭，向彼挨爾坐着的地方轉動着，他偶而打顫，向自己低語着什麼，顯然是感覺到某種新鮮的強烈的情緒。

談話轉到當時的關於上層政府的傳聞，大多數的人通常把這看作內政上最重要的興趣。皆尼索夫因爲自己在職務上的失意而不滿意政府，高興地聽着那時在彼得堡所發生的、在他看來是愚蠢的事，他對彼挨爾的話作着強有力的銳利的批評。

「從前我們應該做德國人，現在我們和塔塔蕊諾發克裕得納夫人㊀跳舞了，讀……愛卡次號村和教友們的著作了。啊！再把我們的好漢拿破崙放出來吧，他會去除這些人的所有的愚蠢。把塞妙諾夫團交給施發爾茲這樣的人指揮，像什麼樣子？」他喊叫着說。

尼考拉雖然不像皆尼索夫那樣想要尋找一切的錯誤，也認爲批評政府是一件極有價値而重要的事，認爲任命A爲某部大臣，派B爲某省總督，皇帝說了什麼，大臣說了什麼，——認爲這一切是很重要的。他認爲注意這些事情，和詢問彼挨爾，是必要的事。由於這兩個人的問題，談話沒有離開關於上級政府的傳聞的通常範圍。

但娜塔涉，知道丈夫的一切態度和思想，看到彼挨爾早就想要、卻不能夠把談話引到別的方向上去並且表現他的內心的思想，而他就是爲了這個思想到彼得堡去咨商他的

㊀ 毛註：克裕得納夫人（一七六六——一八二四）於一八〇七年獻身於神祕主義。在一八一五年在巴黎對亞力山大一世有點影響。一八一七年到俄國，但對他已無影響了。

新朋友費道爾公爵的，於是她用這個問題幫助了他：他和費道爾公爵的事辦的怎樣？㊀

『是什麼事？』尼考拉問。

『總是同樣的事情，』彼挨爾環顧着四周說。『大家看到，事情弄得那樣糟糕，讓牠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了，要盡力反對牠，是一切正派人的責任。』

『正派人能做什麼呢？』尼考拉微微地皺了皺眉說，『能做什麼呢？』

『這就是……』

『到我的書房裏去吧，』尼考拉說。

娜塔莎早已料到他們要來叫她去喂奶了，聽到保姆的叫聲，便到育兒室去了。瑪麗亞伯爵夫人和她一道去了。男子們進了書房，尼考林卡·保爾康斯基，沒有被姑父注意到，也

㊀ 毛註：費道爾的團體的目的就是十二月革命黨的目的。托氏寫此書之前，曾計劃寫一關於十二月革命黨的小說。但研究了起因，他認爲最好是從一八〇五年寫起。戰爭與和平連接了十二月革命黨共謀形成的時期，即托氏在本章所暗示的。本書前部關於俄國共濟會運動的細心描寫是他研究共濟會的結果，共濟會是和十二月革命黨密切有關的組織。在本書及安娜·卡列尼娜完成後，托氏再寫那個主題，他寫了幾年，終於放棄了。

走到書房裏去了，坐在窗邊黑暗處的寫字桌前。

『那末你要做什麼呢？』皆尼索夫問。

『永遠是些幻想，』尼考拉說。

『是這樣，』彼埃爾開言了，他沒有坐下來，卻時而在房中來回走動着，時而停止着，說話時發音含糊，並且用手做着迅速的姿勢。『是這樣。彼得堡的情形是這樣的；皇帝不問事，他完全沉溺在這種神祕主義裏。』（彼埃爾現在不能饒恕任何人的神祕主義了。）『他只尋求安閑，只有那些Sans foi ni loi〔無信仰無法律的〕人能夠給他安閑，他們無情地破壞一切，壓制一切；馬格尼茲基，阿拉克捷夫，和 tutti quanti〔這一類的人〕……你會同意的，假使你自己不管理農事，只求安閑，那麼你的管事越殘忍，你越容易達到你的目的，』他向着尼考拉說。

『對，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尼考拉說。

『啊，一切都在毀滅。法庭裏是搶刼，軍隊裏只有鞭打，操練，軍屯㊀，人民受磨難，文化被

㊀毛註：阿拉克捷夫的辦法是使軍隊部份地自給自足。兵士受軍事訓練，墾殖屯區。此種遠離家庭遭受苛酷的服役是最被痛恨的設施。

壓迫。年輕的正派的人，都被毀滅了。大家知道，這樣下去是不行的。一切都太緊張，一定要斷了，』彼挨爾說（自有政府以來，人們看到任何政府的措施，總是這麽說的。）⊖『我在彼得堡只向他們說了一件事情。』

『向誰？』皆尼索夫問。

『啊，你知道向誰，』彼挨爾低着頭意味深長地看着人說。『向費道爾公爵和他們全體。發揚文化和慈善當然是好事。目的是良好的；但在目前環境中，還需要別的東西。』

這時尼考拉注意到內姪的在場。他的臉色顯得陰鬱；他走到他面前去了。

『爲什麽你在這裏？』

『爲什麽？讓他在這裏吧，』彼挨爾說，抓住尼考拉的臂，又繼續說：『這是不夠的，我向他們說：現在需要別的東西。當你站立着等待緊張的弦隨時斷折的時候，當大家等待着不可避免的事變的時候，我們一定要人數越多越好，越緊越好地聯合起來對抗共同的災難。

⊖毛註：本段中反政府的傾向，是值得注意的，因爲牠表示托氏早年與晚年見解之間的關係。他在一八八〇年以後的反政府的結論，是他在解釋基督教訓時不可免的推論。那些結論是和他在有了解釋之前早已表現的情緒一致的。

一切年輕的、強壯的，都被誘惑、被腐化了。有的被女色引誘，有的被榮譽引誘，又有的被虛榮和金錢引誘，他們都轉到那個陣營裏去了。獨立的，自由的人，像您和我，完全沒有了。我說，擴大團體的範圍，不要單用美德做 mot d'ordre〔口號，〕還要有獨立和行動。」

尼考拉離開了內姪，憤怒地移動了一把椅子，坐下來聽彼挨爾說話，不滿意地咳嗽着，眉毛越皺越深了。

「但行動有什麼目的呢？」他大叫着，「您對政府持什麼態度呢？」

「持什麼態度！持協助者的態度。假使政府容許，這個團體可以不必是祕密的了。牠對於政府不但不敵視，而且這個團體是眞正保守的。是道地的紳士的團體。我們只是爲了防止普加巧夫㊀來屠殺你我的子女，不讓阿拉克捷夫送我到軍屯區去，——我們只是爲了這個才互相聯合的，唯一的目的是公共的福利和大家的安全。」

「是的，但那是祕密團體，因此是一個有敵意的有害的團體，牠只能做出壞事。」

「爲什麼？爲什麼救歐洲的「托根本德」」㊁（他們那時還不敢想到俄國救了歐洲）「產

㊀ 毛註：農民反抗中的首領，於一七七五年被害。

㊁ 毛註：Tugendbund 道德同盟之意，這是一八〇八年成立的一個德國團體，是一個有革命性的團體。

生了什麼害處？「托根本德，」——這是美德的聯合。這是愛，是互助；這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宣傳的……』

娜塔涉在談話的當中來到房裏，高興地看着丈夫。她不是高興他所說的話。她甚至對這個不感覺興趣，因爲她覺得這一切是極簡單的，她早已知道了這一切，（她覺得如此，因爲她知道這一切是從彼挨爾的全部心靈中發出來的，）但她所高興的，是他的有生氣的狂喜的儀表。

那個被大家遺忘的，在翻領中伸着瘦頸子的孩子，更加高興狂喜地看着彼挨爾。彼挨爾的每個字燃燒他的心，他不自覺地，用手指的神經質的動作，折斷了姑父桌上的碰到他手裏的火漆和羽毛筆。

『那完全不是你所設想的東西，那是德國的「托根本德，」是我提議的東西。』

『啊，老兄，這個「托根本德」對於吃香腸的人是很好的，但我不明白這個，我甚至說不出來，』皆尼索夫發出高大的堅決的聲音。『一切都腐化可惡，我同意，但是「托根本德，」我不明白。若是不滿意，那麼就「本特，」⊖那就對了！Je suis votre homme!〔我是你們的人〕』

⊖ Bunt「本特」暴動之意，與上文「本德」有關，是文字的遊戲。

彼挨爾徽笑了一下，娜塔莎笑起來了，但尼考拉把眉毛皺得更深了，並且開始向彼挨爾證明，他看不出會有什麼重大變動，而他所說的一切危險，只是在他的想像中的。彼挨爾證明相反的意見，因爲他的才力是更充沛更熟練，尼考拉覺得自己陷於困境了。這使他更加發火了，因爲他在他的心裏面，不是由於理論，而是比理論更有力的東西，相信他的意見是無疑地正確的。

『我要告訴你這個，』他說，站起來，用顫抖的動作，把煙管靠在角落上，最後又把牠抛掉了。『我不能向你證明。你說，我們的一切都腐化，要有變革；我不明白這一點；但你說忠順的誓言是有條件的東西，關於這一點，我向你說，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你知道這個，但是你們組織祕密團體，你們開始反對政府，——無論牠是什麼樣的，——我知道我的責任是服從政府。假使阿拉克捷夫馬上命我帶一連人去攻擊你們，殺你們，我沒有片刻的猶豫，我要去的，你想要怎樣就怎樣論斷好了。』

在這話之後，有了不舒服的沉默。娜塔莎最先發言，衞護丈夫，攻擊哥哥。她的辯護是軟弱的不相宜的，但她的目的達到了。談話又重行開始了，但已經沒有尼考拉的最後的言語中的，那種不愉快的敵意的態度了。

當大家站起來去吃夜飯時，尼考林卡·保爾康斯基面色發白，帶着明亮發光的眼睛走到彼挨爾面前。

『彼挨爾叔叔，……您……不……假使爸爸活着……他同意你嗎？』他問。

彼挨爾忽然明白了，當他說話時，這個男孩子一定發生了多麼特殊的獨立的、複雜的、強力的情感和思想的活動，他想起了他所說的一切，他懊悔這個男孩聽到他的話了。但是他不得不回答他。

『我想是的，』他勉強地說，然後走出了書房。

男孩子低下頭，這時才第一次注意到他在桌上所做的事情。他紅了臉走到尼考拉的面前。

『姑父，饒恕我，我做的——無心，』他說，指着桌上的折斷的火漆同羽毛筆。

尼考拉憤怒地驚跳了一下。

『好，好，』他說，把火漆和羽毛筆的碎片抛到桌下去了。顯然是費力地壓制了要爆發的怒火，他轉身背着他。

『你根本不應該在這裏，』他說。

十五

吃夜飯的時候，談話不再是關於政治和社交界了，都相反地轉到尼考拉最樂意的一八一二年的回憶上來了，這是皆尼索夫開端的，彼挨爾在談話時是特別可愛而有趣的。然後親戚們在最友善的態度中分散了。

飯後當尼考拉在書房裏解脫了衣服，向等候他的管家發了命令，穿了換裝服，走進臥室的時候，他看到他的妻子還在寫字桌上寫什麼東西。

『你在寫什麼，瑪麗？』尼考拉問。

瑪麗亞伯爵夫人臉紅了。她怕她所寫的東西是丈夫不了解、不贊同的。

她想要收藏她所寫的東西，但同時她又高興他已經發現她不得不向他說了。

『這是日記，尼考拉，』她說，把她的堅定雄勁的書法所寫的藍稿本遞給他。

『日記？』尼考拉帶着嘲諷的口氣說，接了稿本是用法文寫的：⊖

⊖ 譯註：這裏的日記很像托氏的母親所寫的，現尚保存的日記。

『十二月四日。今天安德柔沙』（長子）『醒來，不想穿衣服，路易絲小姐派人找我。他頑皮固執。我試行嚇唬他，但他卻火氣更大了。那時，我自己來管了，我丟下他，他開始和保姆們叫別的孩子們起來，我向他說，我不愛他。他沉默了好久，似乎是驚異；然後，他只穿着一件襯衣跑到我面前來，並且哭泣着，我好久不能安慰他。顯然，最使他痛苦的是他使我生了氣；後來，晚上我把他的條子給他的時候，他又可憐地哭着，吻着我。用深情待他，可以辦到一切。』

『這條子是什麽？』尼考拉問。

『我開始了每天晚上給大孩子們日行錄，說他們的行爲如何。』

尼考拉看了看那雙向他注視着的明亮的眼睛，繼續翻着、讀着。在日記中寫下了在母親看來是值得注意的兒童生活的一切，表現着兒童的性格、或者提出關於教養方法的見解。牠大部份是最不關重要的小事；但是母親和此刻第一次讀兒童日記的父親並不覺得是這樣的。

十二月五日是這樣寫的：

『米恰在桌上胡鬧。爸爸吩咐不給他布丁吃。沒有給他；但是別人吃時，他那末可憐地

饞饞地看着他們。我覺得不給甜食這種處罰，只會發展好吃的心理。我要告訴尼考拉。』

尼考拉放下了本子，看了看妻子。明亮的眼睛疑問地看着他他贊成或者不贊成她的日記？毫無懷疑的，不但是贊成，而且還有尼考拉對妻子的傾慕。

『也許不需要做的這樣學究氣，也許根本不需要，』尼考拉想；但是這種以兒童道德修養爲唯一目標的永遠不懈的精神努力——使他高興了。假使尼考拉能夠知道他的心情，他便會發覺，他對妻子的堅固的、親切的、驕傲的愛情的基礎，一直是他對於妻子的精神生活，對於妻子一向所居住的、而是他幾乎不了解的、崇高的道德世界所感到的驚異。

他驕傲她是那麼聰明，並且很知道，在精神世界中他在妻子面前的無足輕重，他尤其高興她和她的心靈不但是屬於他，而且是他自身的一部份。

『我很，很贊成，我的親愛的，』他帶着富有意義的神色說。沉默了一會，他又說：『今天我的行爲很不對。你不在書房裏。我和彼挨爾在爭論，我發了脾氣。那是不行的。他是這樣的一個孩子。假若娜塔沙不管他，我不知道他會變成什麼樣子。你可知道，他爲什麼到彼得堡去的嗎？……他們在那裏組織了……』

『是的，我知道，』瑪麗亞伯爵夫人說，『娜塔沙告訴了我。』

『那麼你知道，』他繼續說，一想到他們的爭論便生氣了，『他要我相信反對政府是一切正派人的責任，忠順的誓言和責任……我可惜你不在那裏。他們都攻擊我，皆尼索夫和娜塔莎也……娜塔莎是可笑的。她是那樣地管束他，可是一到了爭論的時候，她便沒有了自己的話，她只是說他的話了，』尼考拉說，屈服於那不可抵抗的、引人批評最親愛最親密的人的癖好，尼考拉忘記了他批評娜塔莎的話，也可以一字不變地用在他和他的妻子的關係上。

『是的，我注意到了這一點，』瑪麗亞伯爵夫人說。

『當我向他說，責任與誓書高於一切，他開始證明那個天曉得的東西。可惜你不在那裏；你要說什麼？』

『在我看來，你是完全對的。我也這樣地告訴了娜塔莎。彼挨爾說大家痛苦，大家受苦，大家腐化，我們的責任是幫助隣人。當然他說的對，』瑪麗亞伯爵夫人說；『但是他忘記了，我們有別的更切近的責任，上帝指示給我們的責任，我們可以自己去冒險，但不能教子女去冒險。』

『對了，對了，這正是我向他說的，』尼考拉說，以爲他果眞說了這話。『他們堅持自己

的意見，說到對隣人、對基督的愛，在尼考林卡面前說這一切，他溜到我房裏來破壞了一切。』

『哦，尼考拉，你知道，尼考林卡常常使我苦惱，』瑪麗亞伯爵夫人說。『他是那樣一個異常的孩子。我怕我爲了自己的孩子們疏忽了他。我們都有孩子，有親人；但他卻沒有。他總是單獨地思索。』

『可是我覺得，你用不着爲了他責備你自己。最慈愛的母親爲自己兒子所能做的一切，你都爲他做了，並且還在做，當然，我高興這一點。他是一個出色的，出色的孩子。今天晚上他出神地聽彼挨爾說話。你可以想想看；我們去吃夜飯；我看了看，他把我桌上的東西都弄碎了，他立刻就向我說了。我從來不會知道他說過假話。出色的，出色的孩子！』尼考拉說，他心裏不歡喜尼考林卡，但他總是想要承認他是出色的孩子。

『我仍然是和他的母親不一樣，』瑪麗亞伯爵夫人說，『我覺得不是一樣，這使我苦惱。異常的孩子；但是我非常替他躭心。社交對於他是有益的。』

『那末，不會久的了；這個夏天我要帶他到彼得堡去，』尼考拉說。『是的，彼挨爾向來是，永久是一個幻想家，』他繼續說，又回到那顯然使他激動的、在書房中的談話上去了。

『那裏的一切——阿拉克捷夫好不好，那一切與我何關？當我結了婚，我的債務多得使我受到進牢的威脅，我的母親不能知道、不能了解這個的時候，那與我何關？後來有了你，有小孩們，有事情。我從早到晚在農場上，在賬房裏，是爲了我自己的快樂嗎？不是的，我知道我應該工作，來安慰母親，報答你，不讓我的小孩像我那樣地做乞丐。』

瑪麗亞伯爵夫人想要向他說，人不是單有麵包就可以滿足的，他太看重了這些事情。了；但她知道說這話是不需要的，是無用的。她只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他把妻子的這種動作當做對他思想的贊成和確認，於是沉默地思想了一會兒，他又出聲地繼續他的思想。

『你知道，瑪麗，』他說，『今天伊利亞·米特羅發尼克』（他的管事）『從塔姆保夫的村莊上來了，說他們已經要付樹林的八萬盧布了。』

於是尼考拉帶着興奮的面色開始說到不久就可買回奧特拉德諾田莊的可能。『再過十年，我就讓小孩們……有頂好的境況。』

瑪麗亞伯爵夫人聽着丈夫說，並且明白了他向她所說的一切，她知道，當他這樣地出聲思想時，他有時會問她，他說了什麼，當他注意到她在思想別的東西時，他便生氣了。但她因此作了很大的努力，因爲她對於他所說的話，不感到一點兒興趣。她看着他，並沒有想別

的，卻感覺到別的東西。她感覺到她對於這個人的順從而親切的愛情，這個人永遠不會了解她所了解的一切，她似乎因此更加強烈地愛他，並且帶着熱烈深情的分量。在這個吸引她的全部注意、使她不能洞察丈夫的計劃的詳情的感覺之外，在她的心中還閃過了與他所說的話毫無關係的別種思想。她想到她的內姪。丈夫說到他在彼挨爾說話時的興奮，使她大大地吃驚，他的溫良敏感的性格的各項特質在她的心中出現了；她想到內姪時，也想到她自己的小孩們。她沒有比較她的內姪和自己的孩子們，但她比較了她對於他們雙方面的情感，並且悲傷地發覺到在她對於尼考林卡的情感中缺少了什麼。

有時她想到，這種差別是由於他們的年齡；但她覺得，她自己對不起他，她在自己的心中保證了加以改正，並且去做那不可能的事——即是，在這一生之中，愛她的丈夫，小孩們，和尼考林卡，和一切的鄰人，就像基督愛人類一樣。瑪麗亞伯爵夫人的心永遠地渴望着那無限的、永恆的、完全的東西，因此她永遠不能安寧。㊀在她的臉上顯出了被肉體所拖累的心靈上的高尚、祕密、痛苦的嚴肅表情。尼考拉看了她一下。

㊀毛註：托氏說到瑪麗亞伯爵夫人的話正是說他自己，說明了他的使妻子沮喪並且使後來作品的許多讀者感到困惑的一部份的目的和努力。

『我的上帝！假如她死了——因爲當她的面色是這樣的時候，我便覺得她要死了——我們要變成什麽樣子呢？』他想，於是站在聖像前，開始作晚禱。

十六

娜塔莎單獨和丈夫在一起，也像夫婦倆說話時那樣地說話，卽是異常明白地迅速地了解並交換彼此的思想，違反一切的邏輯規條，沒有前提、推論、和結論，而是用完全特別的方法。娜塔莎是那樣地慣於用這種方法和丈夫說話，以致彼挨爾的邏輯的思想過程，在她看來，是她和丈夫不和諧的最可靠的表徵。當他開始證明，並理論地鎭靜地說話時，當她被他的榜樣所引誘，開始做同樣事件時，她便知道這一定要引起爭吵。

當他們倆單獨在一起時，娜塔莎帶着大睜的、幸福的眼睛，輕輕地走到他面前，忽然迅速地抓住他的頭，緊抱在她的懷裏，說『現在你完全，完全是我的了，我的了！不要走開！』——從這時候起，便開始了那個違反一切邏輯法則的談話，牠違反，因爲在同一時間談到完全不同的題目。這種許多問題的同時談論，不但不妨礙明白的了解，而且反之，是他們充

分彼此了解的最可靠的表徵。

好像在夢裏一樣，除了那指揮夢境的情緒，一切是不可靠的，無意義的，矛盾的；同樣地，在這違反一切理性法則的談話中，連貫的明確的東西，不是言語本身，而是那指導言語的情緒。

娜塔莎向彼挨爾說到哥哥的日常生活和行爲；說到丈夫不在家時她是多麼痛苦，沒有生氣；說到她是多麼地更愛瑪麗；說到瑪麗是怎樣地在各方面都比她好。說這話時，娜塔莎是坦白地承認她知道瑪麗的優點，同時，說這話時，她要求彼挨爾愛她而不愛瑪麗和一切其他的婦女，特別是現在，當他在彼得堡看到許多婦女之後，他要向她重說這話。

彼挨爾回答着娜塔莎的話，向她說到，他在彼得堡的晚會和宴會上和婦女們在一起，覺得多麼難受。

『我完全不會和婦女們說話了，』他說，『只覺得厭煩。況且，我是那麼忙。』

娜塔莎注意地看了看他，繼續說：

『瑪麗，她多麼可愛啊！』她說，『她多麼了解小孩們哦。她似乎是看透了他們的心，例如昨天米淸卡胡鬧……』

『他多麼像他的父親呵，』彼挨爾插言。

娜塔莎明白爲什麼他提到米淸卡像尼考拉：他想起他和內兄的爭吵，覺得不愉快，他想要知道娜塔莎對於這事的意見。

『尼考拉有個弱點，假使一件事不是大家都承認的，他無論如何不會同意的。我明白，你正是看重那 ouvrir une carrière〔開闢新途徑〕的事情，』她說，重複着彼挨爾曾經說過的話。

『不是，要點是，』彼挨爾說，『在尼考拉看來，思想和討論是一種娛樂，幾乎是時間的消遣。他正在購置圖書，並且定了一個規則，不讀完了已經買的書——西斯蒙地，盧騷，孟德斯鳩——不買新書，』彼挨爾微笑着說。『你知道，我多麼對他……』他正要緩和他的話；但娜塔莎打斷了他，使他覺得這是不必要的。

『所以你說，在他看來，思想是一種娛樂……』

『是的，在我看來，別的一切是娛樂。我在彼得堡的全部時間裏，看見大家都好像在夢裏一樣。當我從事思想的時候，別的一切是娛樂。』

『啊，多麼可惜，我沒有看見你是怎樣和小孩們見面，』娜塔莎說。『你最喜歡哪一個？

當然是莉薩了。』

『是的，』彼挨爾說，並且繼續着他心中的意思『尼考拉說我們不應該思想。但是我不能夠。並且，我在彼得堡，覺得（我能向你說這話）沒有我，一切都要解體。人人堅持他自己的主張。但我能把大家聯合在一起，後來我的思想是那麼簡單明白。我並不說我們應該反對這個那個。我們也許是錯誤的。我說：愛好善行的人們，互相攜手吧，讓我們只有一個旗幟——現實的德行。塞爾基公爵是出色的人，並且聰明。』

娜塔莎不會懷疑彼挨爾的思想是偉大的思想，但是有一件事苦惱她。這就是——他是她的丈夫。『果眞這麼重要的並且是社會所需要的人——同時又是我的丈夫嗎？這件事怎麼會是這樣的呢？』她想向他表示這個懷疑。『誰能夠決定他是眞比一切的人都聰明呢？』她問自己，並且在心中想着，那些被彼挨爾所很尊敬的人們。從他的談話上看來，這些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像卜拉東·卡拉他耶夫那樣地受他尊敬。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她說。『想到卜拉東·卡拉他耶夫。他怎樣？他現在會贊成你嗎？』

彼挨爾一點也不詫異這個問題。他知道妻子的思想路線。

『卜拉東・卡拉他耶夫嗎?』他說想了一下，顯然是誠懇地極力設想卡拉他耶夫對於這個題目的意見。『他不會了解的，然而也許會了解的。』

『我非常愛你!』娜塔莎忽然說。『非常非常!』

『不，他不會贊成的，』彼挨爾想了一下說。『他要贊成的是我們的家庭生活。他是那麼希望在一切之中看到適宜，幸福，安寧，我要驕傲地把我們給他看看。你說到離別。你不會相信的，我在離別後，對你有一種多麼特別的情感，……』

『但是還有……』娜塔莎正要開言。

『不，不不是那樣。我決不停止愛你的。不能夠愛得再多了；但這是特別的，……啊，是……』

他沒有說完，因爲他們的交遇的目光把其餘的話說完了。

娜塔莎忽然說，『說到蜜月，說最大的幸福是在開頭，這是多麼愚蠢啊。相反，現在是最好的。但願你不走開。你記得，我們怎樣爭吵的嗎?總是我不對，總是我。我們爲什麼吵——我記也記不得了。』

『總是爲了同樣的事，』彼挨爾微笑着說，『嫉……』

『不要說了，我不能忍受!』娜塔莎喊叫着。她的眼睛裏發出冷淡的、憤怒的光。沉默了

一會，她又說，『你看見她了嗎？』●

『沒有，就是看見了——也不認識了。』

他們沉默了一會。

『啊，你知道嗎？你在書房裏說話的時候，我看着你的，』娜塔莎說，顯然極力驅逐着飄來的陰雲。『你像男孩子，』（她這麼叫她的兒子）『就同兩滴水一樣地像。啊，現在是去看他的時候了……有奶了……可惜我要走開。』

他們沉默了幾秒鐘。然後，忽然在同一時間，兩人互相地轉過臉來，開始說了什麼。彼挨爾自足地熱烈地開始說話；娜塔莎帶着寧靜的幸福的笑容。互相地打了岔，兩人都停止了，讓對方先說。

『不，你說什麼？說，說。』

『不，你說，沒有什麼，是廢話，』娜塔莎說。

彼挨爾說完了他開始說的話。還是繼續說他對於他在彼得堡的成就的自滿的感想。

● 毛註：這種無理的嫉妒，總是托爾斯泰夫婦之間不幸的原因，他的小說「魔鬼」提出了「你看見她了嗎？」這個問題的說明。

這時候他覺得，他注定了要給全俄羅斯的社會和全世界一個新的方向。

『我只想說，一切的有偉大後果的思想總是簡單的。我的全部的意思是說，假使惡人聯合起來，造成了力量，那麽正派人也一定要做同樣的事情。你看這是多麽簡單。』

『是的。』

『但是你想說的是什麽？』

『沒有什麽，廢話。』

『還是一樣的話。』

『沒有什麽，瑣碎的事，』娜塔莎說，她的笑容更加明粲了；『我只想說到彼恰：今天保姆來把他從我手裏抱去，他笑了，皺眉了，緊貼着我，——一定是他以爲他在藏躱。他非常可愛。哦，他在哭了。好，再見！』於是她從房裏走出去了。

同時在樓下尼考林卡·保爾康斯基的臥房中，照常點着一盞小燈（這個男孩怕黑暗，他們不能改正他的這個缺點。）代撒勒高臥在四個枕頭上，他的羅馬式的鼻子發出有節奏的鼾聲。尼考林卡剛剛在冷汗中醒來，大睜着眼睛，坐在床上，向前面看着。可怕的夢驚

醒了他。他夢見了他自己和彼挨爾穿了盔胄，好像卜盧塔克畫本中所畫的一樣。他和彼挨爾叔叔走在大軍的前面。這個軍隊是那充滿空中的、好像在秋天飄動的蛛網那樣的、被代撒勒叫作 le fil de la Vierge〔遊絲〕的白色斜絲組成的。在前面是光榮牠和這些絲全然一樣，但是更密。他們——他和彼挨爾——輕飄地快樂地被推動前進着，漸漸地接近目標。忽然，那些推動他們的絲開始鬆弛了，紊亂了；覺得難受了。尼考拉·依理支姑父帶着威脅的嚴厲的樣子站在他的面前。

『這是您做的？』他指着折斷的火漆和羽筆說。『我愛您，但是阿拉克捷夫命令了我，我要殺那向前進的第一個人。』尼考林卡回頭看彼挨爾；但是彼挨爾已經不在了。彼挨爾變成了他的父親——安德來公爵，他的父親卻沒有形狀和容貌，但他是在那裏，於是尼考林卡看着他，感覺到愛的疲憊；他覺得自己無力無骨，無形，他的父親撫愛他，可憐他。但尼考拉·依理支姑父向他們面前越走越近了。恐怖襲擊尼考林卡，他醒了。

『我的父親，』他想。（雖然家裏有兩幅酷似的畫像，尼考林卡卻從來沒有用人的形像想像他的父親。）『父親在我身邊，撫愛了我。他贊成我，贊成彼挨爾叔叔。無論他向我說的是什麽——我要去做的。牟修士·斯開佛拉燒了他的手。爲什麽在我的生活裏不會發

生同樣的事！我知道，他們希望我讀書。我要讀書。但是有一天我要讀完書的；那時我要做點事情。我只求上帝一件事：讓我發生卜盧塔克的人們所發生的同樣的事情，我也要做的像他們做的一樣。我要做的更好。大家都要知道我，愛我，佩服我。』忽然尼考林卡覺得嗚咽湧上了他的胸部，於是他哭起來了。

『Êtes-vous indisposé?〔你不好過嗎？〕』代撒勒的聲音在說。

『Non〔不，〕』尼考林卡回答，躺到枕上去了。『他慈愛，善良，我愛他，』他想到代撒勒。『但是彼揆爾叔叔呵！他是一個多麼了不得的人啊！父親呢？父親！父親！是的，我要做那連他也會滿意的事情……』

第二部



歷史的主題是各民族和人類的生活。直接地了解並用文字說明，——描寫人類的生活，甚或描寫一個民族的生活，都是不可能的。

古代的史家們常常只採用一種簡單的方法去描寫並了解那似乎難以捉摸的東西——民族的生活。他們描寫那些統治人民的個別人們的活動；他們認爲這種活動就是整個民族的活動。

對於這個問題：個別人們用什麼方法使各民族按照他們的意志去活動，這些人自己的意志是被什麼東西領導的？史家們回答的時候，對於第一個問題，認爲上帝的意志使各民族順從某一被選定人的意志，對於第二個問題，認爲上帝領導這個被選定人的意志去達到注定的目標。

這些問題便是這樣地用上帝直接參與人事的這種信念解決了。

新的歷史科學在理論上否認這兩種說法。

似乎是，新的歷史科學，既然否認了古人的關於人服從上帝、關於各民族被領導向往的注定目標的那種信念，則應該研究的，不是權力的表現，而是形成權力的原因。但牠並沒有這麽做。在理論上否認了古代的史家們的見解，牠在實際上還效法他們。

新的歷史，不說到賦得神權並直接爲上帝意志所領導的人們，卻提出了賦得非常超人能力的英雄，或者只是從君王到新聞家各種各樣領導人羣的人們。新的歷史不說到從前的，猶太人、希臘人、羅馬人的，合乎神意的目標，古代的史家認爲這是人類前進的目標，新的歷史提出了牠自己的目標——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的福利，或者最抽象地說，全人類文化的福利，而全人類的意思通常是指住在大陸西北一小角上的各民族。

新的歷史否認了古人的信念，卻沒有用新的見解代替舊的，而立論的邏輯使歷史家們——假定是否認了君主的神權和古人的運命——由別的路徑達到同一的結論：認爲（一）各民族是由個別人們領導的，並且（二）有一個一定的目標，各民族和人類向着牠進發。

在所有的近代歷史家們的、從吉朋到博克爾的著作中，雖然有他們的表面的不一致、和他們的見解的表面的新奇，卻在根本上有這兩個古舊的不可避免的立論。

第一，史家描寫在他看來是領導人類的個別人們的活動；有的只認爲君王們，將軍們，大臣們是這種人，有的在君王之外，還認爲演說家們，學者們，改革家們，哲學家們，詩人們是這種人。第二，人類被領導向往的目標是史家知道的：有的認爲這種目標是羅馬、西班牙、和法國的偉大；有的認爲牠是自由，平等，以及世界上叫做歐洲的那個小角落的某種文化。

一七八九年，在巴黎發生了騷動；牠滋長，蔓延，並且由各民族自西向東的運動表現出來。這個運動向東推進了幾次，和自東向西的相反運動發生衝突；一八一二年，牠達到了最遠的界限——莫斯科，並且顯著對稱地，發生了自東向西的相反運動，並且正像第一個運動一樣，吸引了中歐的各民族。這個相反的運動達到了西方的第一個運動的起點——巴黎，然後平靜下來了。

在這二十年間，廣大的田地沒有耕種；房屋被焚；商業改變了方向；無數的人貧窮了，發財了，遷移了，無數的宣揚愛鄰法則的基督教徒，互相屠殺。

這一切是什麼意義？這是爲什麼要發生的？是什麼東西使那些人焚燒房屋、屠殺同類？

什麼是這些專件的原因？是什麼力量使人們做這樣的行爲？這是人類碰見過去那個時代的紀念碑和傳說時、向他自己所提出的、不自覺的、單純的、最合法的問題。

爲了解答這些問題，我們轉向歷史科學，牠的目的是使各民族和人類認識他們自己。

假若歷史保存了舊觀點，牠便要說：上帝爲了奬賞或處罰他的人民，給了拿破崙權力，並且領導他的意志去達到神聖的目標。這個回答是完全而明瞭的。我們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拿破崙的神聖的重要性；但是任何相信牠的人，便要覺得，在這個時候的全部歷史裏面，一切都是可以了解的，並且不會有任何矛盾。

但是新的歷史科學不能這樣地回答。科學不承認古人的上帝直接參與人事的概念，因此牠應該作別種回答。

新的歷史科學，回答這些問題時，說：你想要知道這個運動是什麼意思；牠是爲什麼發生的；是什麼力量產生了這些事件的？你聽吧。

「路易十四是一個很傲慢很自恃的人；他有這樣的幸婦們和那樣的大臣們，他把法國治的很糟。路易的繼承人也是軟弱無能的人，也把法國治的很糟。他們有這樣的寵臣和那樣的幸婦。此外，有幾個人在那時著了幾本書。在十八世紀末，在巴黎聚集了二十來個人，

他們開始說到一切的人是平等的、自由的。因此在整個的法國，人們開始彼此砍殺，互相淹溺。這些人殺死了國王和許多別的的人。那時候在法國有一個天才人物——拿破崙。他在所有的地方征服了所有的人，就是他殺死了許多人，因爲他很有天才。因爲某種原故，他去殺非洲人，他殺得那麽好，並且是那麽狡猾聰明，以致他到了巴黎，命令了所有的人都服從他。大家都服從他了。他做了皇帝之後，又到意大利、奧地利、和普魯士去殺人。在那裏殺死很多人。在俄國有一個亞力山大皇帝，他決心恢復歐洲的秩序，因此他和拿破崙打仗。但在一八〇七年他忽然和他友好，在一八一一年又和他爭吵，於是他們又殺死許多人。拿破崙率領六十萬人到俄國去，佔領了莫斯科；後來他忽然跑出莫斯科，那時亞力山大皇帝，由於施泰恩和別人的意見的幫忙，聯合了歐洲，武裝起來，反對歐洲和平的破壞者。拿破崙的同盟者，都忽然變成了他的敵人，他們的兵力進攻了拿破崙新召集的軍隊。聯盟國戰勝了拿破崙，攻入巴黎，逼迫拿破崙退位，把他送到厄爾巴島上，沒有奪去他的皇帝的頭銜，並且向他表示各樣的敬意，雖然五年之前、一年之後、大家都認爲他是一個不法的大盜。於是被法國人和同盟國一直嘲笑到這時候的路易十八開始執政。拿破崙對着老禁衛軍流淚，退了位，被放逐。後來，老練的政治家們和外交家們（特別是塔來隆，他能在別人之先坐在某一個椅

子上，因而擴大了法國的疆界）在維也納舉行談判，藉這些談判使得各民族幸福或不幸。忽然外交家們和君王們幾乎爭吵起來了；他們幾乎又要準備統率他們的軍隊互相屠殺了；但是正在這時候，拿破崙帶了一個營來到巴黎，恨他的法國人立刻都服從他了。但同盟國的君王們因此發怒了，又和法國人打仗了。他們把天才的拿破崙打敗了，並且忽然認爲他是大盜，把他送到聖・愛命拿島上去了。在這裏這個逐客，離開了他所心愛的朋友們和他所愛的法國，纏綿地死在石岩上，把他的偉大事蹟遺留給後人。但歐洲發生了反動，所有的帝王又開始壓迫他們的人民。』

要認爲這是嘲笑，是歷史著述的諷刺，這是不對的。反之，這是各種的史家——從回憶錄和各國專史的著作人到通史和那時的一種新的文化史的著作人——所作的，那些矛盾的，不切題的，各種回答的最溫和的表現。

這些回答的奇怪與可笑，是由於新的歷史，好像是一個聾子一樣，在回答無人問他的問題。

假若歷史的目的是描寫人類和各民族的運動，則第一個問題便是：什麽力量在推動各民族？不回答了這個問題，則所有其餘的問題都是不可解的。對於這個問題，新的歷史苦

心地回答說，拿破崙很有天才，或者說路易十四很傲慢，或者說某些著作家寫了某些書。

這一切很可能是這樣的，並且人類準備同意這話；但所問的並不是這個這一切可能是有趣的，假使我們承認那種以牠本身爲基礎的，並且總是同樣的，通過拿破崙之流、路易之流和歷史家們領導各民族的神權；但是我們並不承認這種權力，因此，在說到拿破崙之流、路易之流、和著作家們之前，必須指出這些人和各民族的運動之間的實際連繫。

假使有別的力量代替神權，則必須說明這個新的力量是什麽，因爲歷史的全部興趣就正在這種力量裏面。

歷史似乎假定，這種力量是當然存在的，並且是人所周知的。雖然大家希望承認這種新的力量是周知的，但讀了很多歷史著作的人，不覺地要懷疑，這種新的力量，牠被歷史家們自己了解的那麽各不相同，是否眞是人所周知的。

二

是什麽力量推動各民族的呢？

專門的傳記的歷史家、和各別民族的歷史家，認為這種力量是英雄和君王的固有的權力。據他們的敍述歷史事件完全是拿破崙之流的、亞力山大之流的、或者總之，是個人傳記的歷史家所描寫的那些人們的意志所產生的。這種歷史家們關於推動歷史事件的力量這問題所作的回答，在每個事件只有一個史家的時候，才是令人滿意的。但是一旦各國的各種見解的史家們開始描寫同一事件時，他們所給的回答便立刻失去全部的意義了，因為這種力量，不但是被他們了解得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全然矛盾。這個史家認為某一事件是拿破崙的權力產生的；那個史家認為牠是亞力山大的權力產生的；第三個史家認為牠是某某第三個人的權力產生的。此外，這種史家們，甚至在說明同一個人的權力所根據的力量的時候，也是彼此矛盾。保拿巴特派的提埃爾說，拿破崙的權力是根據他的德行和天才，共和黨蘭夫來㊀說，他的權力是根據他的奸詐與欺騙人民。所以這種史家們互相破壞彼此的地位，同時破壞了關於產生事件的力量的了解，並且對於歷史的主要問題沒有提出任何回答。

通史的史家，似乎認為研究個人的史家們關於產生事件的力量的

㊀ 譯註：Pierre Lanfrey (1828—77) 所著拿破崙一世史在托氏將完成戰爭與和平時開始問世。

見解是不正確的。他們不承認這種力量是英雄們和統治者們的固有的權力，認為牠是各種不同方向的許多力量的結果。描寫戰爭或一個民族的屈服時，通史的史家不在一個人的權力中尋找事件的原因，卻在與事件有關的許多人的交互作用中去尋找。

按照這種見解，歷史人物們的權力，被認作是許多力量的產物，牠似乎不能被看作一種本身產生事件的力量。然而，通史家，在大多數的情形中，仍然把權力的概念當作本身產生事件的力量，當作事件的原因。按照他們的說明，有時歷史人物是他的時代的產物，而他的權力只是各種力量的產物；有時他的權力是產生事件的力量。例如，該爾維努斯，施洛瑟（一）和別人，有時證明拿破崙是革命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和其他原因的產物，有時又坦白地說，一八一二年的戰役和別的他們所不歡喜的事件，只是拿破崙的誤導的意志的產物，而一七八九年的思想的發展被拿破崙的跋扈阻礙了。革命思想，時代精神，產生了拿破崙的權力，拿破崙的權力又壓迫革命思想和時代精神。

這種奇怪的矛盾不是偶然的。牠不但在每一個步驟上出現，而且通史家們的全部著

（一）毛註 Gervinus 該爾維努斯（一八〇五——七一）德國史家；Schlosser 施洛瑟（一七七六——一八六一），海德堡的歷史教授，著有世界史十九卷。

作也是由相隨的一連串的這樣的矛盾組成的。發生了這種矛盾，是因爲通史家們走上了分析的道路，卻在中途停止了。

要使各項分力產生一定的合力或合成力，必須各項分力的總和等於合成力。這個條件從來沒有被通史家們注意過，因此，爲了解釋合成力，他們不得不承認，在不充分的分力之外，還有一個未說明的力量影響着合成力。

專門的史家們描寫一八一三年的戰役或部蓬朝的復辟時，直率地說，這些事件是亞力山大的意志造成的。但通史家該爾維努斯，駁斥專史家的這種意見，極力證明一八一三年的戰役和部蓬復辟，在亞力山大的意志之外，還有許多原因——施泰恩、梅特涅、斯塔葉夫人，塔來隆、斐希特、沙托不利昂和其他的人的活動。歷史家顯然把亞力山大的權力分成各項分力：塔來隆、沙托不利昂等人；這些分力的總和，即是，沙托不利昂、塔來隆、斯塔葉夫人和別人的作用，顯然並不等於整個的合成力即是這個現象——數百萬法國人服從部蓬皇朝，沙托不利昂，斯塔葉夫人和別的人，彼此說點什麼話，這只影響他們的互相關係，並不能說明數百萬人的服從。因此，爲了說明從這些分力中怎樣地產生了數百萬人的服從，即是，從等於一A的各項分力中，怎樣地產生了等於千A的合成力，史家又不得不承認一種

力量，卽是他曾經否認的權力，認爲權力是許多力量的合成力，卽是他不得不承認一種未說明的、影響合成力的力量。這就是通史家們所做的事情。因此，他不但和專史家矛盾，而且他們自己互相矛盾。

鄉下人關於雨的原因沒有明白的了解，按照他們希望落雨或晴天，而說：風吹散了雲，或風吹來了雲。通史家們有時候，當他希望這個，當這個符合他的學說的時候，也同樣地說，權力是事件的結果；有時候，當他們需要證明別的東西的時候，他們說權力產生事件。

第三種史家，所謂文化史家，追隨通史家所開闢的路線（通史家承認有時著作家和婦女是產生事件的力量），對這種力量又了解的全然不同。他們在所謂文化，在精神活動中看到這種力量。

文化史家們和他們的原型——通史家們——是完全一致的，因爲，假使歷史事件可以用某些人怎樣地互相對付來說明，爲什麼不能用某些人寫了某些書來說明？這些史家們，從大量的、和每個活的現象同時存在的表徵中，選擇了精神活動的表徵，說這個表徵是原因。雖然他們極力證明事件的原因是精神活動，但是要非常牽強，才能承認在精神活動與各民族的運動之間有任何的關係，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夠承認精神活動領導人們

的行動，因為這一類的現象——例如人類平等的宣傳所引起的法國革命的最殘忍的屠殺，仁愛的宣傳所引起的殘忍的戰爭和死刑——是和這種見解矛盾的。

但是即使承認了充滿這種歷史的一切的狡猾揑造的理論是正確的，承認了各民族是被某種所謂主義的不確定的力量統治的，——歷史的主要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回答，或者在從前的君主的權力，在通史家所提出的顧問們和別的人的勢力之外，又有了一個新的力量——主義，而主義和羣衆之間的關係還需要解釋。這是可以了解的：拿破崙有權力，因此發生了事件；相當牽強地，還可以了解：拿破崙和別的勢力在一起是事件的原因；但是Le Contract Social〔社會契約〕這本書怎麼會使法國人互相淹溺——若是沒有這個新力量和事件之間因果關係的說明，是不能夠了解的。

無疑，在所有的同時代的人們之間是有關係的，因此可以找出人們精神活動和他們的歷史運動之間的某種關係，正如同在人類運動和商業、工藝、園藝以及你願意舉出的任何東西之間，可以找出某種關係。但是為什麼人們精神活動，在文化史家看來，是一切歷史運動的原因或表現——這是難以了解的。史家們的這種結論只可以用下面的理由來解釋：（一）歷史是有學問的人寫的，因此他們當然地、樂意地、認為他們這個階級的活動是

全人類運動的基礎，正如同商人們、農人們、軍人們，也當然樂意地有同樣的想法（這個意思沒有被表示出來，只是因爲商人們軍人們不寫作歷史；）（二）精神活動，教育，文明，文化，主義——這一切都是不明顯，不確定的概念，在牠們的旗幟之下，極其便於運用意義更不清楚的、因此很容易被應用在任何學說之中的字眼。

但是，且不說這種歷史的內在價值（也許這種歷史對於某種人對於某種事是有用處的，）各種文化史（一切的通史都開始漸漸地和牠們相近）是重要的，因爲牠們把各種宗教的、哲學的、政治的學說，當作事件的原因，詳細地認眞地分析着，每當牠們着手描寫實際歷史事件時，例如一八一二年的戰役，他們便不覺地把牠寫成權力的產物，坦白地說，這個戰役是拿破崙的意志的產物。文化史家們這麽說着，不覺地和他們自己矛盾，他們證明，他們所發明的這種新的力量並不說明歷史事件，而解釋歷史的唯一方法就是用他們似乎並不承認的權力。

三

火車頭走動。有人問，牠怎麽會走動？農人回答：鬼使牠走動。另一個人說：火車頭走動，因爲牠的輪子在轉動。第三個人認定運動的原因是那被風吹走的煙。

這個農人是難以駁倒的。他想到了一個圓滿的解釋，要駁倒他，就必須有人向他證明鬼是沒有的，或者另一個農民向他說明不是鬼，卻是一個德國人在開動火車頭。要到那時候，由於這個矛盾，他們才會知道他們兩人都不對。但那個說輪子轉動是原因的人，把他自己駁倒了，因爲他走上分析之途，他便應該再繼續前進：他應該說明輪子轉動的原因。在他沒有找出來火車頭運動的最後原因是汽鍋中蒸汽壓力的時候，他沒有權利停止尋找原因。那個用被吹回去的煙來解釋火車頭運動的人，顯然是他注意到輪子的轉動不是原因，便抓住了他所看見的第一個表徵，在他那方面把牠作爲原因。

可以說明火車頭運動的唯一的概念，是等於所見的運動的力量的那個概念。

可以說明各民族的運動的唯一的概念，是等於各民族的全部運動的力量的那個概念。

然而，在這個概念之下，有各種史家所提出的，和所見的運動全不相等的各種不同的力量。有些人把牠看作英雄們直接的固有的力量，好像農人在火車頭裏看到鬼一樣；又有

些人把牠看作幾種別的力量所產生的力量，好像看到輪子的轉動一樣；還有人把牠看作精神的影響，好像被吹走的煙一樣。

在歷史記載個別人們——無論他們是凱撒之流，亞力山大之流，路得之流，或是福爾泰之流——而不是全體人們的、沒有一個除外地參與事件的全體人們的歷史的時候，要不將那種強使別人把他們的活動向着某一目標的力量、歸諸個別的人們，是不可能的。史家所知道的這種唯一的概念，是權力。

這個概念是唯一的工具，可以用牠去處理現在所說到的歷史材料；誰損壞了這個工具，像博克爾那樣，而不知道別的處理歷史材料的方法，便是使他自己失去處理歷史材料的唯一的可能的方法。為了解釋歷史現象，權力概念是不可少的，這由通史家和文化史家們自己最充分地證明了，他們表面上否認權力的概念，卻又不可避免地在每一步驟上利用牠。

歷史科學，在處理人類的問題的時候，直到現在，好像流通的貨幣——紙幣與硬幣——一樣。傳記的和專門的民族的歷史好像紙幣。在沒有人問到牠們保證金的時候，牠們可以行使流通，完成牠們的任務，對任何人無害，甚至是有益的。只要忘記了英雄的意志怎

樣產生事件這個問題，則提埃爾的歷史便是有趣的，啓導的，並且還有點兒詩意。但是，正如同對於紙幣的實際價値會發生疑問，或者是因爲牠們容易製造，製造太多了，或者因爲人們要用牠兌換現金——同樣地，對於這種歷史的眞正價値也會發生疑問，或者是因爲這種歷史出現得太多，或者因爲有人在直率地問道：拿破崙用什麼力量做了這個？——就是，要通用的紙幣兌換眞正了解的純金。

通史家們和文化史家們好像是這種人，他們承認紙幣的缺點，決定了用一種沒有金的比重的金屬來鑄造硬幣代替紙幣。貨幣確實是硬幣了，但只是硬幣而已。紙幣還可以欺騙無知的人；但是沒有價値的硬幣不能欺騙任何人。正如同金子要在能夠交換、可供使用的時候才是眞金，同樣地，通史家要在能夠回答歷史的主要問題——什麼是權力？——的時候，通史家才是眞金。通史家們矛盾地回答這個問題，文化史家卻簡直是規避牠，回答着全然不同的話。好像做金的贗幣只可以在同意把牠當作金子的人們之間，在不知道金子性質的人們之間使用，同樣地，通史家與文化史家，不回答人類的主要問題，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某種目的，充當大學校和讀者大衆——他們是所謂重要書笈的愛好者——之間的流通貨幣。

四

既然否認了民族的意志對於某一被選定者的神聖服從，以及被選定人的意志對於上帝的服從這種古代的觀點，歷史若不選擇二者之一：或者回返上帝直接參與人事的舊信念，或者確定地說明產生歷史事件的所謂「權力」的那種力量的意義——便無往而不矛盾。

回返第一點是不可能的：信念已經破壞了，因此必須說明權力的意義。

拿破崙下令徵集軍隊去打仗。我們是那麼習於這個概念，我們是那麼慣於這個見解，以致這個問題——爲什麼當拿破崙說某句話的時候，六十萬的人便去打仗——在我們看來是沒有意義的。他有權力，因此他所命令的事情被執行了。

假使我們相信權力是上帝給他的，這個回答便是完全滿意的了。但是我們既不承認這個，便不得不確定一下，一個人統治許多別人的這種權力是什麼。

這種權力不能夠是一個強者對於一個弱者體力優越的直接權力——那種優越是

建立在體力的使用或威脅上的——如同赫叩利斯的權力；牠也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優越上，如同一些歷史家們單純地所想的他們說歷史的大人物是英雄們，即是稟賦了非常的精神、智慧、與所謂天才的人們。這種權力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優越上，因爲歷史向我們說明，統治無數人民的路易十一之流，和梅特涅之輩都沒有任何特殊的精神力量的優點，且反之，他們大都在精神上比他們所統治的無數人民中任何一人更加薄弱，拿破崙之流的英雄人物是不用說了，關於他們的精神美德見解是極爲分歧的。

假使權力的來源不是有權力的人的生理和精神的特質，則顯然這種權力的來源應該在這個人之外去尋找——在那個握有權力的人和羣衆的關係中去尋找。

法律科學就是這樣地了解權力的——法律科學是歷史兌換處，牠保證讓歷史的權力概念的紙幣兌換純金。

權力是人民的集體意志，由人民明許或默許、移轉給人民所選定的統治者的。

法律科學是由這種討論組成的，就是國家和權力，假使可以形成的話，是應該怎樣形成的，在法律科學的範圍裏，這都是很明白的；但是應用於歷史時，這種權力定義是需要解釋的。

法律科學看國家和權力，好像古人看火一樣，把牠看作一種絕對存在的東西。但是在歷史看來，國家和權力只是現象，正如同在現代物理學看來，火不是原素，而是現象。

由於歷史觀點和法律觀點之間的這個根本差異，便產生了這樣的情形，就是，法律科學可以詳細說出：按照牠的意見，權力是應該怎樣形成的，以及那在時間之外固定地存在的權力是什麼；但是對於歷史的問題——關於在時間之內變動不止的權力的意義——牠是不能回答的。

假使權力是大衆移轉給統治者的集體意志，那末，普加巧夫是大衆意志的代表嗎？假若他不是的，爲什麼拿破崙一世是代表呢？爲什麼拿破崙三世在部洛涅被捕時是一個罪犯，爲什麼後來那些被他逮捕的人們是罪犯呢？㊀

朝代革命——有時只有兩三個人參加——也把大衆的意志移轉給新的統治者嗎？在國際關係中，人民大衆的意志也移轉給他們的征服者嗎？在一八〇八年，來因聯盟的意志移轉給拿破崙了嗎？俄國人民大衆的意志，在一八〇九年，當我們的軍隊和法軍聯盟去

㊀ 毛註：拿破崙三世，一八五二——一八七一年爲皇帝；一八三六年在斯特拉斯堡篡奪皇位未成，流放美國，一八四〇年在部洛涅篡奪皇位，被捕處無期徒刑。六年後，逃入英國，戰爭與和平寫作時，他是皇帝。

攻打與地利時，移轉給拿破崙了嗎？

對於這些問題可以從三方面回答：

或者（一）認爲大衆的意志總是無條件地移轉給他們選定的一個或許多統治者，因此任何新權力的興起，對於已經移轉的權力的任何鬥爭，應該只被看作眞正權力的破壞。

或者（二）認爲大衆的意志在一定的確知的條件之下移轉給統治者們，並且證明權力的一切限制，衝突甚至消滅，都是因爲統治者不遵守權力移轉給他們的時候的那些條件。

或者（三）認爲大衆的意志是有條件地移轉給統治者的，但條件是不確知的不確定的，許多權力的興起，牠們的爭鬥與衰落，只是由於統治者較多地或較少地完成那些不確定的條件，就是大衆的意志從這些人移轉給那些人的時候的條件。

歷史家們便照這三種方法說明大衆和統治者們的關係。

有些歷史家——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專門的傳記的史家，——不能單純地了解權力意義問題，似乎承認大衆的集體意志是無條件地移轉給歷史人物的，因此，這些史家，在

描寫某一種權力時，認爲這種權力是唯一的、絕對的、眞正的權力，而任何反對這種權力的別的力量，不是權力，卻是權力的破壞——暴力。

他們的學說適合歷史的原始與和平時代，若是應用於各民族的生活的複雜的騷亂的時代（在這時候，各種權力同時興起並且互相鬥爭，）便有這個缺點，即是，君主正統派的史家將證明法國的國民議會，執政委員會，和保拿巴特只是眞正權力的破壞者；共和派和保拿巴特派將各自證明國民議會和帝國是眞正權力，而其餘的都是權力的破壞者。顯然這些史家們所提出的互相衝突的權力解釋，只能滿足最年幼的小孩子們。

另一種史家，承認這種歷史觀點的錯誤，說權力是建立在大衆的集體意志對統治者的有條件的移轉上的，而歷史人物只在這個條件之下——就是執行人民意志默許地指定給他的計劃——才有權力。但這些條件是什麼，這些史家們沒有告訴我們，或者即使說了，也是不斷地互相矛盾的。

每個史家，按照各人對於什麼是民族的運動的目標的見解，在法國或別國人民的偉大、財富、自由、教育中找尋這些條件。且不說史家們關於這些條件的矛盾；即使我們承認這些條件的共同綱領是存在的，我們會發現歷史事實幾乎總是和這個學說矛盾的。假使移

轉權力時的條件是人民的財富自由、教育，那末爲什麼路易十四世和約翰四世平安地渡過他們的統治時期而路易十六世和查理一世要被他們的人民處死呢？對於這個問題，史家們回答說，路易十四世的行爲，違反這個綱領，影響了路易十六世。但爲什麼不影響路易十四世和路易十五世？爲什麼偏偏要影響路易十六呢？這種影響有什麼期限嗎？——對於這些問題沒有而且不能有回答。這種看法同樣地不能說明爲什麼集體的意志在數世紀之間保留在統治者和他們繼承者的手中，後來忽然在五十年間，相繼移轉給國民議會，給執政委員會，給拿破崙，給亞力山大，給路易十八世，又給拿破崙，給查理十世，給路易·非利普，給共和政府，給拿破崙三世。在解釋人民意志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這些迅速的移轉時，特別是在國際關係，征服和聯盟方面，這些史家們不得不承認，這些移轉現象的一部份不是人民意志的正常的移轉，而是偶然現象，這些現象依靠狡猾、錯誤、奸計，或某一外交家、或帝王、或政黨領袖的弱點。所以大部份歷史現象——內戰、革命、征服、——在這些史家們看來，不是人民意志自由移轉的結果，而是一人或數人的誤導的意志的結果，這又是權力的破壞。因此這種歷史家們也把歷史事件看作是他們的學說的例外。

這些史家們好像這樣的一個植物學家，——他看到，有幾種植物從雙子葉種籽中長

出，便堅持一切生長的植物都只長成兩片葉子；認爲棕欖樹、菌子、甚至橡樹，充分地長大了，不再像是一雙葉子，都是違背學說的。

第三種史家認爲大衆的意志有條件地移轉給歷史人物，但這些條件是我們不知道的。他們說歷史人物有權力，只是因爲他們執行那託付他們的大衆意志。

但是在這種時候，假使推動各民族的力量不是歷史人物，而是各民族本身，那麼這些歷史人物的重要性在哪裏？

這些史家們說，歷史人物表現人民大衆的意志；歷史人物的活動便是表現人民的活動。

但在這種時候便要發生這個問題，歷史人物們的全部活動，或者只有某一方面的活動，是大衆意志的表現呢？假使歷史人物們全部活動，如某些歷史家所想的，是大衆意志的表現，則拿破崙和葉卡切銳娜之流的傳記中的全部宮庭醜事的詳情，都是各民族的生活的表現了，這顯然是沒有意義的；假使只有歷史人物們活動的某一方面是各民族的生活的表現，如同別的假想的哲學的歷史家所想的，那末爲了確定歷史人物活動的哪一方面表現民族的生活，我們必須先要知道民族的生活是什麼東西組成的。

遇到了這樣的困難，這種史家們發明了最不明確的、難以觸覺的、一般的抽象觀念，這種觀念可以包括最大數目的事件，他們說人類運動的目標就是在這種抽象觀念裏。最通常的、幾乎是所有的史家們所採用的一般的抽象觀念是：自由、平等、教育、進步、文明、文化。假定某種抽象觀念作爲人類運動的目標，史家們研究那些留下最大多數紀念碑的人們，——帝王們、丞相們、將軍們、著作家們、改革家們、教皇們、新聞家們——因爲所有的這些人，在他們看來，是助成或阻礙某一抽象觀念的。但是因爲無法證明人類的目的是自由、平等、教育、或文明，又因爲民衆和統治者和人類教導者的關係只是建立在這個武斷的假定上的，——即是，民衆的集體意志總是移轉給那些爲我們所注意的人們的，——所以無數的各處遷移、焚燒房屋、拋棄農事、互相屠殺的人們的活動，決不是表現在十幾個沒有焚燒房屋、沒有從事耕種、沒有殺死同類的人們的活動的描寫中的。

歷史處處證明這一點。西方各民族在十八世紀末葉的騷動，以及他們向東方的急進，被路易十四、十五、十六、他們的寵婦和丞相的活動，被拿破崙、盧騷、狄德羅、保馬晒、和別人的生活說明了嗎？

俄國人民向東方，向卡桑，向西比利亞的運動，被伊凡四世病態性格的詳情、被他和庫

爾不斯基的通信說明了嗎？

十字軍時代各民族的運動被高德弗利，路易之流，和他們寵婦們生活的研究說明了嗎？我們還是不了解那次的各民族自西向東的運動，牠沒有目的，沒有領導，只有一羣流氓和彼得隱士㊁更不可解的，是在歷史人物們明白地確定了合理的神聖的遠征目的——解放耶路撒冷——的時候，這個運動中斷了。教皇們、國王們、武士們鼓動人民去解放聖地；但是人民不去，因為從前鼓動他們加入運動的那個未知的原因，不復存在了。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詩人們的歷史，㊀顯然不能包括各民族的生活。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詩人們的歷史只是高德弗利之流和行吟詩人們的歷史，而各民族的生活和衝動的歷史，仍然是未知的。著作家們和改革家們的歷史，更沒有向我們說明各民族的生活。

文化史向我們說明著作家或改革家的衝動，生活環境，和思想。我們知道路德有暴躁的脾氣，並且說過什麼些話；我們知道盧騷多疑，並且寫了什麼些書；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

㊀ 毛註：彼得隱士是法國善行僧，據傳說曾鼓動第一次十字軍。

㊁ 毛註：高德弗利為十一世紀末第一次十字軍的領袖。行吟詩人為十二十三世紀遊行唱情詩及十字軍歌的人。

麽在宗教改革之後各民族互相屠殺，在法國革命時人們互相刑殺。

假若我們像最新的史家們所做的那樣，把這兩種歷史合併在一起，這便是君王們和著作家們的歷史，而不是各民族的生活的歷史。

五

各民族的生活並不包括在少數人的生活中；因爲這些少數人和各民族之間的關係沒有被發現。這種關係是建立在民衆的集體意志移轉給歷史人物上的——這個學說只是一個假定，沒有得到歷史經驗的證實。

民衆的集體意志移轉給歷史人物的學說，也許在法律科學的領域內可以說明很多東西，也許對於牠自己的目的是不可少的；但是應用在歷史方面，一旦發生革命，征服，內戰時，卽是，一旦歷史開始——這便學說便不能說明任何東西。

這種學說似乎是不可駁倒的，正因爲人民意志移轉的事實是不能證實的，因爲牠從來就沒有過。

無論是什麽事發生了，無論是誰在事件的領導地位上，這個學說總能說，某某人領導事件，因爲集體意志移轉給他了。

這種學說對於歷史問題所作的回答，就好像這個人的回答一樣，這個人看着移動的一羣獸畜，沒有注意田野各處牧草的不同的性質，和牧人的鞭策，便認爲，某一走在獸羣之前的獸、是獸羣朝某一方向行走的原因。

『獸羣朝那個方向走，因爲走在前面的獸領導牠們，所有其他的獸畜的集體意志移轉給這個獸羣的領袖了。』承認無條件的移轉權力的、第一種史家們這麽回答。

『假使領導獸羣的獸畜有變動，這是因爲全體獸畜的集合意志從這個領袖移轉給另一個領袖了，要看這個獸畜是否領導牠們走向整個獸羣所選定的方向。』認爲羣衆集體意志是在他們認爲已知的條件下移轉給統治者的史家們這麽回答。（用了這種觀察的方法，便常常發生如此的情形：觀察者順應着他所寧取的方向，認爲在羣衆改變方向時，領袖們不是那些在前面的人們，却是站在旁邊，甚至有時是在後邊的人們。）

『假使領導的獸畜不斷地改變，整個獸羣的方向不斷地改變，則這是因爲，爲了達到我們所知道的方向，獸畜們把牠們自己的意志移轉給我們所注意的獸畜了，因此，爲了研

究獸羣的運動，我們必須注意在獸羣各方面走動的顯著的獸畜。』第三種史家們這麼回答，他們認爲一切歷史人物——自君王到新聞家——是他們的時代的反映。

民衆的意志移轉給歷史人物的學說，只是一種意譯——只是把問題用別的字眼表現出來。

什麼是歷史事件的原因？權力。

什麼是權力？權力是移轉給某一個人的集合意志。

民衆的意志是在什麼條件之下移轉給一個人的？條件是這個人表現全體人們的意志。就是說，權力是權力。就是說，權力是一個名辭，牠的意義是我們不了解的。

假使人類知識的領域只限於抽象的思考，則人類批評了科學所下的權力的解釋之後，就可以獲得結論，說權力只是一個字眼，事實上並不存在。但是爲了現象的認識，在抽象思考之外，人類還有一個工具——經驗，人類用經驗證實思考的結果。但是經驗告訴我們，權力不僅是一個字眼，並且是確實存在的現象。

沒有權力的概念，便不能有人們集體活動的描寫，這是不待言的；權力的存在是被歷

史、被當代事件的觀察所證明的。

在事實發生時，總是要出現一個人或許多人，事件好像是按照他們的意志發生的。拿破崙三世下了命令，法國人便到墨西哥去了。㊀普魯士國王與俾斯麥下了命令，軍隊就開進了保希米亞。㊁拿破崙一世下了命令，法軍便進了俄國。亞力山大一世下了命令，法國人便服從部蓬皇朝。經驗告訴我們，無論發生了什麼事件，這事件總是和下命令的一個人或數個人的意志有關係。

史家們，由於承認神意參與人事的舊習慣，想要把賦得權力的人的意志表現，看作事件的原因；但這個結論既未被理論、也未被經驗證實。

一方面，思考指示出來了，一個人的意志表現——他的言語——只是某一事件中、例如在戰爭中、或者在革命中所表現的整個活動的一部份；因此，不假定那不可解的超自然的力量——神蹟，便不能承認言語能夠是無數的人的運動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即使承

㊀ 毛註：一八六四年，麥克米倫得法軍協助，獲得墨西哥王位，美國內戰結束後，法軍退出，一八六七年托氏寫此書後部時，麥克米倫被墨西哥人鎗斃了。

㊁ 毛註：指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

認言語能夠是事件的原因，歷史卻指示出來歷史人物意志的表現，在許多時候，並不產生任何效果，就是說，他們的命令不但是常常不能執行，而且有時甚至發生和他們的命令完全相反的效果。

不承認神意參與人事，我們便不能把權力當作事件的原因。

從經驗的觀點看來，權力只是個人意志表現和別人執行這個意志之間的關係。

爲了說明這種關係的條件，我們不得不最先恢復意志表現的概念，這是關於人的，而不是關於神的。

假使神發命令，表現自己的意志，像古代歷史向我們所說的那樣，則這種意志的表現是和時間無關的，不是任何原因所引起的，因爲神不是和事件連在一起的。但是說到命令——在時間之內活動的並且互相有關的人們的意志表現——爲了說明命令和事件的聯系，我們不得不恢復（一）一切所發生的事件的條件：各項事件的以及下令的人的在時間之內的連續運動，和（二）下令的人和那些執行他的命令的人們之間不可避免的關係。

六

只有和時間無關的神意的表現，能夠和若干年內或若干世紀中所發生的整串事件有關，並且只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神，能夠單憑他自己的意志，決定人類運動的方向。但是人卻在時間之內活動並且他自己參與事件。

恢復第一個被忽略的條件，時間的條件，我們知道，若是沒有前面的命令，使最後的命令可以執行，則沒有一個命令是可以執行的。

從來沒有一個命令是自動地出現的，或者是包括整串的事件的；但是每一個命令是從另一個命令產生的，並且決不和整串的事件有關，而總是只和事件的某一時期有關。

例如，當我們說拿破崙命令軍隊去打仗時，我們是把整串的彼此有關的連續的命令，合併在一個同時表現的命令中。拿破崙不能下命令出征俄國，並且從來沒有下過這個命令。他今天下命令寫些公文給維也納，給柏林，給彼得堡；明天下些勅令和命令給軍隊，艦隊，軍需官，等等，等等，等等，——無數的命令，牠們組成一串的命令，符合着把法軍引入俄國的一串

事件。

假如拿破崙在他的全部統治期間下了許多關於遠征英吉利的命令，沒有對於任何別的計劃耗費過那麼多的精力和時間，然而在他的全部統治期間他沒有一次試圖實現他的計劃，卻作了對俄的遠征，在他屢次表示的信念中他認為和俄國聯盟是有利的——這是因為他的第一類的命令不符合、第二類命令卻符合那一串的事件。

要命令被切實執行，必須這個人發出可以執行的命令。但是要知道什麼可以執行，什麼不可以執行，——是不可能的，不但無數的人所參與的拿破崙征俄之役是如此的，而且最簡單的事件也是如此的，因為要執行任何一件事情，總要遇到無數的阻礙。對於每件被執行的命令，總是有許多沒有被執行的命令。一切做不到的命令都是和事件沒有關係的，並且不會被執行的。只有那些做得到的命令，是和符合整串事件的整串連續的命令有關係的，並且是會被執行的。

我們的錯誤的概念，認為事件前面的命令是事件的原因，是這麼發生的，就是，當一個事件發生了，並且在無數的命令之中，那幾個和事件有關係的命令被執行了的時候，我們便忘記了那些因為不能執行而沒有被執行的別的命令。此外，我們在這方面的錯誤的主

要的起因，就是由於，在歷史敍述中，把一整串的無數的各種各樣的，最小的事件（例如：造成法軍入俄的一切事件，）按照這串事件所產生的結果，概括爲一個事件，並且配合着這種概括，把整串的命令概括爲一個單獨的意志表現。

我們說：拿破崙希望進攻俄國並且做了這事。事實上，在拿破崙的全部活動中，我們決不會找到類似表現這種意志的東西，我們只看到一串的命令，或者他的意志的表現，表現的傾向是極有差異、極不確定的。在拿破崙的無數串未被執行的命令中，有一串關於一八一二年戰役的命令被執行了，這不是因爲這些命令和別的未被執行的命令有任何區別，而是因爲這串命令符合那使法軍入俄的一串事件。正如同在空印花板上出現了某一種圖像，不是因爲在某一邊以及如何地塗了顏色，而是因爲空印花板上所鐫的圖像在各方面都塗了顏色。

所以觀察命令和事件在時間上的關係，我們發現命令決不能是事件的原因，而是在二者之間有某種確定的關聯。

要明白這種關聯是什麼組成的，必須恢復另一個被疏忽的條件，卽是，任何命令不是神而是人所下的，並且下命令的人自己也參與那個事件。

下命令的人，和他所命令的人的關係，正是所謂權力。這種關係的內容如下：

爲了共同的活動，人們總是結成某種團體，在這種團體中，雖然爲了共同行動而立的目標不同，參與行動的人們之間的關係卻總是一樣的。

結成這種團體的人們總是彼此之間有這樣的關係，就是，在他們結合起來所要做的聯合行動中，最大多數的人最直接地參與、最少數的人最不直接地參與行動。

在人們爲了完成集體行動而結成的一切團體中，最顯著而確定的一種是軍隊。組成任何軍隊的，是低級軍事人員——兵士，他們在全軍中總是佔最大多數；和較高級的軍事人員——伍長，軍曹，他們的數目比兵少；和更高級的軍官，他們的數目更少，這樣下去，直到最高軍事權力，牠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軍事組織可以完全同樣正確地用圓錐體來說明，牠的直徑最大的底是兵；上面一點的較小的橫斷面是軍中較高的階級，如是直到圓錐體的頂點，這個頂點是總司令。

人數最多的兵是圓錐體的最下層和基礎。兵自己直接地刺戮，砍斬，放火，行刼，而且總是奉較高級的人的命令做這些行爲；他自己決不下命令。數目較少的軍曹們，所做的直接行爲比兵更少；但是已經下命令了。軍官所做的直接行爲更少，下的命令較多。將軍只是命

令軍隊行動，指示目標，他自己幾乎決不使用武器。總司令決不會直接參與行動的本身，只發出關於大軍運動的一般的命令。這種同樣的人們彼此之間的關係，也表現在任何爲了共同活動的人羣團體中，——在農業中，商業中，在任何衙門裏。

所以，用不着特別分析一個圓錐體的所有相連的橫斷面，一個軍隊的所有的階級，或任何衙門或公共機關的從最低至最高的階級與地位——我們便看到一種法則，根據這個法則，人們爲了完成集體行動，總是結合成爲這樣的關係，即是他們愈直接參與行動的完成，他們愈不能命令，而他們的人數愈多；他們愈不直接參與行動本身，他們命令愈多，而他們人數愈少；這樣地，從下層直到最上層的一個人，他最不直接參與事件，而最是把他自己的活動用在發佈命令上。

這便是下命令的人們和他們所命令的人們的關係，這是所謂權力這個概念的要素。恢復了時間的條件——一切事件都是在時間的條件下發生的——我們發見，一個命令，要在牠和相符的一串事件有關係的時候，才可以執行。恢復了命令的人和執行的人之間的關係這個必要的條件，我們發見，按事件本身的性質，命令者參與事件的本身最少，而他們的活動全用在命令上。

七

當一個事件發生時，人們表示他們對於這個事件的各項意見和希望，因爲事件是許多人的集體行動的結果，所以在所表現的許多意見和希望之中，必然有一個會實現的，即使是近乎實現的。當所表現的意見之一實現時，這個意見在我們看來是和事件發生了關係，好像是事件之前的命令一樣。

許多人拖一根木頭。人人都表示他自己的意見：怎樣拖，向哪裏拖。他們拖開了木頭，結果是，這件事做得正和他們當中的一個人所說的一樣。他下了命令。這是原始形態中的命令和權力。

那個用手工作最多的人，最不能想到他所做的事，或考慮共同活動所能產生的結果，或下命令。那個下命令最多的人，由於他的語言活動最多，顯然最不能用手工作。

在一大羣人向着一個共同目標作活動的時候，有更顯著的一部份人，他們愈不直接參與共同活動，他的在命令方面的活動愈多。

當一個人單獨活動時，他總是發生某一類的考慮，他似乎覺得，這些考慮曾經領導他的過去的活動，辯護他的現在的活動，指導他計劃他的將來的行爲。

衆人團體所做的事是完全一樣的，他們讓那些不直接參與事件的人們對於他們的一致活動作考慮，辯護，和預定。

由於我們知道的和不知道的理由，法國人開始互相淹溺、斬殺。配合和伴同這個事件的辯護理由是人們相信，爲了法國的福利，爲自由，和平等，這是不可少的。人們停止互相斬殺，而伴同這個事件的辯護理由是權力集中，對抗歐洲，等等的必要。人們從西方到東方去，屠殺同類，而伴同這個事件的話，是法國的光榮，英國的卑鄙等等。歷史向我們指示，這些關於事件的辯護理由，沒有任何常識，而且都是自相矛盾，例如，殺人是由於承認他的權利，而在俄國殺死無數的人，是爲了屈服英國。但這些辯護理由在當時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

這些辯護理由使造成事件的人們免除了道德責任。這些臨時的目的，好像是爲了掃除軌道上的雪而安置在火車頭前面的掃帚一樣，掃除了人類道路上的道德責任。沒有這些辯護理由，便不能回答人們研究每個歷史事件時所自動出現的最簡單的問題。卽是無數的人怎樣地犯了共同罪惡，打仗，殺人，等等？

在現在的歐洲政治社會生活的複雜形式中，能夠想出任何事件不是君王、大臣、國會、報紙所規定、指令命令的嗎？有任何集體行動不能夠在政治統一、國家主義、歐洲均勢、和文化中找到牠的辯護理由嗎？所以每個發生的事件，不可避免地符合某一表示過的希望，並且得到辯護，顯得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意志的產物。

一隻航行的船無論向哪個方向走，在牠前面總可以看見被牠分成的波紋。在船上的人看來，這些波紋的運動是唯一的可以看見的運動。

只有時時刻刻密切地注意這個波紋的運動，並且比較這個運動和船的運動，我們才能相信，波紋的每一俄頃的運動是船的運動所引起的；而我們認爲我們自己也是不可見地在運動，這是錯誤的。

我們時時刻刻注意歷史人物們的運動（即是，恢復一切發生的事件的必要條件——運動在時間中的連續）不忽視歷史人物和大衆的不可少的關係，我們看到同樣的情形。

當那隻船照着一個方向航行時，在牠前面的是同樣的波紋；當牠常常改變方向時，在牠前面的波紋也常常改變。但是無論牠向哪一邊轉動，總是有波紋在牠的運動之前。

無論發生了什麽事，總似乎是，那正是被預見的被命令的事。無論船向哪裏行駛，波紋既不領導也不加速牠的運動，卻在牠前面激起，並且遠遠地使我們覺得牠不但是自動地在運動，並且領導船的運動。

歷史家們只研究歷史人物意志的各種表現（牠們對於事件的關係是命令，）認爲事件是依靠命令的。但是我們研究事件本身以及歷史人物和大衆的關係，我們發現歷史人物和他們的命令是依靠事件的。這個結論的無疑的證明就是，無論有多少命令，假使沒有其他的原因，事件是不會發生的，但事件一旦發生時，——無論是什麽事件，——則在各人的不斷地表現的一切意志之中，總會發現一些意志牠們在意義上在時間上對於事件的關係可以是命令。

達到了這個結論，我們可以直接地確定地回答這兩個主要的歷史問題：

一、什麽是權力？

二、什麽力量產生各民族的運動？

一、權力是某一個人和別的許多人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這個人愈不直接參與集體行動，愈是表現進行中的集體行動的意見，預定，和辯護理由。

二、產生各民族的運動的不是權力，不是精神活動，也不是二者的聯合，如史家所想的；而是參與事件的一切人們的活動，並且他們總是這樣地結合的，即是，最直接參與事件的人，負最小的責任；反之亦然。

在精神方面，事件的原因是權力；在物質方面，是那些服從權力的人。但是因為精神活動，沒有了物質活動，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事件的原因，既不在此，亦不在彼，而在兩者的聯合。或者，換言之，原因的概念是不能應用在我們所觀察的現象上的。

在最後的分析中，我們達到了無窮的循環，達到人類理性在一切思想領域中所要達到的最後的界限，假使牠不是玩弄牠的主題。電生熱，熱生電。原子相吸引，原子相拒斥。

說到熱和電，或原子的最簡單的作用時，我們不能夠說為什麼要發生這些作用，我們說，這些現象的本性是如此的，我們說這是牠們的法則。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歷史現象。為什麼發生戰爭和革命？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知道，為了完成某一件行為，人們結成某一種團體，並且他們都參與這個團體；我們說，人們的本性是如此的，我們說這是一個法則。

八

假使歷史是處理外表現象的，那末，建立了這種簡單顯明的法則便夠了，我們也可以結束我們的討論了。但歷史法則是和人類有關的物質的微點不能夠向我們說牠並不感到吸引律和拒斥律，不能夠說這是錯誤；但是，人是歷史的主題，人坦白地說：我是自由的，因此我不服從法則。

人類意志自由的問題，雖然沒有被提出來，牠的存在卻是在歷史的每個步驟中感覺到的。

一切嚴肅地思考的史家們都不覺地遇到這個問題。歷史的一切矛盾和不明確，以及歷史科學所走的錯誤道路，只是因爲這個問題沒有解決。

假使每個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即是，假使每個人能夠如其所願地去行動，則全部歷史將是一串沒有關係的偶然事件。

假使在一千年之間，無數的人當中有一個人能夠自由地行動，即是，如其所願的行動，則顯然，這個人的一件違反法則的自由行動，便會破壞全人類的任何法則存在的可能。

假使是有一個法則管理着人類的行爲，便不能夠有自由意志，因爲那時人們的意志不得不服從這個法則。

在這個矛盾中含有自由意志的問題，這問題從最古的時候就引起了最聰明人的注意；從最古的時候就在牠的全部巨大的重要性中被提出來。問題是，從任何觀點——神學的、歷史的、倫理的、哲學的——把人當作觀察對象時，我們發現了一個一般的法則——必然性，人和萬物同樣地服從這個法則。從我們內心裏把人當作我們所意識的東西時，我們覺得我們自己是自由的。

這種意識是自我認識的完全獨立的、和理性無關的源泉。人類通過理性觀察他自己；但他只通過意識知道他自己。

沒有自我的意識，任何觀察，和理性應用，都是不可思議的。

爲了了解、觀察、下結論，人不得不最先覺得自己是活的。人知道自己是活的，只是由於知道他有欲望，卽是，感覺到他的意志。人感覺到他的意志——牠組成他生命的要素——並且只能認爲意志是自由的。

假使人觀察他自己，看到他的意志總是遵守着同一的法則前進，（無論他是觀察飲食的需要、或腦力的活動、或任何別的事情，）他便不能不把他的意志的永遠不變的方向看作一種限制。假如牠是不自由的，牠便不能夠是有限制的。一個人的意志在他看來是有

限制的，正因爲他感覺到意志是自由的。

你說：我是不自由的。但是我舉起了手又垂下來了。人人知道這個不邏輯的回答，是自由的不可駁倒的證明。

這個回答是不服從理性的意識的表現。

假使自由的意識，不是自我認識的單獨的和理性無關的來源，他便要服從理論和實驗；但事實上，這種服從是不存在的，是不可思議的。

一串的實驗和理論，向每一個人證明：他，作爲觀察的對象，服從一定的法則，並且人服從這些法則，他決不反對他所認識的引力或礙性的法則。但同樣的一串的實驗和理論向他證明：他在內心裏所感覺到的完全自由是不可能的，他的每一行動依靠他的構造，他的性格，和影響他的各種動機；但人決不服從這些實驗和理論的結論。

從實驗和理論中知道了石頭是向下墜的，人無疑地相信這個，並且總是期望實現他所知道的法則。

但同樣無疑地他知道他的意志服從法則，他卻不相信，並且不能相信這個。

縱使實驗和理論常常向人證明：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具有同樣的性質，他要做和以前

同樣的事情；然而當他在同樣的條件之下，具有同樣的性質，第一千次去做那永遠結果相同的行爲的時候，他仍然無疑地覺得自己是像實驗之前一樣地相信這一點，就是他可以如他所願地去行動。每個人，無論是野蠻人抑是聖人，縱然實驗和理論向他不可否認地證明：要在同樣的條件之下，想到兩種不同的行爲，是不可能的，他仍然覺得沒有這個無意義的概念（這是自由的要素）他便不能想到生活了。他覺得，縱然這是不可能的，牠卻是有的；因爲沒有這種自由的概念，他不但不能了解生活，而且不能活片刻的辰光。

他不能夠生活，因爲人的一切渴望，對於生活的一切動機，只是一種要增加自由的渴望。富裕——貧窮，光榮——無聞，權力——服從，強力——軟弱，健康——疾病，教養——愚昧，勞動——閑逸，充飽——飢餓，美德——罪惡，這都是較高或較低程度的自由。

要想到一個沒有自由的人，是不可能的，除非把他看作是被剝奪了生命的人。

假使自由的概念在理性看來，是無意義的矛盾，例如在同樣條件之下做兩種不同行爲的可能性，或者沒有原因的行爲，則這只證明意識不服從理性。

這是不可動搖的、不可駁倒的、不服從實驗和理論的、被一切思想家所承認的、被一切人們無例外地所感覺到的，自由的意識，這個意識，沒有了牠則任何關於人的概念是不可

思議的，牠組成問題的另一面。

人是全能、全善、全知的上帝的創造物。什麼是罪惡——罪惡的概念是從人的自由的意識中產生的？這是神學的問題。

人的行爲服從一般的、不變的、由統計學所表現的法則。什麼是人對於社會的責任——從自由的概念中產生的責任的概念？這是法律的問題。

人的行爲是從人的先天性格、和影響人的各種動機裏產生的。什麼是從自由的意識中所產生的良知，和行爲善惡的概念？這是倫理問題。

和人類一般生活有關係的個人，似乎服從那決定一般生活的法則。但這個同一的人，脫離了這種關係，便似乎是自由的。應該怎樣去看各民族和人類的過去的生活呢？看作人們自由活動的產物或是不自由活動的產物呢？這是歷史的問題。

直到我們的自信的、知識普及的時代，由於最有力的愚昧工具——印刷物的傳播，意志自由的問題才到了這個問題本身不能存在的地步。在我們的時代，大部份所謂前進的人們，即是無知者的人羣，接受了那些爲了解決整個問題、只研究問題的一面的自然科學家們的研究結果。

精神和自由意志是沒有的，因爲人的生活是由肌肉運動表現的，而肌肉運動是受神經活動約制的；精神和自由意志是沒有的因爲我們是在不可知的時代從人猿變來的——他們這麼說，寫，印，一點也不懷疑，在數千年前，一切宗教，一切思想家不但承認，而且從未否認這個必然性的原則——就是他們現在那麼熱心地力求用生理學和比較生物學來證明的必然性的原則。他們不知道自然科學在這個問題中的任務，只是解釋這問題的一方面的一種工具。因爲，從觀察的立場上看來，理智和意志只是腦筋的 secrétion（分泌物）並且，人服從一般的法則，可能是在不可知的時代從低級動物發展出來的，——這只是從新的方面說明數千年前一切宗教與哲學理論所承認的眞理，即是，在理智的觀點上，人服從必然性的法則，但牠沒有使這個問題的解決有一髮絲的進步，這問題有相反的建立在自由的意識上的另一方面。

假使人是在不可知的時代從人猿變出來的，則這和說人是在某一個時期從一塊泥土變出來的是同樣可以了解的，(在第一個情形中X是時間，在第二個情形中X是起源)；而這個問題——怎樣調和人的自由意志和人所服從的必然性的法則——是不能用比較生理學和動物學解決的，因爲在蛙、兎、人猿的身上，我們只能觀察到肌肉的和神經的活

動，而在人的身上，卻有肌肉的神經的活動，以及意識。

自然科學家們和他的信徒們以爲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好像是被指定去塗刷教堂的一面牆壁的泥水匠，他們乘總監工不在場的時候，由於熱心過分，用泥灰塗刷了窗子、聖像、細木工、和還未砌扶壁的牆，他們高興着從他們泥水匠的觀點上看來一切是平坦而光滑的。

九

在自由意志和必然性問題的解決上，歷史比其他研究這個問題的科學佔了一個便宜，對於歷史，這個問題不是關於人的自由意志的本質，而是關於意志在過去，在某種條件下的表現。

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歷史對於其他科學所處的地位，好像實驗科學對於理論科學所處的地位一樣。

歷史的主題不是人的意志本身，而是我們的關於意志的概念。

因此對於歷史，不像對於神學，倫理學，和哲學那樣，關於自由意志和必然性之結合的不可解決的神祕，是不存在的。歷史研究關於人的生活的概念，在這種概念中已經完成了這兩個矛盾的結合。

在實際生活中，每一個歷史事件，人的每一件行爲，是很明瞭地確定地被了解的，沒有絲毫矛盾的感覺，雖然每個事件顯得一部份是自由的，一部份是必然的。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如何結合自由意志和必然性、以及什麼是這兩個概念的本質，歷史哲學能夠而且應該採取一條和其他科學的路線正相反的路徑。歷史不要對自由意志和必然性這兩個概念的本身下了定義，再把生命現象放在這兩個定義之下，應該從大量的、歷史範圍之內的、總顯得是依靠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現象之中，求出自由意志與必然性這兩個概念的定義。

我們所研究的關於許多人的或一個人的活動的概念無論是什麼樣的，我們總是認爲牠一部份是人的自由意志，一部份是必然性的產物。

我們說各民族的遷移，或野蠻人的侵入，或拿破崙三世的命令，或一個人在一小時前所做的從幾條散步的方向中選擇一條的行爲，我們都看不到絲毫的矛盾。領導這些人們

的行爲的自由意志與必然性的分量，在我們看來，是明白地確定的。

關於自由意志是多是少的概念，常常是隨着我們觀察現象時的觀點的差別而有差異的；但這總是一樣的，人的每件行爲，在我們看來，不外是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一種聯合。在每一被研究的行爲中，我們看到一定成份的自由意志和一定成份的必然性。在任何行爲中，我們總是看到自由意志愈多，則必然性愈少；必然性愈多，則自由意志愈少。

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比例，是隨着我們研究行爲時的觀點而增減的；但這種關係，永遠是反比例的。

一個要淹死的人，抓住另一個人，把他淹死了；或者一個因爲喂小孩而疲乏的飢餓的母親，偸取食物，或者一個受了訓練的兵，在盡職時奉到命令，殺死一個不能自衛的人——這些人，在知道他們所處的境況的人看來，似乎是罪過較輕的，卽是，他們是較不自由的，較爲服從必然性的，在不知道那個人自己要淹死，那個母親飢餓，那個兵是在盡職的人看來，他們是較爲自由的。同樣的，一個人二十年前殺了人，後來安份地無害地在社會上過活，在二十年之後研究這事的人看來，他似乎是罪過較輕的；他的行爲是較爲服從必然性的法則，在事後第二天研究同一行爲的人看來，是較爲自由的。同樣的，瘋人、醉漢、或受強烈刺激

的人的每件行爲，在知道做這行爲的人的精神狀態的人看來，是較不自由而必然性較多的，在不知道的人看來，是較爲自由而必然性較少的。在這一切的事件中，自由意志的概念，隨着研究行爲時的觀點而有增減，必然性的概念也相應地增減。所以必然性顯得愈多，自由顯得愈少，反之亦然。

宗教，人類的常識，法律科學和歷史本身，同樣地了解必然性和自由意志間的關係。

一切事件——我們在這些事件中的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概念是有所增減的，——沒有例外，都有這三個理由：

一、做行爲的人和外在世界的關係，

二、他和時間的關係，

三、他和產生行爲的原因的關係。

（一）第一個理由是我們所或多或少了解的、人和外在世界的關係，關於每一個人對每一個與他同時存在的東西所處的確定地位的或多或少的明白了解。就是這個理由使我們明白將要淹死的人，比活在乾地上的人，是更不自由而更服從必然性；使那個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和別人有密切關係的人的行爲，或者那個被家庭、官職、企業所約束的人的

行爲，比那獨居孤處的人的行爲，無疑是更不自由更服從必然性。

假使我們只研究一個單獨的人，不知道他和他四週一切的關係，我們便覺得這個人的每個行爲是自由的。但是假使我們知道他和四周的東西的任何關係，假使我們知道他和任何東西，和那同他說話的人，和他所讀的書，和他所做的工作，甚至和他四周的空氣，和那照在他四周物體上的光線的關係，我們便知道這些條件中的每一件都對他有影響，並且至少控制他的活動的某一方面。我們愈知道這些影響，我們對於他的自由意志的概念便愈減少，而對於他所服從的必然性的概念愈增加。

（二）第二個理由是：人和外在世界的、或多或少顯然的時間關係：以及關於人的行爲在時間中所佔的地位的或多或少的明白了解。就是因此，第一個人的墮落（牠的後果是人類的起源），比現在人的結婚，顯得是更不自由的。就是由於這個理由，百年前的與我有時間關係的人們的生活與活動，在我看來，不能夠像現代人的、而後果是我所不知的生活同樣自由。

在這方面，關於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概念的深淺，是依靠發生行爲的時間和批評行爲的時間相隔的長短。

假使我研究片刻之前我在大概和現在一樣的環境中所做的行爲，我便覺得，我的行爲無疑是自由的。假使我批評一個月前所做的行爲，那末在不同的環境裏，我不得不承認，假使這個行爲沒有做，則這個行爲所產生的許多有益的、如意的、甚至是必要的東西也不會發生。假使我回想更早的時候的行爲，十年前或者更早，則我的行爲的後果，在我看來，是更明顯；並且我難以想像，假使沒有這個行爲，便會發生什麽樣的情形。我向後回想愈遠，或者是同樣的事，我向前評判愈遠，則我的行爲自由的見解是愈可疑了。

關於自由意志參與人類一般事件的見解，我們在歷史中發現了同樣的信念的級數。我們覺得，當代的事件無疑是一切已知的人們的行爲；但在較爲久遠的事件中，我們看到了牠的不可避免的後果，除了這些後果，我們不能設想到任何別的後果。我們回想的事件愈久遠，我們覺得牠們愈是不自由的。

普奧戰爭在我們看來是俾斯麥的狡猾行爲等等的無疑的結果。

拿破崙的各次戰爭，雖然已經可疑，在我們看來，仍然是英雄的意志的產物。但是我們已經把十字軍遠征看作一個在歷史上佔有確定地位的事件，並且沒有牠，則歐洲的近代史是難以想像的，雖然同樣地在十字軍遠征的編年史家們看來，這個事件只是某些人們

的意志的產物。關於各民族的遷移，在我們這時代沒有一個人認爲，歐洲世界的更新，依靠阿提拉的任意行爲。我們在歷史上的研究對象愈遙遠，產生事件的人們的自由意志愈是可疑，必然性的法則愈明顯。

（三）第三個理由是我們對於無窮的因果關係的或多或少的了解，這種因果關係是理性的不可避免的要求，在因果關係中，每個被了解的現象，因此人的每件行爲，都一定有牠的確定地位，牠是前面的行爲的結果，是後面的行爲的原因。

就是因爲這個理由，我們愈是知道人所服從的從觀察中產生的、那些生理的、心理的、和歷史的法則，我們愈是正確地了解行爲的生理的、心理的、歷史的原因，我的所觀察的行爲愈是簡單，那個人——他的行爲被我們觀察的人——的性格與智慧愈不複雜；我們的行爲和別人的行爲是愈不自由，而愈服從必然性法則。

當我們完全不了解一個行爲的原因時——無論牠是罪惡、善行、或者是不分善惡的行爲——我們認爲這個行爲有最大成份的自由意志。假如這是罪行，我們便極力要求對於這種行爲的處罰；假如這是善行，便盡量稱讚這種行爲。假如這是不分善惡的行爲，我們便認爲牠有最大的個性，獨特性和自由。但是假使我們知道了無數原因中的一個，我們便

要承認相當成份的必然性，不甚要求對於罪惡的處罰，不甚承認善行的功績，而似乎是獨特的行爲也顯得不甚自由了。罪犯是在惡人中養成的，這個事實減輕了他的罪。父親的、母親的自我犧牲，爲了報酬的可能而有的自我犧牲，比較無故的自我犧牲，是更可理解的，因此顯得是較不値得同情的，較不自由的。宗教或黨派的創始人，發明家，當我們知道了他的活動是如何準備的，用什麽準備的，便不甚使我們驚異了。假使我們有一大串的實驗，假使我們的觀察是不斷地要在人們行爲之中尋找原因和結果間的相關，我們把結果和原因聯結的愈正確，則人們的行爲在我們看來愈是必然的，愈是不自由的。假使所觀察的行爲是簡單的，並且我們有很多這樣的行爲作觀察，則我們對於這些行爲的必然性的概念是要更強的。不正派的父親的兒子的不正派的行爲，在壞朋友當中的婦女的過失行爲，酒徒的醉酒等等，這些行爲的原因我們愈了解，我們便愈覺得牠們是不自由的。假使他的行爲被我們所觀察的人，是在最低級的智慧發展中，如同小孩，瘋人，呆瓜，則我們知道了行爲的原因，性格與智力的簡單，便看到那麽多的必然性，和那麽少的自由意志，以致我們知道了那些造成行爲的原因，便能立刻預言後面的行爲。

一切法典中的罪責免究與減罪情况，只是建立在這三個理由上的。責任是重是輕，要

看我們對於這個其行爲被批判的人所處的環境的了解是多是少，研究行爲和發生行爲的相隔時間是長是短以及對於行爲原因的了解的是深是淺。

十

因此，我們的關於自由意志與必然性的概念——隨着和外在世界的或大或小的關係，時間的或大或小的距離、我們觀察一個人的生活現象時的或大或小的因果關係——漸漸地變小或變大。

所以，假使我們研究一個人的情況，他和外在世界的關係是共知的，研究的時間和行爲的時間相隔很久，而行爲的原因是極可理解的，則我們便要獲得最大必然性與最小自由意志的概念。假使我們研究一個人，他和外在環境的關係是極小的，假使他的行爲發生的時間和現在極相近，而他的行爲的原因是我們不了解的，則我們便要獲得最小必然性與最大自由意志的概念。

在這兩個情形之中——縱然我們改變我們的觀點，縱然我們明白人和外在世界的

關係，縱然這個關係在我們看來是可以了解的，縱然我們放長或縮短時間，縱然這些原因在我們看來是可解的或不可解的——我們決不能夠設想完全的自由意志或完全的必然性。

（一）縱然我們設想一個人不受外在世界的影響，我們決不能獲得在空間中的自由的概念。人的每件行爲，不可避免地受他自己身體和他四週的東西的限制。我舉起我的手，又把牠放下來。我的行動在我看來是自由的；但是我問我自己：我能不能把我的手向一切的方向舉起來，我知道，我的手是向着對這動作的阻礙是極小的方向舉着的，這阻礙是我四週的物體的，和我自己身體機構中的。假使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中我選擇了一個方向，則我選了這個方向，因爲牠的阻礙最少。要我的行爲是自由的，則必須牠不遇到任何阻礙。要設想一個人是自由的，我們必須設想他是在空間之外，這顯然是不可能。

（二）縱然我們縮短評判的時間和行爲的時間，我們決不能獲得在時間中的自由的概念。因爲假使我考察一秒鐘前所做的行爲，我仍然要認爲牠是不自由的，因爲這個行爲是連鎖在牠發生的那一片刻的。我能舉起我的手嗎？我舉起了手；但是我問自己：我能在剛剛過去的頃刻之間不舉我的手嗎？要自己相信這個，我在下一秒鐘不舉我的手。但我不

是在我向自己問到自由的前一頃刻間沒有舉我的手。時間過去了，我沒有權力留住時間，我那時所舉的手，已經不是我現在不舉的手，我舉手時的空氣，已經不是現在包圍我的空氣了。做第一個動作時的那一俄頃是不迴返的，在那一俄頃之間，我只能做一個動作，無論我做的是什麼動作，只是一個動作。我在後一片刻沒有舉手，這不是證明我能夠不會舉牠。因爲，在一個俄頃之間，我的動作只能夠是一個，牠不能夠是另一個。要設想行爲是自由的，必須在現在、在過去、和將來的界限上設想牠，卽是在時間之外，而這是不可能的。

（三）縱然增加了瞭解原因的困難，我們決不能獲得完全自由的概念，卽是，沒有原因。縱然我們的或別人的任何行爲中的意志表現的原因，在我們看來是不可解的，理性的第一個要求卻是假定和尋找原因，因爲沒有原因，任何現象都是難以想像的。我舉起我的手，爲了要做一件沒有任何原因的行爲，但是，這個，——我要做一件沒有原因的行爲——便是我的行爲的原因。

但是卽使設想一個人完全脫離一切影響，只考察他的現在的俄頃間的行爲，並且假定牠不是任何原因所引起的，卽使我們承認必然性的無窮小的剩餘等於零，那時候，我們還是不能獲得人的完全自由的概念；因爲一個人，不受外界的影響，在時間之外，和原因無

關係，便不是一個人。

同樣地，我們決不能設想一個人的行為只完全服從必然性的法則，而無自由意志的成份。

（一）縱然我們增加了我們對於人的空間條件的知識，這種知識決不能是完全的，因為這些條件的數目是無窮的，正如空間的無窮一樣。因此，在一切條件，對人的一切影響沒有被確定時，必然性是不完全的，仍然有相當成份的自由。

（二）縱然我們加長了我們所觀察的現象和批判之間相隔的時間，這個間隔是有限的，而時間是無窮的，因此在這方面決不能有完全的必然性。

（三）縱然任何行為的因果鏈條是可以了解的，我們決不會知道整個的鏈條，因為牠是不盡的，所以我們又不能獲得完全的必然性。

但是此外，即使承認自由意志的極小的剩餘等於零，我們承認在某種情形中——如將死的人，胎兒，白癡，等情形中——完全沒有自由意志，我們便將因此破壞我們所研究的關於人的概念；因為一旦沒有自由意志，便沒有人了。因此，人的行為完全服從必然性的法則，沒有絲毫的自由的餘地，——這個概念，正和人的完全自由的行為的概念一樣，是不可

能的。

因此，要設想一個人的行爲完全服從必然性的法則，沒有自由意志，我們必須承認這種知識：無窮數的空間的條件，無窮大的時間的期限，和無窮盡的原因。

要設想一個人是完全自由的，不服從必然性的法則，我們必須設想他是單獨一個人，在空間之外，在時間之外，在因果關係之外。

在第一種情形中，假使有必然性而無自由意志是可能的，我們便要由於必然性本身而獲得必然性的法則的定義，卽是沒有內容的形式而已。

在第二種情形中，假使有自由意志而無必然性是可能的，我們便要在空間、時間、原因之外獲得無條件的自由，這自由因爲是無條件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所以是無意義的，或者是沒有形式的內容而已。

總之，我們應該達到了那兩個構成人類的整個宇宙觀的基礎：不可解的生命本質，以及規定這種本質的法則。

理性說：（一）空間和使牠可見的一切物質形式，是無窮的，並且不能想像是別樣的。（二）時間是沒有片刻的靜止的無窮的運動，並且不能想像是別樣的。（三）因果關係

沒有開始，也不能有終結。

意識說：（一）只有我，一切存在的東西只是我；因此，我包括空間。（二）我用現在不運動的俄頃測量運動的時間，在這個俄頃中，只有我感覺到我自己是活的；因此，我是在時間之外。（三）我是在原因之外，因爲我覺得我自己是我的生命的每一現象的原因。

理性表現必然性的法則。意識表現自由的本質。

不爲任何東西所限制的自由，是人的意識中的生活本質。沒有內容的必然性是人的具有三種形式的理性。

自由意志是被研究的東西。必然性是研究的東西。自由意志是內容。必然性是形式。

只有分開這兩種作爲形式與內容而互相有關的認識的起源，我們才能獲得關於自由意志與必然性的互相地排斥的、而又單獨地不可理解的、概念。

只有結合這二者，我們才能獲得關於人類生活的明確觀念。

在這兩個合在一起互相規定爲形式與內容的概念之外，任何其他的生活概念是不可能的。

我們關於人類生活所知道的一切，只是自由意志和必然性的某種關係，卽是，意識和

理性法則的某種關係。

我們對於外在自然世界所知道的一切，只是自然力和必然性的、或生命本質和理性法則的、某種關係。

自然界的生命力是在我們之外的，是我的所感覺不到的，我們稱這些力量爲引力、慣性、電力、獸力、等等；但人的生命力是我們可以意識到的，我們叫牠自由。

但是正如同每個人所感覺到的、而牠自身是不可解的引力，要看我們知道牠所服從的必然性的法則到什麽程度（從一切物體有重量的基本知識，直到牛頓定律，）才被我們了解到什麽程度，同樣地，每個人所意識到的而牠自身是不可解的自由意志力，要我們知道牠所服從的必然性的法則到什麽程度，（從每個人都要死的事實，到最複雜的經濟學的法則、歷史學的法則的知識，）才被我們了解到什麽程度。

一切的知識只是把生命本質放在理性法則之下。

人的自由意志和任何他種力量的區別，是在這種力量是人可以意識到的；但在理性看來，牠和任何別的力量沒有區別。引力、電力或化學親和力，牠們彼此分別，只在這些力量被理性分別地下了定義。同樣地，在理性看來，人的自由意志力和他種自然力的區別，只在

理性所給牠的定義。沒有必然性的，——卽是，沒有規定自由意志的理性法則的——自由意志，是和引力、熱力、草木生長力沒有差別的；在理性看來，牠只是俄傾之間的不可定義的生命知覺。

好像那難以定義的移動天體的、力的本質，那難以定義的熱力、電力、化學親和力、活力的本質組成天文學、物理學、化學、植物學、動物學等的內容，同樣地，自由意志力組成歷史的內容。但是正如同每種科學的主題、是這種未知的生命本質的表現，而這種本質的本身只能做玄學的主題，——同樣地，人的自由意志力在空間、在時間、在因果關係中的表現，組成歷史的主題，而自由意志的本身是玄學的主題。

在實驗科學中，我們所知道的東西，我們叫做必然性的法則；我們不知道的東西，我們叫做活力。活力只是我們所知道的生命本質的其餘未知部份的說法。

同樣地，在歷史中，我們所知道的東西，我們叫作必然性的法則，不知道的東西，我們叫作自由意志。在歷史看來，自由意志只是我們所知道的人類生活法則的其餘未知部份的說法。

十一

歷史研究人的自由意志在時間中、在因果關係中、和外在世界發生關係時的表現，即是，用理性的法則定義這種自由意志因此，在這種自由被這些法則定義到什麼程度，歷史便是科學到什麼程度。

認爲人的自由意志是能夠影響歷史事件的力量，即是，不服從法則，這在歷史看來，和認爲自由意志在推動天體，在天文學看來，是完全一樣的。

這種假定會毀壞法則存在的可能，即是任何知識存在的可能。假使有了一個自由運動的天體，則凱卜勒與牛頓的法則都不復存在了，任何關於天體運動的概念也不復存在了。假若有了一件人的自由行爲，歷史法則即不復存在了，任何關於歷史事件的概念也不會存在了。

在歷史看來，有許多條人類意志運動的線索，線索的一端隱藏在未知之中，而在另一端，有現在的人的自由的意識在空間中、在時間中、在因果關係中運動着。

這個運動的路線在我們眼前愈開展，這個運動的法則愈顯明。發現並定義這些法則，是歷史問題。

歷史科學現在順着牠所走的路線，研究牠的問題，在人類自由意志中尋找現象的原因，從歷史科學的這種觀點看來，歷史科學的那些法則的表現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們縱然限制人們的自由意志，一旦我們認爲牠是一種不服從法則的力量，法則的存在便是不可能的了。

只有把這種自由意志限制到無限小，卽是把牠看作無限小的量，我們才能相信原因的絕對的不可了解，並且那時候，歷史才不尋找原因，卻把尋找法則作爲牠的任務。

尋找這些法則，是早已開始的事，歷史所必須採用的新的思想方法，和舊歷史——總是分析又分析現象的原因——所趨向的自身毀滅，是同時出現的。

一切的人文科學皆走過這條路線。科學中最精確的數學，有了無窮小數，丟下了分析的過程，進入了總合未知的無窮小數的新過程。放棄了原因的概念，數學尋找法則，卽是一切未知的無窮小的原素所共有的性質。

別的科學，雖然是形式不同，卻走了同樣的思想路線。當牛頓發表引力法則時，他沒有

說太陽或地球有吸引的性質；他說，一切物體，從最大到最小的，都有互相吸引的性質，即是，放棄了物體運動原因的問題，他發表了自無窮大的到無限小的一切物體共有的性質。各種自然科學做着同樣的事情：丟開原因問題，尋找法則。歷史也站在同樣的路線上。假使歷史的主題是研究各民族和人類的運動，而不是記敍個別人們生活的插曲，則歷史也應該放棄原因的概念而尋找法則，——自由意志的一切同等的、不可分開地互相聯接的、無限小的原素所共有的法則。

十二

自從哥白尼的理論體系被發現被證實之後，僅僅承認不是太陽運動而是地球運動——便破壞了古人的宇宙學。否證了這個體系，就可以保存天體運動的舊概念，但是沒有否證牠，便似乎不能繼續研究托來美的世界了。但甚至在哥白尼的發現之後，托來美的世界還被人繼續研究了好久。

自從說出並且證明了，出生率和犯罪率順從數學法則，某種地理的和政治經濟的條

件決定這種或那種政府形式，人口和土地的某種關係產生人民的移動——自從那個時候以後，歷史所寄託的那些基礎在根本上被毀壞了。

否證了這些新的法則，就可以保存歷史的舊見解，但是沒有否證牠們，便似乎不能繼續把歷史事件當作人們自由意志的產物去研究了。因爲，假使由於某種地理的、人種的、或經濟的條件，成立了某種政府或發生了某種移民，則那些在我們看來是建立某種政府或引起移民的人們的自由意志，不能再被我們當作原因了。

然而舊歷史，卻繼續地和直接反對牠的論題的統計學、地理學、政治經濟學、比較語言學、地質學的法則在一起被人研究。

在物理哲學中，新舊觀點之間的鬥爭是長久而頑強的。神學衛護舊觀點並且譴責新的觀點破壞天示。但是當眞理戰勝時，神學仍舊堅固地建立在新基礎上。

現在，在歷史的新舊觀點之間的鬬爭是同樣長久而頑強的，神學同樣地衛護舊觀點，並且譴責新的觀點破壞天示。

在前一情形中，正和在後一情形中一樣，鬬爭在雙方引起了的熱情，並且遮蔽了眞理。在一方面，是駭怕和捨不得失去歷代以來所建起的全部建築物；另一方面是破壞的熱情。

在那些反對物理哲學的新興眞理的人們看來，假若他們承認了這個眞理，便破壞了對於上帝、對於天穹創造、對於努恩的兒子約書亞神蹟的信仰。在哥白尼和牛頓的法則的保衛者看來，例如在福爾泰看來，似乎天文學法則破壞了宗教，並且他利用了引力法則作爲反對宗教的武器。

現在似乎是同樣地，只須要承認必然性的法則，破壞心靈、善惡的概念，以及建立在這個概念上的政府、教會制度。

現在同樣地，像福爾泰在那時一樣，必然性法則的志願的保衛者、利用必然性法則作爲反對宗教的武器；然而正和天文學上哥白尼法則一樣，歷史上的必然性的法則，不但沒有破壞，且甚至加強了，政府和教會制度所依據的基礎。

正如同那時在天文學的問題上一樣，現在在歷史學的問題上，整個的觀點差異，是在承認或不承認一種絕對單位作爲可見現象的衡量器。在天文學方面，這是地球的不動；在歷史方面，這是人格的獨立，卽自由意志。

正如同在天文學方面承認地球運動的困難，是在放棄地球不動的直感和行星運動的直感，同樣地，在歷史方面承認人格服從空間、時間、和因果法則的困難，是在否認個人人

格獨立的直感。但是，如同在天文學方面，新的觀點說：『誠然，我們並不覺得地球的運動，但是，承認地球的不動，我們將達到荒謬之論；而承認我們所感覺不到的運動，我們便得到各項法則；』同樣地，在歷史方面，新的觀點說：『誠然，我們並不感覺到我們的依從，但是承認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將得到荒謬之論；而承認我們依從外在世界，時間、和原因，我們便得各項法則。』

在第一個情形中，必須否認在空間中不動的意識，而承認我們所感覺不到的運動；在後一個情形中，同樣地，必須否認被感覺到的自由意志，而承認我們所感覺不到的依從。

附錄

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幾句話㊀

托爾斯泰

我在最好的生活情況中爲這本書費了五年不斷的專一的努力，此書出版時，我想要說出我自己對此書的意見，好消除讀者心中可能發生的誤會。我不希望此書的讀者們在書中看到、或者尋找我並不想要表現、或不能表現的東西，我要請他們注意到我想要說出、但由於工作的情況而不能發揮的地方。我的時間和能力都不許我充分完成我所要做的工作，我現在承蒙專門刊物的厚意，爲那些可能對此感到興趣的人，簡短而不完全地說出作者對自己作品的意見。

（一）什麼是戰爭與和平？　這不是小說，也不是詩，更不是歷史。戰爭與和平是作者用牠的現有的形式所想要表現而能夠表現的東西。藝術作品的這種不用傳統形式的聲

㊀文中第一句照別處引用的原文譯出，其餘是照英譯本附錄譯出的。容見原文再核。

明，假如是故意的，假如沒有前例，便似乎是狂妄了。但是自從普式庚時代以來，俄國文學史不僅有了許多這種背離歐洲形式的例子，而且沒有一個相反例子。從戈果理的死魂靈到道斯托也夫斯基的死人的房子，在最近期間的俄國文學中，沒有一種不平凡的藝術的散文作品完全合乎小說、史詩、或故事的形式。

（二）時代的特質。　在本書的第一部份出現時，有些讀者告訴我說，這在我的作品中沒有充分地說明。對於這個責問，我的回答如下：我知道人們在我的小說中找不到的「時代特質」是些什麽——奴隸制度的恐怖，妻室的禁閉，鞭打成年的兒子，薩屠考發，㊀等等；但我並不以爲在我們想像中存在着的這些時代特質是正確的，我並不想要複製它們。在研究信札、日記、傳說時，我並未發現這種殘暴的恐怖比我在此刻或任何時期所發現的更多。在那些日子，人們也愛，也妒，也求過眞理與美德，也爲情感所驅使；在上層階級中有同樣的複雜的精神和道德生活，他們在若干方面甚至比現在更風雅。假如我們相信那時

㊀毛德註：薩屠考發（一七三〇——一八〇一）是一女地主，有六百農奴，在七年之間，虐待一百三十九個至死。由於賄賂和家庭勢力，她暫時避免了處罰，但在一七七六年，控訴上達凱薩琳二世，在六年的審判之後，薩屠考發判處死刑，然而這個判刑減爲站枷示衆和尼菴終身監禁。

候的橫邪和粗暴，那只是因爲流傳給我們的傳說、回憶錄、故事、小說、大都記載了一些關於暴力與野蠻的例外事件。要假定那個時期的主要特質是動亂，是沒有道理的，正如同一個人、只看見山那邊的樹頭、便斷定那地方除了樹木就沒有東西一樣的沒有道理。那個時期有它自己的特質（每個時代都有的，）那都是由於上層階級對其他階級的異常的疏遠、由於當時的宗教哲學、由於教育特色、由於採用法語的習慣等等的結果。這是我要盡我所能地努力表現的特質。

（三）在俄國書中用法國話。 爲什麽在我的書裏俄國人和法國人都有時說俄國話、有時說法國話？指責俄國書裏的人說法語、寫法文，正如同指責一個人看畫像時看見了自然界中並不存在的黑點子（影子。）假如有些人認爲畫家塗在畫像上的影子是自然界中並不存在的黑點子，這不能怪畫家；假如這種影子畫錯了，畫草率了，就要怪他了。處理十九世紀的開始，描寫某一階級的俄國人、拿破崙和其他法國人士，他們和那個時代的生活是那麽有直接關係的，我不覺地過份醉心於他們表現法國思想方式的式形了。所以，不用否認我所畫的影子可能是錯誤的、草率的，我只請求那些認爲拿破崙時而說俄語時而說法語是不對的人們明白這一點，他們覺得如此，只是因爲他們好像看畫像的人看見了

鼻子下邊的黑點子而沒有注意到面部和它的明暗。

㊂（四）書中人名。 保爾康斯基，德路別茲考，俾利平，庫拉根，和其他的姓，令人想起俄國的有名的姓。在對證假想的和歷史的人物時，我覺得，要使一個拉斯托卜卿伯爵向一個卜隆斯基公爵、斯特來斯基、或其他有這種虛構的（單獨或連接）姓氏的公爵或伯爵說話，是聽了不舒服的。保爾康斯基或德路別茲考，雖然不是佛爾康斯基或特路別茲考，在俄國貴族之間，聽起來卻熟悉而自然。我不能夠爲我的全部人物想出來我覺得並不難聽的姓，例如別素號夫和羅斯托夫，我不能找到別的辦法來克服這個困難，除了隨便採用俄國人聽了熟悉的姓，更改幾個字母。假如虛構姓名與眞實姓名之間的相似、令人想到我想要描寫這個或那個眞正的人，我是很抱憾的，特別是因爲，以描寫存在的或存在過的眞人爲內容的文學活動、和我所從事的活動並沒有相似之處。

M.D.阿郝羅謝廖發和皆尼索夫是唯一的人，我不自覺地、未熟思地、使他們的姓名近似當時實際社會中兩個特別有特色而有趣的人的姓名。那是我的錯誤，起於那兩個人的特別典型的性格，但我在這件事上的錯誤是僅僅止於採用它們，讀者大概會同意，並沒有類似他們生活上實事的東西附麗在小說中這些人物的身上。其他所有的人是全然虛構

的，對我並沒有傳說上的或實際上的確定的原型。㊀

（五）我的歷史事件的描寫和歷史家們的描寫之間的差異。還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家和藝術家描寫一個歷史時代，卻有兩種不同的任務。歷史家若是企圖就一個歷史人物的全面、就他和生活各方面的一切複雜關係來表現他，那便錯了，藝術家假使總是就他的歷史重要性來表現他，便不能完成任務。庫圖索夫並不總是手拿望遠鏡，指着敵人，騎着白馬。拉斯托卜卿並不總是拿着火把向佛羅諾夫斯基房子放火（事實上他從未做過）瑪麗亞·費道羅芙娜皇后並不總是披着銀鼠皮斗篷站立着、把手放在法典上，但是一般人的想像就是這樣地設想他們的。

在考慮某一目的之成就的歷史家看來，是有許多英雄；在處理人和生活一切方面的關係的藝術家看來，不能夠有而且不應該有英雄們，卻應該是人們。

歷史家有時候不得不彎曲事實，把一個歷史人物的一切行動、放置在他認爲是那個人物所有的概念之下。反之，藝術家發覺那個概念的單一性與他的問題是不相容的，並力

㊀毛德註：托爾斯泰所關心的、是此書不要引起任何人的不快，上面的話無疑是正確的，除了關於他自己的家庭，他家有幾個人，是衆所週知、大家承認的，在此書中有了很逼眞的露面，有時是混合的描繪。

求了解而表現的不是某一行動者乃是人。

在描寫事件本身時，這差別是更顯著更重要。

歷史家必須處理事件的結果，藝術家必須處理事件的實際。歷史家描寫戰爭時，說：『某某軍的左翼前進攻擊某某村莊，逐出敵人，但不得不後退；然後，派去攻擊的騎兵打退了……』云云。但這些話對於藝術家沒有意義，而且實際上並未說到事件本身。藝術家或是憑他自己的經驗，或是憑信札、回憶錄、和報告，向他自己說明某一事件，而歷史家容許他自己關於某些軍的行動所作的推斷，往往（以會戰爲例）正和藝術家的相反。所得結果的差異也要由雙方取材的來源說明的。在歷史家（還就會戰來說）主要來源是指揮官們和總司令的報告。藝術家不能從這種來源裏取得什麼；它們沒有向他說出什麼，也沒有闡明什麼。並且藝術家放棄這種來源，因爲他在那裏面發現了不可避免的虛僞。不用說的，在任何戰役之後，雙方幾乎總是描寫的全然矛盾，在戰役的每種描寫中有一個必然的謊言，由於必須用幾句話來描寫幾千人的行動，這幾千人是散佈在幾里路上的，在恐怖羞恥與死亡的影響之下，感到最猛烈的精神激動的。

在會戰的描寫中，通常是說派了某些軍攻擊某些據點，然後又命令他們退回云云，好

像是假定，那種紀律，在檢閱場上使成千的人服從一個人的意志，在有了生死問題的地方，會發生同樣的效力。任何參與過戰爭的人知道那是多麽不眞實。㊀然而報告卻是根據那個假定，而戰事描寫又是根據報告。正在會戰之後，或者在第二天，第三天，在報告草成之前，你在軍隊當中走一趟，問兵士和高級、低級軍官中任何一個人，事情是怎麽進行的，你便會聽到所有的這些人所經歷、所見的一切，你會形成一個莊嚴的、複雜的、無限差異的、沮喪的、不清晰的印象；你不能從任何人，尤其不能從總司令那裏問出全部的事情是怎麽樣的。兩三天後，報告開始交送了。說話人開始敍述他並未看見的事情是怎麽發生的；最後，總報告做出來了，軍裏的一般的意見就是根據這個報告而形成的。人人高興交換他自己對於這個不足信的、然而明白的、並且總是令人高興的陳述的懷疑和疑問。一兩個月後，問一個身經會戰的人，你在他的敍述中便不再感覺到以前有過的、原來的活的材料了，但是他要按照報告回答。我聽過許多活潑的、伶俐的、參與其事的人這樣地說到保羅旣諾會戰。他們都

㊀托氏自註：射恩格拉本戰役的描寫在我的小說的第一部份中出現之後，我聽到尼考拉·尼考拉也維奇·木拉弗要夫·卡爾斯基關於那個描寫的意見，這意見證實了我的信念。他身爲總司令，說他從未讀過更眞實的戰役記述，說他自己的經驗使他相信總司令的命令在戰役中執行的不可能。

向我說一模一樣的話，都合乎米哈益洛夫斯基—大尼列夫斯基，格林卡，㊁和別人的虛僞報告。甚至他們所提到的細節也全是同一的，雖然說話人是彼此相隔好多里的。

在塞伐斯托波爾失守之後，砲兵司令克里沙諾夫斯基把各稜堡的砲兵軍官們的報告送給我，要我根據這些（二十種以上）各別的報告做一個報告。我抱歉我沒有模仿他們。那是做報告用的單純的、不可避免的、軍事虛僞的最好例子。我以爲，做那些報告的、我的許多同事，看到這裏，想起他們怎樣奉長官的命令寫出他們不能夠知道的東西，要發笑的。凡是有過戰爭經驗的人，都知道俄國人是多麼勝任他們在戰爭中的工作，他們是多麼不適宜於用那件事所不可少的誇大的虛僞去描寫戰爭。人人知道，在我們軍中那種寫作報告和緊急公文的職務，通常是外國人執行的。

我說了這一切，來表示充戰史家的材料的戰爭報告中的虛僞是不可避免的，表示藝術家與歷史家之間在了解歷史事件時所常有的異議是多麼不可避免。但在歷史事件記載中這種難免的錯誤之外，我在我所研究的這個時代的歷史中注意到（大概是那集合事件把事件簡短地表現出來的習慣、和要合乎那些事件悲劇含意的習慣的結果）一種

㊁ 毛德註：寫一八一二年戰役的俄國重要作家。

特別的浮誇的調子，其中的虛僞和曲解不僅達到了事變、而且及於事變的解釋和意義。在研究兩種關於那時代的主要歷史著作，即提埃爾和米哈益洛夫斯基—大尼列夫斯基的著作的時候，我常常覺得難解，這樣的著作會印出來有人看。不用說的，他們用最認眞的有意義的語調表達同樣的事件，引證他們所取用的材料，然而他們是彼此正相反對的，在這些歷史中我碰見這樣的記載，想起這些書是那個時代的主要的記錄並且有無數的讀者，我不知道要笑還是要哭。我從名史家提埃爾的著作中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在說了拿破崙怎樣隨身帶着假的紙盧布之後，他說： Relevant l'emploi de ces moyens par un acte de bienfaisance digne de lui et de l'armée française, il fit distribuer des secours aux incendiés. Mais les vivres étant trop précieux pour être donnés longtemps à ces étrangers, la plupart ennemis, Napoléon aima mieux leur fournir de l'argent, et il leur fit distribuer des roubles papier（用一個和他自己和法軍相稱的善行來提倡採用這些辦法，他命令把救濟品分發遭受火災的人，但食品太寶貴，不能長期發給外國人，主要的是敵人，拿破崙寧願發錢給他們，把紙盧布散給了他們。）

這一段，單獨地拿出來時，令人驚異，我不說是由於它的不道德，而只是由於它的愚昧；但在全書之內，它並不令人驚異，因爲它正合乎一般的浮誇的自大的風格，缺少任何明白的意義。

所以藝術家和歷史家的任務是全然不同的，當我的書在事件與人物的描寫上和歷史家不一致時，讀者不要驚奇。

但是藝術家一定不要忘記，關於歷史人物和事件的流行的概念不是依據幻想的，而是依據歷史家所能集合的歷史文件的，因此他雖然了解以及表現的不同，藝術家和歷史家一樣，卻要受歷史材料的引導。在我的小說中有歷史人物說話或行動的地方，我沒有虛構一點兒東西而是利用了歷史材料，在我的工作期間我收集了整整一書房的史料。我認爲不需要在這裏引證那些書籍的名稱，但是我能夠在任何時候引證它們來證明我所說的話。

（六）最後，第六點而在我看來是最重要的意思，就是按照我的看法，歷史事件中所謂偉大人物應是無關重要的。

這個時代是那麼悲劇性的，它的事件是那麼富於重要性，它是那麼接近我們的時代，

關於它有那許多不同的傳說，在研究它的時候，我發現了這個顯明的事實就是，歷史事件的原因在它們發生時，是我們的智力不能了解的。要說（似乎人人覺得很簡單的）一八一二年事件的原因是拿破崙的跋扈的性格和亞力山大皇帝一世的愛國主義的堅決，這是同樣的沒有意義，正如同說，羅馬帝國的崩潰的原因是某一野蠻人帶領他的人民向西方去而某一羅馬皇帝不善治國，或者一個大山被夷平、被顛覆，是因爲最後的工人用他的鍬打了一下。

無數的人互相打仗並且殺死了五十萬人，這種事件的原因不能夠是一個人的意志。正如同一個人不能夠把山夷平，沒有一個人能夠使五十萬人去死。但原因是些什麽？一個歷史家說，那是法國人的侵略精神和俄國人的愛國主義。別的歷史家們說到拿破崙的人羣帶到國外的民主因素，說到俄國需要和歐洲建立關係，等等。但是爲什麽無數的人開始互相屠殺？誰要他們去做的？似乎是他們每個人都明白，這不能夠對他們任何人有益，卻對他們全體有害。爲什麽他們要做？關於這個無意義的事件的原因，可以做出而且做出了無數的追溯的猜測，但是，這些解釋的數目繁多，和目的一致，只證明了原因是無數的，沒有一種該當叫做原因。

自從世界開始以來，就知道了，這樣做是在身體上和道德上都不好的，爲什麼無數的人互相屠殺呢?、因爲這是那麼一種不可避免的需要，就是，在做這件事的時候，人們遵奉了基本的動物原則，這是蜂子在秋天互相屠殺時所遵奉的，這使陽性動物互相毀滅。對那個可怕的問題我們不能作別的回答。

這個事實不僅是明顯的，而且在每個人的意識中是那麼生來的，因而，假若不是另外一個意見在人心中使他相信他做行爲的每一瞬間都是自由的，就不值得證明它了。

採取廣義的歷史觀，我們無疑地相信事件發生時所遵守的一種永恆的原則。從個人的觀點來看它，我們就相信相反的東西了。

一個人殺死另一個人，拿破崙下令渡聶門河，你我遞請願書要求准許參軍，或者舉起、放下我們的手臂，都是無疑地相信我們的每一行爲是根據合理的立場，根據我們的自由意志，並且我們做這個還是做那個，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這個信念在我心中是那麼深固，對於我們每個人是那麼寶貴，以致我們不管歷史的證明和犯罪的統計(它使我們相信別人的行動沒有自由，)把我們的自由的意識伸展到我們一切的行爲上。

這個矛盾似乎是不可解決的；在做一行動時，我相信我憑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在做，但

是就那個行動和一般人類生活的關係（就它的歷史意義）來考慮它，我便相信這個行動是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了。錯誤在哪裏？

人類能夠對於已經做過的事、追溯地提出一整串假定的自由的理由，這種能力的心理觀察（我打算在他處詳細討論）證實了這種假定，就是人類在做某種行為時的自由意識是錯誤的。但是同樣的心理觀察證明了，另有一串的行動，其中的自由意識不是追想的、而是眼前的不可懷疑的。不管唯物主義者所說的一切，我能夠無疑地做一個行為或者阻止一個行為，假如這個行為只和我一個人有關。我是無疑地剛剛憑我自己的意志舉起了，放下了我的手臂。我能夠立刻停止寫字。你能夠立刻停止閱讀。我確實能夠憑我自己的意志，不受一切阻礙地，把我的思想移轉到美洲，或者我所選擇的任何算學問題上。試驗我的自由時，我能夠在空中舉起並猛力地放下我的手。我這樣做了。但在我旁邊站着一個孩子，我在他頭上舉起我的手，想用同樣的力量把手放下來，放在小孩身上。我不能夠做這件事。狗撲小孩，我不能不對狗舉起我的手。我在受檢閱，我不能不跟隨着團的運動。在作戰中，我不能夠不和我的團攻擊在四周的人跑的時候，不能夠不跑，——我不能夠。當我在法庭上做被告的辯護人的時候，我不能不說，不能不知道我正要說的東西。當打擊對着我的眼

睛時我不能不眏眼。

所以，行動有兩種：有的是靠我的意志，有的不靠我的意志。那引起矛盾的錯誤、只是由於這個事實，我把自由意識（它適當地伴同着每個與自我有關的，與我的存在最高級抽象有關的行動）錯誤地移轉在我和別人一道做的並且是靠別人意志和我自己的意志一致的行動上。確定自由與依賴的界限是很困難的，這些界限的確定乃是唯一的主要的心理學問題，但是在觀察我們的最大自由與最大依賴的表現條件時，我們不能不看出我們的行動愈抽象因而和別人的活動的關係愈少，則它是愈自由；反之，我們的行動和別人的關係愈多，則它是愈不自由。

對別人的最強有力的、最不易解除的、最負累的、經常的約束，就是所謂對別人的權力，它的真正意義只是對別人的最大依賴。

在我的工作過程中，正確地或錯誤地充分相信了這個，當然我不能夠——在我描寫一八〇五年、一八〇七年的歷史事件時，特別是一八一二年的，其中預定律㊀顯示的最爲

㊀ 托氏自註：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所有寫過一八一二年戰役的人，都在那個事件中看到了一些特別的宿命的地方。

昭著——把重要性歸於那些以爲他們是控制了事件的人的行爲，他們在事件中比所有其他的參與者納入了更少的人類自由活動。我對這些人的活動發生興趣，只是把它作爲那在我看來是領導歷史的預定律的例證，作爲那心理學原則的例證，那原則強迫一個最被動地做行爲的人在他的想像中提出一整串追想的思考來向他自己證明他的自由。

戰爭與和平 內容概覽

譯者

一 在彼得堡。女官安娜·芭芙洛芙娜·涉來爾的晚會。發西利·庫拉根公爵。談到拿破崙。安娜·芭芙洛芙娜要替發西利公爵的兒子阿那托爾和有錢的瑪麗亞·保爾康斯卡雅公爵小姐做媒的計劃。

二 涉來爾的客人們。發西利公爵的女兒美人愛侖、兒子依包理特。嬌小的莉薩·保爾康斯卡雅公爵夫人。僑民——法國莫特馬爾子爵，莫利奧法師。向女主人的姑母致候的禮節。彼挨爾·別素號夫在晚會中出現。

三 談到拿破崙處死翁歧安公爵。子爵說公爵在女伶繞枝家碰見保拿巴特。彼挨爾和法師談政治均勢。安德來·保爾康斯基在客廳出現。發西利公爵和女兒愛侖去赴英國大使館的晚會。

四 德路別茲卡雅公爵夫人要求發西利公爵呈請皇上把她的兒子保理斯調入禁衞軍。客廳中關於拿破崙的談話和爭論。彼挨爾衞護革命與拿破崙。別的客人攻擊他。安德來公爵支援彼挨爾。依包理特用俄語說趣事。

五 彼挨爾的性格。客人們辭散。依包理特送保爾康斯卡雅公爵夫人。彼挨爾到安德來家。彼挨爾和安德

來公爵談到選擇職業的事。

六　彼挨爾在安德來家。安德來夫婦爲從軍參戰事發生爭吵。彼挨爾和安德來夜餐。安德來談論自己，婚姻，婦女。彼挨爾去赴阿那托爾・庫拉根的夜酒會。道洛號夫和英國人司梯芬司打賭。

七　在莫斯科。安娜・米哈洛芙娜・德路別茲卡雅在羅斯托夫家。羅斯托夫伯爵夫婦。羅斯托夫家母女同名的兩個娜塔麗命名日賀客的祝賀與招待。卡拉基娜母女道賀。談到城市重要新聞——別素號夫老伯爵的病，談到他的私生子彼挨爾因爲荒唐被趕出彼得堡，談到老別素號夫死後所要留下的大宗遺產屬誰。

八　羅斯托夫家的幼輩：娜塔莎，尼考拉，彼恰，索尼亞，作客的保理斯・德路別茲考。玩偶米米的事件。

九　在客廳裏伯爵甥女索尼亞。伯爵和客人談到尼考拉要服兵役，伯爵夫人談到教育。尼考拉和索尼亞。韋臘・羅斯托發。

十　娜塔莎・羅斯托發藏在花房裏。嫉妒的話劇，尼考拉和索尼亞接吻。娜塔莎叫保理斯進花房。她提議保理斯吻玩偶。娜塔莎吻保理斯。他們談到愛情。

十一　在客室裏的雙雙情侶：索尼亞和尼考拉，娜塔莎和保理斯。他們和韋臘爭吵。兩個從小的朋友談話：羅斯托發伯爵夫人嘆怨家境不振，德路別茲卡雅公爵夫人說兒子進了禁衛軍，嘆怨自己無錢替保理斯治裝。她對別素號夫伯爵遺產的希望。

十二　德路別茲卡雅和兒子保理斯去探視別素號夫伯爵。他們遇見發西利・庫拉根。德路別茲卡雅決

定照顧病人。

十三　彼埃爾在莫斯科他父親的家裏。在被趕出彼得堡後，他來到時和公爵小姐們的會面。保理斯・德路別茲考到彼埃爾的房中，兩人的談話和說明。德路別茲考家母子回羅斯托夫家。談到別素號夫的遺囑。

十四　羅斯托伯爵夫人向丈夫要五百盧布，在德路別茲卡雅回來時給她替兒子保理斯治裝，兩人的淚。

十五　羅斯托夫家命名日酒宴之前。等候娜塔莎的教母——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阿郝羅謝摩發。沈升和別爾格在伯爵書房中談話。彼埃爾・別素號夫在羅斯托夫家客廳中。阿郝羅謝摩發來到。客人上桌。餐宴。

十六　酒席間談到檄文以及對拿破崙的戰爭。驃騎兵上校。尼考拉・羅斯托夫的答辯。娜塔莎的胡鬧。

十七　幼輩唱歌。索尼亞爲了她對尼考拉的愛和他寫給她的詩流淚。她對娜塔莎的說明。娜塔莎，保理斯，索尼亞，尼考拉，合唱泉水曲。跳舞。羅斯托夫伯爵和阿郝羅謝摩發跳丹尼・古柏舞。

十八　在別素號夫伯爵家。準備舉行塗油禮。在座者的談話。勞蘭醫生，發西利公爵和卡姬施關於伯爵遺囑的密謀。

十九　彼埃爾和德路別茲卡雅一同回家。彼埃爾在臨死的父親的接待室裏，父親想要看見他。在座者對他的態度。

檢閱之後的高興。他和齊摩亭的談話。檢閱後兵士們的談話。歌者們。熱爾考夫和道洛號夫談話。

三 庫圖索夫和奧國參謀部的將軍的談話。安德來·保爾康斯基在庫圖索夫的司令部裏。馬克將軍在總司令部的出現。熱爾考夫賀奧國將軍施特繞黑和奧國參謀部人員。安德來的憤怒。

四 尼考拉·羅斯托夫，是巴夫洛格拉德驃騎兵團見習官，他的騎兵連駐紮在不勞諾時，他辦了糧秣回來，和德國人談話。皆尼索夫賭牌輸了回家。軍官切李亞寧來到。皆尼索夫寫信給「她」。軍需官來要錢。發現皆尼索夫的錢袋遺失。羅斯托夫當場破獲切李亞寧偷錢袋。

五 皆尼索夫騎兵連的軍官們的興奮的談話，關於切李亞寧事件所引起的尼考拉·羅斯托夫和團長的爭吵。熱爾考夫帶來馬克失敗和進軍消息。

六 俄軍向維也納撤退。渡恩斯河。聶斯維次基招待軍官們。後衛指揮派聶斯維次基再度傳令驃騎兵最後過河燒橋。

七 俄軍最後的兵馬過恩斯河橋。橋上的擁擠。過橋的兵士的談話。德國的車子和婦女牝牛引起大家注意。聶斯維次基在橋上遇見皆尼索夫。皆尼索夫驃騎兵連開到對岸去。

八 法軍迫近橋頭。法國砲兵射擊驃騎兵。皆尼索夫在他驃騎兵連裏。驃騎兵連過橋。熱爾考夫，侍從軍官，聶斯維次基傳送後衛指揮的命令：要巴夫洛格拉德團的團長停下來燒橋。團長命令皆尼索夫騎兵連回去燒橋。驃騎兵在法軍霰彈射擊下燒了橋。尼考拉·羅斯托夫在燒橋時的體驗。

九 庫圖索夫的軍隊順多瑙河撤退。俄軍在克累姆斯的交戰勝利。總司令派安德來送捷報給奧國宮廷。

安德來在途中，在不儒恩。軍事大臣的冷遇以及安德來•保爾康斯基的心情轉變。

十　安德來在不儒恩住在友人外交官俾利平家。俾利平的性格。安德來•保爾康斯基和俾利平談到維也納被法軍佔領，克累姆斯之戰，與普魯士的聯盟，與國的叛變，拿破崙的新勝利。

十一　安德來在俾利平家的俄國青年外交官團體中。俾利平用依包理特•庫拉根招待安德來。安德來到宮裏去。

十二　與皇法蘭西斯接見安德來。安德來受瑪麗亞•泰利撒勳章。朝廷對他的共同興趣與注意。安德來回到俾利平家。俾利平敍述法國元帥們計奪維也納橋。安德來決定立刻回到軍中。

十三　安德來在撤退的俄軍之間。匆忙混亂的退軍情形。安德來因為醫生妻子的車子和押運官的衝突。總司令部的驚惶不安。庫圖索夫派巴格拉齊翁領率支隊阻擋法軍前進。

十四　庫圖索夫接到關於大量法軍所追趕的俄軍陷於絕境的消息。庫圖索夫派巴格拉齊翁的四千前衛軍去號拉不儒恩阻擋敵軍。牟拉以為巴格拉齊翁的支隊是全部俄軍，向俄軍建議休戰。拿破崙要牟拉破壞休戰的信。

十五　安德來在巴格齊拉翁的支隊中，和值日官視察陣地。隨軍商店的帳篷裏的活劇，屠升上尉。俄軍情況。擲彈兵排裏的體刑。前線上，道洛號夫和法國擲彈兵的爭論。兵士謝道羅夫的法語談話，俄法兵士的大笑。

十八　安德來在屠升的砲兵連視察並繪錄俄軍及敵人的配置計劃。安德來無意中聽到軍官們在棚子

裏談到死亡的恐怖法軍第一砲。屠升從棚裏出來。

十七　射恩格拉本戰役的開始。安德來馳往格儒恩特會巴格拉齊翁。審計官和熱爾考夫。巴格拉齊翁在屠升的砲兵連。巴格拉齊翁下給長官的命令以及他在會戰中的任務。

十八　巴格拉齊翁在支隊的右翼。戰事的迫近。傷兵。老團長向巴格拉齊翁報告擊退法國騎兵進攻和損失，他要求巴格拉齊翁莫冒險。進行的法軍縱隊和兩營俄軍。巴格拉齊翁率領俄軍攻擊。提掞爾和拿破崙對於這個攻擊的意見。

十九　俄軍右翼的撤退。熱爾考夫送巴格拉齊翁的撤退命令給左翼的將軍。左翼兩長官的仇恨，一是庫圖索夫在不勞諾檢閱過的步兵團長，一是巴夫洛格拉德驃騎兵團長將軍和上校比勇。皆尼索夫騎兵連的攻擊。尼考拉・羅斯托夫在攻擊中受傷。

二十　在森林中被法軍突然襲擊的步兵團。步兵團長企圖阻止逃兵。齊摩亭連的攻擊。俄軍立即逐退法軍。道洛號夫的英勇。屠升的被遺忘的砲兵連的作用。砲兵由於擊中目標與擊退法軍而快活興奮。屠升的幻想。參謀官到砲兵連來傳令立即撤退。安德來・保爾康斯基帶着同樣命令來到。

二十一　屠升砲兵連的撤退，遇見長官和副官們。屠升讓挫傷的尼考拉・羅斯托夫坐到砲上。夜。軍隊的停息。屠升和羅斯托夫在營火旁。傳屠升見將軍。巴格拉齊翁在農舍吃飯。步兵團長說到團的攻擊和道洛號夫的英勇。熱爾考夫說到巴夫洛格拉德驃騎兵的攻擊。屠升出現。巴格拉齊翁問屠升丟砲的事。安德來出面為屠升說話。夜間受傷的羅斯托夫在營火邊。

第一卷　第三部（一八〇五）……………………三九七

一　發西利・庫拉根要彼挨爾娶他的女兒。彼挨爾在彼得堡在庫拉根家。彼挨爾成了有錢的別素號夫伯爵，親友社會對他改變態度。發西利做彼挨爾的指導者。安娜・芭芙洛芙娜的晚會。愛侖和彼挨爾在姑母的角落裏。彼挨爾要娶愛侖。

二　彼挨爾欲疏遠愛侖卻不能擺脫。發西利的晚會，愛侖的命名日。發西利的趣談。彼挨爾和愛侖。彼挨爾的猶疑。發西利的祝福。彼挨爾和愛侖結婚。

三　老保爾康斯基公爵接到發西利要和兒子來童山的消息。老公爵的心情。老公爵對阿爾巴退支發怒，吩咐用雪封路。午飯。小公爵夫人的生活和心情。老公爵看媳婦。客到。庫拉根父子的談話。小公爵夫人和部銳昂小姐替瑪麗亞打扮。瑪麗亞的心情。

四　瑪麗亞見客。阿那托爾。談未曾有的回憶。阿那托爾對部銳昂的興趣。老公爵穿衣見客。責備女兒衣粧。和阿那托爾談話。發西利說明來意。三個女性的興奮。起居室。瑪麗亞奏大鋼琴。阿那托爾追求部銳昂。

五　晚間三個女性（瑪麗亞、部銳昂、小公爵夫人）的心情。老公爵的心情。阿那托爾和部銳昂在花房會面。父女談話。瑪麗亞在花房瞧見阿那托爾和部銳昂。瑪麗亞決心拒絕。老公爵的高興。瑪麗亞想成全阿那托爾和部銳昂。

六　羅斯托夫家接到尼考拉的信。安娜・米哈洛芙娜準備伯爵夫人聽消息。娜塔莎知道消息，告訴索尼亞。彼恰的心意。娜塔莎和索尼亞談到尼考拉。安娜・米哈洛芙娜傳信，伯爵夫人讀信。全家的回信。

七　奥爾米茲的軍營。尼考拉找保理斯・德路別茲考討家信和錢。尼考拉看信。尼考拉和保理斯談到攻擊情形。安德來看保理斯。尼考拉和安德來衝突。

八　俄皇與奧皇檢閱軍隊。尼考拉對皇帝的愛和崇拜。

九　保理斯託安德來爲他謀得要人副官之職。安德來接待俄國老將軍的情形。保理斯要遵守不成文的服從律。安德來和保理斯看道高儒考夫。道高儒考夫談到軍事會議，拿破崙的信，以及拿破崙和馬爾考夫的軼事。安德來替保理斯求道高儒考夫。保理斯的興奮。

十　羅斯托夫在皆尼索夫騎兵連裏未參戰。俄軍在維紹的勝利。羅斯托夫買法俘的馬。羅斯托夫在皇帝經過時的狂喜。他在維紹又遇見皇帝。皆尼索夫慶祝升官。羅斯托夫幻想。

十一　皇帝違和。法國軍使薩發利來建議俄皇與拿破崙會面。戰爭的準備。道高儒考夫向安德來說他和拿破崙的會面。安德來和道高儒考夫談到作戰計劃。庫圖索夫的悲觀。

十二　軍事會議。威以羅特的作戰命令。庫圖索夫打盹。將軍們。安德來在交戰前夜的感想和功名心的幻想。

十三　尼考拉・羅斯托夫在前線。他的幻想。巴格拉齊翁和道高儒考夫看法軍的奇怪現象。巴格拉齊翁派尼考拉去探察法軍的哨兵線。巴格拉齊翁留尼考拉做傳令官。拿破崙的文告。

二　尼考拉的心情。老羅斯托夫伯爵準備俱樂部的酒席。莫斯科的輿論。

三　俱樂部的賓客。嘉賓巴格拉齊翁。酒宴飲祝。

四　彼挨爾的苦惱。彼挨爾向道洛號夫挑鬥。勸解無效。

五　決鬥。道洛號夫受傷。

六　彼挨爾的心情。彼挨爾和愛侖的絕裂，要打死愛侖。彼挨爾去莫斯科。

七　童山。老公爵和瑪麗亞認爲安德來已死。

八　莉薩的分娩。接醫生。此時安德來回家。

九　莉薩產子。莉薩之死。埋葬。嬰兒命名。

十　尼考拉・羅斯托夫和道洛號夫的接近。道洛號夫愛上索尼亞。關於戰爭的談論。民團。

十一　耶誕節後。索尼亞拒絕道洛號夫的求婚。尼考拉的心情。

十二　約蓋勒的跳舞會。皆尼索夫和娜塔莎跳美最佳舞。

十三　道洛號夫的告別宴。賭牌。尼考拉・羅斯托夫輸錢給道洛號夫。

十四　尼考拉的賭債和懊喪。

十五　尼考拉回家。娜塔莎唱歌。

十六　尼考拉向父親要錢還賭債。皆尼索夫向娜塔莎求婚。老伯爵夫人拒絕。皆尼索夫回營。尼考拉回團。

兒子的田莊。過樹林。橡樹。安德來的心情。

二　安德來到羅斯托夫家。在與特拉德諾的月夜。安德來聽到窗外娜塔莎和索尼亞的談話。安德來的心情。

三　安德來回家。老橡樹生葉子。安德來心情轉變。他決定到彼得堡去。

四　內政改革。安德來在彼得堡。見阿拉克捷夫陸軍大臣。

五　彼得堡的社交界。在考邱別家，安德來遇見斯撒然斯基。斯撒然斯基看中安德來，要替他幫忙。

六　斯撒然斯基和安德來的單獨長談。斯撒然斯基對他的影響。安德來做法規編纂委員會的分組主席。

七　彼挨爾和彼得堡的共濟會。他的生活。他出國。回彼得堡時，他在會裏的演說。

八　愛侖的信。彼挨爾到莫斯科看巴斯皆夫。彼挨爾與愛侖和好。

九　愛侖的交際成功。她的客廳。她和保理斯的關係。

十　彼挨爾的日記，記他在一八〇九年十一月十二月的生活。

十一　羅斯托夫家在彼得堡。別爾格向韋蠟求婚。嫁產問題。

十二　娜塔莎和保理斯。

十三　娜塔莎向母親說到保理斯。她的母親和保理斯談話。

十四　一八一〇年元旦前夜要人家的跳舞會。羅斯托夫家的人的準備和打扮。娜塔莎的衣服。出發。撒隆斯卡雅同赴舞會。

十五　舞廳裏。撒隆斯卡雅的說明。彼挨爾•別素號夫。安德來•保爾康斯基。

十六　皇帝進來。波蘭舞。華姿舞。娜塔莎跳舞。娜塔莎的心情。彼挨爾要安德來陪娜塔莎跳舞。娜塔莎的歡喜。安德來的快感。

十七　邀娜塔莎跳舞的人。四對舞。娜塔莎給安德來的印象。安德來要娶娜塔莎的意念。彼挨爾的愁悶。

十八　俾茲基訪安德來。說到國務會議。安德來到斯撒然斯基家吃飯。幾個要人的談話。安德來對他自己和工作的幻滅。

十九　安德來拜訪羅斯托夫家。娜塔莎的歌聲對安德來的作用。夜間安德來的興奮和他的將來的計劃。

二十　別爾格請彼挨爾赴晚會。別爾格和韋敷招待彼挨爾。客人們。

二十一　彼挨爾注意安德來的神情。韋敷和安德來談到娜塔莎。

二十二　安德來公爵在羅斯托夫家一整天。娜塔莎和母親談到安德來。安德來向彼挨爾說到自己對娜塔莎的愛情。

二十三　安德來徵求父親的同意，父親主張婚期延遲一年。娜塔莎在安德來走後的不安。娜塔莎唱歌。安德來回來，向伯爵夫人提到婚事。安德來向娜塔莎求婚，說到婚期。

二十四　安德來和娜塔莎的相處。安德來要娜塔莎有困難時找彼挨爾。安德來到國外去調養。

二十五　老保爾康斯基的性格的改變。瑪麗亞的苦惱。她寫信給尤麗•卡拉基娜說到安德來的事。

二十六　夏天安德來從瑞士寄信給瑪麗亞說到他和娜塔莎的婚約。老公爵要娶部銳昂小姐。瑪麗亞的

幻想，要做女巡拜者。她的人世的愛。

第貳卷　第四部　（一八一〇—一八一一）……………九六七

一　尼考拉・羅斯托夫自軍中告假回家。歡送會。道途中。索尼亞。尼考拉對安德來和娜塔莎婚事的意見。

二　尼考拉管家務。他和米潰卡算賬。他的怒火。

三　天氣。羅斯托夫家的打獵準備。管狗獵人大尼洛。尼考拉決定出獵。

四　獵隊出發。遇到「伯伯」的獵隊。兩隊混合。彼恰和娜塔莎。老伯爵。樹林裏開始獵狼。

五　追狼。大尼洛捉狼。

六　獵狐狸。獵隊和依拉根家的獵人發生爭執。依拉根邀羅斯托夫到他的高地上去獵兎子。獵犬。追兎子。伯伯的如加伊勝利。

七　晚間在伯伯家裏。招待的食品。彼恰酣睡。三弦琴。伯伯彈六弦琴。娜塔莎跳俄國舞。伯伯唱獵歌。回家。尼考拉和娜塔莎在途中的快樂。

八　羅斯托夫家的境況。伯爵夫人勸尼考拉娶尤麗・卡拉基娜，不滿意索尼亞。

九　耶誕節。娜塔莎的愁悶和差派喚使。娜塔莎彈六弦琴。

十　尼考拉，娜塔莎，索尼亞在起居室回憶過去。狄姆勒奏豎琴。娜塔莎唱歌。伯爵夫人的淚。化裝的家奴。幼

童們化裝到滅留考發家去。雪地月光下的四輛三馬橇車路上的高興。尼考拉趕車。

十一 在滅留考發家。俄國舞。合唱。遊戲。索尼亞到倉房去看命運。尼考拉吻索尼亞。

十二 回家途中。娜塔莎和索尼亞在鏡子裏看未來的事。以為看見了預兆。

十三 伯爵夫人反對尼考拉娶索尼亞。一月初，尼考拉回團。伯爵夫人生病。伯爵帶索尼亞和娜塔莎去莫斯科。

第貳卷　第五部（一八一一—一八一二）……一〇六三

一 彼挨爾在莫斯科的生活。他問自己，有何目的？為什麼？

二 冬初，老保爾康斯基到莫斯科。他虐待瑪麗亞。瑪麗亞教姪兒。老公爵和部銳昂小姐的接近。

三 老公爵和美提弗耶醫生的衝突。老公爵命名日的餐宴。政治的談話。拉斯托卜卿。反法的空氣。

四 飯後，彼挨爾和瑪麗亞談到安德來和娜塔莎。

五 保理斯和尤麗。他們倆的憂鬱詩和畫。阿那托爾。保理斯求婚成功。

六 老羅斯托夫伯爵，娜塔莎，索尼亞，來莫斯科，住在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阿郝羅謝摩發家。

七 娜塔莎跟父親去看老公爵。瑪麗亞接待他們。老公爵的古怪行為。娜塔莎和瑪麗亞的互相反感。

八 羅斯托夫家的人晚上看戲。鄰近包廂裏的愛侖。

九　歌劇。阿那托爾。道洛號夫。保理斯。彼挨爾。娜塔莎和愛侖認識。去報黑的跳舞。娜塔莎在愛侖的包廂裏。

十　愛侖介紹阿那托爾給娜塔莎。阿那托爾愛上娜塔莎。夜間娜塔莎的思緒。

十一　阿那托爾在莫斯科，住在彼挨爾家，和道洛號夫結伴。

十二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的星期日。愛侖來訪和邀請娜塔莎。

十三　愛侖的晚會。繞枝小姐誦詩。阿那托爾和娜塔莎跳舞，吻娜塔莎。

十四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訪老公爵。娜塔莎接到瑪麗亞公爵小姐和阿那托爾的信。

十五　索尼亞發見阿那托爾的信，勸諫娜塔莎無效。娜塔莎寫信給瑪麗亞解除她和安德來的婚約。娜塔莎赴卡拉根家的大宴會，又遇見阿那托爾。娜塔莎不滿意索尼亞。索尼亞注意娜塔莎的行動。

十六　道洛號夫替阿那托爾所定的計劃。車夫巴拉加。

十七　道洛號夫陪阿那托爾去誘拐娜塔莎。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的聽差捉阿那托爾未成。

十八　瑪麗亞　德米特銳葉芙娜責備娜塔莎。老伯爵不知情由。

十九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找彼挨爾談話。彼挨爾告訴娜塔莎說阿那托爾已經結婚。

二十　彼挨爾尋找阿那托爾，要他離開莫斯科。

二十一　娜塔莎服毒。安德來回到莫斯科。彼挨爾和他談話。

二十二　彼挨爾看娜塔莎。彼挨爾向她說自己的熱誠。一八一二年的彗星。

第叁卷　第一部（一八一二）……………………一一九八

一　一八一二年。論歷史事件的原因。帝王是歷史的奴隸。

二　拿破崙從德來斯登到波蘭。渡聶門河。波蘭矛槍騎兵泅渡維利亞河。

三　俄皇亞力山大在維爾那。別尼格生伯爵家的跳舞會。保理斯聽皇帝向巴拉涉夫說話。法軍越境的消息。俄皇給拿破崙的信。

四　巴拉涉夫往法軍陣營送信。他遇見牟拉。牟拉的話。

五　巴拉涉夫見大富，大富的惡意。拿破崙接見巴拉涉夫。

六　拿破崙和巴拉涉夫的談話。拿破崙的怒火。

七　拿破崙邀巴拉涉夫吃飯。拿破崙的話。

八　安德來追踪阿那托爾。安德來在庫圖索夫軍中，後來調到西部軍中。他過童山。爲部銳昂和父親爭執和瑪麗亞談話。

九　安德來在德銳薩，在軍中。軍中三軍。八個互相衝突的派別。第九派。

十　安德來認識卜富爾。

十一　非正式的軍事會議。卜富爾的獨斷。安德來願在軍中，不在皇帝身邊。

一　論拿破崙與俄皇在一八一二年戰爭中的地位。事件的進行是莫測的，是任何一方不能預料的。

二　老保爾康斯基公爵和瑪麗亞。他不和部銳昂小姐親密了。瑪麗亞和尤麗通信。老公爵接到安德來的信，不了解這次的戰爭。

三　老公爵派阿爾巴退支到斯摩棱斯克去辦事，他擺床的問題，重讀兒子安德來的信，明白了局勢。

四　瑪麗亞寫信給斯摩楞斯克省長。阿爾巴退支八月四日晚到斯摩楞斯克，住費拉蓬托夫旅店。城外射擊聲。阿爾巴退支看省長，省長主張保爾康斯基家到莫斯科去。轟城。費拉蓬托夫的廚娘受彈傷。敗兵搶店。費拉蓬托夫要放火燒店，不肯資敵。安德來遇見阿爾巴退支。別爾格。

五　安德來率團過童山。退卻，炎熱，灰塵。回家。小女孩們和李子。兵士們在塘裏洗澡「砲的糧食」巴格拉齊翁給阿拉克捷夫的信。

六　實質與形式。安娜・芭芙洛芙娜和愛倫的在彼得堡的敵對的客廳。發西利・庫拉根對於庫圖索夫的意見。

七　法軍向莫斯科推進。拿破崙和拉夫如施卡的談話。

八　老保爾康斯基公爵中風，被送往保古恰羅佛。瑪麗亞決定遷往莫斯科。她和父親的最後見面他對女兒的情感。老公爵的死。

九　保古恰羅佛農民的性格和農民生活的暗流。村長德隆。阿爾巴退支和他談話。農民決定了不供給車馬。

十　部銳昂小姐勸瑪麗亞不要離開。瑪麗亞和德隆談話。

十一　瑪麗亞對農民說話。農民不信，不放她離開保古恰羅佛。

十二　夜間，瑪麗亞回想她和父親的最後的相見。

十三　尼考拉・羅斯托夫和依利因騎馬來到保古恰羅佛。阿爾巴退支請求他們保護瑪麗亞。尼考拉和瑪麗亞相見，並願爲她效勞。

十四　尼考拉責問農民並加以威脅。預準了車馬送瑪麗亞上路。尼考拉和瑪麗亞的兩心相愛。

十五　安德來到總司令部去，遇見皆尼索夫。皆尼索夫向庫圖索夫提出遊擊隊切斷敵人交通線的計劃。庫圖索夫處理公文。

十六　神甫的妻子獻麵包和鹽。庫圖索夫和安德來說話，安德來不願留在司令部裏。「忍耐與時間。」安德來對庫圖索夫的信心。

十七　皇帝走後的莫斯科。拉斯托卜卿的傳單。尤麗的告別晚會。說法語的罰金。彼挨爾聽說瑪麗亞來到莫斯科。

十八　拉斯托卜卿的傳單。彼挨爾和頂大的公爵小姐。雷皮赫的氣球。人羣毆打法國人。彼挨爾離莫斯科到軍隊裏去。

十九　保羅旣諾戰役在何處發生，如何發生的？這個戰役的沒有意義和歷史記載的錯誤。保羅旣諾戰役的陣地。

二十　彼挨爾遇見前進的騎兵和撤退的傷兵車。他和軍醫的談話。彼挨爾尋找陣地。民團挖壕溝。

二十一　彼挨爾在高爾該山丘上，觀看全景，詢問陣地。抬斯摩楞斯克聖母的行列。羣衆和庫圖索夫對聖母的拜禮。

二十二　保理斯遇見彼挨爾。道洛號夫向庫圖索夫報告。庫圖索夫和彼挨爾說話。道洛號夫要同彼挨爾和好。

二十三　彼挨爾跟別尼格生到前線左翼。別尼格生說明陣地，彼挨爾不了解。別尼格生改變庫圖索夫的一項作戰命令。

二十四　交戰前夕，安德來想到生死。彼挨爾看他。

二十五　齊摩亨對庫圖索夫的意見。安德來對巴克拉・德・托利的看法。戰爭與下棋。福爾操根和克勞塞維茲。『戰爭必須擴大範圍。』彼挨爾明白了這個戰爭的重要性。『不獲俘虜。』什麼是戰爭？彼挨爾回高爾該。安德來想到娜塔莎。

二十六　拿破崙的早裝。德・波賽先生從巴黎帶來的「羅馬王」的畫像。拿破崙的命令。

二十七　拿破崙的作戰訓令。命令沒有執行。

二十八　拿破崙傷風。爲什麼要有這個戰役？歷史事件的原因。

二十九　拿破崙和德・波賽先生談話，和拉卜談話。藥錠。夜色。戰鬥開始。

三十　彼挨爾在高爾該山丘上看戰場。早霧。砲兵射擊。彼挨爾下山。

二　總結保羅旣諸戰役，說明庫圖索夫的後來的運動。

三　庫圖索夫在波克隆尼山將軍們的幾個小團體陰謀。向他提出的問題。

四　菲利軍事會議。小女孩瑪娬莎。

五　論莫斯科的放棄。拉斯托卜卿的行動。居民的行動。

六　愛侖在彼得堡。改信天主敎。良心指導者。

七　愛侖重新結婚的計劃。跳舞會中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的話。俾利平的辦法。愛侖寫信和彼挨爾離婚。

八　彼挨爾和兵士們走到莫沙谷司克。他在路邊過夜。車上睡覺。

九　彼挨爾做夢。馬夫的聲音。彼挨爾回莫斯科。

十　彼挨爾在拉斯托卜卿的客室中。韋來夏根和克流恰羅夫事件。

十一　彼挨爾會見拉斯托卜卿，他勸彼挨爾離開莫斯科。彼挨爾從家裏祕密出走。

十二　羅斯托夫家的彼恰從軍。等車。準備的忙碌。娜塔莎和彼恰。

十三　收拾東西。娜塔莎邀受傷軍官住她家。老伯爵夫人和彼恰。

十四　娜塔莎裝箱工作成功。安德來•保爾康斯基的車子進了羅斯托夫家的院子。

十五　莫斯科的末日。羅斯托夫家的車子卸行李裝受傷軍官。

十六　別爾格來羅斯托夫家借車。娜塔莎最後的吩咐。

十七　安德來的車子。索尼亞和伯爵夫人守祕密。起程之前。車夫葉非姆車子穿過街道。娜塔莎看見彼挨爾。

十八　彼挨爾住在巴斯皆夫的空房子裏。瘋子馬卡爾•阿列克塞維支。僕人蓋拉西姆。車夫衣服。

十九　拿破崙在波克隆尼山上看莫斯科城。他的心情。他等待「保亞爾」的代表團。左右不敢說莫斯科是空城。拿破崙下令進城。

二十　莫斯科和無蜂后的蜂巢相比。

二十一　俄軍退出莫斯科時的情形。兵士搶劫。莫斯科橋阻塞。

二十二　羅斯托夫家守房子的人。本家來找伯爵借錢。

二十三　工人在酒店的吵鬧。酒保和鐵匠打架。找警長。街上有人宣讀拉斯托卜卿的傳單。警察局長的活劇。

二十四　拉斯托卜卿最後的發號施令。

二十五　拉斯托卜卿的憤怒。備車。拉斯托卜卿與羣衆。殺死韋來夏根。拉斯托卜卿從後門逃走。他的自慰——假定的別人的幸福。釋放的瘋人。拉斯托卜卿的驚恐。他在雅烏薩橋碰見庫圖索夫。

二十六　法軍進莫斯科城。奪拉克里姆林宮門的射擊。論法軍變為盜賊。論莫斯科大火。

二十七　彼挨爾要殺死拿破崙的計劃。瘋漢吃醉了酒，攫去手鎗。

二十八　瘋漢用手鎗打法國軍官拉姆巴。彼挨爾奪下手鎗。「法國人」

第肆卷　第三部（一八一二）……………………二〇三

七　論事件的原因。

八　自由意志和必然性。

九　自由意志和必然性和三個條件的關係。

十　自由意志和必然性和三個條件的變化的關係。意識和理性法則的某種關係。

十一　歷史科學。

十二　新觀點和舊觀點。

以上內容概覽包括全書四卷及尾聲，共十七部，三百六十一章。

書中人物姓名備查

二劃

卜拉托夫（馬特米・依發內支）　卡薩克兵隊長
卜拉東・卡拉他耶夫　棚中被俘俄兵
卜拉斯考維亞・薩維施娜　瑪麗亞公爵小姐的老保姆
卜羅考非　羅家出門跟班
卜羅號爾・伊格那齊支・齊摩亨　紅鼻連長
卜富爾　德籍將軍

三劃

大富　審彼挨爾的法將
大尼洛　羅家管狗者
大尼洛・切任齊支　羅家車夫

四劃

巴格拉齊翁（彼得・依發內支）　俄將
巴斯皆夫（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　共濟會會員，彼挨爾的恩人
巴斯皆夫（馬卡爾・阿列克塞維支）　前人之弟，放鎗瘋漢
巴拉加　橇車夫
巴拉涉夫　侍從武官長
巴克拉・德・托利　俄軍中的外籍將軍
巴依西・塞爾格奇・卡依薩羅夫　庫圖索夫的副官
文村蓋羅德　侍從武官長
文生・保斯　被俘法國小鼓手
尤麗・卡拉基娜　瑪麗亞之女友，保理斯之妻

五劃

加夫銳洛　阿郡羅謝摩發的跟班
代撒勒　安德來所聘的教師
冉林斯基　副官，波蘭伯爵
卡依薩羅夫（巴依西・塞爾格奇）　庫圖索夫的副官

卡依薩羅夫（安德來・塞爾格奇） 前人之弟
卡拉基娜（瑪麗亞・勒福芙娜） 尤麗之母
卡拉基娜（尤麗） 瑪麗亞之女友，保理斯之妻
卡拉他耶夫（卜拉東） 棚中被俘俄兵
卡爾勒・保格大內支・舒柏特 團長
卡切芮娜（卡姬施）・塞妙諾芙娜・馬芒托發 彼挨爾的表姊
卡切姬卡 受火災之婦之女
卡恰 莉薩（安德來妻）之女僕
尼基他 羅家家奴
尼基他・依發內支 省官
尼考拉耶芙娜 受火災之婦
尼考拉・安德來伊支・保爾康斯基 老公爵，安德來之父
尼考拉（尼考林卡）・安德來伊支・保爾康斯基 孤兒，安德來之子
尼考拉・羅斯托夫 娜塔莎之兄
司梯芬司 打賭的英國海軍軍官
切李亞寧 偷錢的中尉
切任齊 彼挨爾的莫斯科僕人
弗讓次 俾利平的奧國僕人

六劃

安德來・尼考拉耶維支・保爾康斯基 瑪麗亞之兄，軍官
安德來・塞發司提阿尼支 騎兵上尉
安德來・塞爾格奇・卡依薩羅夫 庫圖索夫的副官之弟
安娜・依格娜姬芙娜・馬爾文朵發 瑪麗亞的在外省的姑母
安娜・馬卡羅芙娜 羅家保姆
安娜・米哈洛芙娜・德路別茲卡雅 保理斯之母，羅家親戚
安娜・芭芙洛芙娜・涉來爾 交際家，女官
安娜・齊摩菲芙娜・別洛發 羅斯托發伯爵夫人之女伴
安唐 安德來的老隨從

安托諾夫　砲兵

考斯洛夫斯基　庫圖索夫的副官

考諾夫尼村（彼得・彼得羅維支）　庫圖索夫的值班將軍

考邱別　大臣

米羅諾夫　見習官

米淸卡　即德米特銳

米咸卡　（一）羅家獵僕（二）伯伯的車夫

米哈伊・依發諾維支　保家建築師

米哈伊・依拉銳諾維支・庫圖索夫　大元帥

米哈伊・米哈伊洛維支・斯撖然斯基　首相

米哈伊・尼卡諾銳支　打獵的伯伯

米哈伊・賽阿克利退支・洛發依斯基　遊擊戰中卡薩克兵上尉

米哈益洛　羅家老僕

米哈益洛・米特銳支　營長

米洛拉道維支　俄將

米邵　信使，俄軍中之法人

牟拉　法將

托爾斯泰　宮內大臣

托卜淸考　曹長

艾益亭　軍官

七劃

別素號夫（基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　老貴族，彼揆爾之父

別素號夫（彼得・基銳洛維支）　即彼揆爾

別洛發（阿格拉斐娜・依發諾芙娜）　羅家鄉鄰

別洛發（安娜・齊騷菲芙娜）　羅家女伴

別爾格（阿爾房斯・卡爾累支）　軍官，韋媥之夫

別尼格生　波藉將軍

邦大任考（邦大爾丘克）　驃騎兵

狄姆勒（愛杜爾・卡爾累支）　羅家音樂教師

杜妮亞莎　（一）娜塔莎之婢（二）瑪麗亞之婢

利哈巧夫　爲彼恰磨刀之兵

沈升（彼得・尼考拉益支）　娜塔莎之舅

沈升娜（娜塔麗）　羅家老伯爵夫人

沙波發洛夫　追兔的卡薩克兵

八劃

阿洛拉斐娜・依發諾芙娜・別洛發　羅家鄉鄰

阿德拉克生（斯切班・斯切班諾維支）　彼挨爾之友

阿拉克惟夫　陸軍大臣

阿澄沙　狡徒

阿麗娜・庫拉基娜　愛侖之母

阿爾巴退支　保家僕人

阿爾房斯・卡爾累支・別爾格　軍官，韋蘿之夫

阿瑪利亞（阿美麗）葉芙蓋尼娜・部銳昂　法國女子，瑪麗亞之女伴

阿姆非洛　神甫

阿那托爾・庫拉根　荒唐軍官，庫家幼子

阿尼西亞・費道羅芙娜　伯伯的女管家

阿波隆・尼考拉維支　彼挨爾之友

阿爾巴退支（雅考夫）　保家僕人

阿那羅謝摩發（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　可怕的蛟龍，羅家朋友

亞力山大・尼考拉耶維支・高里村　公爵

依凡・盧基支　連長

依發奴示卡　女巡拜者

依格那特　羅家守院

依拉浪　打獵地主

依利因　少年軍官

依利亞・安德來伊支・羅斯托夫　老伯爵

依利亞・依發內支　俄皇馬夫

依利亞・米特羅發內支　羅家管家

依巴特卡　車夫

依包理特・庫拉根　低能外交官，庫家長子

拉夫如施卡　皆尼索夫的狡猾的侍從兵

拉薩來夫　受勛章之兵

拉葉夫斯基　會戰中俄將

拉姆巴　法國輕騎兵上尉

拉卜　拿破崙的副官

拉斯托卜卿（費道爾·發西利耶維支）　莫斯科的總督
彼得路沙　安德來的聽差
彼得·依發諾維支·巴格拉齊翁　俄將
彼得·彼得羅維支·考諾夫尼村　庫圖索夫的值班將軍
彼得·基鋭洛維支·別案號夫　即彼挨爾
彼得·尼考拉益支·沈升　娜塔莎之舅
彼怜·羅斯托夫　娜諾莎之弟
來卜寧　被俘上校
邵斯夫人　羅家女教師
非格龔爾　游擊隊長
協爾巴退（齊杭）　農民游擊戰士
法西卡　彼挨爾的莫斯科僕人

九　劃

保格大內支　團長
保爾康斯基（尼考拉·安德來伊支）　老公爵
保爾康斯基（安德來）　商人之子
保爾康斯卡雅（瑪麗亞）　安德來之妹

保爾康斯卡雅（莉薩·溪益寧）　安德來之妻
保爾康斯基（尼考林卡）　安德來之子
保號維齊諾夫　送信給庫圖索夫的軍官
保理斯·德路別玆考　軍官，羅家親戚
韋拉·羅斯托發　娜塔莎之姊
韋來夏根　亂時被打死的商人
嘗寄亞恩　保家管家
嘗尼索夫（發西利·德米特鋭交）　尼考拉在軍中的好友
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巴斯嘗夫　共濟會會員，彼挨爾的恩人
威以羅特　德籍將軍
約蓋勒　跳舞教師
洛發依斯基（米哈益·費阿克利退支）　游擊戰中卡薩克兵上尉
美提弗耶　醫生

十　劃

俾利平　外交官

俾茲基	新聞傳述者
馬富拉・庫綺米妮施娜	羅家女管家
馬卡爾・亞列克塞維支・巴斯皆夫	瘋漢
馬凱夫	醫生助手
馬克謝姆卡	花匠
馮爾文朵發（安娜・依格那姬芙娜）	瑪麗亞的在外省的姑母
馬芒托發（卡切茵娜・塞妙諾芙娜）	彼挨爾的表姊
馬芒托發（索斐）	彼挨爾的有痣的表妹
馬特米・依發內支	卡薩克兵
馬特饒娜・馬特維葉芙娜	道洛號夫之情婦
馬特饒娜・齊摩非耶芙娜	羅家老女婢
馬特饒施卡	酒店老板娘
庫拉根（發西利・塞爾格維支）	愛侖之父
庫拉根（依包理特）	低能外交官，長子
庫拉根（阿那托爾）	荒唐軍官，幼子
庫拉基娜（阿爐娜）	愛侖之母
庫拉基娜（愛侖）	彼挨爾之前妻
庫爾索夫（米哈伊・依拉銳諾維支）	大元帥
娜斯塔斯亞・依發諾夫那	羅家小丑
娜塔麗・依利尼施娜・羅斯托發	即娜塔莎
娜塔麗・沈升娜	娜塔莎之母
索斐（索尼亞）亞力山德羅芙娜	娜塔莎之表姊
烏發爾卡	羅家獵僕
烏路梭夫	共濟會會員
鄉爾斯其考夫	道路號夫的下手
涉來爾（安娜・芭芙洛芙娜）	女官，交際家

十一劃

部銳昂（阿瑪利亞・卡爾洛芙娜）	瑪麗亞之女伴
基銳爾・夫拉濟米羅維支・別素號夫	彼挨爾之父
基爾斯淸	驃騎兵上尉
勒勞恩・提代維勒	拿破崙的翻譯員
勒馬華	法軍官
莉薩・卡爾洛芙娜・減益寧	安德來之妻
莫來	法侍從兵，被俘

莫利奧　僑民，法師
莫特馬爾　僑民，法國子爵

十二劃

斯撒然斯基（米哈伊·米哈洛維支）　首相
斯切班·斯切班諾維支·阿德拉克生　彼揆爾之友
斯摩力亞尼洛夫　共濟會指導員
發西利·德米特銳支·皆尼索夫　尼考拉在軍中的好友
發西利·塞爾蓋維支·庫拉根　愛命之父
發西理齊　羅家僕人
勞蘭　名醫
屠升　砲兵上尉
費道爾·發西利耶維支·拉斯托卜卿　莫斯科總督
費道修施卡　女巡拜者
費拉蓬托夫　斯摩棱斯克的旅店主人
費德淸考　軍曹
舒柏特（卡爾勒·保格大內支）　團長

十三劃

奧爾洛夫·皆尼索夫　卡薩克兵指揮官
奧西卜·阿列克塞維支·巴斯皆夫　共濟會員會
道洛號夫（費佳）　軍官，賭徒，游擊隊長
道高儒考夫　待從武官長
道黑圖羅夫　追擊法軍的俄將
葉爾莫洛夫　俄將
葉夫斯他非維支　彼揆爾的車夫
葉拉斯·米特羅發內支　羅家管家
葉非姆　羅家車夫
愛杜爾·卡爾累支·狄姆勒　羅家音樂教師
愛考諾摩夫　少校
愛命·發西利葉芙娜·庫拉基娜　彼揆爾之前妻
滅留考發（撒拉蓋亞·大尼洛芙娜）　羅家鄉鄰
滅留考發（薩莎）　前人之女
寨明·切克馬爾　羅家馬夫
塞妙恩　羅家提琴師

十四劃

維拉爾斯基　共濟會會員

福爾康斯基　公爵，軍需大臣

福蓋爾　羅家跳舞教師

蓋拉西姆　巴斯皆夫的僕人

瑪娥莎·薩福斯千雅諾發　農家小女孩

瑪麗亞·保格大諾芙娜　產婆

瑪麗亞·保爾康斯卡雅　安德來之妹

瑪麗亞·德米特銳葉芙娜·阿赫羅謝摩發　可怕的蛟龍，羅家朋友

瑪麗亞·根利荷芙娜　軍醫之妻

瑪麗亞·依格娜姬也芙娜·撤薩斯卡雅女官，羅家親戚

瑪麗亞·勒福芙娜·卡拉基娜　尤麗之母

瑪麗亞·尼考拉葉芙娜　受火災之婦

齊摩亭（卜羅號爾·伊格那齊支）　紅鼻連長

齊杭（齊示卡）　保家侍僕

齊杭·協爾巴退　農民，遊擊戰士

齊恰高夫　俄將

十五劃

熱爾考夫　詼諧者，驃騎兵少尉

德·波賽　法國皇宮總監

德米特銳（米清卡）·發西利耶維支　羅家管家

德隆·薩哈銳支　保古恰羅佛村長

德路別茲考（保理斯）　軍官，娶尤麗

德路別茲卡雅（安娜·米哈洛芙娜）　前人之母

撤拉蓋尤示卡　女巡拜者

撤拉蓋亞·大尼洛芙娜·滅留考發　羅家鄉鄰

撤薩斯卡雅（瑪麗亞·依格娜姬也芙娜）　女官

十六劃

錫汚夫　「很有德行的人」

十八劃

綺枝　法國名女伶

姓名	身份
薩哈爾	羅家車夫
薩哈爾噶考	曹長
薩維也利支	彼挨爾的管家
薩列他耶夫	學唱法國歌的士兵
聶斯維次基	庫圖索夫的參謀官

十九劃

姓名	身份
羅斯托夫（依利亞．安德來伊支）	老伯爵
羅斯托夫（尼考拉）	長子
羅斯托夫（彼恰）	幼子
羅斯托發（娜塔麗．沈升娜）	伯爵夫人
羅斯托發（韋拉）	長女
羅斯托發（娜塔麗）	即娜塔莎

二十劃

姓名	身份
蘇黑切林	被俘中尉
饒柏	璽侖之友

以上人物姓名備查，僅包括本書中一部份的人物，有的人只有名或姓，有的人有全部名姓（教名．父名．姓。）後者有時只稱名或姓，甚至前句中稱名，後句中稱姓，爲查閱方便計，按教名和姓分別備註，姓下之名，皆括以弧。

譯者小跋

二十年來的工作，由於怠忽，多半荒廢，而所做的一分半點，則並無計劃。Л Н托爾斯泰選集的試譯，便是偶然着手的。

目前這部譯稿是一九四八年完工的。工作之前，自認可以一試，開始以後，困難漸多，終於深知力不勝任。對原文，我既缺少全然了解、曲盡旁通的學力，於國語，我也沒有善能表達、意備神傳的功夫。譯文說明了，我眼高是虛，手低屬實。我的條件太差。但活着就得工作。要條件齊備，恐渺茫無期。因而這個試譯只有目前的這幅瘸三樣兒了。

原文中，我所不懂的地方，頗得英譯本的助益。但很可能，有些字句，仍然了解不夠。一來，我對原文，半知未解，根基淺薄；不難成小難，小難成大難的事，想是難免。二來，我的參考書籍不夠用，有些字、詞無從查考，有些字、詞查不到確定的譯名；未盡力設法去查考請教的事，也

是有的。三來，英譯本並不是和我所用的版本句句一樣，且字句上也並非萬無一失，未便全部的依仗偷懶，（原文有些字句，倒更和中文句法相近，可以不必兜圈子，）因此，有些在我是困難的字句，僅憑我的薄弱能力，試行迻譯了。（校稿時，也偶而參看迦納特的英譯本。）

有些字句，我雖了解，但譯文卻表達生硬，甚或走樣。每種語文有牠的特殊句法。目前中國語文，在翻譯外國語文的某些普通句法，或複雜長句，或習慣用語時，尙缺少公認通用的表達方式，多半由從事者各自摸索。（我們看看五四時期的一些譯文，和今天的一些譯文，可以相信，這個問題，正在解決中，且時日較久，則解決的較圓滿。）但我不想，更不應，試圖危言聳聽，藉此減輕拙譯陋劣的責任。拙劣字句，假若有一個是由於表達方式，則有一百個是因爲我學力淺陋。書中法文字句，大體上是照原注譯出。但原注和法文字句也不盡相符合。有一法文成語，直到一九五一年三月，請教了眞通法文的朋友，才弄明白。

初校由我照原文核對一次，並盡可能改動譯文。有些錯字和欠妥字句是初校後才發現並改正的。雖然如此，但由於我的火候不到，譯文未能臨移畢肖，只落得塗抹略似；在對話上，恐連粗略近似也沒有，更說不上藝術性的再創造了。譯文是應該符合原文而又相當流暢的。但我的試譯，由於推敲不夠，或大意粗心，主要的，由於能力薄弱，符合或流暢，恐一無所

有，更說不上二者兼顧了。總之，譯文中用字造句方面的缺點，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歸我負責，而且是絲毫不可推卸的。

有幾個小地方，附帶說明一下。書中的鞋字，我因爲牠和長統襪在一起描寫，爲了襯托，譯作低口鞋。英譯本中把牠有時譯作鞋，有時譯作舞鞋。「未婚夫妻」名稱欠妥，尤其是訂婚而又解約的人，如娜塔莎和安德來，根本上不宜用夫妻的字眼，故而直譯爲訂婚男女。中文裏原有的許配之類的字眼，似乎太舊了。陰性名字尾部的發，近來多譯爲娃，我因爲發(fa)的音較娃(wa)的音是更接近原來的 va 的音(上齒抵下唇的開口音)乃未從新。又禁衛軍一詞，近有譯爲日本字近衛軍的，在帝制時代，禁衛軍是較恰當的稱呼，遂從舊。民團是舊有的名詞，因恐更改有遺漏，便沒有改用民兵。

承蒙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校對上通力協助，並惠函指教，得益良多，並此誌謝。

一九五一年九月三日南京井舍

淸樣上修改了少數錯字和劣句。很多地方，無暇檢查修正，深爲慽疚，敬祈讀者指教。

(1951,11,11.)

譯文叢書

ВОЙНА И МИР

戰爭與和平

Л. Н. ТОЛСТОЙ

托爾斯泰著

高植譯

售價人民幣二十萬五千元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

初 1—2000 冊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鹿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國風印刷公司


文化生活出版社